

金史

元脫脫等撰

金史

第六冊

卷七七至卷九六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金史卷七十七

列傳第十五

宗弼

本名兀朮

亨

本名李迭

張邦昌

劉豫

撻懶

宗弼，本名斡，又作兀朮，亦作斡出，或作晃斡出，太祖第四子也。

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，問知遼帝獵鴛鴦濼。都統杲出青嶺，宗望、宗弼率百騎與馬和、尙逐越盧、孛古、野里斯等，馳擊敗之。宗弼矢盡，遂奪遼兵士槍，獨殺八人，生獲五人，遂審得遼主在鴛鴦濼畋獵，尙未去，可襲取者。

及宗望伐宋，宗弼從軍，取湯陰縣，降其卒三千人。至御河，宋人已焚橋，不得渡，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，殺宋焚橋軍五百人。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，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，宋上皇出奔，選百騎追之，弗及，獲馬三千而還。

宗望薨，宗輔爲右副元帥，徇地溜、青。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，遂克青州。復破賊將

趙成于臨朐，大破黃瓊軍，遂取臨朐。宗輔軍還，遇敵三萬衆于河上，宗弼擊敗之，殺萬餘人。

詔伐宋康王，宗輔發河北，宗弼攻開德府，糧乏，轉攻濮州。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，遂克濮州，降旁近五縣。攻開德府，宗弼以其軍先登，奮擊破之。攻大名府，宗弼軍復先登，破其城。河北平。

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，宗弼等分道伐之。進兵歸德，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，〔二〕當海復敗之。乃絕隍築道，列礮隍上，將攻之，城中人懼，遂降。先遣阿里、蒲盧渾至壽春，宗弼軍繼之。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。進降廬州，再降巢縣王善軍。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，遂自和州渡江。將至江寧西二十里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，鶻盧補、當海、迪虎、大臬合擊破之。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。留長安奴、幹里也守江寧。使阿魯補、幹里也別將兵徇地，下太平州、濠州及句容、溧陽等縣，沂江而西，屢敗張永等兵，杜充遂降。

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，追襲宋主于越州。至湖州，取之。先使阿里、蒲盧渾趨杭州，具舟于錢塘江。宗弼至杭州，官守巨室皆逃去，遂攻杭州，取之。宋主聞杭州不守，遂自越奔明州。宗弼留杭州，使阿里、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。訛魯補、尤列速降越州。大臬破宋周汪軍，阿里、蒲魯渾破宋兵三千，遂渡曹娥江，去明州二十五里，大破宋兵，追至其城。

下。城中出兵，戰失利，宋主走入于海。宗弼中分麾下兵，會攻明州，克之。阿里、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，執宋明州守趙伯諤，伯諤言「宋主奔溫州，將自溫州趨福州矣」。遂行海追三百餘里，不及，阿里、蒲盧渾乃還。

宗弼還自杭州，遂取秀州。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，遂取平江。阿里率兵先趨鎮江，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，宗弼舟小，契丹、漢軍沒者二百餘人，遂自鎮江泝流西上。世忠襲之，奪世忠大舟十艘，於是宗弼循南岸，世忠循北岸，且戰且行。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，出宗弼軍前後數里，擊柝之聲，自夜達旦。世忠以輕舟來挑戰，一日數接。將至黃天蕩，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，一日一夜而成，宗弼乃得至江寧。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，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，連敗宋兵。

宗弼發江寧，將渡江而北。宗弼軍渡自東，移剌古渡自西，與世忠戰于江渡。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，將左右掩擊之。世忠舟皆張五綳，宗弼選善射者，乘輕舟，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綳，五綳著火箭，皆自焚，煙焰滿江，世忠不能軍，追北七十里，舟軍殲焉，世忠僅能自免。

宗弼渡江北還，遂從宗輔定陝西。與張浚戰于富平，宗弼陷重圍中，韓常流矢中目，怒拔去其矢，血淋漓，以土塞創，躍馬奮呼搏戰，遂解圍，與宗弼俱出。既敗，張浚軍于富平，遂

與阿盧補招降熙河、涇原兩路。及攻吳玠于和尚原，抵險不可進，乃退軍，伏兵起，且戰且走，行三十里，將至平地，宋軍陣于山口，宗弼大敗，將士多戰沒。明年，復攻和尚原，克之。天會十五年，爲右副元帥，封瀋王。

天眷元年，撻懶、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，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。明年，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，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。宗弼自軍中入朝，進拜都元帥。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，遂以河南、陝西與宋，奏請誅撻懶，復舊疆。是時，宗磐已誅，撻懶在行臺，復與鶻懶謀反。會置行臺於燕京，詔宗弼爲太保，領行臺尙書省，都元帥如故，往燕京誅撻懶。撻懶自燕京南走，將亡入于宋，追至祁州，殺之。

詔「諸州郡軍旅之事，決于帥府。民訟錢穀，行臺尙書省治之」。宗弼兼總其事，遂議南伐。太師宗幹以下皆曰：「構蒙再造之恩，不思報德，妄自鷙張，祈求無厭，今若不取，後恐難圖。」上曰：「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。且都元帥久在方面，深究利害，宜卽舉兵討之。」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，詔中外。

宗弼由黎陽趨汴，右監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。宋岳飛、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，復出兵涉河東，駐嵐、石、保德之境，以相牽制。宗弼遣孔彥舟下汴、鄭兩州，王伯龍取陳州，李成取洛陽，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，嵩、汝等州相次皆下。時暑，宗弼還軍于汴，岳飛等

軍皆退去，河南平，時天眷三年也。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，凡有功軍士三千，並加忠勇校尉。攻嵐石、保德皆克之。

宗弼入朝，是時，上幸燕京，宗弼見於行在所。居再旬，宗弼還軍，上起立酌酒飲之，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。宗弼已啓行四日，召還。至日，希尹誅。越五日，宗弼還軍，進伐淮南，克廬州。

上幸燕京。宗弼朝燕京，乞取江南，上從之。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與宰臣同入奏事。俄爲尙書左丞相兼侍中，太保、都元帥、領行臺如故。詔以燕京路隸尙書省，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。乃還軍，遂伐江南。旣渡淮，以書責讓宋人，宋人答書乞加寬宥。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，宋主乞「先斂兵，許弊邑拜表闕下」，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。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。

皇統二年二月，「宗弼朝京師，兼監修國史。宋主遣端明殿學士 何鑄等進誓表，其表曰：「臣構言，今來畫疆，合以淮水中流爲界，西有唐、鄧州割屬上國。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，屬鄧州。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，爲弊邑沿邊州城。旣蒙恩造，許備藩方，世世子孫，謹守臣節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，遣使稱賀不絕。歲貢銀、絹二十五萬兩、匹，自壬戌年爲首，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是殛，墜命亡氏，踣其

國家。臣今既進誓表，伏望上國蚤降誓詔，庶使弊邑永有憑焉。」

宗弼進拜太傅。廼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，以袞冕圭寶珮璲玉冊冊康王爲宋帝。其冊文曰：「皇帝若曰：咨爾宋康王趙構。不弔，天降喪于爾邦，亟瀆齊盟，自貽顛覆，俾爾越在江表。用勤我師旅，蓋十有八年于茲。朕用震悼，斯民其何罪。今天其悔禍，誕誘爾衷，封秦狎至，願身列于藩輔。今遣光祿大夫、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爲帝，國號宋，世服臣職，永爲屏翰。嗚呼欽哉，其恭聽朕命。」仍詔天下。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、駝百、羊萬，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、絹二千兩、匹。

宗弼表乞致仕，不許，優詔答之，賜以金券。皇統七年，三爲太師，領三省事，都元帥，領行臺尙書省事如故。皇統八年，薨。大定十五年，諡忠烈，十八年，配享太宗廟廷。子孝迭。

亨本名孝迭。熙宗時，封芮王，爲猛安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天德初，加特進。海陵忌太宗諸子，將謁太廟，以亨爲右衛將軍，語在太宗諸王傳。

海陵賜良弓，亨性直，材勇絕人，喜自負，辭曰：「所賜弓，弱不可用。」海陵遂忌之，出爲眞定尹，謂亨曰：「太宗諸子方強，多在河朔、山東，眞定據其衝要，如其有變，欲倚卿爲重。」

耳。」其實忌亨也。歷中京、東京留守。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，考驗無狀，遵坐誅。海陵益疑之。改廣寧尹，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，且令構其罪狀。

亨初除廣寧，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，太祖長女兀魯曰：「亨迭雖稍下遷，勿以爲嫌，國家視京府一也，況亨迭年富，何患不貴顯乎。」是時，兀魯與徒單斜也爲室，斜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，忽撻詣后，告「兀魯語涉怨望，且指斥，又言亨迭當大貴」。海陵使蕭裕鞠之，左驗皆不敢言，遂殺兀魯而杖斜也，免其官，以兀魯怨望，斜也不先奏聞故也。乃封忽撻爲莘國夫人。

久之，亨家奴六斤頗黠，給使總諸奴，老僧謂六斤曰：「爾渤海大族，不幸坐累爲奴，寧不念爲良乎。」六斤識其意。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，亨知之，怒曰：「必殺此奴。」六斤聞之懼，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。亨有良馬，將因海陵生辰進之，以謂生辰進馬者衆，不能以良馬自異，欲他日入見進之。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，不足進。亨之奴有自京師來者，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。亨曰：「彼有貸死誓券，安得誅之。」奴曰：「必欲殺之，誓券安足用哉。」亨曰：「然則將及我矣。」六斤卽以爲怨望，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。老僧卽捕繫亨以聞。工部尙書耶律安禮、大理正式里等鞠之，亨言嘗論鐵券事，實無反心，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，亨嘗言欲殺之狀。安禮等還奏，海陵怒，復遣與老僧同鞠之。與其家奴並加榜掠，皆不伏。

老僧夜至亨囚所，使人蹴其陰間殺之。亨比至死，不勝楚痛，聲達於外。海陵聞亨死，佯爲泣下，遣人諭其母曰：「爾子所犯法，當考掠，不意飲水致死。」

亨擊鞠爲天下第一，常獨當數人。馬無良惡，皆如意。馬方馳，輒投杖馬前，側身附地，取杖而去。每畋獵，持鐵連鎖擊狐兔。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，遇羣豕，亨曰：「吾能以鏈殺之。」卽奮鏈遙擊，中其腹，穿入之。終以勇力見忌焉。

正隆六年，海陵遣使殺諸宗室，於是殺亨妃徒單氏、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。大定初，追復亨官爵，封韓王。十七年，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。

贊曰：宗弼蹙宋主于海島，卒定畫淮之約。熙宗舉河南、陝西以與宋人，矯而正之者，宗弼也。宗翰死，宗磐、宗雋、撻懶湛溺富貴，人人有自爲之心，宗幹獨立，不能如之何，時無宗弼，金之國勢亦曰殆哉。世宗嘗有言曰：「宗翰之後，惟宗弼一人。」非虛言也。

張邦昌，宋史有傳。天會四年，宗望軍圍汴，宋少帝請割三鎮地及輸歲幣、納質修好。於是，邦昌爲宋太宰，與肅王樞俱爲質以來。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，宗翰、宗望復伐

宋，執二帝以歸。劉彥宗乞復立趙氏，太宗不許。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，天會五年三月，立邦昌爲大楚皇帝。

初，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爲質，旣而肅王樞易之，康王乃歸。及宗望再舉兵，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，袞冕，增上太宗尊號，請和。康王至磁州，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，圍汴矣。及二帝出汴州，從大軍北來，而邦昌至汴，康王入于歸德。邦昌勸進于歸德，康王已卽位，罪以隱事殺之。

邦昌死，太宗聞之，大怒，詔元帥府伐宋，宋主走揚州，事具宗翰等傳。其後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，號大齊。

劉豫字彥游，景州阜城人。宋宣和末，仕爲河北西路提刑。徙浙西，抵儀真，喪妻翟氏，繼值父憂。康王至揚州，樞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。是時，山東盜賊滿野，豫欲得江南一郡，宰相不與，忿忿而去。撻懶攻濟南，有關勝者，濟南驍將也，屢出城拒戰，豫遂殺關勝出降。遂爲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，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，節制河外諸軍。以豫子麟知濟南府，撻懶屯兵衝要，以鎮撫之。

初，康王既殺張邦昌，自歸德奔揚州，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，詔曰：「俟宋平，當援立藩輔，以鎮南服，如張邦昌者。」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，宗弼北還，乃議更立其人。衆議折可求、劉豫皆可立，而豫亦有心。撻懶爲豫求封，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，以九月朔旦授策，受策之後，以藩王禮見使者。臣宗翰、臣宗輔議：「既策爲藩輔，稱臣奉表，朝廷報諭詔命，避正位與使人抗禮，餘禮並從帝者。」詔曰：「今立豫爲子皇帝，既爲鄰國之君，又爲大朝之子，其見大朝使介，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，其餘並行皇帝禮。」

天會八年九月戊申，備禮冊命，立豫爲大齊皇帝，都大名，仍號北京，置丞相以下官，赦境內。復自大名還居東平，以東平爲東京，汴州爲汴京，降宋南京爲歸德府，降淮寧、永昌、順昌、興仁府俱爲州。張孝純等爲宰相，弟益爲北京留守，母翟氏爲皇太后，妾錢氏爲皇后。宋錢氏，宣和內人也。以辛亥年爲阜昌元年。以其子麟爲尙書左丞相、諸路兵馬大總管。宋人畏之，待以敵國禮，國書稱大齊皇帝。豫宰相張孝純、鄭億年、李鄴家人皆在宋，宋人加意撫之。阜昌二年，豫遷都于汴。睿宗定陝西，太宗以其地賜豫，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。

元帥府使蕭慶如汴，與豫議以伐宋事，豫報曰：「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，劉光世屯江寧。今舉大兵，欲往采石渡江，而劉光世拒守江寧；若出宿州抵揚州，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。若輕兵直趨采石，彼未有備，我必徑渡江矣。光世海船亦在潤州，韓世忠必先取之，

二將由此必不和。〔三〕以此逼宋主，其可以也。」

未幾，宋主閣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、軍兵七百餘人來奔，至密州界中，率將佐至汴。豫與元帥府書曰：「徐文一行，久在海中，盡知江南利害。文言：宋主在杭州，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。宋主初走入海時，於此上船，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，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，其縣在海中，宋人聚船積糧之處。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，攻取船糧，還趨明州城下，奪取宋主御船，直抵錢塘江口。今自密州上船，如風勢順，可五日夜到昌國縣，或風勢稍慢，十日或半月可至。」

初，宗弼自江南北還，宗翰將入朝，再議以伐宋事。宗翰堅執以爲可伐。宗弼曰：「江南卑濕，今士馬困憊，糧儲未豐足，恐無成功。」宗翰曰：「都監務儉安爾。」及豫以書報，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，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。

天會十四年，制詔「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，關涉文移，署年止用天會」。天會十五年，詔廢齊國，降封豫爲蜀王。豫稱大號凡八年。於是，置行臺尙書省於汴，除去豫弊政，人情大悅。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，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。

皇統元年，賜豫錢一萬貫、田五十頃、牛五十頭。二年，進封曹王。〔六〕六年，薨。〔七〕子麟。

麟字元瑞，豫之子也。宋宣和間，父廕補將仕郎，累加承務郎。

天會七年，豫以濟南降，麟因從軍，討水賊王江，破降之。豫節制東平，以麟知濟南府事。齊國建，以濟南爲興平軍，麟爲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梁國公，充諸路兵馬大總管，判濟南府事。明年，爲齊尙書左丞相。明年，從豫遷汴，罷判濟南，依前開府，聽置參謀。豫請立麟爲太子，朝廷不許，曰：「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。」於是，麟連歲帥兵南伐，皆無功而還。

及朝廷議廢齊，報以南伐之期，俾豫先遣兵駐淮上。撻懶以軍廢豫，止刁馬河，麟從數百騎出迎，撻懶諭麟，止從騎南岸，獨召麟渡河，因執麟。豫廢，麟遷臨潢。頃之，授北京路都轉運使，歷中京、燕京路都轉運使、參知政事、尙書左丞，復爲興平軍節度使、上京路轉運使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韓國公。薨，年六十四。正隆間，降二品以上官封，改贈特進、息國公。

昌本名撻懶，穆宗子。宗翰襲遼主于鴛鴦濼，遼都統馬哥奔擣里，撻懶收其羣牧。宗

翰使撻懶追擊之，不及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、那野以還。

太祖自將襲遼主于大魚濛，留輜重于草濛，使撻懶、牙卯守之。奚路兵官渾黜不能安輯其衆，遂以撻懶爲奚六路軍帥鎮之。習古廼、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，上戒之曰：「若遇險阨，則分兵以往。」習古廼、婆盧火廼合於撻懶。

久之，討劾山速古部奚人，奚人據險戰，殺且盡，速古、啜里、鐵尼十三巖皆平之。詔曰：「朕以奚路險阻，經略爲難，命汝往任其事，而克副所託，良用嘉歎。今回离保部族來附，餘衆奔潰，無能爲已。比命習古廼、婆盧火獲送降人，若遇險阻，卽分兵以行，餘衆悉與汝合。降詔二十，招諭未降，汝當審度其事，從宜處之。」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，表請設官鎮守。上曰：「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，謀克。」

遼外戚遙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，斜野襲走之，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。撻懶復擊之，擒其隊將曷魯燥、白撒葛，殺之，降民戶千餘，進降金源縣。詔增賜銀牌十。又降遙輦二部，再破興中兵，降建州官屬，得山砦二十，村堡五百八十。阿忽復敗昭古牙，降其官民尤多。昭古牙勢蹙亦降，興中、建州皆平。詔第將士功賞，撫安新民。

撻懶請以遙輦九營爲九猛安。上以奪鄰有功，使領四猛安，昭古牙仍爲親管猛安。五猛安之都帥，命撻懶擇人授之。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爲興中尹，郡府各以契丹、漢官攝

治，上皆從之。及宗翰、宗望伐宋，撻懶爲六部路都統。宗望已受宋盟，軍還，撻懶乃歸中京。

天會四年八月，〔九〕復伐宋。閏月，宗翰、宗望軍皆至汴州。撻懶、阿里刮破宋兵二萬於杞，覆其三營，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，〔二〕遂克拱州，降寧陵，破睢陽，下亳州。宋兵來復睢陽，又擊走之，擒其將石瑱。

宋二帝已降，大軍北還，撻懶爲元帥左監軍，徇地山東，取密州。迪虎取單州，撻懶取鉅鹿，阿里刮取宗城，迪古不取清平、臨清，蒙刮取趙州，阿里刮徇下濬、滑、恩及高唐，分遣諸將趣磁、信德，皆降之。劉豫以濟南府降，詔以豫爲安撫使，治東平，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，大事專決焉。後爲右副元帥。天會十五年爲左副元帥，封魯國王。

初，宋人既誅張邦昌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，或舉折可求，撻懶力舉劉豫。豫立爲帝，號大齊。豫爲帝數年，無尺寸功，遂廢豫爲蜀王。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，宋使王倫求河南、陝西地于撻懶。明年，撻懶朝京師，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，熙宗命羣臣議，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，與撻懶合力，宗幹等爭之不能得。宗雋曰：「我以地與宋，宋必德我。」宗憲折之曰：「我俘宋人父兄，怨非一日。若復資以土地，是助讎也，何德之有。勿與便。」撻懶弟勗亦以爲不可。既退，撻懶責勗曰：「他人尚有從我者，汝乃異議乎。」勗曰：

「苟利國家，豈敢私邪。」是時，太宗長子宗磐爲宰相，位在宗幹上，撻懶、宗雋附之，竟執議以河南、陝西地與宋。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。

久之，宗磐跋扈尤甚，宗雋亦爲丞相，撻懶持兵柄，謀反有狀。宗磐、宗雋皆伏誅，詔以撻懶屬尊，有大功，因釋不問，出爲行臺尙書左丞相，手詔慰遣。撻懶至燕京，愈驕肆不法，復與翼王鶻懶謀反，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、陝西之地。宗弼請復取河南、陝西。會有上變告撻懶者，熙宗乃下詔誅之。撻懶自燕京南走，追而殺之于祁州，并殺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、撻懶二子幹帶、烏達補，而赦其黨與。

宗弼爲都元帥，再定河南、陝西。伐宋渡淮，宋康王乞和，遂稱臣，畫淮爲界，乃罷兵。

贊曰：君臣之位，如冠履定分，不可頃刻易也。五季亂極，綱常斁壞。遼之太宗，慢褻神器，倒置冠履，援立石晉，以臣易君，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。金人效尤，而張邦昌、劉豫之事出焉。邦昌雖非本心，以死辭之，孰曰不可。豫乘時徼利，金人欲倚以爲功，豈有是理哉。撻懶初薦劉豫，後以陝西、河南歸宋，視猶儻來，初無固志以處此也。積其輕躁，終陷逆圖，事敗南奔，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。哀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 按永樂大典卷六七六五引文無「北門」二字。

〔二〕皇統二年二月 原作「三年二月」，無「皇統」二字。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皇統二年二月「丙午，以宗弼爲太傅」。又卷六〇交聘表，皇統二年「二月辛卯，宋端明殿學士何鑄、容州觀察使曹勛來進誓表」。今據補「皇統」二字，改「三年」爲「二年」。

〔三〕皇統七年 「七」原作「三」。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皇統七年九月，「以都元帥宗弼爲太師、領三省事，都元帥、行臺尙書省事如故」。今據改。

〔四〕天會四年 「四年」原作「五年」。按本書卷三太宗紀，天會四年正月「癸酉，諸軍圍汴」，「戊寅，宋以康王構、少宰張邦昌爲質」。二月「己亥，復進師圍汴」，宋使宇文虛中以書來，改以肅王樞爲質」。卷六〇交聘表同。今據改。

〔五〕二將由此必不和 「和」原作「知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六〕二年進封曹王 「二」原作「三」。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皇統二年二月「辛卯，改封蜀王劉豫爲曹王」。今據改。

〔七〕六年薨 「六年」原作「皇統三年」。按上文已有「皇統元年」、「二年」，此「皇統」二字衍，今刪。

又本書卷四熙宗紀，皇統六年九月戊寅，曹王劉豫薨。今據改。

〔八〕以濟南爲興平軍。按本書卷二五地理志，山東東路濟南府，「宋齊州濟南郡。初置興德軍節度使」。興平蓋僞齊制，或其後金又改「平」爲「德」。

〔九〕天會四年八月。原脫「天會四年」四字。按本書卷三太宗紀，天會四年八月庚子，詔左副元帥宗翰、右副元帥宗望伐宋。今據補。

〔一〇〕隋師元及其三將。「隋」原作「隨」，本書卷六六特進撻懶傳作「隋」，今據改。

金史卷七十八

列傳第十六

劉彥宗 劉萼 劉筭 劉仲誨 劉頰 時立愛

韓企先 子鐸

劉彥宗字魯開，大興宛平人。遠祖怱，唐盧龍節度使。石晉以幽、薊入遼，劉氏六世仕遼，相繼爲宰相。父霄至中京留守。彥宗擢進士乙科。天祚走天德，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，〇〇擢彥宗留守判官。蕭妃攝政，遷簽書樞密院事。太祖至居庸關，蕭妃自古北口遁去，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。太祖奄至，駐蹕城南，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。太祖一見，器遇之，俾復舊，遷左僕射，佩金牌。

張覺爲南京留守，太祖聞覺有異志，使彥宗、斜鉢宣慰之。太祖至鴛鴦濼，不豫，還上

京，留宗翰都統軍事，留彥宗佐之。及張覺敗奔于宋，衆推張敦固爲都統，殺使者，乘城拒守，攻之不肯下。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知樞密院事，加侍中，佐宗望軍。宗望奏，方圖攻取，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決之。

天會二年，詔彥宗曰：「中京等兩路先多拒命，故遣使撫諭，貫其官民之罪，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論。卿等選官與使者往諭之，使勤于稼穡。」未幾，大舉伐宋，彥宗畫十策，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。蔡靖以燕山降。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，遂進兵伐宋。至汴，宋少帝割地納質，師還。宗望分將士屯安肅、雄、霸、廣信之境，留闍母、彥宗于燕京節制諸軍。明年，再伐宋，已圍汴京，彥宗謂宗翰、宗望曰：「蕭何入關，秋豪無犯，惟收圖籍。」遼太宗入汴，載路車、法服、石經以歸，皆令則也。」二帥嘉納之，執二帝以歸。

天會六年薨，年五十三，追封鄆王。正隆二年，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。大定十五年，追封兗國公，諡英敏。子萼、箐。〔三〕

萼，彥宗季子也。遼末以蔭補閣門祇候。天輔七年，授禮賓使，累官德州防禦使。天德初，稍加擢用，歷左右宣徽使，拜參知政事，進尚書左丞，爲沁南軍節度使，歷臨洮、太原尹。正隆南伐，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。大定初，除興中尹，封任國公，歷順天、定武軍

節度使、濟南尹。

萼淫縱無行，所至貪墨狼籍。廉使劾之，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鞠問。既就逮，不測所以，引刃自殺，不死。詔削官一階，罷歸田里，卒。子仲詢，天德三年，賜王彥潛勝及第。

筈，彥宗次子。幼時以廕隸閤門，不就，去從學。遼末調兵，而筈在選中。遼兵敗，左右多散亡，乃選筈爲扈從，授左承制。遼主西奔，蕭妃攝政，賜筈進士第，授尚書左司員外郎，寄班閤門。

天輔七年，太祖取燕，筈從其父兄出降，遷尚書左司郎中。八年，授殿中少監。三太祖崩，宋、夏遣使弔慰，凡館見禮儀皆筈詳定。遷衛尉少卿，授西上閤門使，仍從事元帥府。元帥府以便宜從事，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筈之畫焉。

天會二年，遷太常少卿、東上閤門使，從宗翰伐宋，圍太原。遷衛尉卿，權簽宣徽院事。四年，授左諫議大夫。秋，復南征，權中書省樞密院事。丁父憂，明年起復，直樞密院事，加給事中。七年，爲禮部侍郎。十年，改彰信軍節度使，權簽中書省樞密院事。

天眷二年，改左宣徽使，熙宗幸燕，法駕儀仗筈討論者爲多。皇統二年，充江南封冊

使，巴假中書侍郎。既至臨安，而宋人勝其居曰「行宮」，筈曰：「未受命，而名行宮，非也。」請去勝而後行禮。宋人驚服其有識，欲厚賄說之，奉金珠三十餘萬，而筈不之顧，皆嘆曰：「大國有人焉。」

六年，爲行臺尙書右丞相，巴兼判左宣徽使事，留京師。或請釐革河南官吏之濫雜者，筈曰：「廢齊用兵江表，求一切近効，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，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，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。今撫定未久，姑收人心，奈何爲是紛更也。」遂仍其舊。

七年，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，以爲有警卽令北軍入居之。筈曰：「今天下一家，孰爲南北。設或有變，軍人入城，獨能安耶。當嚴武備以察姦，無示彼此之間也。」其後，竟從筈議。初，以河外三州賜夏人，或言秦之在夏者數千人，皆願來歸。諸將請約之，筈曰：「三小州不足爲輕重，恐失朝廷大信。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，何獨捨彼而取此乎。」遂從筈議。陝西邊帥請完沿邊城郭以備南寇，筈曰：「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。今城之，則勞民而結怨。況盟已定，豈可妄動。」遂罷之。

九年八月，拜司空。九月，拜平章政事，封吳國公，行臺右丞相如故。天德元年，封滕王。二年，拜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，進封鄭王。未幾，以疾求解政務，授燕京留守，進封曹王。

居數月，乞致仕。筭自爲宣徽使，以能得悼后意，致位宰相。海陵卽位，意頗鄙之。及筭求致仕，詔略曰：「不爲暗於臨事，不爲諂於事君。未許告歸，姑從解職。」筭因慚懼而死，年五十八。子仲誨。

仲誨字子忠。皇統初，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。九年，賜進士第，除應奉翰林文字。海陵嚴暴，臣下應對多失次。嘗以時政訪問在朝官，仲誨從容敷奏，無懼色，海陵稱賞之。貞元初，丁父憂，起復翰林修撰。大定二年，遷待制，尋兼修起居注、左補闕。

三年，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，仲誨等還奏狀，詔玉田縣令李方進一階，順州知法、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，順州司候張璘、密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。丁母憂，起復太子右諭德，遷翰林直學士、改棣州防禦使。獸次縣捕得強盜數十人，詣州欲以全獲希賞。仲誨疑其有冤，緩其獄。同僚曰：「縣境多盜，請置之法，以懲其餘。」仲誨乃擇老穉者先釋之。未幾，乃獲真盜。

入爲禮部侍郎兼左諭德，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。上曰：「東宮官屬，尤當選用正人，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，具以名聞。」又曰：「東宮講書或論議間，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。」頃之，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，上謂仲誨曰：「太子生於富貴，每教之恭儉。朕

服御未嘗妄有增益，卿以此意諭之。」改御史中丞。

十四年，爲宋國歲元使，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，遣館伴王抃來議，曲辨強說，欲要以必從。仲誨曰：「使臣奉命，遠來修好，固欲成禮，而信約所載，非使臣輒敢變更。公等宋國腹心，毋僥倖一時，失大國歡。」往復再三，竟用舊儀，親起接書成禮而還。

復爲太子詹事，遷吏部尚書，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。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，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。仲誨前後爲東宮官且十五年，多進規戒，顯宗特加禮敬。大定十九年，卒。

仲誨立朝峻整，容色莊重，世宗嘗曰：「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。」其以剛嚴見知如此。

頰字元矩。以大臣子孫充閣門祇候，調莘縣令，召爲承奉班都知，遷西上閣門副使兼宮苑令，累遷西上、東上閣門使。

泰和二年，宋盱眙軍報：明年賀正旦使魯館、楊明輝。及過界，副使乃王處久。入見，魯館殿上不雙跪。詔頰就閣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，及不雙跪者。魯館對，拜時並雙跪，有足疾似單跪者。

初，南苑有唐舊碑，書「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忬葬」。上見之曰：「苑中不宜有墓。」頰家本忬後，詔賜頰錢三百貫改葬之。

三遷右宣徽使。貞祐二年，轉左宣徽使。明年，致仕，遷一官。上曰：「卿舊人也，今朝廷多故，豈宜去位。朕自東宮薨後，思慮不周，俟稍寧息，卽以上郡處卿。」頃之，起爲知開封府。四年正月元日，攝左宣徽使。再請老，未半歲復起爲御史中丞。詔安撫河南路，捕盜賊。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會飲，解職。起爲太子詹事，遷太子少師。詹事院欲闢廣東宮周牆，頰請於皇太子曰：「師旅饑饉之際，何爲興此役。」遂止。尋卒。

時立愛字昌壽，涿州新城人。父承謙，以財雄鄉里，歲飢發倉廩賑貧乏，假貸者與之折券。

遼太康九年，中進士第，調泰州幕官。丁父憂，服除，調同知春州事。未逾年，遷雲內縣令，再除文德令。樞密院選爲吏房副都承旨，轉都承旨。累遷御史中丞，剛正敢言，忤權貴。除燕京副留守，丁母憂，起復舊職，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。

太祖已定燕京，訪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。是時，奚王回鹘保在盧龍嶺，立愛

未敢卽朝見，先使人來送款曰：「民情愚執，不卽順從，願降寬恩，以慰反側。」詔曰：「朕親巡西土，底定全燕，號令所加，城邑皆下。爰嘉忠款，特示優恩，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，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。」於是，遼帝尙在天德，平州雖降，民心未固。奚王回離保軍所在保聚，薊州已降復叛。民間流言謂「金人所下城邑，始則存撫，後則俘掠。」時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，乃上表「乞下明詔，遣官分行郡邑，宣諭德義。他日兵臨于宋，順則撫之，逆則討之，兵不勞而天下定矣。」上覽表嘉之，詔答曰：「卿始率吏民歸附，復條利害，悉合朕意，嘉歎不忘。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，恐陰相連結，故遷處于嶺東。西京人民旣無異望，皆按堵如故。或有將卒貪悍，冒犯紀律，輒掠降人者。已諭諸部及軍帥，約束兵士，秋豪有犯，必刑無赦。今遣幹羅阿里等爲卿副貳，以撫斯民。其告諭所部，使知朕意。」

其後，以平州爲南京，用張覺爲留守，時立愛遂去平州。而張覺遂因燕京人東徙，其衆怨望，覺遂叛入于宋。

立愛旣去平州歸鄉里，太祖以燕、薊與宋，新城入于宋。宋累詔立愛，立愛見宋政日壞，不肯起，戒其宗族不得求仕。

及宗望再取燕山，立愛詣幕府上謁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任其子姪數人。立愛從宗望軍數年，謀畫居多，封陳國公。表求解機務，不從。九年，爲侍中、知樞密院事。久之，加

中書令。

天會十五年，致仕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、鄭國公。薨于家，年八十二。賻贈錢布繒帛有差。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，葬用皆官給之。

韓企先，燕京人。九世祖知古，仕遼爲中書令，徙居柳城，世貴顯。

乾統間，企先中進士第，回翔不振。都統杲定中京，擢樞密副都承旨，稍遷轉運使。宗翰爲都統經略山西，表署西京留守。天會六年，劉彥宗薨，企先代之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知樞密院事。七年，遷尙書左僕射兼侍中，封楚國公。

初，太祖定燕京，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，置中書省、樞密院于廣寧府，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。太宗初年，無所改更。及張敦固伏誅，移置中書、樞密于平州，蔡靖以燕山降，移置燕京，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。故自時立愛、劉彥宗及企先輩，官爲宰相，其職大抵如此。斜也、宗幹當國，勸太宗改女直舊制，用漢官制度。天會四年，始定官制，立尙書省以下諸司府寺。

十二年，以企先爲尙書右丞相，召至上京。入見，太宗甚驚異曰：「朕疇昔嘗夢此人，今

果見之。」於是，方議禮制度，損益舊章。企先博通經史，知前代故事，或因或革，咸取折衷。企先爲相，每欲爲官擇人，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責任。推轂士類，甄別人物，一時臺省多君子。彌縫闕漏，密謨顯諫，必咨於王。宗翰、宗幹雅敬重之，世稱賢相焉。

皇統元年，封濮王。六年，薨，年六十五。正隆二年，例降封齊國公。大定八年，配享太宗廟廷。

十年，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，世宗曰：「德固無功，其猛安且闕之。」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，他不及也。」十一年，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，上曰：「丞相企先，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，至於關決大政，與大臣謀議，不使外人知之，由是無人能知其功。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，置功臣畫像中，亦足以示勸後人。」十五年，諡簡懿。

韓鐸字振文，企先次子也。皇統末，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。熙宗聞其有儒學，賜進士第，除宣徽判官。再遷刑部員外郎，海陵遣中使諭之曰：「郎官，高選也。汝勳賢之子，行已蒞官，能世其家，故以命汝。苟能夙夜在公，當不次擢用，雖公相可到。」鐸感奮，獄或有疑，據經議讞。海陵伐宋，改兵部員外郎。

大定初，遷本部郎中，累官河州防禦使，求養親，解去。召爲左諫議大夫，遷中都路都

轉運使。頃之，上謂宰臣曰：「韓鐸年高，不任繁劇，且其母老矣，可與之便郡。」於是，改順天軍節度使。卒。

贊曰：太祖入燕，始用遼南、北面官僚制度。是故劉彥宗、時立愛規爲施設，不見于朝廷之上。軍旅之暇，治官政，庀民事，務農積穀，內供京師，外給轉餉，此其功也。韓企先入相兩朝，幾二十年，成功著業，世宗稱其賢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「捏」原作「雅」。按本書卷二太祖紀，天輔元年「四月，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」。又卷七四宗望傳，「遼主走陰山，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」。宗望奏曰：「遼主尚在陰山、天德之間，而捏里自立于燕京」。皆作「捏里」。今據改。

〔二〕子萼按下文萼爲季子，萼爲次子，當先萼後萼。

〔三〕八年授殿中少監按天輔無「八年」。下文敘「太祖崩」之事，據本書卷二太祖紀，在天輔七年八月。是此「八年」或是「八月」之誤。

〔四〕皇統二年充江南封冊使。〔二〕原作「元」。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皇統二年三月「丙辰，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宋康王爲帝」。卷六〇交聘表記事同。今據改。

〔五〕六年爲行臺尙書右丞相。〔六〕原作「五」。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皇統六年五月「辛卯，以左宣徽使劉筈爲行臺右丞相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六〕父承謙。按程卓使金錄引金李晏時立愛墓誌銘作「公父諱承諫」。

金史卷七十九

列傳第十七

酈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

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

酈瓊字國寶，相州臨漳人。補州學生。宋宣和間，盜賊起，瓊乃更學擊刺挽強，試弓馬，隸宗澤軍，駐于磁州。未幾告歸，括集義軍七百人，復從澤，澤署瓊爲七百人長。澤死，調戍滑州。時宗望伐宋，將渡河。戍軍亂，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瓊爲主。瓊因誘衆，號爲勤王，行且收兵，比渡淮，有衆萬餘。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、淮南東路兵馬鈐轄，累遷武泰軍承宣使。未幾，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齊，授靜難軍節度使，知拱州。齊國廢，以爲博州防禦使。用廉，遷驃騎上將軍。宗弼復河南，以瓊爲山東路弩手千戶，知亳州事。丁母憂，

去官。

宗弼再伐江南，以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，召至軍與計事。從容語同列曰：「瓊嘗從大軍南伐，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，矢石交集，而王免胄，指麾三軍，意氣自若，用兵制勝，皆與孫、吳合，可謂命世雄材矣。至於親冒鋒鏑，進不避難，將士視之，孰敢愛死乎。宜其所向無前，日闢國千里也。江南諸帥，才能不及中人。每當出兵，必身居數百里外，謂之持重。或督召軍旅，易置將校，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，謂之調發。制敵決勝委之偏裨，是以智者解體，愚者喪師。幸一小捷，則露布飛馳，增加俘級以爲己功，斂怨將士。縱或親臨，亦必先遁。而又國政不綱，纔有微功，已加厚賞，或有罪，乃置而不誅。不卽覆亡，已爲天幸，何能振起耶。」衆以爲確論。元帥謂宗弼也。

及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，誰敢相拒者。瓊曰：「江南軍勢怯弱，皆敗亡之餘，又無良帥，何以禦我。頗聞秦檜當國用事。檜，老儒，所謂亡國之大夫，兢兢自守，惟顛覆是懼。吾以大軍臨之，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，將哀鳴不暇，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。」旣而，江南果稱臣，宗弼喜瓊爲知言。

初，瓊去毫未幾，宋兵陷之而不守，復棄去，乃以州人宋超守之。及大軍至，超復以州事委其鈐轄衛經而遁去。帥府使人招經，經不下。及城潰，百姓惶懼待命，瓊請於元帥曰：

「城所不下者，凶豎刼之也。民何罪，願慰安之。」元帥以瓊先嘗守亳，因止戮經而釋其州人，復命瓊守亳。凡六年，亳人德之。遷武寧軍節度使。八年，爲泰寧軍節度使。〔九〕九年，遷歸德尹。貞元元年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卒于官，年五十。

李成字伯友，雄州歸信人。勇力絕倫，能挽弓三百斤。宋宣和初，試弓手，挽強異等。累官淮南招捉使。成乃聚衆爲盜，鈔掠江南，宋遣兵破之，成遂歸齊，累除知開德府，從大軍伐宋。齊廢，再除安武軍節度使。

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鷙，號令甚嚴，衆莫敢犯。臨陣身先諸將。士卒未食不先食，有病者親視之。不持雨具，雖沾濕自如也。有告成反者，宗弼察其誣，使成自治，成杖而釋之，其不校如此。以此，士樂爲用，所至克捷。

宗弼再取河南，宋李興據河南府。成引軍入孟津，興率衆薄城，鼓譟請戰，成不應。日下昃，興士卒倦且飢，成開門急擊，大破之。興走漢南，成遂取洛陽、嵩、汝等。河南平，宗弼奏成爲河南尹，都管押本路兵馬。嘗取官羨粟充公費，坐奪兩官，解職。正隆間，起爲眞定尹，封郡王，例封濟國公。卒，年六十九。

孔彥舟字巨濟，相州林慮人。亡賴，不事生產，避罪之汴，占籍軍中。坐事繫獄，說守者解其縛，乘夜踰城遁去。已而殺人，亡命爲盜。宋靖康初，應募，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。聞大軍將至山東，遂率所部，刼殺居民，燒廬舍，掠財物，渡河南去。宋人復招之，以爲沿江招捉使。彥舟暴橫，不奉約束，宋人將以兵執之，彥舟走之齊，從劉麟伐宋，爲行軍都統，改行營左總管。

齊國廢，累知淄州。從宗弼取河南，克鄭州，擒其守劉政，破孟邦傑於登封，授鄭州防禦使。討平太行車轅嶺賊。從征江南，渡淮破孫暉兵萬餘人，下安豐、霍丘。及攻濠州，以彥舟爲先鋒，順流薄城，擒其水軍統制邵青，遂克濠州。師還，累官工部尚書，河南尹，封廣平郡王。正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，改西京留守。(三)

彥舟荒于色，有禽獸行。妾生女姿麗，彥舟苦虐其母，使自陳非己女，遂納爲妾。其官屬負官錢，私其妻與折券。惟破濠州時，諸軍凡係獲皆殺之，彥舟號令毋輒殺，免者數千人，人頗以此稱之。然自幼至老常在行伍，習兵事，知利鈍。海陵欲以爲征南將佐，正隆五年，除南京留守。

彥舟有疾，朝臣有傳彥舟死者，而彥舟尙無恙，海陵盡杖妄傳彥舟死者，以激勵之。無何竟死於汴，年五十五。遺表言「伐宋當先取淮南」云。

徐文字彥武，萊州掖縣人，徙膠水。少時販鹽爲業，往來瀕海數州，剛勇尙氣，儕輩皆憚之。宋季盜起，募戰士，爲密州板橋左十將。勇力過人，揮巨刀重五十斤，所向無前，人呼爲「徐大刀」。後隸王龍圖麾下，與夏人戰，生擒一將，補進武校尉。東還，破羣賊楊進等，轉承信郎。

宋康王渡江，召文爲樞密院準備將，擒苗傅及韓世績，以功遷淮東、浙西、沿海水軍都統制。諸將忌其材勇。是時，李成、孔彥舟皆歸齊，宋人亦疑文有北歸志，大將閻臯與文有隙，因而譖之。宋使統制朱師敏來襲文，文乃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于齊。

齊以文爲海、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，遷海道副都統兼海道總管，賜金帶。文以策干劉豫，欲自海道襲臨安，豫不能用。齊國廢，元帥府承制以文爲南京步軍都虞候，權馬步軍都指揮使。天眷元年，破太行賊梁小哥，以本職兼水軍統制。朝廷以河南與宋，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。

宗弼復取河南，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，孟邦傑於登封。宋蔣知軍據河陽，文遲明至其城下，使別將攻城東北，自將精銳潛師襲南門。城中悉衆救東北，文乃自南門斬關入城。宋軍潰去，追擊敗之。破郭清、郭遠於汝州。鄭州叛，復取之，擊走宋將戚方。河南旣平，

宗弼勞賞將士，賞文銀幣鞍馬。充行軍萬戶，從宗弼取廬、濠等州，超換武義將軍。知濟州，在職七年，移知泰安軍。

海陵卽位，錄舊功，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，賜金帶，改濬州防禦使。未幾，海陵謀伐宋，改行都水監，監造戰船於通州。

東海縣人徐元、張旺作亂，縣人房眞等三人走海州，及走總管府，上變。州、府皆遣使効隨眞等詣東海觀賊形勢，皆爲賊所害。州、府合兵攻之，累月不下。海陵且欲伐宋，惡聞其事，詔文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、同知大興尹李惟忠、宿直將軍蕭阿窰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，謂文等曰：「朕意不在一邑，將以試舟師耳。」文等至東海，與賊戰，敗之，斬首五千餘級，獲徐元、張旺，餘衆請降。是役也，張弘信行至萊州，稱疾留止，日與妓樂飲酒。海陵聞之。師還，杖弘信二百。文遷定海軍節度使。房眞三人官賞有差。死賊者皆贈官三級，以銀百兩、絹百匹賜其家。

大定二年，詣闕自陳年老目昏，懇求致仕。許之。以覃恩遷龍虎衛上將軍，卒于家。

施宜生字明望，邵武人也。博聞強記，未冠，由鄉貢入太學。宋政和四年，擢上舍第，試學官，授潁州教授。及王師入汴，宜生走江南。復以罪北走齊，上書陳取宋之策，齊以爲大

總管府議事官。失意於劉麟，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。齊國廢，擢爲太常博士，遷殿中侍御史，轉尚書吏部員外郎，爲本部郎中。尋改禮部，出爲隰州刺史。天德二年，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，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，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，進官兩階。正隆元年，出知深州，召爲尚書禮部侍郎，遷翰林侍講學士。

四年冬，爲宋國正旦使。宜生自以得罪北走，恥見宋人，力辭，不許。宋命張燾館之都亭，因間以首丘風之。宜生顧其介不在旁，爲廋語曰：「今日北風甚勁。」又取几間筆扣之曰：「筆來，筆來。」於是宋始警。其副使耶律闌離刺使還以聞，坐是烹死。

初，宜生困于場屋，遇僧善風鑒，謂之曰：「子面有權骨，可公可卿。而視子身之毛，皆逆上，且覆腕，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。」宜生聞其言，大喜，竟從范汝爲於建、劍。已而，汝爲敗，變服爲傭泰之吳翁家三年，翁異之，一日屏人詰其姓名，宜生曰：「我服傭事惟謹，主人乃亦置疑邪。」翁固詰之，則請其故。翁曰：「日者燕客，執事咸餽，而汝獨孫諸儕，且撤器有歎聲，是以識汝非眞傭也。」宜生遂告之故，翁贖之金，夜濟淮以歸。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，其後竟如僧言。

張中孚字信甫，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。父達，仕宋至太師，封慶國公。中孚以父任

補承節郎。宗翰圍太原，其父戰歿，中孚泣涕請述父尸，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，竟得其尸以還。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，屢從吳玠、張浚以兵拒大軍。浚走巴蜀，中孚權帥事。天會八年，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，中孚率其將吏來降，睿宗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，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。

齊國建，以什一法括民田，籍丁壯爲鄉軍。中孚以爲涇原地瘠無良田，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，今遽紛更，人必逃徙，祇見其害，未見其利也。竟執不行。時齊政甚急，莫敢違，人爲中孚懼，而中孚不之顧。未幾齊國廢，一路獨免培克之患。

天眷初，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，朝廷賜地江南，中孚遂入宋。宗弼再定河南、陝西，移文宋人，使歸中孚。至汴，就除行臺兵部尙書，遷除參知行臺尙書省事。明年，拜參知政事。貞元元年，遷尙書左丞，封南陽郡王。三年，以疾告老，乃爲濟南尹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封宿王。移南京留守，又進封崇王。卒，年五十九，加贈鄧王。

中孚天性孝友剛毅，與弟彥居，未嘗有間言。喜讀書，頗能書翰。其御士卒嚴而有恩，西人尤畏愛之。葬之日，老稚扶柩流涕蓋數萬人，至爲罷市，其得西人之望如此。正隆例封崇進、原國公。

張中彥字才甫，中孚弟。少以父任仕宋，爲涇原副將，知德順軍事。睿宗經略陝西，中彥降，除招撫使。從下熙、河、階、成州，授彰武軍承宣使，爲本路兵馬鈐轄，遷都總管。

宋將關師古圍鞏州，與秦鳳李彥琦會兵攻之。王師下饒風關，得金、洋諸州，以中彥領興元尹，撫輯新附。師還，代彥琦爲秦鳳經略使。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，中彥徙治北山，因險爲壘，今秦州是也。築臘家諸城，以扼蜀道。帥秦凡十年，改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。

朝廷以河南、陝西賜宋，中孚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。熙河經略使慕洵謀入夏，將闚關，陝，中彥與環慶趙彬會兩路兵討之，洵敗入于夏。中彥與兄中孚俱至臨安，被留，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清遠軍承宣使，提舉佑神觀，靖海軍節度使。

皇統初，恢復河南，詔徵中彥兄弟北歸，爲靜難軍節度使，歷彰化軍、鳳翔尹，改尹慶陽，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、寧州刺史。宗室宗淵毆死僚佐梁郁。郁，遠人家貧無能赴告者。中彥力爲正其罪，竟置于法。改彰德軍節度使，均賦調法，姦豪無所蔽匿，人服其明。

正隆營汴京新宮，中彥採運關中材木。青峰山巨木最多，而高深阻絕，唐、宋以來不能致。中彥使構崖駕壑，起長橋十數里，以車運木，若行平地，開六盤山水洛之路，遂通汴梁。明年，作河上浮梁，復領其役。舟之始製，匠者未得其法，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，不假膠

漆而首尾自相鉤帶，謂之「鼓子卯」，諸匠無不駭服，其智巧如此。浮梁巨艦畢功，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。中彥召役夫數十人，治地勢順下傾瀉于河，取新秫稽密布於地，復以大木限其旁，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，殊不勞力而致諸水。

俄遷平陽。海陵將伐宋，驛召赴闕，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，賜細鎧，使先取散關俟後命。

世宗卽位，赦書至鳳翔，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，中彥曉譬之，諸將感悟，受詔。上召中彥入朝，以軍付統軍合喜。及見，上賜以所御通犀帶，封宗國公。尋爲吏部尙書。上疏曰：「古者關市譏而不征，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。苛留行旅，至披剔囊筭甚於剽掠，有傷國體，乞禁止。」從之。

踰年，除南京留守。時淮楚用兵，土民與戍兵雜居，訟牒紛紜，所司皆依違不決。中彥得戍兵爲盜者，悉論如法，帥府怒其專決，劾奏之，朝廷置而不問。秩滿，轉眞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。未幾，致仕，西歸京兆。明年，起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。鞏州劉海構亂，旣敗，籍民之從亂者數千人，中彥惟論爲首者戮之。

西羌吹折、密臧、隴逋、厖拜四族恃險不服，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彥論方略，中彥曰：「此羌服叛不常，若非中彥自行，勢必不可。」卽至積石達南寺，會長四人來，與之約降，事遂

定，賞而遣之。還奏，上大悅，遣張汝玉馳驛勞之，賜以毳文金帶，用郊恩加儀同三司。以疾卒官，年七十五。百姓哀號輟市，立像祀之。

贊曰：自古健將武夫，其不才者，遭世變遷，賣降恐後。此其常態，君子之所不責也。鄺瓊、徐文是已。施宜生反覆壬人，李成盜賊之靡，孔彥舟漁色親出，自絕人類，又何責也。張中孚、中彥雖有小惠足稱，然以宋大臣之子，父戰沒於金，若金若齊，義皆不共戴天之讎。金以地與齊，則甘心臣齊，以地歸宋，則忍恥臣宋，金取其地，則又比肩臣金，若趨市然，唯利所在，於斯時也，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。吁。

宇文虛中字叔通，蜀人。初仕宋，累官資政殿大學士。天會四年，宋少帝已結盟，宗望班師至孟陽，宋姚平仲乘夜來襲，明日復進兵圍汴。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，告以襲兵皆將帥自爲之，復請和議如初，且視康王安否。頃之，臺諫以和議歸罪虛中，罷爲青州，復下遷祠職。建炎元年，貶韶州。二年，康王求可爲奉使者，虛中自貶中應詔，復資政殿大學士，爲祈請使。是時，興兵伐宋，已留王倫、朱弁不遣，虛中亦被留，實天會六年也。朝廷方議禮制度，頗愛虛中有才藝，加以官爵，虛中卽受之，與韓昉輩俱掌詞命。明年，洪皓至上京，

見虛中甚鄙之。

天會十三年，熙宗卽位。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，封晉國王，乞致仕。批答不允，其詞虛中作也。天眷間，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，封河內郡開國公。書太祖睿德神功碑，進階金紫光祿大夫。皇統二年，宋人請和，其誓表曰：「自來流移在南之人，經官陳說，願自歸者，更不禁止。上國之於弊邑，亦乞並用此約。」於是，詔尙書省移文宋國，理索張中孚、張中彥、鄭億年、杜充、張孝純、宇文虛中、王進家屬，發遣李正民、畢良史還宋，惟孟庾去留聽其所欲。〔四〕時虛中子師瑗仕宋，至轉運判官，携家北來。四年，轉承旨，加特進。遷禮部尙書，承旨如故。

虛中恃才輕肆，好譏訕，凡見女直人輒以礦鹵目之，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。虛中嘗撰宮殿勝署，本皆嘉美之名，惡虛中者撻其字以爲謗訕朝廷，由是媒孽以成其罪矣。六年二月，唐括酬幹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，詔有司鞠治無狀，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，虛中曰：「死自吾分。至於圖籍，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，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，豈亦反耶。」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，至今冤之。

士談字季默，高瓊之後。宣和末，爲忻州戶曹參軍。入朝，官至翰林直學士。虛中、士談俱有文集行于世。

王倫字正道，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。〔言〕俠邪無賴，年四十餘尙與市井惡少羣游汴中。

天會五年，宋人以倫爲假刑部侍郎，與閤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。是時，方議伐宋，凡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、魏行可、顧縱、張邵等，皆留之不遣。居數年，倫久困，乃唱爲和議求歸。元帥府使人謂之曰：「此非江南情實，特汝自爲此言耳。」倫曰：「使事有指，不然何爲來哉。惟元帥察之。」

天會十年，劉豫連歲出師皆無功，撻懶爲元帥左監軍經略南邊，密主和議，乃遣倫歸。先此，宋已遣使乞和，朝廷未之許也。倫見康王言和議事，康王大喜，遷倫官，并官其子弟。宋方與齊用兵，未可和。

天會十五年，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，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，使倫請撻懶曰：「河南之地，上國既不自有，與其封劉豫，曷若歸之趙氏。」是歲，劉豫受封已八年，不能自立其國，尙勤屯戍，朝廷厭其無能爲也，乃廢劉豫。撻懶以左副元帥守汴京，於是倫適至。撻懶，太祖從父兄弟，於熙宗爲祖行。太宗長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，位在宗幹上。宗翰薨已久，宗幹不能與宗磐獨抗。明年，天眷元年，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俱入朝，熙宗以宗雋爲左丞相。

宗雋，太祖子也。撻懶、宗磐、宗雋三人皆跋扈嗜利，陰有異圖，遂合議以齊地與宋，自宗幹以下爭之不能得。以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，遣倫先歸。

明年，宋以倫爲端明殿學士，簽書樞密院事，進金器千兩、銀器萬兩，復來請天水郡王喪柩，及請母韋氏兄弟宗族等。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副之。是歲，宗磐、宗雋、撻懶皆以謀反屬吏，熙宗誅宗磐、宗雋，以撻懶屬尊，赦其死，以爲行臺尙書省事左丞相，奪其兵權。右副元帥宗弼奏曰：「撻懶、宗磐陰與宋人交通，遂以河南、陝西地與宋人。」會撻懶復謀反，捕而殺之於祁州。倫至上京，有司詳讀康王表文，不書年，閱進奉狀，稱禮物不言職貢，上使宰相責問倫曰：「汝但知有元帥，豈知有上國耶。」遂留不遣，遣其副藍公佐歸。

三年五月，宗弼復取河南、陝西地，遂伐江南，已渡淮。皇統元年，宋人請和。二年二月，宋端明殿學士何鑄、容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。三月，遣左副點檢賽里、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綯送天水郡王喪柩，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。五月，李正民、畢良史南歸。七月，朱弁、張邵、洪皓南歸。

四年，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，倫已受命復辭遜，上曰：「此反覆之人也。」遂殺之於上京，年六十一。

贊曰：孔子云，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」。宇文虛中朝至上京，夕受官爵。王倫執袴之子，市井爲徒。此豈「行己有恥」之士，可以專使者耶。二子之死雖冤，其自取亦多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八年爲泰寧軍節度使。按鄺瓊事在齊國廢以後，而此「八年」又在「貞元元年」之前，則「八年」上當脫「皇統」二字。

〔二〕改西京留守。「西」原作「南」。按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，紹興二十六年即正隆元年十二月，「金人以孔彥舟知西京」。又本傳下文，「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」，知會編不誤。今據改。

〔三〕天會八年。「八」原作「九」。按本書卷三太宗紀，天會八年十一月甲辰，宗輔下涇州。戊申，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以衆降」。今據改。

〔四〕惟孟庾去留聽其所欲。「庾」原作「庚」。按大金國志卷一〇，天眷二年，「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」。又同書卷一一，天眷三年，兀朮分四道征南，「至是攻宋東京」，孟庾率官吏迎拜，兀朮入城」。宋史卷二九高宗紀，紹興十年二月丁卯，「以孟庾知開封府，爲東京留守。五月乙酉，兀朮入東京，留守孟庾以城降」。皆作「庾」。今據改。

〔三〕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「王勉」，宋史卷三七「王倫傳」作「王易」，蓋宋人避神宗諱，改成「王勉」。

金史卷八十

列傳第十八

熙宗二子 濟安 道濟

斜卯阿里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赤蓋暉

大臬 本名撻不野〔二〕 磐 本名蒲速越 阿离補 子方

熙宗諸子：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，賢妃生魏王道濟。

濟安，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。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，喜甚，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。五日命名，大赦天下。三月甲寅，告天地宗廟。丁巳，翦髻，奏告天地宗廟。戊午，冊爲皇太子。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爲王，賜人口、馬牛五百、駝五十、羊五千。隨朝職官並遷一資，皆有賜。己未，詔天下。十二月，濟安病劇，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，流涕哀禱，曲

赦五百里內罪囚。是夜，薨。諡英悼太子，葬興陵之側，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。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，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。海陵毀上京宮室，寺亦隨毀。

道濟，皇統三年，命爲中京留守，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，張玄素爲同提點，左右輔導之。俄封魏王，封其母爲賢妃。初居外，至是養之宮中。未幾，熙宗怒殺之。

贊曰：國初制度未立，太宗、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卽帝位。諳班勃極烈者，漢語云最尊官也。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，始正名位，定制度焉。

斜卯阿里。父渾坦，穆宗時內附，數有戰功。阿里年十七從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，獲其弟沙里只。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，渾坦攻之，遇敵於木里門甸，力戰久之，阿里挺槍馳刺其將於陣中，敵遂潰。渾坦與石適歡合兵於徒門水，阿里首敗敵兵，取其二城。高麗入寇，以我兵屯守要害，不得進，乃還。阿里追及于曷懶水，高麗人爭走冰上，阿里乘之，殺略幾盡，遂合兵于石適歡。道遇敵兵五萬，擊走之。又與石適歡遇敵七萬，阿里先登，奮擊大敗之。石適歡曰：「汝一日之間，三破重敵，功豈可忘。」乃厚賜之。

韓塞、烏睹本攻駝吉城，阿里鑿墉爲門，日已暮，不可入，以兵守之，旦日遂取其城。烏睹本以被甲并乘馬賜之。從攻下寧江州，授猛安。又從攻信州、賓州，皆克之。遼人來攻李董忽沙里城，阿里率百餘騎救之。遼兵數萬，阿里兵少，乃令軍士裂衣多爲旗幟，出山谷間，遼兵望見，遁去。

蘇、復州叛，衆至十萬。旁近女直皆保於太尉胡沙家，築壘爲固。敵圍之數重，守者糧芻俱盡，牛馬相食其駝尾，人易子而食。夜，縋二人出，告急於阿里。阿里赴之，內外合擊之，破其衆於關窩密罕水上，勦殺幾盡，水爲之不流。蒲窩古胡什吉水、馬韓島凡十餘戰，破數十萬衆。契丹、奚人聚舟千艘，將入于海。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，中流矢，臥舟中，中夜始蘇。敵船已入王家島，卽夜取海路追及之，敵走險以拒，阿里以騎兵邀擊，再中流矢，力戰不退，竟破之，盡獲其舟。於是，蘇、復州、婆速路皆平。

攻顯州，下靈山縣，取梁魚務，敗余睹兵，功皆最。後與散睹魯屯高州，契丹昭古牙、九斤合興中兵數萬攻胡里特寨，阿里以八謀克兵救之。胡里特先往，敗於城下。阿里指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：「此必賊酋也。」麾兵奮擊，皆殺之，餘衆大潰。來州、隰州兵圍胡里特城，聞阿里來救，卽解圍去。

闍母討張覺，有兵出樓峯口山谷間，阿里、散篤魯、忽盧補三猛安擊敗之。宗望代闍

母討張覺，阿里再敗平州兵。及伐宋，阿里別擊宋兵，敗之。孟陽之役，阿里扼橋渡力戰。明年，再伐宋，至保州、中山，累破之。進圍真定，阿里與婁室、豁魯乘風縱火，焚其樓櫓，諸軍畢登，克其城。師至河上，粘割胡撒擊走宋人，扼河津，兵數千遂渡河。諸將分出大名境，阿里破敵四百盡殪，遂圍汴。汴中夜出兵來焚攻具，阿里與謀克常孫陽阿禦之，其衆大潰。還攻趙州，降之。

天會六年，三伐宋主，取陽穀、莘縣，敗海州兵八萬人，海州降。破賊船萬餘於梁山泊。招降滕陽、東平、泰山羣盜。盜攻范縣，擊走之，獲船七百艘。宗弼攻下睢陽，與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往招壽春，具舟淮水上。時康民聚賈船四百與壽春相近，朮列速以騎四百破康民，斬馘數千。與當海、大臬破賊十萬於淮南。比至江，連破宋兵，獲舟二百艘。宗弼至江寧，阿里、蒲盧渾別降廣德軍，先趣杭州。去杭十餘里，遇宋伏兵二千，取我前驅甲士三十人。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，伏兵敗，皆逼死於水。宗弼至餘杭，而宋主走明州，阿里與蒲盧渾以精騎四千襲之，破東關兵，濟曹娥江，敗宋兵於高橋鎮。至明州，頗失利。宋主已入于海，乃退軍餘姚。宗弼使當海濟師，遂下明州，執宋守臣趙伯諤，進至昌國縣。宋主自昌國走溫州，由海路追三百餘里，弗及。遂隳明州，與宗弼俱北歸。

睿宗經略陝西，駐涇州，阿里先取渭州。睿宗趨熙河，阿里、斜喝、韓常三猛安爲前軍。

十二年，與高彪監護水運。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，擊敗之，追殺六十餘里，獲其將蕭通。破漣水水寨賊，盡得其大船，遂取漣水軍，招徠安輯之。天眷間，盜據石州，阿里討之。粘割胡撒與所部先登，遂克其城，石州平。

宗弼再伐宋，阿里已老，督造戰船。宋稱臣，詔賜阿里錢千萬。自結髮從軍，大小數十戰，尤習舟楫，江、淮用兵，無役不從，時人以水星目之。爲迭里部節度使，歷順義、泰寧軍，歸德、濟南尹。天德初，致仕，加特進，封王。正隆例封韓國公，召赴闕，命造戰船。以疾薨，年七十八，諡智敏。

阿里性忠直，多智略。兄弟相友愛，家故饒財，以己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。愛拔里不肯受，逃避歲餘，阿里終與之。

突合速，宗室子，斡罕塞人。初隸萬戶石家奴麾下，嘗領偏師破雲中諸山寇盜。宗望攻平州，遣突合速討應州賊，平之，撫安其民而還。

及伐宋，在宗翰軍，以八謀克破石嶺關屯兵數萬，殺戮幾盡。師至太原，祁縣降而復叛，突合速攻下之。進取文水縣，後從諸帥列屯汾州之境。宋河東軍帥郝仲連、張思正，陝

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，合兵數萬來援，皆敗之。

宗翰南伐至潞還，太原猶未下，即留完顏銀术可總督諸軍，經略其地。於是，宋援兵大至，突合速從馬五、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。聞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萬柵于縣之西山，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，殺八萬餘人，獲馬及資糧甚衆。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，突合速與拔离速以步騎萬餘禦之。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，銀术可乃召突合速，使中分其兵而還，與活女等合兵八千擊敗之，斬師中于殺熊嶺。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近郊，復與拔离速擊破之。潞州復叛，宋兵號十七萬，骨赍、突合速、拔离速皆被圍。突合速麾軍士，下馬力戰，遂潰圍而出。

及再舉伐宋，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。婁室至澤州，突合速、沃魯以五百騎爲前驅，往招河陽。先據黃河津，宋兵萬餘背水陣，進擊敗之，皆擠于水，遂降河陽。汴京平，諸將西趣陝津，略定河東郡縣。突合速取憲州，遇其援軍，擊敗之，生擒其將。李董、濃瑰、术魯等攻保德，未下，突合速進兵助擊，梯衝並進，遂克其城。李董、烏谷攻石州，屢敗，亡其三將，軍士歿者數百人。突合速謂烏谷曰：「敵皆步兵，吾不可以騎戰。」烏谷曰：「聞賊挾妖術，晝馬以繫其足，疾甚奔馬，步戰豈可及之。」突合速笑曰：「豈有是耶。」乃令諸軍去馬戰，盡殪之。六年，宗輔駐師鄧州，突合速、馬五、拔离速西取均、房，遂下其城。攻唐、蔡、陳州及潁昌府。

皆克之。

天眷初，除彰德軍節度使。三年，爲元帥左監軍。皇統八年，改濟南尹。天德間，封定國公，授世襲千戶。卒，年七十二。正隆二年，贈應國公。

初，突合速以次室受封，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。及分財異居，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，正室子得八百口。久之，正室子爭襲，連年不決，家貲費且盡，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，次室子奴婢存者纔五六十口。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，以問近臣，具以爭襲之故爲對，世宗曰：「次室子豈當受封邪。」遂以嫡妻長子襲。

烏延蒲盧渾，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。父孛古刺，龍虎衛上將軍。蒲盧渾膂力絕人，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。與兄鶻沙虎俱以勇健隸闐母軍，居帳下。攻黃龍府，力戰有功。闐母敗于兔耳山，張覺復整兵來，諸將皆不敢戰。蒲盧渾登山望之，乃給諸將曰：「敵軍少，急擊可破也。若入城，不可復制。」遂合戰，破之。

郭藥師、蔡靖以燕京降，蒲盧渾率九十騎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。遂將漢兵千，隸完顏蒙适攻眞定。進攻贊皇，取之，獲人畜甲仗萬餘。汴城破，日已暮，宋人猶力戰，槍刺中蒲

盧渾手，戰益力，遂敗宋軍，賜金五十兩。

睿宗爲右副元帥，巴已定關、陝，議取劍外諸州，遂拔和尚原。元帥府承制以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。及宋主在揚州，蒲盧渾與蒙、适將萬騎襲之，宋主已渡江，破其餘兵。後與斜卯、阿里俱從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寧。宗弼入杭州，宋主走明州，再走溫州，由海道追三百餘里，隳明州而歸，語在阿里傳。

天眷二年，授鎮國上將軍，除安國軍，以疾去官。皇統六年，授世襲謀克，起爲延安尹，賜尙衣一襲，尋致仕。海陵遷中都，起爲歸德尹，就其家授之，賜銀牌、襲衣、玉吐鶻，馳驛之官。蒲盧渾留數十日，已違程，復聽致仕。召赴京師，至薊州，見海陵于獵所。明日，從獵，獲一狐。海陵曰：「卿年老，尙能馳逐擊獸，健捷如此。」賜以御服，封幽國公。除太子少師，進太子太保，改眞定尹，入判大宗正事。

頃之伐宋，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。師次西采石，海陵欲渡江，蒲盧渾曰：「宋軍船高大，我船庫小，恐不可遽渡。」海陵怒曰：「汝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，皆大舟耶，今乃沮吾兵事。設不能遽渡江，不過有少損耳。爾年已七十，縱自愛，豈有不死理耶。明日當與奔睹先濟。」旣而復止之，乃遣別將先渡江，舟小不可戰，遂失利，兩猛安及兵士二百餘人皆陷沒。海陵遇害，軍還。

大定二年，至中都上謁，除東京留守。世宗召問年幾何，對曰：「臣今年七十三矣。」上曰：「卿宿將，久練兵事，年雖老，精神不衰。」因命到官，每旬月一視事。賜衣一襲，進階開府儀同三司，仍封幽國公。是歲，卒。十八年，孫扎虎遷廣威將軍，襲烏古敵昏山世襲猛安，并親管謀克。

赤盞暉字仲明，其先附於遼，居張皇堡，故嘗以張爲氏。後家來州。暉體貌雄偉，慷慨有志略。少遊鄉校。遼季以破賊功，授禮賓副使，領來、隰、遷、潤四州屯兵。天輔六年降，仍命領其衆，從闍母定興中府義、錦等州。及破張覺，皆與有功，以粟萬五千石助軍，授洺州刺史。

宗望初伐宋，孟陽之戰，敵之中軍徑薄宗望營，暉與諸將擊敗之，追殺至城下。訖師還，數立戰功。明年，再舉伐宋，攻下保州、眞定，暉皆與焉。進圍汴，宋人夜出兵二萬焚我攻具，暉以二謀克兵擊走之。凡城中出兵拒戰，暉之所當，無不勝捷。

既克宋還，從攻河間。敵將李成以雄、莫之兵來援，暉與所部迎擊，馬傷而墮，暉輒奮起步鬪，竟敗成兵。是日，凡七戰皆勝，敵人多逼死濠隍間，暉兩臂亦數中流矢。賊將劉先

生以兵二萬夜襲營，暉力戰達旦，賊始敗走，皆溺死于水。暉復傳城力戰，如是連月，諸軍四面合攻，遂克之。加桂州管內觀察使，因留撫河間。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，老幼存者亡幾。暉下令軍中聽贖還之。未幾，皆按堵如故。

從睿宗經略山東，既攻下青州，復從闍母攻濰州。暉督其裨校先登，而城中積藟莢乘風縱火發機石，暉率將士衝冒而下，力戰敗之。軍還，復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。帥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。進攻，城中砲出，幾中暉，拂其甲裳裂之。暉益奮攻，卒破其城。又從攻泗州，克之。還屯汶陽，破賊衆于梁山，獲舟千餘。移軍攻濟州，既敗敵兵，因傳城諭以禍福，乃舉城降。暉約束軍士，無秋毫犯，自是曹、單等州皆聞風而下。

從攻壽春、歸德，及渡淮爲先鋒，遇重敵于秀州、蘇州，皆擊敗之，遂至餘杭。通糧餉，治橋道，暉之力爲多，乃還，載資治通鑑版以歸。大軍過江寧，徙其官民北渡，時暑多疾疫，老弱轉死道路，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，怒將殺之，暉曰：「此義士也。」力營救之，竟得免。

富平之戰，暉在右翼，遇寧而敗，睿宗念其前功，杖而釋之。師至熙河，暉別降諸寨將鈐轄及吐蕃酋長等，并民戶萬五千餘。蘭州叛，與訛魯補等攻下之，獲河州安撫使白常、熙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。還攻慶陽，兩敗重敵，殺其將戴巢。師還，遷歸德軍節度使。

宋州舊無學，暉爲營建學舍，勸督生徒，肄業者復其身，人勸趨之。屬縣民家奴王夔者，營業進士，暉以錢五十萬贖之，使卒其業，夔後至顯官。密州吏龐乙卒於官，其孤貧，不克葬，暉爲營治葬事，且資給其家。

十三年，復從大軍渡淮。還鎮，丁母憂，尋以舊職起復。旣廢齊，爲安化軍節度使。天眷三年，復河南，宋人乘間陷海州，帥府以登、萊、沂、密四州委暉經畫，敵無敢窺其境者。爲定海軍節度使，尋改濟南尹，累遷光祿大夫。俄以罪罷，久之，起爲昌武軍節度使。天德二年，遷南京留守，尋改河南路統軍使，授世襲猛安，拜尙書右丞，封河內郡王。歲餘，拜平章政事，封戴王。正隆初，出爲興平軍節度使。正隆降王爵，爲樞密副使，封景國公。未幾，復爲左丞，封濟國公。尋除大興尹，封榮國公。薨，年六十五。大定間諡曰武康。子師直，登進士第。

大臬本名撻不野，其先遼陽人，世仕遼有顯者。太祖伐遼，遼人徵兵遼陽，時臬年二十餘，在選中。遼兵敗，臬脫身走寧江。寧江破，臬越城而逃，爲軍士所獲，太祖問其家世，因收養之。收國二年，爲東京奚民謀克。是時，初破高永昌，東京旁郡邑未盡服屬，使臬伺察

反側。有聞必達，太祖以爲忠實，授猛安，兼同知東京留守事。

取中、西兩京，隸闡母軍。遼軍二十萬來戰，吳王使吳以本部守營，吳堅請出戰，不許。或謂吳曰：「戰，危事，獨苦請，何也？」吳曰：「丈夫不得一決勝負，尙何爲。苟臨戰不捷，雖死猶生也。」吳王聞而壯之，乃遣出戰。既合戰，闡母軍少却，遼兵後躡之，吳麾本部兵橫擊，殺數百人，由是顯名軍中。

天會三年，宗望伐宋，信德府居燕、汴之中，可駐軍以濟緩急，欲遂攻之，恐不能亟下，議未決。吳獨率本部兵，選善射者射其城樓，別以輕銳潛升於樓角之間，遂克其城。明年，軍至濬州，宋人已燒河橋，宗望下令，「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爲上」。吳捕得十餘舟，使勇悍者徑渡，擊其守者而奪其戍柵，由是大軍俱濟。

八月，再伐宋，吳授萬戶，賜金牌。既破汴京，吳爲河間路都統。已克河間，闡母怒其不早降，因縱軍大掠，吳諫止之，已掠者官爲贖還。除河間尹，從攻襲慶府。先一日，吳命軍士預備畚鍤及薪，既傳城，諸將方經營攻具，未鳴鼓，吳軍有素備，遂先登。軍帥以吳未鳴鼓輒戰，不如軍令，請罪吳，朝廷釋弗問，仍例賞之。

宗弼伐江南，濟淮，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拒，吳率本部從擊，敗之。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，殺萬餘人，王善來降。將渡江，吳軍先渡，舟行去岸尙遠，宋列兵江

口，吳視其水可涉，則麾兵捨舟趨岸疾擊之，宋兵走，大軍相繼而濟。俄遇杜充兵六萬於江寧之西，吳與鵠盧補擊走之。師還，吳留爲揚州都統，經略淮、海、高郵之間。再爲河間尹，兼總河北東路兵馬。

十一年，入見，太宗賜坐，慰勞甚久，特遷太子太保，賜衣一襲、馬二匹及鞍轡鎧甲，改元帥右都監。齊國廢，吳守汴京。熙宗念吳久勞，降御書寵異之。天眷三年，罷漢、渤海千戶謀克，以吳舊臣，獨命依舊世襲千戶。是歲，拜元帥右監軍。

宗弼再伐宋，宋人稱臣乞和，遂班師，吳獨留汴，行元帥府事。皇統三年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八年，進左監軍。天德二年，改右副元帥，兼行臺左丞。遷平章行臺省事，進行臺右丞相，右副元帥如故。海陵疑左副元帥撒離喝，以爲行臺左丞相，使吳伺察之，詔軍事不令撒離喝與聞。撒離喝不知海陵意旨，每與吳爭軍事不能得，遂與吳有隙。海陵竟殺撒離喝，召吳入朝，拜尙書右丞相，封神麓郡王。

四年，請老，爲東京留守。貞元三年，拜太傅，領三省事，累封漢國王。十二月，有疾，海陵幸其第問之。是歲，薨，年六十八。海陵親臨哭之，詔有司廢務三日，禁樂三日。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，以不賜教坊樂，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宣諭之。贈太師、晉國王，諡傑忠，遣使護喪歸葬。正隆奪王爵，贈太傅、梁國公。子磐。

磐本名蒲速越，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，襲猛安。大定三年，除嵩州刺史，從僕散忠義伐宋有功。五年，召爲符寶郎，遷拱衛直都指揮使。

初，磐以伐宋功，進官一階，磐心少之，頗形于言。上聞之，下吏按問，杖一百五十，改左衛將軍。詔求良弓，磐多自取，及護衛入直者，輒以己意更代。護衛婁室告其事，詔點檢司詰問。磐有妹在宮中爲寶林，磐屬內侍僧兒員思忠使言于寶林曰：「我無罪，問事者迫我，使自誣服」。 寶林訴于上，上怒，杖僧兒一百，磐責隴州防禦使。上戒之曰：「汝在近密，執迷自用，朕以卿父之功，不忍廢棄，姑令補外，其思勉之。」改亳州防禦使，遷武寧軍節度使，坐事除名。起爲韓州刺史，改祁州刺史，復坐事，削四官，解職。

久之，尙書省奏「大磐以年當敘」，上曰：「剛暴之人，屢冒刑章，不可復用。太傅大臬，別無嫡嗣，其世襲猛安謀克，不可易也。」

阿离補，宗室子，系出景祖。屢從征伐，滅遼舉宋皆有功。天會九年，睿宗經略陝西，阿离補爲左翼都統，與右翼都統宗弼，撫定鞏、洮、河、西寧、蘭、廓等州軍，來賓定遠、和

政、甘峪、寧洮、安隴等城寨，及鎮、堡、蕃、漢營部四十餘處，漢官軍民蕃部酋長甚衆，於是涇原、熙河兩路皆平。詔以兄猛安沙离質親管謀克之餘戶，以阿离補爲世襲謀克。

天會十二年，爲元帥右都監。十五年，遷左監軍。天眷三年，從宗弼復河南，遷左副元帥。皇統三年，封譚國公。六年，爲行臺左丞相，^{〔八〕}元帥如故。是歲，薨。

大定間，大褒功臣，圖像衍慶宮。歡都死康宗時，不及與馳驚遼、宋之郊，然而異姓之臣莫先焉。故定衍慶亞次功臣：代國公歡都，金源郡王石土門，徐國公渾黜，鄭國公謾都訶，濮國公石古乃，濟國公蒲查，^{〔九〕}韓國公斜卯阿里，元帥左監軍拔离速，魯國公蒲察石家奴，銀青光祿大夫蒙适，隨國公活女，特進突合速，齊國公婆盧火，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，儀同三司阿魯補，鎮國上將軍烏林荅泰欲，太師領三省事勗，太傅大臬，大興尹赤蓋暉，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馬五，驃騎衛上將軍韓常并阿离補咸著勳焉。子言、方，言別有傳。

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，遷陝西路統軍都監。方專事財賄，不恤軍旅，詔戒之曰：「卿宗室舊人，乃縱肆敗法，惟利是營，朕甚惡之。自今至於後日，萬一爲之，必罰無赦。」大定三年，遷元帥右都監，轉元帥左監軍，改順天軍節度使，上曰：「卿本無功，歷顯仕，不能接僚友，往往交惡，在京兆貪鄙彰聞，至無謂也。朕念卿已過中年，必能悛改，慎勿復爾。」

除西南路招討使，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都監，以佐之。詔通曰：「卿到天德，毋以其官長曲從之也。簡閱沿邊士卒，毋用孱弱之人，毋以僕隸代役。女直舊風，凡酒食會聚，以騎射爲樂。今則弈碁雙陸，宜悉禁止，令習騎射。從其居處之便，亦不可召集擾之。」久之，方坐強買部人馬二匹，削一階，解職，降耀州刺史。通亦坐贓除名。方後遷橫海軍節度使，人爲同簽大宗正事，簽書樞密院事。

初，阿魯補當授謀克，〔一〕未封而薨，烏帶受之。烏帶死，兀荅補襲之。兀荅補死，烏也阿補當襲。是時，已降海陵爲庶人，世宗以烏帶在熙宗逆黨中，其子孫不合受封，停封者久之，而阿魯補功亦不可廢絕，特詔方襲之云。

贊曰：斜卯阿里、突合速、烏延蒲盧渾、赤盞暉、大臭、阿魯補等六人，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、不二心之臣也，其功有可錄者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大臭本名撻不野。「撻不野」原作「塔不也」，同音異譯。今與傳文統一。又下目「阿魯補」「魯」

原作「里」。今亦與傳文統一。

〔二〕散篤魯 按上文作「散睹魯」，蓋同音異譯。

〔三〕天會六年 原脫「天會」二字。按本書卷三太宗紀，天會六年「七月乙巳」，宋主遣使奉表請和，詔進兵伐之」。今據補。

〔四〕睿宗爲右副元帥 副 原作「輔」。按本書卷一九世紀補，記睿宗云，「天會五年，宗望薨，帝爲右副元帥」。今據改。

〔五〕後家來州 「來」原作「萊」，今改正。參見本書卷七五校記〔三〕。下同。

〔六〕明年軍至瀋州 「明年」二字原在下文「由是大軍俱濟」之下，今據本書卷三太宗紀天會四年春「大臯攻下瀋州」移改。

〔七〕八月再伐宋 「八月」原作「明年」。按「明年」二字已移至上文「軍至瀋州」之前。又本書卷三太宗紀，再伐宋在八月，今據補「八月」二字。

〔八〕六年爲行臺左丞相 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皇統六年「三月壬申，以阿离補爲行臺右丞相」，四月「戊午，行臺右丞相阿离補薨」，皆作「行臺右丞相」。卷五九宗室表，「阿魯補，係出景祖，行臺左丞相」。卷一二二鳥帶傳，「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也」。則與此同。

〔九〕濟國公蒲查 按本書卷五九宗室表作「蒲察齊國公」。

〔一〇〕初阿魯補當授謀克 「阿魯」下原脫「補」字。按本書卷一二二鳥帶傳，「言本名烏帶，行臺左丞

相阿魯補子也」。又「大定六年，以阿魯補謀克授兀荅補」。知「阿魯」下當有「補」字。今補據。

金史卷八十一

列傳第十九

鶻謀瑟 迪姑迭 阿徒罕 夾谷謝奴 阿勒根沒都魯

黃攔敵古本 蒲察胡蓋 夾谷吾里補 王伯龍 高彪

溫迪罕蒲里特 伯德特离補 耶律懷義 蕭王家奴

田顥 趙臧

鶻謀瑟，朮吉水斜卯部人也。性忠直寬厚，重節義，勇於戰。父阿鶻土，贈金吾衛上將軍。

穆宗時，鶻謀瑟內附，先遣子寧吉從間道送款。遂使活里曠與鶻謀瑟合軍攻降諸部，因領其衆，與弟胡麻谷、渾坦、姪阿里等攻下諸城，從撒改破塢塔城，穆宗屢賞之。破高麗

戍兵。與石適歡討平諸部。蒲察部雅里孛堇與其兄弟胡八、雙括等欲叛歸遼，鶻謀弑執之，送于康宗，賜賚甚厚。破高麗曷懶甸及下陞魯城有功。

天輔六年卒，年七十二。天眷中，贈銀青光祿大夫。

迪姑迭，溫迪罕部人。祖扎古廼，父阿胡迭，世爲胡論水部長。迪姑迭年二十餘代領父謀克，攻寧江州，敗遼援兵，獲甲馬財物。攻破奚營，回至韓州，遇敵二千人，擊走之。幹魯古與遼人戰于咸州，兵已却，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戰，諸軍復振，遂大破之。護步荅岡之役，乙里補孛堇陷敵中，三迪姑迭援出之。攻黃龍府，身被數創，授猛安。天輔七年，從上至山西，病卒，年四十七。天眷中，贈光祿大夫。

阿徒罕，溫迪罕部人。年十七從撒改、幹帶等討平諸部，皆身先力戰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，幹塞禦之，阿徒罕爲前鋒。高麗有屯于海島者，阿徒罕率衆三十人夜渡，焚其營柵，戰艦大破之，遂下陞吉城。旣而八城皆下，功最。遼兵自寧江州東門出，阿徒罕逆擊，盡殲之，以功授謀克。從攻黃龍府，力戰，身被數十創，竟登其城。後與烏論石準援照散城，阿徒罕請乘不備急擊之，遂夜過益褪水，詰朝，大敗之，幹魯上其功，賜幣與馬。

天輔四年五月疾病，賜良馬一匹，詔曰：「汝安則乘之。」年六十五卒。上悼惜之，遣使弔祭，以馬爲贈。阿徒罕爲人孝弟，好施惠，健捷善弋獵，至角觝、擊鞠，咸精其能。

夾谷謝奴，隆州納魯悔河人也。國初，祖阿海率所部來歸，獻器用甲仗。父不刺速，襲本部勃堇，從太祖伐遼，授世襲猛安，親管謀克，爲曷懶路都統。

謝奴，其長子也。長身多髯，善騎射，通女直、契丹大小字及漢字。旣冠，隨其父見太祖，命佩金牌，總領左翼護衛。

西京未下，謝奴獲城中生口，乃知城中潛遣人求救於外，都統府得爲之備，却其救兵，西京乃下。自燕京還，過判泥恩納阿，遇敵於隘。謝奴身先士卒，射殺敵中先鋒二人，敵潰走，總管蒲魯虎以甲及馬贈之。後領其父猛安，從攻和尚原，出仙人關，宋兵據險，猛安雖訛只突戰不克，謝奴選麾下五十人戰，克之。與吳玠相拒，烏里雅行陣不整，吳玠乘之，謝奴領兵逆戰，遂大破敵。計前後功，襲其父猛安謀克。

宗弼復取河南、陝西，宋人欲潛兵襲取石閭諸營，謝奴自渭南大禹鎮掩其伏兵，射中其軍帥，宋兵敗走，多獲旗幟兵仗，帥府厚賞之。除華州防禦使。

入爲工部侍郎，遷本部尙書。改平涼尹、昭義軍節度使。大定初，卒。

阿勒根沒都魯，上京納鄰河人也，後徙咸平路梅黑河。雄偉美鬚髯，勇毅善射。國初伐遼，沒都魯在軍中，領謀克猛安，每遇敵，往來馳突，人莫敢當，故所戰皆克。皇統元年，計功擢宣威將軍。明年，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，改移刺都剌詳穩。授世襲本路寧打渾河謀克。爲滑州刺史，改肇州防禦使、蒲與路節度使，遷驃騎上將軍。累官金吾衛上將軍。是歲，以年老致仕，卒。〔三〕年七十三。

黃攔敵古本，世居星顯水。從破寧江，取咸州，平東京路及諸山寨柵，皆有功。從麻吉破遼將和尙節使兵七千於上京，復破那野軍二萬。再從麻吉遇敵於阿鄰甸，麻吉被創，不能戰，敵古本率兵擊敗之，剿殺殆盡。從攻回鶻城，破其兵九萬，敗木匠直撒兵於山後，俘獲甚衆。敗昭古牙之兵三千，獲其家屬而還。攻平州張覺，吾春被圍於西山，敵古本引兵救之，解其圍，并獲糧五千斛，招降戶口甚衆。從平興中，撫安其民人。天會間，大軍伐宋，敵古本從取濬、開德、大名，及取濟南、高唐、棣、密等州。皇統間，以功襲謀克，移屯於壽光縣界爲千戶。六年，授世襲千戶，棣州防禦使。卒。

蒲察胡蓋，案出澠水人。年十八從軍，其父特斲死，襲爲謀克。天輔間，夏以兵三萬出天德路，胡蓋從婁室迎戰，以兵三百，敗敵二千。天會三年，大軍攻太原，城中出兵萬餘來戰，胡蓋以所領千戶軍擊之，復敗敵兵三萬餘於榆次境。六年，從婁室攻京兆，以所部兵屢與宋人接戰，皆先登有功。七年，取邠州，遇宋人二十餘萬，我軍右翼少却，時胡蓋爲左翼千戶，摧鋒陷陣，敵遂敗去。敗張浚富平復有功。十三年，擊關師古〔巴〕於臨洮衆三萬餘。從攻涇州，從破德順、秦、鞏、臨洮、河、蘭等州，破吳璘兵，胡蓋皆有力焉。授德順州刺史，改隴州防禦使，鳳翔尹。卒，年五十五。

夾谷吾里補，暗土渾河人，徙天德。父兀屯，討烏春、窩謀罕有功。吾里補隸婁室帳下，攻係遼女直，招降太彎照三等。從婁室救幹魯古于咸州，〔五〕敗遼兵于押魯虎城。遼軍營遼水，吾里補五謀克軍乘夜擊之，遼軍驚潰，殺獲幾盡。

幹魯伐高永昌，吾里補以數騎奮擊于遼水之上，復以四十騎伏于津要，遇其候騎，擊之，獲生口，因盡知永昌虛實。太祖嘉之，賞奴婢八人。永昌駐軍於兔兒陀，先據津要，軍不得渡。吾里補與撒八射殺其先鋒二人，永昌衆稍却，大軍遂渡遼水。及攻廣寧，軍帥選勇士先登，吾里補與赤蓋忽沒渾各領所部，突入其陣，大軍繼之，遂拔廣寧。

太祖攻臨潢，吾里補面被重創，奮擊自若，賞以遼宮女二人。遼王杲已取中京，〔吾里補〕以四十騎覘敵，獲遼喉舌人，因知遼主所在。後從都統幹魯定雲中，從宗翰屯應州，遼軍在近境，吾里補以所部擊敗之。宗望伐宋，宋安撫使蔡靖詣吾里補降。婁室攻陝西，諸郡往往復叛，吾里補攻敗之。敗張浚軍于富平，吾里補先登，睿宗賞以金器名馬。遂以先鋒攻蘭州，下其城。加昭武大將軍，授世襲猛安。累官孛特本部族節度使，以老致仕，封芮國公。

吾里補多智略，膂力過人，雖甚老，勇健不少衰。大定初，劇賊嘯聚，出特鄙關，吾里補率鄉里年少逆擊之，賊黨遂潰。事聞，賞賚甚厚。大定二十六年卒，一百有五歲。

王伯龍，瀋州雙城人也。遼末，聚黨爲盜。天輔二年，率衆二萬及其輜重來降，授世襲猛安，知銀州，兼知雙州。

四年，太祖攻臨潢，〔王伯龍〕與韓慶和以兵護糧餉，輓夫千五百人皆授甲，慶和已將兵行前，伯龍從糧居後，遇遼兵五千餘邀於路，伯龍率輓夫擊敗之，獲馬五百匹。六年，從攻下中京，〔王伯龍〕并克境內諸山寨，爲靜江軍節度留後。天會元年，眞授節度使，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，〔王伯龍〕先登馳擊，手殺數十百人，遷右金吾衛將軍。白河之戰，伯龍當其左軍，麾

兵疾馳蹂之，宋軍亂，我師乘勝奮擊敗之。

宗望伐宋，伯龍爲先鋒，次保州，遇敵五萬，破之，招降新樂軍民十餘萬。大軍圍汴，宋太尉何桌以軍數萬出酸棗門，伯龍以本部遮擊，多所斬獲。及破汴，伯龍以治攻具有功。進破孔彥舟、酈瓊衆三萬於洺州。〔107〕

是年，同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，將兵數千攻北平，拔之。復取保州、河間。睿宗經略山東，伯龍從攻青州，未下，城中夜出兵襲伯龍營，伯龍不及甲，獨被衣挺刃拒營門，敵不得入，因奮擊殺數十人。已而，軍士皆甲出，殺傷宋兵不可勝計，并獲其一將，斬之。及下青州，第功，伯龍第一。

六年，還攻莫州，降之，加太子少保、莫州安撫使。破李固寨衆十餘萬於濮州。濮城守，城中鎔鐵揮我軍，攻之不能剋。伯龍被重甲，首冠大釜，挺槍先登，殺守陴者二十餘人，大軍相繼而上，遂剋之。進攻徐州，伯龍復先登，充徐、宿、邳三路軍馬都統。敗高托山之衆十五萬餘於清河。〔108〕進擊韓世忠於邳州，走之，與大軍會於宿遷，追世忠至揚州。還攻泗州。泗州守將以城降。

屯軍磁陽，破陳宏賊衆四十餘萬。破黃戩於單州。進攻歸德，軍帥遣伯龍立攻具，伯龍從二十餘騎行視地形，城中忽出兵千餘，欲生得伯龍，伯龍縱騎馳之，敵兵亂，墮墜而死。

者幾二百人。破王善之衆於巢縣，取廬州、和州，伯龍之功多。軍渡采石，擊敗岳飛、劉立、路尙等兵，^二獲芻糧數百萬計。

還過眞、揚，道遇酈瓊、韓世忠軍，復戰敗之。復爲莫州安撫，改知澤州。太行羣賊往往嘯聚，伯龍皆平之。

天眷元年，爲燕京馬軍都指揮使。從元帥府復收河南，權武定軍節度使，兼本路都統。宋兵據許州，伯龍擊走之，招復其人民。是年秋，泰安卒徒張貴驅脅良民，據險作亂，伯龍討平之。

皇統元年，以本部從宗弼南伐，攻破濠州而還。三年，爲武定軍節度使，改延安尹，寧昌軍節度使。天德三年，改河中尹，徙益都尹，封廣平郡王。卒，年六十五。正隆間，例贈特進、定國公。

高彪，本名召和，失，辰州渤海人。祖安國，遼興、辰、開三鎮節度使。父六哥，左承制，官至刺史。彪始生，其父用術者言，爲其時日不利於己，欲不舉，其母爲營護。居數歲，竟逐之，彪匿於外家。遼人調兵東京時，六哥已老，當從軍，悵然謂所親曰：「吾兒若在，可勝兵矣。」所親具以實告，因代其父行。戰於出河店，遼兵敗走，彪獨力戰，軍帥見之曰：「此勇

士也。」令生致之。幹魯攻東京，六哥率其鄉人迎降，以爲榆河州千戶。久之告老，彪代領其衆。

都統杲攻中京，彪領謀克，從幹魯破遼將合魯燥及韓慶民於高、惠之境。已而駐軍武安，合魯燥以勁兵二萬來襲，從幹魯出戰，與所部皆去馬先登，奮擊敗之。奚人負險拒命，所在屯結，彪屢戰有功。

宗望攻平州，彪徇地西北道，破敵，招降石家山寨。再從宗望伐宋，爲猛安。師次真定，彪率兵士七十人，臨城築甬道，城中夜出兵焚攻具，彪擊走之。大軍圍汴，以五十騎屯於東南水門。宋人再以重兵出戰，彪皆敗之。師還，屯鎮河朔，復破敵於霸州，擒其裨將祝昂。河間夜出兵二萬襲我營壘，彪率三謀克兵擊敗之。

天會五年，授靜江軍節度使、壽州刺史。明年，伐宋，從帥府徇地山東，攻城克敵，數被重賞。七年，師至睢，彪以所部招誘京西人民。次柘城縣，其官吏出降，彪獨與五十餘騎入城。繼而城中三千餘人復叛，彪率其衆力戰敗之，撫安其民而還。

從梁王宗弼襲康王，至杭州。師還，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數百扼於江北。宗弼引而西，將至黃天蕩，敵舟三十餘來逼南岸，其一先至者載兵士二百餘，彪度垂及，以鈎拽之，率勇士數十，躍入敵舟，所殺甚衆，餘皆逼死於水中。

明年，從攻陝西，師至寧州，彪與宗人昂率兵三千取廓州。始至，有來降者言，「城東北隅守兵將謀爲內應」。彪卽夜從家奴二人以登，左右守者覺之，彪與從者皆殊死戰，諸軍繼進，遂克其城。從攻和尚原及仙人關。與阿里監護漕糧并戰，艦至亳州，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，擊敗之，擒其將蕭通。擊漣水賊水寨，進取漣水軍，其官民已遁去，悉招降之。

彪勇健絕人，能日行三百里，身被重鎧，歷險如飛。及臨敵，身先士卒，未嘗反顧，大小數十戰，率以少擊衆，無不勝捷。

齊國旣廢，攝滕陽軍以東諸路兵馬都統，撫諭徐、宿、曹、單，滕陽及其屬邑皆按堵如故。爲武寧軍節度使，頗黷貨，嘗坐贓，海陵以其勲舊，杖而釋之。改沂州防禦使，巴歷安化、安國、武勝軍節度使，遷行臺兵部尙書，改京兆尹，封郃國公。以憂去官，起復爲武定軍節度使，歸德尹。正隆例授金紫光祿大夫。久之致仕，復起爲樞密副使、舒國公，賜名彪。卒年六十七，諡桓壯。彪性機巧，通音律，人無貴賤，皆溫顏接之。

溫迪罕蒲里特，隆州移离閔河胡勒出寨人也。巴魁梧美髯，有謀略，以智勇聞。都統杲取中京，蒲里特權猛安，領軍五千，遇契丹賊萬餘，與戰敗之。出袞古里道，敗敵八千餘。至臘門華道，復以伏兵敗敵萬人。太祖定燕，自儒州至居庸關，執其喉舌人。有頃，賊三千

餘人復寇臘門華道，蒲里特整隊先登，賊識其旗幟，望風而遁，遂奮擊之，親執賊帥。

皇統元年，從梁王宗弼伐宋，留軍唐州。敵衆奄至，蒲里特擊之，大名軍萬四千號二十萬，蒲里特率親管猛安，身先士卒，衝擊，敵少却，乃張左右翼併擊之，敵衆散走。而別遇兵二萬來援，復以兵三千擊走之。時邳州土賊嘯聚，幾二十萬，蒲里特軍三千，分爲數隊急攻之，賊潰去。南京路遇敵軍二萬，蒲里特以軍三千擊敗之。是日，有兵自城中出者，復擊敗之。

皇統二年，遷定遠大將軍，同知鳳翔尹。六年，改京兆尹，轉寧州刺史，改西北路招討都監，遷永定軍節度使。海陵南征，改武衛軍都總管。大定三年，授開遠軍節度使，改泰寧軍。卒。十九年，以功授其子兀帶武功將軍、本猛安，奚出痕世襲謀克。

伯德特，离補，奚五王族人，遼御院通進。天會初，與父撻不也歸朝，授世襲謀克，後以京兆尹致仕。

特离補，招降松山等州未附軍民，及招降平州、薊州境內，督之耕作。宗望伐宋，特离補爲軍馬猛安，與諸將留，規取保、遂、安三州。攻安肅軍，河間、雄、保等兵十餘萬來救，特离補率所部先戰，大軍繼之，大破其兵，遂拔安肅。特离補攝通判事，降將胡愈陰結衆謀亂，

特离補勒兵擒愈及其衆五十餘人。安肅軍改爲州，就除同知州事。改磁州，捕獲太行羣盜。元帥府以磁、相二州屯兵屬之，擒王會、孫小十、苗清等，羣盜遂平。遷濱州刺史，廉入優等。以母憂去官，起復本職，改涿州刺史。

入爲工部郎中，從張浩營繕東京宮室。及田穀黨事起，朝省爲之一空，特离補攝行六部事，遷大理卿，出爲同知東京留守。天德三年，復爲大理卿，同知南京留守。

丁父憂，起復洺州防禦使。正隆盜起，州縣無兵，不能禦。洺舊有河附于城下，特离補乃引水注濠中以爲固，盜弗能近，州賴以安。遷崇義軍節度使，未幾，告老歸田里，卒。

特离補爲人孝謹，爲政簡靜不積財，常曰：「俸祿已足養廉，衣食之外，何用蓄積。」凡調官，行李止車一乘、婢僕數人而已。

耶律懷義本名李迭，遼宗室子。年二十四，以戰功累遷同知點檢司事。宗翰已取西京，遼主謀奔于夏，懷義諫止之，不見聽，乃竊取遼主廐馬來降。

太祖自燕還師，留宗翰、幹魯經略西方，懷義領謀克從軍。天會初，帥府以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，令懷義易置之，承制以爲西南路招討使。乃擇諸部衝要之地，建城市，通商賈。諸部兵革之餘，人多匱乏，自是衣食歲滋，畜牧蕃息矣。

從宗翰伐宋，降馬邑，破雁門，屯兵，進攻太原，以所部別降清源縣徐溝鎮，遂與諸將列屯汾州之境。時河東、陝西路兵來救太原，劉光世、折可求柵于文水西山，懷義捕得生口，盡知宋兵屯守要害，乃分兵襲敗之。

明年，再伐宋，從婁室取汾州及其屬邑，遂過平陽，出澤潞以趨河陽，所至皆降。及大軍圍汴，懷義屯京西，汴城既下，宋兵之出奔者，邀擊盡之。從攻鄭、鄧州及討平、鄭州叛者，攻下濮州及雷澤縣，從破大名、東平府、徐、兗等州，皆有功。七年，還鎮。十年，加尚書左僕射，改西北路招討使。

懷義在西陲幾十年，撫御有恩，及去，老幼遮道攀戀，數日不得發。天眷初，爲太原尹，治有能聲。改中京留守。從宗弼過烏納水，還中京，以老乞致仕，不許。改大名尹，命不赴治所，止以俸廉給之。每歲春水扈從，餘聽自便。明年，再請老得謝，給俸廉之半。海陵卽位，封漆水郡王，進封莘王。久之，進封蕭王。正隆例封景國公。

其子神都幹爲西北路招討都監，迎侍之官。神都幹從海陵南征，懷義卒于雲中，年八十二。

蕭王家奴，奚人也，居庫党河。爲人魁偉多力，未冠仕遼，爲太子率府率。天輔七年，

都統杲定奚地，王家奴率其鄉人來降，命爲千戶領之。奚王回离保旣死，其親黨金臣阿古者猶保撒葛山，王家奴與突撚往討之，生擒金臣阿古者，降其餘衆。時平、灤多盜，王家奴以所部屢破賊兵，斬馘執俘，數被賞賚。

宗望伐宋，敗郭藥師於白河，亦與有功。至河上，宋兵扼津要，與諸將擊敗之。進圍汴，破其東門兵。明年，再伐宋，宗望軍至中山，諸門分兵出戰，焚我攻具，祁州、河間各以兵來援，皆敗之。

師還，屯鎮河朔。濱州賊葛進聚衆數萬臨淄，李董照里以騎兵二千討之，王家奴領謀克先登，力戰大破其衆。

明年，攻滄州，宋兵拒戰，復從照里擊走之。宋將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島，卽以商船十八進襲，斬首七百級，獲舟二十。

天會八年，除靜江軍節度使，授世襲千戶。從梁王宗弼征伐，爲萬戶，還爲五院部節度使。天德二年，改烏古迪烈招討都監，卒。

田顥字默之，興中人。遼天慶八年進士，歷官金部員外郎，權歸德節度使。太祖定燕，顥舉四州版圖歸朝，加都官郎中，權節度使事，四遷知眞定府事。招降齊博、游貴等賊衆五

千餘人。已而，貴復叛去，顯遣齊博僞叛從貴，因令伺間殺之，降其衆，賊壘悉平。

三遷行臺左丞、彰德軍節度使。是時，新定力役，顯蠲籍之半而上之，故相之繇賦比他州獨輕。徙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，改同簽燕京留守司事，民遮留不得出，易服夜去。改河東南路轉運使，尋改絳陽軍節度使。居三年，以疾請謝事，徑解印歸。數奏不允，移鎮振武軍。入爲刑部尙書，居三月請老，卒于家。

趙臧字德固，遼陽人。其婦翁以優伶得幸於遼主，臧補閤門祇候，累遷太子左衛率。後居灤州。宗望討張覺，臧踰城出降，授洛苑副使，爲灤州千戶。遷洛苑使，檢校工部尙書。

從伐宋，至汴，遷棣州刺史、侍衛步軍都虞候。及再伐宋，攻眞定與有功，改商州刺史，檢校尙書右僕射。五年，同知信德府路統押軍兵，兼沿邊安撫司事。明年，權知濟州事。八年，從定河南，授隴州團練使。十年，改知石州。臧久在兵間，不善治民，坐謗議，謫監平州甜水鹽。

齊國廢，河南皆以宿將守之，授臧宿州防禦使，統本路軍兵。臧重義，接儒士。嘗以事至汴，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，臧以橐金贈之，其子悉爲私費，復代輸之。頃之，有訟徐帥不

法者，朝廷使臧鞫治，臧委曲營護，坐是廢罷，寓居於燕。

海陵出領行臺省，至燕，臧往見之，因訴其事。及海陵卽位，起爲保大軍節度使。貞元初，改內省使。未幾，爲中都路都轉運使。明年，再徙順義、興平，入爲太子詹事，鎮沁南，以疾卒，年六十六。

後十餘年，臧子孫、司徒張通古子孫皆不肖淫蕩，破貲產，賣田宅。世宗聞之，詔曰：「自今官民祖先亡沒，子孫不得分割居第，止以嫡幼主之，毋致鬻賣。」仍著于令。

校勘記

- 〔一〕伯德特离補 「离」原作「里」。今與傳文統一。又下目「田顥」原作「田灝」。今亦與傳文統一。
- 〔二〕護步荅岡之役乙里補李董陷敵中 按「乙里補」，本書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十二月條作「阿离本」。

- 〔三〕累官金吾衛上將軍是歲以年老致仕卒 「累官金吾衛上將軍」八字，原在「卒」字下，今據文義乙正。

- 〔四〕十三年擊關師古 按宋史卷二七高宗紀，紹興四年三月「丙子，以關師古爲熙河蘭廓路安撫制置使」。夏四月甲午，「關師古叛，以洮、岷二州降僞齊」。胡蓋之擊關師古當在此時。紹興四年

是天會十二年，則「十三」當是「十二」之誤。

〔五〕從婁室救幹魯古于咸州。「咸」原作「威」。按本書卷七一幹魯古傳，「與遼都統實婁戰于咸州西，敗之，斬實婁于陣。與婁室克咸州」。又卷七二婁室傳，「進兵咸州，克之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六〕遼王杲已取中京。「王」原作「主」。按本書卷一九世紀補，贊有「遼王杲取中京」語。卷五九宗室表，「杲，本名斜也，遼王」。今據改。

〔七〕四年太祖攻臨潢。「四」原作「三」。按本書卷二太祖紀，天輔四年「四月乙未，上自將伐遼」。五月「壬子，至上京」。「甲寅，亟命進攻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八〕六年從攻下中京。「六」原作「四」。按本書卷二太祖紀，天輔六年正月「乙亥，取中京」。今據改。

〔九〕天會元年真授節度使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。「天會元年」原作「五年」，無「天會」二字。按本書卷三太宗紀，天會元年十一月「壬子，命宗望問闍母罪，以其兵討張覺。庚午，宗望及張覺戰于南京東，大敗之」。今據補「天會」二字，改「五年」爲「元年」。

〔一〇〕進破孔彥舟鄺瓊衆三萬於洺州。「洺」原作「沼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一一〕敗高托山之衆十五萬餘於清河。「十五萬餘」原作「十五餘萬」，據文義乙正。

〔一二〕擊敗岳飛劉立路尙等兵。「岳」原作「岳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一三〕次柘城縣。原脫「城」字。按本書卷二五地理志，南京路睢州有柘城，今據補。

〔四〕改沂州防禦使「沂」原作「忻」。按金石萃編卷一五四，沂州府普照寺碑後題銜「奉國上將軍、行沂州防禦使事、兼管內安撫使、統押沂海路萬戶兵馬高召和式」。高召和式卽高彪，「召和式」本卷作「召和失」，蓋同音異譯。今據改作「沂州」。

〔五〕隆州移离閔河胡勒出寨人也。「河」原作「阿」。按本書卷六七溫敦蒲刺傳有「隆州移里閔河」，今據改。

〔六〕祁州「祁」原作「祈」。據本書卷二五地理志改。

金史卷八十二

列傳第二十

郭藥師

子安國

耶律塗山

烏延胡里改

烏延吾里補

蕭恭

完顏習不主

紇石烈胡刺

耶律恕

郭企忠

烏孫訛論

顏蓋門都

僕散渾坦

鄭建充

烏古論三合

移刺溫

蕭仲恭

子拱

蕭仲宣

高松

海陵諸子

光英

矧思阿補

廣陽

帥。

郭藥師，渤海鐵州人也。遼國募遼東人爲兵，使報怨于女直，號曰「怨軍」，藥師爲其渠。幹魯古攻顯州，敗藥師于城下。遼帝亡保天德，耶律捏里自立，改「怨軍」爲「常勝軍」，

擢藥師諸衛上將軍。捏里死，其妻蕭妃稱制，藥師以涿、易二州歸于宋。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，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，皆入城。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。藥師大敗，失馬步走，踰城以免。宋人猶厚賞之。

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，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。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，函其首以與宗望，藥師深尤宋人，而無自固之志矣。宗望軍至三河，藥師等拒戰于白河。兵敗，藥師乃降。宗望遂取燕山。

太宗以藥師爲燕京留守，給以金牌，賜姓完顏氏。從宗望伐宋，凡宋事虛實，藥師盡知之。宗望能以懸軍深入，駐兵汴城下，約質納幣，割地全勝以歸者，藥師能測宋人之情，中其肯綮故也。及兩鎮不受約束，命諸將討之，藥師破順安軍營，殺三千餘人。海陵卽位，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，「」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。

郭安國，藥師子也。累遷奉國上將軍、南京副留守。貞元三年，南京大內火，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鉞、同知安武軍節度事王全按問失火狀。留守馮長寧、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百，除名。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，削三官。火起處勾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吳濬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並斬。諭之曰：「朕非以宮闕壯麗也。自卽位

以來，欲巡省河南，汝等不知防愼，致外方姦細，燒延殆盡。本欲處爾等死罪，特以舊人寬貸之。押宿人兵法當處死，疑此輩容隱姦細，故皆斬也。」

安國性輕躁，本無方略。海陵將伐宋，以安國將家子，擢拜兵部尚書，改刑部尚書。軍興，領武捷軍都總管，與武勝、武平軍爲前鋒。海陵授諸將方略，安國前奏曰：「趙構聞王師至，其勢必逃竄。臣等不以遠近，追之獲而後已，但置之何地？」海陵大喜曰：「卿言是也。得構卽置之寺觀，嚴兵守之。」及聞世宗卽位，海陵謀北還，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，以完顏元宜爲都統制，安國副之。及海陵遇弒，衆惡安國所爲，與李通輩皆殺之。

贊曰：郭藥師者，遼之餘孽，宋之厲階，金之功臣也。以一臣之身而爲三國之禍福，如其不侔也。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，豈無所見歟。

耶律塗山系出遙輦氏，在遼世爲顯族。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、遙里相溫。遼帝奔天德，塗山以所部降，宗翰承制授尚書，爲西北路招討使。宗翰伐宋，塗山率本部爲先鋒。至汾州，遇宋將折家軍，請濟師併力破之。從攻太原、隆德府，從入汴，克洛陽。及從婁室平

陝右。天會七年，授太子少保。十年，遷尙書左僕射。致仕，卒，年九十一。正隆例贈特進、鄆國公。

烏延胡里改，曷懶路星顯水人也。後授愛也窟謀克，因家焉。

從闡母圍平州，有功。及伐宋，圍汴，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遇于城南，胡里改先馳擊敗之，元帥府遂賞良馬一匹。天會五年，_言攻宗城縣，敵棄城走恩州，胡里改追殺千餘人，獲車四百兩。帥府賞牛三十頭、馬一匹。七年，討泰山羣盜，平之，毀其營柵。兗州羣寇三千餘保據山險，胡里改復破之。賞牛二十二頭、馬四匹。八年，攻廬州，至柘臯鎮，胡里改領甲士三十爲前鋒，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錡者七人。復以先鋒軍攻和州，比至含山縣五里，獲甲士二人，乃知宋三將將兵且至，胡里改伏其軍，遂獲姚觀察。帥府賞馬二匹。九年，定陝右，胡里改以所部遇敵千人，敗之，生擒甲士一人，盡得敵之虛實。又從蒲魯渾洵地熙秦，敗敵兵二千於秦州，賞馬一匹。宋人屯襄陽府，監軍按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。宋兵三千已渡江，方營壁壘，乘其未就，突戰破之。梁王宗弼復河南，將攻陳州，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。至蔡州西，遇兵八十餘，戰敗之，獲南頓縣令。及攻陳州，夜將

四更，忽聞敵開門潰走，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追及之，而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，大敗之。皇統二年，遷定遠大將軍。八年，授臨洮少尹，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。九年，改同知京兆尹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。天德，改同知平陽尹，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。貞元三年，改同知曷懶路總管。大定四年，授胡里改節度使。七年，改歸德軍節度使。十四年，移鎮顯德。卒官，年六十九。十九年，詔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將軍，世襲本路婆朮火河謀克。

烏延吾里補，曷懶路禪嶺人也。徙大名路。天會中，從其父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。撻懶以事赴闕，以達吉補自隨。吾里補領其父謀克，從大軍攻滄州。方夷濠隍，城中兵來拒，吾里補以本部擊却之。王師下青州，力戰有功，獲馬百匹以獻，降獲賊黨甚衆。

青州戍將覲吉補以萊州兵衆，請濟於帥府。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之。遂降其四營，拔其一營，得戶四千。又敗賊兵五萬于恩州，攻破其營，降戶五萬，獲牛畜萬餘。將至臨清縣，遇敵兵三千，又敗之，俘獲甚衆，生擒賊首以獻。帥府嘉其功，以奴婢百、牛三十賞之。時覲吉補敗于恩州之境，吾里補復以兵四千往救之，破敵萬餘。

宋兵十萬在單父間，總管宗室移刺屋選步卒一萬、騎兵四千往討之。吾里補領其親管

謀克以從，遇敵先登，力戰有功。大軍經略密州，吾里補將兵二千爲前鋒，遇敵萬人于高密，遂敗其衆，追至城下，殺戮殆盡，獲馬牛三千餘。吾里補與李太欲敗賊王義軍十餘萬于州南。是夜，賊兵數千來襲營，吾里補以兵橫擊走之。後從大軍攻楚、揚、通、泰等州。

天眷二年，襲其父世襲猛安，授寧遠大將軍。皇統七年，益以親管謀克。天德三年，除同知歸德尹。正隆初，爲唐古部族節度使。大定二年，爲保大軍節度使。是歲改鎮通遠。是時，宋軍十萬餘入河、隴，吾里補據險要，攻郡邑。元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。詔益兵七千，遣吾里補與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，以備任使。進階龍虎衛上將軍。卒于軍中。

蕭恭字敬之，乃烈奚王之後也。父翊，天輔間歸朝，從攻興中，遂以爲興中尹。師還，以恭爲質子。宗望伐宋，翊當領建、興、成、川、懿五州兵爲萬戶，軍帥以恭材勇，使代其父行，時年二十三。至中山，宋兵出戰，恭先以所部擊敗之。經山東，及渡淮，襲康王，皆在軍中。

師還，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，奚人之屯濱、棣間者，皆隸焉。改棣州防禦使。皇統間，改同知橫海軍節度使。丁父憂，起復爲太原少尹，用廉，遷同知中京留守事。累遷兵部

侍郎，授世襲謀克。坐問禁中起居狀，決杖，奪一官。貞元二年，爲同知大興尹。歲餘，遷兵部尙書，爲宋國生日使。以母憂去官，起復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。正隆四年，遷光祿大夫，復爲兵部尙書。

是歲，經畫夏國邊界，還過臨潼，失所佩金牌。至太原，憂恚成疾。時已具其事驛聞於朝，海陵復命給之，仍遣諭恭曰：「汝失信牌，亦猶不謹。朕方俟汝，欲有委使，乃稱疾耶？必以去日身佩信牌，歸則無以爲辭，欲朕先知耳。」使至，恭已疾篤，稽顙受命，俄頃而卒。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，乃戒府官使善護之，至保州，已聞訃矣，海陵深悼惜之。命九哥護喪以還，所過州府設奠。喪至都，命百官致祭。親臨奠，賻贈甚厚，并賜廐馬一。謂九哥曰：「爾父銜命，卒於道途，甚可悼惜。朕乘此馬十年，今賜汝父，可常控至柩前。旣葬，汝則乘之。」

完顏習不主，年十六，從伐宋，攻下懷仁縣，功居最。從睿宗經略陝西，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，遇盜三千，擊敗之。又破賊四千，生擒其將帥。出隴州，以兵四百敗敵數千。宋兵七千來取鞏州，復擊走之。又以五千兵敗吳玠之衆三萬。白塔口遇敵五千，復敗之。別

降定遠等寨。皇統二年，授同知臨洮尹，以憂去官。末期，以舊職起復，改孟州防禦使，遷臨洮尹。復以罪罷。正隆三年，起爲京兆尹，改河南尹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紇石烈胡刺，晦發川淹敦河人，徙西北路。識契丹字，爲帥府小吏。梁王宗弼復陝西，久不通問。睿宗在燕京，遣胡刺往候之。是時，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，使胡刺視彼中地形，修道築城。天會十二年，〔七〕往濱州密訪南邊事體，及觀劉豫治齊狀，盡得其虛實。睿宗甚嘉之。

皇統初，從宗弼渡淮，及下廬、和二州，大破張浚、韓世忠等軍。遣胡刺馳奏，賞以金、孟、重綵五端、絹五匹。七年，授同知景州軍州事，以廉，加忠武校尉。天德初，以監察御史分司行臺，歷同知濟州防禦使事，入爲監察御史。秩滿再任。大定二年，遷刑部員外郎，與御史大夫白彥敬往西北部族市馬。累轉泗州防禦使，三遷蒲與路節度使，移寧昌軍，卒。

耶律恕字忠厚，本名耨里，遼橫帳秦王之族也。爲人謹愿有志，喜讀書，通契丹大小

字。與耶律高八來歸。婁室問高八曰：「與爾同來者，誰可任用治軍旅事？」高八對曰：「耨里可。」

婁室與宗翰伐宋，恕隸前鋒，取和尚原，攻仙人關，特爲睿宗所知，再除太原、眞定少尹。撒离喝辟署陝西參謀，委以軍務，遷行臺兵部侍郎，再遷尙書左司郎中。

海陵爲平章政事，謂恕曰：「君亦有黨乎？」恕正色曰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不以其道得之，非恕之志也。何朋黨之有。」海陵徐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久之，爲沁南軍節度使，遷行臺工部尙書。行臺罷，改安國軍節度使，爲參知政事。以疾求解，爲興中尹，入爲太子少保。正隆元年，致仕。封廣平郡王。薨，年六十九。二年，例贈銀青光祿大夫。

郭企忠字元弼，唐汾陽王子儀之後。郭氏自子儀至承勳，皆節鎮北方。唐季，承勳入于遼，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使，至昌金降爲副使。

企忠幼孤，事母孝謹。年十三，居母喪，哀毀如成人。服除，襲父官，加左散騎常侍。天輔中，大軍至雲中，遣耶律坦招撫諸部。企忠來降。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，徙所部居于韓州。及見太祖，問知其家世，禮遇優厚，以白鷹賜之。

天會三年，伐宋，領西南諸部番、漢軍兵，爲猛安，從破雁門，屯兵，加桂州管內觀察留後，鎮代州。明年，賊楊麻胡等聚衆數千于五臺，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討平之。遷知汾州事。

是時，汾州初下，居民多爲軍士掠去，城邑蕭然。企忠詣帥府力請，願聽其親舊贖還。帥府從之。未幾，完實如故。石州賊閻先生衆數萬至城下，僚屬慮有內變，請爲備。企忠曰：「吾於汾人有德，保無他。」乃率吏民城守。會援至，合擊，破之。

六年，改靜江軍節度留後，遷天德軍節度使、汴京步軍都指揮使，累遷金吾衛上將軍。秩滿，權沁州刺史。到官歲餘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烏孫訛論，善騎射，襲父撒改謀克，從蒙剗攻東京及廣寧，擊北京山賊，皆有功。蕭霸哲來攻恩州，訛論以六十騎偵之。逮夜，遇敵數百騎，掩擊之，生獲三人，知霸哲衆九萬且至，故蒙剗得以爲備，遂破霸哲。

宗望伐宋，已至汴，訛論破尉氏、中牟援兵，取其城。久之，以兵百五十人破敵一千於滄州西。明年，再伐宋。蒙剗戍開州，訛論以騎四百守河，復敗千餘人，斬首七百餘。宗弼

渡淮，阿里先具舟于江上，聞王善兵扼其前。宗弼使訛論濟師敗王善于和州北。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，訛論帥二千人直前敗之。宗弼遂渡江至江寧。

十五年，沂州竇防禦叛。訛論敗之，獲竇防禦。錄前後功，授猛安，加昭武大將軍。宗弼再取河南，訛論以五十騎敗楊家賊五百於徐州東。以功受賞，不可勝計。

天德二年，除唐州刺史，移淄州，遷石壘部族節度使。行至北京，病卒。

顏蓋門都，隆州帕里干山人也。身長，美鬚髯。天會間，從其兄羊艾在軍中。方取汴京，其兄戰歿，遂擐甲代其兄充軍。睿宗定陝右，以門都爲蒲輦，隸監軍杲親管萬戶，攻饒風關。至坊州，杲欲與總管蒲魯虎會於鳳翔，遣門都領六十騎先往期會。及還，備得地形險阨，賞銀五十兩。其後梁王宗弼駐軍山東，遣人詣陝西，特召門都至。令齎廢齊及安撫百姓詔書，往諭監軍宗室杲。門都既還，宗弼賞以良馬銀絹。事畢，復遣從杲。

天眷初，叛將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僞邀杲至私署，以獻甲爲名，遂以兵劫執而去。門都突出，以告押軍猛安完顏撻懶，同率兵追及，首出與戰，杲由此得脫，以功遷明威將軍。復從杲招復陝西，進至鳳翔。齊國初廢，諸路多反覆不一。杲授門都牌劄，令往撫定。門

都所至，多張甲兵，從者安之，違者討之，帖然無復叛者，杲甚嘉之。

皇統初，遷廣威將軍。四年，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，改知保安軍事。天德三年，爲丹州刺史兼知軍事。正隆初，爲寧州刺史。

大定初，宋將吳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、隴，元帥府承制以門都爲勇烈軍都總管，領軍討之。宋人保據德順。都監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刺，會宗室璋，議征討之策。璋與門都曰：「須都監親至，敵必退矣。」合喜領軍四萬來赴，遂復德順州。明年，秦、隴平，以功遷金吾衛上將軍，授通遠軍節度使。

五年，改慶陽尹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，卒于官。十九年，錄功，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安敵骨論窟申謀克，授武功將軍。

門都性忠厚謹慤，安置營壁，尤能慎密。有敵忽來，雖矢石至前，泰然自若，廼號令士卒如平時，由是人益安附，而功易成焉。

僕散渾坦，蒲與路挾懣人也。身長七尺，勇健有力，善騎射。年十六，從其父胡沒速征伐。初授修武校尉，爲宗弼扎也。天眷二年，與宋岳飛相拒。渾坦領六十騎，深入覘伺，至

鄆陵，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，多所俘獲。皇統九年，除慈州刺史，再遷利涉軍節度使，授世襲濟州和朮海鸞猛安。涉里幹設謀克。貞元初，以憂去官。起復舊職，歷泰寧、永定軍，改咸平尹。

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，召渾坦至南京。既見，沈思久之，謂之曰：「汝有功舊，不因忽土得官，以此致罪，甚可矜憫。」遂釋之。改興平軍節度使。世宗卽位，以爲廣寧尹。窩幹反，爲行軍都統，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翼，敗窩幹於長灤。改臨潢尹。賊平，賜金帛。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。徙顯德軍、慶陽尹。致仕。大定十二年，上思舊功，起爲利涉軍節度使，復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渾坦歷一十七官，未嘗爲佐貳。性沈厚有識，雖未嘗學問，明於聽斷，所至有治聲云。

鄭建充字仲實，其先京兆人，占籍鄆州。仕宋，累官知延安府事。天會七年來降，仍知延安府，屯兵三千。宋劉光烈兵八萬來攻建充，相距四十餘日。攻益急，建充遣人會斜喝軍，夾擊破之，俘其裨將賀貴。遷節制司統制軍馬。改京兆府路兵馬都監。敗宋曲端於彭原。高昌宗據延安，爲宋守，建充擊之，盡復城邑。復知延安軍府事。

齊國建，累遷博州團練使，知寧州。齊國廢，朝廷以地賜宋，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副使，仍知寧州。天眷復取陝西，仍以爲經略安撫使，知慶陽。〔一〕從破甘谷城，改平涼尹。是時營建南京宮室，大發河東、陝西材木，浮河而下，經砥柱之險，筏工多沉溺，有司不敢以聞，乃誣以逃亡，錮其家。建充白其事，請至砥柱解筏，順流散下，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，而錮者得釋。正隆軍興，括筋角造軍器，百姓往往椎牛取之，或生拔取其角，牛有泣下者。建充白其事於朝。

建充性剛暴，常畜獠犬十數，奴僕有罪既笞，已復噬犬嚙之，骨肉都盡。雖謙遜下士，於敵已上一無所屈。省部文移有不應法度，輒置之坐下，或卽毀裂，由是在位者銜之。軍胥李換竊用公帑，自度不得免，乃誣建充藏甲欲反，更再鞫，皆無狀。方奏上，攝事者素與建充有隙，恐其得釋，使吏持文書給建充曰：「朝省有命，奈何？」建充曰：「惟汝所爲。」是夜，死于獄中。長子懃亦死焉。

烏古論三合，曷懶路愛也窟河人，後徙真定。睿宗爲右副元帥，聞三合勇略，選充扎也。後從宗弼征伐，補麴院都監。未幾，從伐宋。與宋兵遇於潁州，三合先登破之。皇統

元年，領漢軍千戶，帥府再以軍四千隸焉。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，再遷太子少詹事。

大定六年，改洺州防禦使。上曰：「卿昔事睿宗，積勞苦。逮事朕，輔佐太子，宣力多矣。今典名郡，所以勞卿也。」遷永定軍節度使，歷臨潢、鳳翔尹，陝西路統軍使，東平尹。節制州郡，躬行儉約，政先寬簡，邊庭久寧，人民獲安。召爲簽書樞密院事。卒。

十八年，世宗追錄三合舊勞，授其子大興、河北西路愛也窟河世襲猛安阿里門、河謀克，階武功將軍。

移刺溫本名阿撒，遼橫帳人，工契丹小字。睿宗爲左副元帥伐宋，溫從大臭渡江，辟江寧府都巡檢。江寧、太平初下，宋遣諜人扇構百姓，應者數萬人。溫擒其諜者，遂不敢竊發。宗弼嘉之，賜銀千兩、重綵百端、絹二百匹。宗弼每出征伐，未嘗不在行間。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。會宗弼巡邊，溫從軍，不之官。

宗弼入朝，熙宗宴羣臣，宗弼欲有奏請，已被酒失次，溫掖而出宮。明日，熙宗謂宗弼曰：「阿撒事叔甚謹，不可去左右。」由是宗弼益親信之。嘗謂女壻紇石烈志寧曰：「汝可效阿撒之爲人也，可以幾古人矣。」未幾，除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，累遷左諫議大夫兼修起

居注。正隆伐宋，以本官爲濟州路行軍萬戶，從至揚州。軍還，除同知宣徽院事。

世宗御饌不適口，召溫嘗之。奏曰：「味非不美也，蓋南北邊事未息，聖慮有所在耳。」上意遂釋。

歷永定、震武、崇義節度使，移臨海軍。州治近水，秋雨，水潦暴至城下，城頗決，百姓惶駭，不知所爲。溫躬督役夫繕完之，雖臨不測，無所避。僚屬或止溫，溫曰：「爲政疵癘，水泛溢爲災，守臣之罪。當以此身爲百姓謝，雖死不恨。」移鎮武定，歲旱且蝗，溫割指，以血瀝酒中，禱而醑之。旣而雨霑足，有羣鴉啄蝗且盡，由是歲熟，人以爲至誠之感云。以老致仕，卒。

贊曰：軍旅之事，鋒鏑在前，不計其死。耳屬金鼓，目屬旌旗，心屬號令，此行列之任也。自收國用兵，至于大定和宋以前，用命之士，雖細必錄，所以明功也。

蕭仲恭本名术里者。祖撻不也，仕遼爲樞密使，守司徒，封蘭陵郡王。父特末，爲中書

令，守司空，尙主。仲恭性恭謹，動有禮節，能被甲超橐駝。遼故事，宗戚子弟別爲一班，號「孩兒班」，仲恭嘗爲班使，歷宮使、本班詳穩。

遼帝西奔天德，仲恭爲護衛太保，兼領軍事。至霍里底泊，大軍奄至，倉卒走。仲恭母馬乏，不能進，謂仲恭兄弟曰：「汝等盡節國家，無以我爲也。」仲恭母，遼道宗季女也。遼主傷之，命弟仲宣留待其母。仲恭從而西。時大雪，寒甚，遼主乏食，仲恭進衣并進乾糲。遼主困，仲恭伏冰雪中，遼主藉之以憇。凡六日，乃至天德，始得食。後與遼主俱獲，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，特加禮待。

天會四年，仲恭使宋。且還，宋人意仲恭、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感，而余睹爲監軍，有兵權，可誘而用之，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，使爲內應。仲恭素忠信，無反覆志，但恐宋人留不遣，遂陽許。還見宗望，卽以蠟丸書獻之。宗望察仲恭無他，薄罰之。於是再舉伐宋，執二帝以歸。累遷右宣徽使，改都點檢。

宗磐與宗幹爭辯於熙宗前，宗磐拔刀向宗幹，仲恭呵之乃止。旣而宗磐以反罪誅，仲恭衛禁有備，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遷尙書右丞。

皇統初，封蘭陵郡王，授世襲猛安，進拜平章政事，同監修國史，封濟王。詔葬遼豫王於廣寧，仲恭請往會葬，熙宗義而許之。改行臺左丞相。居無何，入爲尙書右丞相，拜太

傳，領三省事，封曹王。天德二年，封越國王，除燕京留守。海陵親爲書，以玉山子賜之。是歲，薨，年六十一。諡貞簡。正隆例降王爵，改儀同三司、鄭國公。子拱。

拱本名迪輦阿不，初爲蘭子山猛安。海陵爲宰相，徼取人譽，薦大臣子以爲達官，遂以拱爲禮部侍郎。

耶律彌勒，拱妻女弟也，海陵將納爲妃，使拱自汴取之。還過燕，是時仲恭爲燕京留守，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，竊憂之，曰：「上多猜嫌，拱其及禍矣。」拱去不數日，仲恭卒。拱至上京，聞計，以本官起復，佩信牌，往燕京治葬事。未行，彌勒入宮，果如仲恭所相度，卽遣出宮。夜半召拱至禁中，詰問無狀。海陵終疑之，乃罷拱禮部侍郎，奪其信牌。拱待命，踰年不報，歸蘭子山治猛安事。

是時，蕭恭、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，拱至蘭子山，與客會語及之。有阿納與拱有隙，乃誣拱言張九無罪被誅，語涉怨謗。海陵遣使鞠之，戒使者曰：「此子狂妄，宜有此語，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。」使者不復問拱，但榜掠其左驗，使如告語證之，拱遂見殺。

仲宣本名野里補，仲恭母弟。聰敏好學，沉厚少言。五歲，遙授郡刺史，累加太子少

師，爲本班詳穩。從天祚西，爲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。至石輦鐸，遼主留仲宣侍母，遂與其母皆見獲。太宗嘉之，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，命權宣徽使，從睿宗伐康王。師還，家居者久之。

皇統二年，特授鎮國上將軍，歷順義、永定、昭義、武寧四鎮節度使。爲政平易，小吏不敢爲姦。賄賂禁絕，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。朔、潞百姓皆爲立祠刻石頌之。正隆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〔七〕

高松本名檀朶，澄州析木人。年十九，從軍爲蒲輦，有力善戰。宗弼聞其名，召置左右，從破汴京及和尚原，累官咸平總管府判官。世宗卽位，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。

兵部尙書可喜謀反，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：「我與萬戶高松謀之，必從我矣。」衆曰：「若得此軍，舉事易矣。」老僧往見松，說松曰：「君有功舊人，至今不得大官，何也？」松曰：「我一縣令也，每念聖恩，累世不能報，尙敢有望乎。」老僧遂不敢言。可喜、布輝、阿瑣知事不可成，〔一〇〕遂上變，共捕幹論赴有司。

松從征窩幹，以功遷咸平少尹，四遷崇義軍節度使。卒，年七十四。

贊曰：忠信行己，豈不大哉。蕭仲恭盡心故主，而富貴福澤嚮之，與宗室舊臣等矣。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，高松誼遏李老僧而社稷安，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。

海陵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，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，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，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。

光英本名阿魯補，徒單后所生。是時燕京轉運使趙襲慶多男，故又名曰趙六。養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，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，於是贈璋銀青光祿大夫，賜宗正方錢千萬。

天德四年二月，立光英爲皇太子。是月，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，盡召國初嘗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，得百七十六人，並加宣武將軍，賜酒帛。其中有忽里罕者，解其衣進光英曰：「臣今年百歲矣，有子十人。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。」海陵使光英受其衣，海陵卽

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，答其厚意。後以「英」字與「鷹隼」字聲相近，改「鷹坊」爲「馴鷺坊」。國號有「英國」又有「應國」，遂改「英國」爲「壽國」，「應國」爲「杞國」。宋亦改「光州」爲「蔣州」，「光山縣」爲「期思縣」，「光化軍」爲「通化軍」云。

太醫院保全郎李中、保和大夫薛遵義俱以醫藥侍光英，李中超換宣武將軍、太子左衛副率，薛遵義丁憂，起復宣武將軍、太子右衛副率。光英襁褓時，養于宗正方家，其後養于永寧宮及徒單斜也家。貞元元年，詔朝官，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，居于東宮。

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光英生日，宴百官于神龍殿，賜京師大酺一日。四年八月，光英射鴉，獲之。海陵大喜，命薦原廟，賜光英馬一匹，黃金三斤，班賜從者有差。正隆六年，海陵行幸南京，次安肅州。光英獲二兔，遣使薦于山陵。居數日，復獲麋兔，從官皆稱賀。賜光英名馬弓矢，復遣使薦于山陵。六月，海陵至南京，羣臣迎謁，海陵與徒單后、光英共載而入。

海陵嘗言：「俟太子年十八，以天下付之。朕當日遊宴於宮掖苑囿中以自娛樂。」光英頗警悟，海陵謂侍臣曰：「上智不學而能，中性未有不學而成者。太子宜擇碩德宿學之士，使輔導之，庶知古今，防過失。詩文小技，何必作耶。至於騎射之事，亦不可不習，恐其懦弱也。」及將親征，后與光英挽衣號慟，海陵亦泣下曰：「吾行歸矣。」

後誦孝經。一日，忽謂人曰：「經言三千之罪，莫大於不孝，何爲不孝？」對者曰：「今民家子博弈飲酒，不養父母，皆不孝也。」光英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此豈足爲不孝耶？」蓋指言海陵弑母事。

及伐宋，光英居守，以陀滿訛里也爲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，以衛護之。完顏元宜軍變，海陵遇害，都督府移文訛里也，殺光英于汴京，死時年十二。後與海陵俱葬於大房山諸王墓次。

訛里也，咸平路窟吐忽河人，襲其父忽土猛安。除邳州刺史，三遷昌武軍節度使、歸德尹、南京留守、河南路統軍使、太子少師。大定二年，遷元帥右都監。宋人陷陳、蔡，訛里也師久無功，已而兵敗于宋，解職。俄起爲京兆尹。世宗謂之曰：「卿爲河南統軍，門多私謁，百姓惡之。其後經略陳、蔡，不惟無功，且復致敗。以汝舊勞，故復用汝。京兆地近南邊，宜善理之。」大定三年，卒。

元壽，天德元年封崇王。二十三年，薨。

矧思阿補，正隆元年四月生。小底東勝家保養之，賜東勝錢千萬，仍爲起第。五月己

酉，彌月，封其母唐括氏爲柔妃，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，人錢二百。二年，矧思阿補生日，海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、太子光英幸東勝家。三年正月五日，矧思阿補薨。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、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，杖東勝一百，除名。明日，追封矧思阿補爲宿王，葬大房山。

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，因與同直者相語，伯雄曰：「宿王之死，蓋養于宮外，供護雖謹，不若父母膝下。豈國家風俗素尙如此。」或以此言告海陵。海陵大怒，謂伯雄曰：「爾臣子也，君父所爲，豈得言風俗。宮禁中事，豈爾當言。朕或體中不佳，間不視朝，祇是少得人幾拜耳。而庶事皆奏決便殿，縱有死刑不卽論決，蓋使囚者得緩其死。至於除授宣勅雖復稽緩，有何利害。朕每當閒暇，頗閱教坊聲樂，聊以自娛。」書云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牆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」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。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，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。外間敢有竊議者乎。爾諫官也，有可言之事，當公言之。言而不從，朕之非也。而乃私議，可乎？」伯雄對曰：「陛下至德明聖，固無竊議者。愚臣失言，罪當萬死，惟陛下哀憐。」海陵曰：「本欲殺汝，今祇杖汝二百。」旣決杖至四十，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：「以爾藩邸有舊，今特釋之。」

滕王廣陽，母南氏，本大臬家婢，隨元妃大氏入宮，海陵幸之，及有娠，卽命爲殿直。正

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，生廣陽。十月滿月，海陵分施在京貧民，凡用錢千貫。三年二月，封南氏爲才人。七月，封廣陽爲滕王。九月，薨。

贊曰：海陵伐宋，光英居守，使陁滿訛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，計至悉也，豈料死其手乎。荀首有言，「不以人子，吾子其可得耶。」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，而獨己子之謀安，不可得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 按本書卷一三二完顏元宜傳，「天德三年，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」，文義較明白。

〔二〕以完顏元宜爲都統制 原脫「制」字。按本書卷五海陵紀，正隆六年十一月，「以勸農使完顏元宜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」。卷一三二完顏元宜傳同。今據補。

〔三〕天會五年 原脫「天會」二字。按本書卷三太宗紀，天會五年四月，「宗望以宋二帝歸」。又卷七七撻懶傳，「宋二帝已降，大軍北還，撻懶爲元帥左監軍，徇地山東……阿里刮取宗城」。知攻宗城在天會五年，今據補。

〔四〕改歸德軍節度使「德」原作「順」。按金無「歸順軍」，本書卷二四地理志，北京路有「瑞州，歸德軍節度使」。今據改。

〔五〕宋軍十萬餘入河隴。「河」原作「阿」。按本書卷八七徒單合喜傳，大定二年「宋吳璘侵古鎮，分據散關……寶雞縣」。徒單合喜「以兵四千守德順，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」。宋史卷三六六吳璘傳，紹興三十二年遣姚仲攻德順，「璘按行諸屯，預治黃河戰地」。大散關、寶雞等皆古隴地，又治黃河戰地，則知「阿」爲「河」之誤，今據改。

〔六〕正隆四年 原脫「正隆」二字。按上文言貞元二年事，而貞元僅歷三年，則此「四年」必屬正隆。本書卷五海陵紀云，正隆三年三月「辛巳，以兵部尙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」。與此處相合。今據補「正隆」二字。又四年「三月丙辰朔，遣兵部尙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」。與此處相合。今據補「正隆」二字。

〔七〕天會十二年 原脫「天會」二字，今補。

〔八〕知慶陽「陽」原作「州」。按本書卷二六地理志，慶原路有慶陽府，今據改。

〔九〕年六十四 原脫「年」字，據殿本補。

〔一〇〕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 按本書卷六五璋傳記此事云，「說萬戶高松不從，璋知事不成，乃與可喜共執幹論詣有司陳」。卷六九可喜傳記此事云，「璋曰：『今不得高松軍，事不可成矣。』」可喜、璋、布輝乃擒幹論」。皆有璋無阿瑣。卷六九阿瑣傳亦不及此事。疑「阿瑣」當作「璋」。

〔二〕天德元年封崇王

按本書卷五海陵紀作天德二年二月戊申，封子元壽爲崇王。

金史卷八十三

列傳第二十一

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

納合椿年 祁宰

張通古字樂之，易州易縣人。讀書過目不忘，該綜經史，善屬文。遼天慶二年進士第，補樞密院令史。丁父憂，起復，懇辭不獲，因遁去，屏居興平。太祖定燕京，割以與宋。宋人欲收人望，召通古。通古辭謝，隱居易州太寧山下。

宗望復燕京，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，知其才，召爲樞密院主奏，改兵刑房承旨。天會四年，初建尙書省，除工部侍郎，兼六部事。高慶裔設磨勘法，仕宦者多奪官，通古亦免去。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，惜其才，遣人諭之使自理。通古不肯，曰：「多士皆去，而己何心獨求

用哉。」宗幹爲論理之。除中京副留守，爲詔諭江南使，宋主欲南面，使通古北面。通古曰：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。天子以河南、陝西賜之宋，宋約奉表稱臣，使者不可以北面。若欲貶損使者，使者不敢傳詔。」遂索馬欲北歸。宋主遽命設東西位，使者東面，宋主西面，受詔拜起皆如儀。使還，聞宋已置戍河南，謂送伴韓肖胄曰：「天子裂壤地益南國，南國當思圖報大恩。今輒置守戍，自取嫌疑，若興師問罪，將何以爲辭？江左且不可保，況齊乎？」肖胄惶恐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卽馳白宋主。宋主遽命罷戍。通古至上京，具以白宗幹，且曰：「及其部置未定，當議收復。」宗幹喜曰：「是吾志也。」卽除參知行臺尙書省事。

未幾，詔宗弼復取河南，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。比至汴，宋人已去矣。或謂通古曰：「宋人先退，詐也，今聞將自許、宿來襲我。」通古曰：「南人宣言來者，正所以走耳。」廼使人覘之，宋人果潰去。宗弼撫髀笑曰：「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。」

河南卒孫進詐稱「皇弟按察大王」，謀作亂。是時海陵爲相，內懷覬覦，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勝，因孫進稱皇弟大王，遂指名爲胙王以誣構之。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，繼嗣未定，深以爲念。裴滿后多專制，不得肆意後宮，頗鬱鬱，因縱酒，往往迷惑妄怒，手刃殺人。及海陵中傷胙王，熙宗以爲信然不疑，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。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，導引孫進連屬之。通古執其咎，極力辯止。及孫進引服，蓋假託名稱，將以惑衆，規取財物耳，

實無其人也。特思奏狀，海陵譖之曰：「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。」熙宗益以海陵爲信，遂殺胙王，并特思殺之。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：「爲君所誤，今坐死矣。」通古曰：「以正獲罪死，賢於生。」海陵既殺胙王，不復緣害他人，由是坐止特思，行臺不坐。

天德初，遷行臺左丞，進拜平章政事，封譚王，改封鄆王。以疾求解機務，不許。拜司徒，封瀋王。海陵御下嚴厲，收威柄，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，惟見通古，必以禮貌。

會磁州僧法寶欲去，張浩、張暉欲留之不可得，朝官又有欲留之者。海陵聞其事，詔三品以上官上殿，責之曰：「聞卿等每到寺，僧法寶正坐，卿等皆坐其側，朕甚不取。佛者本一小國王子，能輕舍富貴，自苦修行，由是成佛，今人崇敬。以希福利，皆妄也。況僧者，往往不第秀才，市井游食，生計不足，乃去爲僧，較其貴賤，未可與簿尉抗禮。閭閻老婦，迫於死期，多歸信之。卿等位爲宰輔，乃復效此，失大臣體。」張司徒老成舊人，三教該通，足爲儀表，何不師之。」召法寶謂之曰：「汝既爲僧，去住在己，何乃使人知之？」法寶戰懼，不知所爲。海陵曰：「汝爲長老，當有定力，今乃畏死耶？」遂於朝堂杖之二百，張浩、張暉杖二十。

正隆元年，以司徒致仕，進封曹王。是年，薨，年六十九。

通古天資樂易，不爲表暴，雖居宰相，自奉如寒素焉。子沉，天德三年，賜楊建中勝及第。

張浩字浩然，遼陽渤海人。本姓高，東明王之後。曾祖霸，仕遼而爲張氏。天輔中，遼東平，浩以策干太祖，太祖以浩爲承應御前文字。天會八年，賜進士及第，授祕書郎。

太宗將幸東京，浩提點繕修大內，超遷衛尉卿，權簽宣徽院事，管勾御前文字，初定朝儀。求養親，去職。起爲趙州刺史。官制行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。天眷二年，詳定內外儀式，歷戶、工、禮三部侍郎，遷禮部尙書。田穀黨事起，臺省一空，以浩行六部事。簿書叢委，決遣無留，人服其才。以疾求外，補除彰德軍節度使，遷燕京路都轉運使。俄改平陽尹。平陽多盜，臨汾男子夜掠人婦，浩捕得，榜殺之，盜遂衰息。近郊有淫祠，郡人頗事之。廟祝、田主爭香火之利，累年不決。浩撤其祠屋，投其像水中。強宗黠吏屏迹，莫敢犯者。郡中大治。乃繕葺堯帝祠，作擊壤遺風亭。

海陵召爲戶部尙書，拜參知政事。天德二年，丁母憂。起復參知政事，進拜尙書右丞。天德三年，廣燕京城，營建宮室。浩與燕京留守劉筈、大名尹盧彥倫監護工作，命浩就擬差除。旣而暑月，工役多疾疫。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，使治療，官給藥物，全活多者與官，其次給賞，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。

貞元元年，海陵定都燕京，改燕京爲中都，改析津府爲大興府。浩進拜平章政事，賜金帶玉帶各一，賜宴于魚藻池。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，給復十年，以實京城，從之。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，封潞王，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。未幾，改封蜀王，進拜左丞相。

正隆二年，改封魯國公。表乞致仕。海陵曰：「人君不明，諫不行，言不聽，則宰相求去。宰相老病不能任事，則求去。卿於二者何居？」浩對曰：「臣羸病不堪任事，宰相非養病之地也，是以求去。」不許。

海陵欲伐宋，將幸汴，而汴京大內失火，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。浩從容奏曰：「往歲營治中都，天下樂然趨之。今民力未復，而重勞之，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。」不聽。浩朝辭，海陵問用兵利害。浩不敢正諫，乃婉詞以對，欲以微止海陵用兵，奏曰：「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。」海陵愕然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趙構無子，樹立疎屬，其勢必生變，可不煩用兵而服之。」海陵雖喜其言，而不能從也。浩至汴，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琬來視工役，凡一殿之成，費累鉅萬。琬指曰：「某處不如法式。」輒撤之。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。汴宮成，海陵自燕來遷居之。浩拜太傅、尚書令，進封秦國公。

海陵至汴，累月不視朝，日治兵南伐，部署諸將。浩欲奏事，不得見。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，浩附奏曰：「諸將皆新進少年，恐誤國事。宜求舊人練習兵者，以爲千戶謀克。」而

海陵部署已定，惡聞其言，乃杖之。海陵自將發汴京，皇后、太子居守。浩留治尙書省事。

世宗卽位于遼陽，揚州軍變，海陵遇害。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。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。明年二月，浩朝京師，入見。世宗謂曰：「朕思天位惟艱，夙夜惕懼，不遑寧處。卿國之元老，當戮力贊治，宜令後世稱揚德政，毋失委注之意也。」俄拜太師、尙書令，封南陽郡王。世宗曰：「卿在正隆時爲首相，不能匡救，惡得無罪。營建兩宮，殫竭民力，汝亦嘗諫，故天下不以咎汝，惟怨正隆。而卿在省十餘年，練達政務，故復用卿爲相，當自勉，毋負朕意。」浩頓首謝。居數日，世宗謂浩曰：「卿爲尙書令，凡人材有可用者，當舉用之。」浩舉紇石烈志寧等，其後皆爲名臣。

浩有疾，在告者久之。遣左司郎中高衍及浩姪汝弼宣諭。浩力疾入對，卽詔入朝毋拜，許設座殿陛之東，若有咨謀，然後進對。或體中不佳，不必日至省中，大政可就第裁決。浩雖受詔，然每以退爲請。三年夏，復申前請。乃除判東京留守。疾不能赴任，因請致仕。初，近侍有欲罷科舉者，上曰：「吾見太師議之。」浩入見，上曰：「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？」浩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誰歟？」浩曰：「秦始皇。」上顧左右曰：「豈可使我爲始皇乎？」事遂寢。

是歲，薨。上輟朝一日。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，賻銀千兩、重綵五十端、絹五

百匹。諡曰文康。明昌五年，配享世宗廟廷。泰和元年，圖像衍慶宮。子汝爲、汝霖、汝能、汝方、汝猷。

汝霖字仲澤，少聰慧好學，浩嘗稱之曰：「吾家千里駒也。」貞元二年，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，特授左補闕，擢大興縣令，再遷禮部員外郎、翰林待制。大定八年，除刑部郎中，召見於香閣，諭之曰：「卿以待制除郎中，勿以爲降。朕以刑部闕漢官，故以授卿。且卿入仕未久，姑試其能耳。如職事修舉，當有陞擢。爾父太師以戶部尚書升諸相位，由崇德大夫躡遷金紫，卿所自見也。當旣厥心，無忝乃父。」明年，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。

先是，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，世宗諭宰臣曰：「此除未允人望，禮官當選有學術士，如張汝霖者可也。」於是，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。擢刑部侍郎。以憂解，起復爲太子詹事，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。世宗召謂曰：「卿嘗言，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，良吏奉法不爲表暴，必無所稱。朕意亦然。卿今爲臺官，可革其弊。」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、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，俄轉吏部，爲御史大夫。

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，逮御史獄。汝霖具二法上。世宗責之曰：「朕以卿爲公正，故登用之。德溫有人在宮掖，故朕頗詳其事。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？不謂卿等顧

徇如是。汝霖跪謝。久之，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：「臺官不正如此。」伯仁奏曰：「罪疑惟輕，故具二法上請，在陛下裁斷耳。且人材難得，與其材智而邪，不若用愚而正者。」上作色曰：「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。」未幾，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，謫授棣州防禦使。頃之，復爲太子少師兼禮部尙書。拜參知政事，太子少師如故。是日，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尙書左丞，三時人榮之。

後因朝奏日論事上前，世宗謂曰：「朕觀唐史，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，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，朕不如是也。」又曰：「唐太宗，明天子也，晚年亦有過舉。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，然常思始終如一。今雖年高，敬慎之心無時或怠。」汝霖對曰：「古人有言，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』，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。魏徵所言守成難者，正謂此也。」上以爲然。二十五年，章宗以原王判大興府事，上命汝霖但涓視事日且加輔導。尋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料，奪官一階。久之，遷尙書右丞。

是時，世宗在位久，熟悉天下事，思得賢材與圖致治，而大臣皆依違苟且，無所薦達。一日，世宗召宰臣謂曰：「卿等職居輔相，曾無薦舉何也？且卿等老矣，殊無可以自代者乎？惟朕嘗言某人可用，然後從而言之。卿等既無所言，必待朕知而後進用，將復有幾？」因顧汝霖曰：「若右丞者，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。」汝霖對曰：「臣等苟有所知，豈敢不薦，但無人

耳。」上曰：「春秋諸國分裂，土地褊小，皆稱有賢。今天下之大，豈無人才，但卿等不舉而已。今朕自勉，庶幾致治。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？」汝霖等皆有慚色。二十八年，進拜平章政事，兼修國史，封芮國公。世宗不豫，與太尉徒單克寧、右丞相襄同受顧命。章宗卽位，加銀青榮祿大夫，進封莘。

先是，右丞相襄言：「熙宗聖節蓋七月七日，爲係景宣忌辰，更用正月受外國賀。」三今天壽節在七月，雨水淫暴，外方人使赴闕，有礙行李，乞移他月爲便。」汝霖言：「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。昔宋主構生日，亦係五月。是時，都在會寧，上國遣使賜禮，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。今與宋主構好日久，遽以暑雨爲辭，示以不實。萬一雨水踰常，愆期到闕，猶愈更用別日。」參知政事劉瑋、御史大夫唐括貢、中丞李晏、刑部尙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貞、四修起居注完顏烏者、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。帝初從之，旣而竟用襄議。時帝在諒陰，初出獵，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。其後冬獵，汝霖諫之。詔答曰：「卿能每事如此，朕復何憂。然時異事殊，難同古昔，如能斟酌得中，斯爲當矣。」

一日，帝謂宰臣曰：「今之用人，太拘資歷，如此何能得人？」汝霖奏曰：「不拘資格，所以待非常之材。」帝曰：「崔祐甫爲相，未踰年薦八百人，豈皆非常材耶？」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，恐因而滋訟，乞禁之。汝霖謂：「王者之法，譬猶江、河，欲使易避而難犯。本朝法制，坦

然明白，今已著爲不刊之典，天下之人無不聞誦。若令私家收之，則人皆曉然不敢爲非，亦助治之一端也。不禁爲便。」詔從之。

明昌元年三月，表乞致仕，不許。十二月，卒。時帝獵饒陽，訃聞，勅百官送葬，賻禮加厚，謚曰文襄。

汝霖通敏習事，凡進言必揣上微意，及朋附多人爲說，故言不忤而似忠也。初，章宗新卽位，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，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，二年畢事。帝以多費，意輟造。汝霖曰：「此非上服用，未爲過侈。將來外國朝會，殿宇壯觀，亦國體也。」其後奢用浸廣，蓋汝霖有以導之云。

張玄素字子真，與浩同曾祖。祖祐，父匡，仕遼至節度使。玄素初以廕得官。高永昌據遼陽，玄素在其中。幹魯軍至，乃開門出降，特授世襲銅州猛安。天會間，歷西上閣門使、客省使、東宮計司。天眷元年，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，察廉最，進官一階。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，以玄素爲魏王府同提點，尋改鎮西軍節度使，遷東京路都轉運使，改興平軍節度使。正隆末年，天下盜起，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，同僚諫止之，不聽。未幾，寇掠鄰郡，

皆無備，而與平獨安。

世宗卽位，玄素來見于東京。玄素在東京，希海陵旨，言世宗嘗取在官黃糧，及撫其數事。至是來見，世宗一切不問。玄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，上深然之。遷戶部尙書，出鎮定武，遂致仕。年八十四，卒。

玄素厚而剛毅，人畏憚之。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，治瘡疾，輒愈，人皆異之。

汝弼字仲佐，父玄徵，彰信軍節度使，玄素之兄也。汝弼初以父蔭補官。正隆二年，中進士第，調瀋州樂郊縣主簿。玄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，世宗納玄徵女爲次室，是爲元妃。張氏生趙王允中。世宗卽位于遼陽，汝弼與叔玄素俱往歸之，擢應奉翰林文字。世宗御翠巒閣，召左司郎中高衍及汝弼問曰：「近日除授，外議何如？宜以實奏，毋少隱也。有不可用者當改之。」衍、汝弼皆無以對。自皇統以來，內藏諸物費用無度，吏賁緣爲姦，多亡失。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、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，以類爲籍，作四庫以貯之。於是，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，汝弼等各進階。頃之，兼修起居注，轉右司員外郎。母憂去官。起復吏部郎中，累遷吏部尙書，拜參知政事。

詔徙女直猛安謀克于中都，給以近郊官地，皆墾薄。其腴田皆豪民久佃，遂專爲己有。

上出獵，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藝，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。因命汝弼議其事。請「條約立限，令百姓自陳。過限，許人首告，實者與賞。」上可其奏。仍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。

上問：「高麗、夏皆稱臣。使者至高麗，與王抗禮。夏王立受，使者拜，何也？」左丞襄對曰：「故遼與夏爲甥舅，夏王以公主故，受使者拜。本朝與夏約和，用遼故禮，所以然耳。」汝弼曰：「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，今行之已四十年，不可改也。」上曰：「卿等言是也。」上聞尙書省除授小官多不稱職，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：「他宰相年老，卿等宜盡心。」汝弼對曰：「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。」進拜尙書右丞。於是，戶部糶官倉粟，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糶之。上讓曰：「汝欲積陰德邪？何區區如此。」

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，爲樞密使。是日，汝弼亦懷表乞致仕。上使人止之曰：「卿年未老，未可退也。」進左丞，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，族里以爲榮。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，上不許。汝弼曰：「聖旨嘗許六十致仕。」上責之曰：「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，不許未六十者。且朕言六十致仕，是則可行，否則當言。卿等不言，皆此類也。」久之，坐擅增諸皇孫食料，與丞相守道、右丞粘割幹特刺、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。上曰：「准法當解職，但示薄責耳。」汝弼在病告，上謂宰相曰：「汝弼久居執政，練習制度，頗能斟酌人材，而用心不

正。」乃罷爲廣寧尹，賜通犀帶。

汝弼爲相，不能正諫。上所欲爲，則順而導之，所不欲爲，則微言以觀其意。上責之，則婉辭以引過，終不忤之也。而上亦知之。且黷貨，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好，士論薄之。二十七年，薨。

汝弼既與永中甥舅，陰相爲黨。章宗卽位，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，畫永中母像侍奉祈祝，使術者推算永中。有司鞠治，高氏伏誅。事連汝弼，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，得免削奪。

耶律安禮本名納合，系出遙輦氏。幼孤，事母以孝聞。遼季，間關避難，未嘗一日怠溫清。入朝，當路者重其行義，使主帥府文字，授左班殿直。天眷初，從元帥於山西。母喪，不克歸葬，主帥憐之，賻禮甚厚。安禮冒大暑，挽柩行千餘里，哀毀骨立，行路嗟嘆。服除，由行臺吏、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郎，改左司郎中。

天德間，罷行臺尙書省，入爲工部侍郎，累遷本部尙書。明年冬，爲宋國歲元使。被詔鞠治韓王亨獄于廣寧。亨無反狀，安禮還奏。海陵怒，疑安禮徇梁王宗弼故吏，乃責安禮曰：

「李迭有三罪。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，既引伏。其謂不足進馬，及密遣刺客二者，安得無之？汝等來奏，欲測我喜怒以爲輕重耳。」乃遣安禮再往，與李老僧同鞠之。老僧由是殺亨于獄。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絕滅事迹，親戚得以不坐。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。改吏部尙書，護大房山諸陵工作。拜樞密副使，封譚國公，遷尙書右丞，進封郕國公，轉左丞。議降累朝功臣封爵，密諫伐江南，忤海陵意，罷爲南京留守，封溫國公。安禮長於吏事，廉謹自將，從帥府再伐宋，寶貨人口一無所取。貴爲執政，奴婢止數人，皆有契券，時議賢之。薨，年五十六。

納合椿年本名烏野。初置女直字，立學官於西京，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，最號警悟。久之，選諸學生送京師，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，椿年在選中。補尙書省令史，累官殿中侍御史，改監察御史。

海陵爲相，薦爲右司員外郎，編定新制。海陵篡立，以爲諫議大夫。椿年有酒失，海陵使之戒酒，遂終身不復飲。改祕書監，修起居注，授世襲猛安，爲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。貞元初，〔五〕起上京諸猛安於中都、山東等路安置，以勞賜玉帶閑廐馬。奉遷山陵，還爲都點

檢。賜今名，拜參知政事。海陵謂椿年曰：「如卿吏材甚難得，復有如卿者乎？」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。海陵以婁室爲右司員外郎。〔六〕未旬日，海陵謂椿年曰：「吾試用婁室，果如卿言。惟賢知賢，信矣。」婁室後賜名良弼，有宰相才，世宗時，至左丞相，號賢相焉。

正隆二年，椿年薨。海陵親臨哭之，追封特進、譚國公，謚忠辯，賻銀二千兩、綵百端、絹千匹、錢千萬。以長子參謀合爲定遠大將軍，襲猛安，次子合荅爲忠武校尉。及歸葬，再賜錢百萬，仍給道路費。

椿年有宰相才，好推輓士類，然頗營產業，爲子孫慮。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。大定中，括檢田土，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，貧民不得耕種。溫都思忠子長壽〔七〕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。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，其餘盡賦貧民種佃。世頗以此譏椿年云。

祁宰字彥輔，江、淮人。宋季，以醫術補官。王師破汴得之，後隸太醫。累遷中奉大夫、太醫使。數被賞賚，常感激欲自效。

海陵將伐宋，宰欲諫，不得見。會元妃有疾，召宰診視。旣入見，卽上疏諫，其略言：

「國朝之初，祖宗以有道伐無道，曾不十年，蕩遼戡宋。當此之時，上有武元、文烈英武之君，下有宗翰、宗雄謀勇之臣，然猶不能混一區宇，舉江淮、巴蜀之地，以遺宋人。況今謀臣猛將，異於曩時。且宋人無罪，師出無名。加以大起徭役，營中都，建南京，繕治甲兵，調發軍旅，賦役煩重，民人怨嗟，此人事之不修也。間者晝星見於牛斗，熒惑伏於翼軫。已歲自刑，害氣在揚州，太白未出，進兵者敗，此天時不順也。舟師水涸，舳艫不繼，而江湖島渚之間，騎士馳射，不可驅逐，此地利不便也。」言甚激切，海陵怒，命戮於市，籍其家產，天下哀之。綦戩，宰壻也，海陵疑奏疏戩爲之。辭曰：「實不知也。」海陵猶杖戩。召禁中諸司局官至咸德門，諭以殺宰事。

明年，世宗卽位於遼東。四年，詔贈資政大夫，復其田宅。章宗卽位，詔訪其子忠勇校尉、平定州酒監公史，擢尙藥局都監。泰和初，詔定功臣諡，尙書省掾李秉鈞上言：「事有宜緩而急，若輕而重者，名教是也。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，〔慕義之士，盡傷厥心。世宗卽位，贈之以官，陛下錄用其子，甚大惠也。雖武王封比干之墓，孔子譽夷、齊之仁，何以異此。而有司拘文，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例，臣竊疑之。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，當時居高官、食厚祿者，不爲無人，皆畏罪渙浚，曾不敢申一喙，畫一策，以爲社稷計。卒使立名死節之士，顧出於醫卜之流，亦可以少愧矣。臣以謂非常之人，當以非常之禮待之。」

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，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下太常，諡曰忠毅。

贊曰：異哉，海陵之爲君也，舞智御下而不卹焉。君子仕於朝，動必以禮，然後免於恥。張通古、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，進退始終，其賢遠矣。浩無事不爲，無役不從，爲相最久，用之厚，遇之薄，豈亦自取之邪。海陵伐宋，浩、安禮位皆大臣，一以婉辭，一以密諫，賢於不諫而已。祁宰一醫流，獨能極諫，其後皆如所言。海陵戕之，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。納合椿年援引善類，有君子風。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，然觀其好營產殖，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。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拜尙書右丞相兼侍中 按本書卷五海陵紀作貞元二年「二月甲申朔，以平章政事張浩爲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」。

〔二〕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尙書左丞 按汝弼爲汝霖族兄，下文汝弼傳言，「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」，則此「兄」上脫「族」字。

〔三〕爲係景宣忌辰，更用正旦，受外國賀。「宣」原作「祖」、「正」原作「五」。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「天會十四年正月乙酉，萬壽節，齊、高麗、夏遣使來賀。上本七月七日生，以同皇考忌日，改用正月十七日」。其父卽景宣皇帝宗峻。今據改。

〔四〕刑部尙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貞。「貞」原作「道」。按本書卷七三守貞傳，「章宗卽位，召爲刑部尙書兼右諫議大夫」。今據改。

〔五〕貞元初。「貞元」原作「正隆」。按本書卷四四兵志，「貞元遷都，遂徙上京路八猛安處之山東」。又卷五海陵紀，貞元三年，「以殿前都點檢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六〕海陵以婁室爲右司員外郎。按本書卷八八紇石烈良弼傳，「天德初，累官吏部郎中，改右司郎中。……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，薦良弼才出己右，用是爲刑部尙書，賜今名」。此處敘婁室官名皆誤。

〔七〕溫都思忠子長壽。按本書卷四七食貨志作「故太師耨盪溫敦思忠孫長壽」。

〔八〕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。「祁」原作「祈」，據殿本改。

金史卷八十四

列傳第二十二

杲

本名撒离喝〔一〕

耨盪温敦思忠

子乙迭

温敦兀帶

奔睹

高楨

白彥敬

張景仁

杲本名撒离喝，安帝六代孫，泰州婆盧火之族，胡魯補山之子。〔一〕雄偉有才略，太祖愛之，常在軍中。及婆盧火爲泰州都統，宗族皆隨遷泰州。撒离喝嘗爲世祖養子，獨得不遷，仍居安出虎水。

宗翰、宗望已再克汴，執宋二主北還。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。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。雄州李成棄城走，撒离喝邀擊，大破之，雄州遂降。睿宗經略山東，留撒离喝于河上，而真定境內有賊衆，自稱元帥秦王。撒离喝擊破其衆，執而戮之。從平陝西，撒离喝徇地自渭

以西，降德順軍，又降涇原路鎮戎軍，進平熙河，降甘泉等三堡，遂取保川城。明年，同奔諸討平河外，降寧洮、安隴二寨，并降下河及樂州。至西寧，盡降其都護官屬，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。攻慶陽，敗其拒者，遂降其城。慕洧以環州來降，得城寨十三，步騎一萬。於是，宗弼軍敗于和尚原，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勵宗弼。

睿宗已定陝西，留兵屯衝要，使撒离喝總之。居無何，請收劍外十三州。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灤，敗之，遂克金州。連破吳玠諸軍于饒峰關，遂取眞符縣，取洋州入興元府。敗吳玠兵于固鎮，擒其兩將。撒葛、祝等破宋兵，盡下諸砦及仙人關。天會十四年，爲元帥右監軍。

天眷三年，宗弼復取河南。撒离喝自河中出陝西。既至鳳翔，擊走宋軍。是時，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。諸將以暑雨，欲駐軍。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，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。撒离喝留諸將屯環慶，獨以輕騎取涇州。六月，敗宋兵于涇州。宋兵走渭州，拔离速追擊，大敗之。未幾，爲右副元帥。皇統三年，封應國公，錫賚甚厚。熙宗出獵，賜具裝馬二，命射于圍中。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將還軍，命宰臣餞之。

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，撒离喝爲河中尹，左副元帥如故。自陝西入朝，因從容言曰：「唐建成不道，太宗以義除之，卽位之後，力行善政，後世稱賢。陛下以前主失德，大義廢

絕，力行善政，則如唐太宗矣。」海陵聞其言，色變，撒離喝亦悔其言。既而進封國王，從行官吏皆官賞之。海陵念撒離喝久握兵在外，頗得士心，忌之，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。又恐不奉命，陽尊以殊禮，使係屬籍，以玉帶璽書賜之。撒離喝至汴，詔諭行臺右丞相、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離喝預軍事。撒離喝不知，每事輒爭之。撻不野詭曰：「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，以河南事屬撻不野，今未嘗別奉詔命。陝西之事，撻不野固不敢干涉。」撻不野久在河南，將帥畏而附之。撒離喝始至勢孤，爭之不得，白於朝。大臣知上旨，報曰：「如梁王教。」及詔使至汴，諭旨於撻不野。使還，撻不野獨有附奏，撒離喝不得與聞，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。

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，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，誣撒離喝父子謀反，并平章宗義、尙書謀里野等。遙設學撒離喝手署及印文，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，從左都監奔睹上變。封題作已經開拆者，書紙隱約有白字，作曾經水浸，致字畫分明者，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，遙設拾得之。其書略曰：「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，凡事常有隄防，應是知得上意。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，若遲緩分毫，猜疑必落他手也。」又曰：「阿渾每見此書，約定月日，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。」有司鞫問，宗安不服曰：「使真有此書，我剖肌肉藏之，猶恐漏泄，安得於朝門下遺之？」有司掠笞楚毒，宗安神色不變。

乃置掃胡爐炭上，掃胡不能堪，自誣服。宗安謂掃胡曰：「爾苦矣。」宗義被掠笞，不能當，亦自誣服，曰：「我輩知不免矣，不早決，徒自苦。」宗安曰：「今雖無以自明，九泉之下當有冤對，吾終不能引屈。」竟不服而死。使廝魯渾殺撒离喝于汴，族其家，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。

有折哥者，能契丹小字，舊嘗從撒离喝。特末者，陝西舊將，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。兩人者皆族誅。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。魯王幹者，巴孫耶魯侯撒离喝于汴，廝魯渾執之，耶魯曰：「願付有司，若法當同坐，雖死不恨。」廝魯渾亦殺之。其家訟于朝，海陵不問，但賜錢二百萬。

奔睹遷元帥左監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遙設爲同知博州事，賜錢三百萬，謂之曰：「爾無自比老人。老人親告朕，爾以告有司，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，敗吾事矣。」老人指蕭玉也。蕭玉名老人，故云然。遙設在博州數歲，後與蕭裕謀反，伏誅。

大定初，詔復撒离喝官爵。三年，追封金源郡王，諡莊襄，以郡王品秩官爲營葬。十七年，配享太宗廟廷。

耨盪溫敦思忠本名乙刺補，阿補斯水人。太祖伐遼，是時未有文字，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，諸將皆口授思忠，思忠面奏受詔，還軍傳致詔辭，雖往復數千言，無少誤。

及遼人議和，思忠與烏林荅贊謀往來專對其間，號開刺。開刺者，漢語云行人也。自收國元年正月，遼人遣僧家奴來，使者三往反，議不決。使者賽刺至遼，遼人殺之。遼主自將，至駝門，大敗，歸，復遣使議和。太祖使胡突袞往，書曰：「若不從此，胡突袞但使人送至界上，或如賽刺殺之，惟所欲者。」

天輔三年六月，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，先取冊文副錄閱視，文不稱兄，不稱大金，稱東懷國。太祖不受，使宗翰、宗雄、宗幹、希尹商定冊文義指，楊朴潤色，胡十荅、阿撒、高慶裔譯契丹字，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。贊謀至遼，見遼人再撰冊文，復不盡如本國旨意，欲見遼主自陳，聞者止之。贊謀不顧，直入。聞者相與搏擲，折其信牌。遼人懼，遽遣贊謀歸。太祖再遣贊謀如遼。遼人前後十三遣使，和議終不可成。太祖自將，遂克臨潢。

其後伐宋，思忠從宗翰軍，封劉豫爲齊帝，思忠爲傳宣使，俄授謀克。從宗弼克和尚原。還爲同知西京留守事。天眷初，改蒲州防禦使。元帥府在陝西者，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爲奴，起遣工匠千人東來，至河上，思忠留止其人以聞，詔皆還之。爲行臺尙書左丞。是

時，贊謨爲行臺參知政事，思忠黷貨無厭，贊謨鄙之，兩人由是交惡。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。贊謨妻秉德乳母也。思忠因構贊謨，^{〔五〕}殺之。是歲，思忠入爲尙書右丞。俄進平章政事，封郃國公。進拜左丞相兼侍中，封沂國公。

天德三年，致仕。^{〔六〕}貞元二年十月，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，使以家禮見，謂思忠曰：「卿神氣康實，習先朝舊事，舍卿無能知者，當爲朕起，共治國政。」對曰：「君之命，臣敢不敬從，但恨老病疏謬，無以塞責耳。」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，拜太傅，領三省事，封齊國王。尋拜太師兼勸農使。已而罷中書門下省，不置領三省事。置尙書令，位丞相上。思忠爲尙書令，特置散從八人，聽隨至宮，省奏賜坐。海陵欲定封爵制度，風思忠建白之。封王者皆降封，異姓或封公或一品、二品階。惟封思忠廣平郡王，賜以玉帶。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，海陵從之。惟封思忠次室爲郡夫人。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，頗自任，雖海陵遂非拒諫，而思忠盡言無所避。

海陵將伐宋，問諸大臣，皆不敢對。思忠曰：「不可。」海陵不悅，謂思忠曰：「汝勿論可否，但云何時克之。」思忠曰：「以十年爲期。」海陵曰：「何久也？」期月耳。思忠曰：「太祖伐遼，猶且數年。今百姓愁怨，師出無名。江、淮間暑熱湫濕，不堪久居，未能以歲月期也。」海陵怒，顧視左右，若欲取兵刃者。思忠無所畏恐，復曰：「老臣歷事四朝，位至公相，苟有

補於國家，死亦何憾。」有頃，海陵曰：「自古帝王混一天下，然後可爲正統。爾耄夫固不知此，汝子乙迭讀書，可往問之。」思忠曰：「臣昔見太祖取天下，此時豈有文字耶？臣年垂七十，更事多矣，彼乳臭子，安足問哉。」

海陵既不用思忠言，運四方甲仗于中都，思忠曰：「州郡無兵，何以備盜賊？」海陵盡籍丁壯爲兵，思忠曰：「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。」皆不聽。其後，州郡盜起，守令不能制。契丹撒八、窩斡果反，期年乃克之。

當是時，海陵伐宋，祁宰諫而死，張浩進言被杖，思忠見疏，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，他無及者。正隆六年，思忠薨，年七十三。海陵深悼惜之，親臨奠，賻贈加等，賜金螭頭車，使者監護，給道路費。

大定十二年，詔復烏林荅贊謨官爵，贈特進。上謂宰臣曰：「贊謨忠實剛毅，雖古人無以過。與思忠有隙，遂勸海陵殺之。今思忠子孫皆不肖，亦陰報也。」初，思忠已構殺贊謨，遂納其妻曹氏，盡取其家財產。章宗卽位，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。詔賜葬地于懷州，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。

謙本名乙迭，累官御史中丞。世宗謂之曰：「省部官受請託，有以室家傳達者。官刑不

肅，士風頹弊如此，其糾正之。」

初，世宗至中都，多放宮人還家，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，所司失於檢照，不得出宮，心常快快。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，遂於十六位放火，延燒太和、神龍殿。〔七〕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。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，實稱心等爲之。稱心等伏誅，賞賜袁六娘六人，放出宮爲良。謙意宮殿被火，將復興工役，勞民傷財，乃上表乞權紓修建。上使張汝弼詔謙曰：「朕思正隆比年徭役，百姓瘡痍未復，邊事未息，豈遽有營繕也。卿可悉之。」

久之，襲父思忠濟州猛安、利涉軍節度副使。烏林荅鈔兀追捕逃軍，至猛安中，謙畏其擾，乃贖民財買銀賂鈔兀。事覺，鈔兀抵罪，謙坐奪猛安。遇赦，求敘。上曰：「乙迭無自與賊，使復其所。」

樛盪溫敦兀帶，太師思忠姪也。天會間，充女直字學生，學問通達，觀書史，工爲詩。選爲尙書省令史，除右司都事，轉行臺右司郎中，入爲左司員外郎。累官同知大興尹，京師盜賊止息，事無留滯。再遷刑部尙書，改定海軍節度使。除兵部尙書，改吏部。正隆伐宋，爲武定軍都總管。世宗卽位，遣使召之，授咸平尹，爲北邊行軍都統。改會寧尹，都統如故。

是時，初定窩幹，人心未安，兀帶爲治寬簡，多備禦，謹斥候，邊郡以寧。改北京留守。以廉察舉，兀帶所在有能名，無私過，由是入拜參知政事。世宗諭之曰：「凡在卿上者，行事或不當理，咨稟不從，卿以所見奏聞。下位有可用之才，當推薦之。」

久之屬疾，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，遣醫治療。薨，年四十七。上聞悼惜之，賻銀千兩、重綵四十端、絹四百匹，勅有司致祭。久之，上謂侍臣曰：「故參知政事兀帶、刑部尙書彥忠、滄州節度使兀不喝、侍郎敵幹、郎中骨赧皆爲人忠直，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。朕樂得忠直之人，有如兀帶輩者乎，卿等爲朕舉之。」其見思如此。

昂本名奔睹，景祖弟孛黑之孫，斜幹之子。幼時侍太祖。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。時昂年十五，太祖顧曰：「汝能此乎？」對曰：「有命，敢不勉。」遂連仆六人。太祖喜曰：「汝，吾宗弟也，自今勿遠左右。」居數日，賜金牌，令佩以侍。

年十七，太祖伐遼，謂之曰：「汝可擐甲從軍矣。」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。太祖平燕，策功，賜甲第一區。天輔六年，宗翰駐北安州，聞遼主延禧在鴛鴦澤，遣耨盪溫敦思忠請於國，論勃極烈杲，願以所部軍追之。杲不能決，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，其事遂定。天會二年，

南京叛，軍帥闍母遣昂、劉彥宗分兵討之。

宗望伐宋，承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都統，稱「金牌郎君」。及攻汴州，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爲前鋒。比暮，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。時軍中遣使入城，宋人不納。昂諭之以事，遂得入。宗望至汴，令闍母、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。慮宋主遁去，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。昂所領止八謀克，遇敵萬人，與戰，敗之，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。七年，大軍渡江，敗宋兵於江上。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。宋主入會稽，若爲堅守計，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。諸將欲擊之。昂曰：「此詐也。不若急攻城，不然將由他門逸去。」諸將猶豫未決，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，不獲而還。

宗輔定陝西，宗弼經略熙秦，遣昂與撒离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。昂等遂取寧洮、安隴二寨。進至河州，其通判率士民迎降。攻樂州，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。復進取三寨，至西寧州，都護許居簡以城降，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。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，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。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廓州，招之不下，攻取之。

天眷元年，授鎮國上將軍，除東平尹。明年夏，宋將岳飛以兵十萬，號稱百萬，來攻東平。東平有兵五千，倉卒出禦之。時桑柘方茂，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，以爲疑兵，自以精兵

陣于前。飛不敢動，相持數日而退。昂勸兵襲之，至清口，飛衆泛舟逆水而去。時霖雨晝夜不止，昂乃附水屯營。夜將半，忽促衆北行。諸將諫曰：「軍士遠涉泥淖，饑餒未食，恐難遽行。」昂怒不應，鳴鼓督之，下令曰：「鼓聲絕而敢後者斬。」遂棄營去，幾二十里而止。是夜，宋人來劫營，無所得而去。諸將入賀，且問其故。昂曰：「沿流而下者，走也。汭流而上者，誘我必追也。今大雨泥淖，彼舟行安，我陸行勞。士卒饑乏，弓矢敗弱，我軍居其下流，勢不便利，其襲我必矣。」衆皆稱善。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，城中兵才千餘，守將懼，遣人求救。昂曰：「爲我語守將，我嘗至下邳，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，可速實之。」守將如其教，填之。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，_{（二）}知有備，遂止。昂舉兵以爲聲援，飛乃退。

在東平七年，改益都尹，遷東北路招討使，改崇義軍節度使，遷會寧牧。天德初，改安武軍節度使，遷元帥右都監，轉左監軍，授上京路移里閔幹魯渾河世襲猛安。海陵曰：「汝有大功，一猛安不足酬也。」益以四謀克。昂受親管謀克，餘三謀克讓其族兄弟。拜樞密副使，轉太子少保，進樞密使、尙書左丞相。昂怒族弟妻，去衣杖其脊，海陵聞之，杖昂五十。久之，拜太尉，封瀋國公。進太保，判大宗正事，封楚國公，累進封莒、衛、齊，兼樞密使，太保如故。

海陵南伐，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，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，遂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。

海陵築臺于江上，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：「舟楫已具，可以濟矣。」蒲盧渾曰：「舟小不可濟。」海陵怒，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。昂懼，欲亡去。抵暮，海陵遣人止之，曰：「前言一時之怒耳。」既而至揚州，軍變，海陵死。

世宗卽位遼陽，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，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與其壻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。大軍北還，昂恐宋人躡其後，^{〔五〕}卽以罷兵移書于宋。二年，入見世宗，深慰勞之。進封漢國公，拜都元帥，太保如故。置元帥府於山東，經略邊事。未幾，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，以昂爲勅葬使。事畢，還山東。

三年，召至京師，以疾薨，年六十四。上爲輟朝，親臨奠，賻銀千兩、重綵五十端、絹五百匹。

昂在海陵時，縱飲沉酣，輒數日不醒。海陵聞之，常面戒不令飲。得閒輒飲如故。大定初，還自揚州，妻子爲置酒私第，未數行，輒臥不飲。其妻大氏，海陵庶人從母姊也，怪而問之。昂曰：「吾本非嗜酒者，但向時不以酒自晦，則汝弟殺我久矣。今遇遭明時，正當自愛，是以不飲。」聞者稱之。睦於兄弟，尤善施予，其親族有貧困者，必厚給之。至於茵帳、衣衾、器皿、僕馬之屬，常預設於家。卽命駕相就，爲具，歡樂終日，盡以遺之，卽日使富足。人或以子孫計爲言，答曰：「人各有命，但使其能自立爾，何至爲子孫奴耶？」君子以爲達。

贊曰：撒离喝、溫敦思忠、奔睹皆有功舊臣，當天會、皇統之際，戰勝攻取，可謂壯哉。及海陵之世，崎嶇嫌忌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，猶與大臯辨爭軍事，何見幾之不早也。烏林荅贊謨廉直自奮，思忠擠之於死，自謂固結海陵，堅若金石，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。始之不以道，未有能終者也。且思忠之最可罪者，構害贊謨，又納其室而斂其貲，〔二〕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。陰報不在其身，在其子孫，亦已晚矣。正隆之末，奔睹位三公，居上將，內不肯與謀，外不肯與戰，逼側趑趄，苟免自全，大臣之道，固若是乎。

高楨，遼陽渤海人。五世祖牟翰仕遼，官至太師，楨少好學，營業進士。幹魯討高永昌，已下瀋州，永昌懼，僞送款以緩師，是時，楨母在瀋州，遂來降，告以永昌降款非誠，幹魯乃進攻。既破永昌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，授猛安。天會六年，遷尙書左僕射，判廣寧尹，加太子太傅。在鎮八年，政令清肅，吏畏而人安之。十五年，加太子太師，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。天眷初，同簽會寧牧。及熙宗幸燕，兼同知留守，封戴國公，改同知燕京留守。

魏王道濟出守中京，以楨爲同判，俄改行臺平章政事，爲西京留守，封任國公。

是時，奚、霫軍民皆南徙，謀克別朮者因之嘯聚爲盜。海陵患之，卽以楨爲中京留守，命乘驛之官，責以平賊之期。賊平，封河內郡王。海陵至中京，楨警夜嚴肅。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，嘗夜飲干禁，楨杖之瀕死，由是權貴皆震懾。遷太子太保，行御史大夫，封莒王。策拜司空，進封代王，太子太保、行御史大夫如故。

楨久在臺，彈劾無所避，每進對，必以區別流品，進善退惡爲言，當路者忌之。薦張忠輔、馬諷爲中丞，二人皆險詖深刻，欲令以事中楨。正隆例封冀國公。楨因固辭曰：「臣爲衆小所嫉，恐不能免，尙可受封爵耶？」海陵知其忠直，慰而遣之。及疾革，書空獨語曰：「某事未決，某事未奏，死有餘恨。」薨，年六十九。海陵悼惜之，遣使致奠，賻贈加等。

楨性方嚴，家居無聲伎之奉。雖甚暑，未嘗解衣緩帶。對妻孥危坐終日，不一談笑，其簡默如此。

白彥敬本名遙設，部羅火部族人。初名彥恭，避顯宗諱，改焉。三祖屋僕根。父阿斯，仕遼爲率府率。

彥敬善騎射，起家爲吏，補元帥府令史。伐宋，爲錢帛司都管勾。立三省，選爲尙書省令史，除都元帥府知事。招諭諸部，授以金牌，行數千里，有功，超遷兵部郎中。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，遣彥敬分僚屬收牌印，諭諸部隸招討司。還爲本部侍郎，遷大理卿，出爲通州防禦使，改刑部侍郎。怨家告誣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，彥敬鞫得其實，海陵嘉之。遷簽書樞密院事，以便宜措置邊防。

正隆六年，調諸路兵伐宋，及調民馬，使彥敬主會寧、蒲與、胡里改三路事。改吏部尙書，充南征萬戶，遷樞密副使。契丹撒八反，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無功坐誅，以彥敬爲北面行營都統，與副統紇石烈志寧以便宜往，賜御服皮襖。行至北京，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，欲推戴世宗。彥敬與志寧謀，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、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。世宗已卽位，使石抹移迭、移刺曷補等九人招彥敬、志寧。彥敬拒之，使移迭跪。移迭不屈，皆殺之。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，彥敬使偏將率兵拒於建州之境，而獨吉義先歸世宗，蒲速賚稱疾不至。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，購以官賞。彥敬、志寧恐爲人圖己，遂降。以爲曷速館節度使。不數月，召爲御史大夫。

窩斡僭帝號。諸軍馬瘦弱，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，得六千餘匹。窩斡敗，西走山後。完顏思敬以新馬三千備追襲。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。窩斡平，召還爲兵部尙書，出

爲鳳翔尹，改太原尹，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，尋改河中尹。大定九年，卒于官。

張景仁字壽甫，遼西人。累官翰林待制。貞元二年，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，以「尊祖配天」爲賦題，忤海陵旨，語在永固傳。

大定二年，僕散忠義伐宋，景仁掌其文辭。宋人議和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，稱臣爲姪，但不肯世稱姪國。往復凡七書，然後定，其書皆景仁爲之。世宗稱其能，嘗曰：「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，指事達意辨而裁，真能文之士也。」五年，罷兵，入爲翰林直學士。七年，遷侍講。八年，爲詳讀官。宋國書中有「寶鄰」字，景仁奏「鄰」字太涉平易。上問累年國書有「鄰」字否，命一一校勘。六年書中亦有之，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，右丞石琚亦請罪曰：「臣嘗預六年詳讀。」上曰：「此有司之過，安得一一責宰臣邪？」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淪，使歸告其主，後日國書不得復爾。仲淵時爲禮部侍郎，降石州刺史，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。

久之，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。上問：「事款幾何？」景仁率易，少周密，對曰：「二十餘事。」復曰：「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，餘皆無謂也。」明日，上召景仁責之曰：「卿昨言可行

者，朕觀之，中復有不可行者。卿謂無謂者，中亦有可行者。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，卿輒專可否，何也？自今戒之。」十年，兼太常卿、學士、同修國史如故。轉承旨，兼修國史。改河南尹。二十一年，召爲御史大夫，仍兼承旨、修國史。

世宗謂景仁曰：「卿博學老儒，求如古之御史大夫，然後行之，斯爲稱矣。不能如古之人，衆人不獨諂卿，亦謂朕不能知人。卿醉中頗輕脫失言，當以酒爲戒。」初，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，不可任臺察。景仁被詔，就臺中治監察罪，輒以便服視決罰。上聞之，責景仁曰：「朕初用卿爲大夫，或言卿不可居此官，今果不用故事，率易如此。卿自愼，不然黜罰及矣！」景仁頓首謝。

未幾，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。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，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，元忠不奏，決之四十。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，無人臣禮。上曰：「卿劾奏甚當。」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：「監丞六品，有罪聞奏，今乃一切趨辦，擅決六品官，法當如是耶？御史在尊朝廷，汝當自咎，勿復再！」元忠尙豫國公主，怙寵自任，倨慢朝士。景仁劾之，朝廷肅然。是歲，薨。

贊曰：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，剛明自任，繩治無所避，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。直己而行，自古難之。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。嚮使久在此位，其深謀讜論，必有竦動人者。張景仁儒者之勇，廷論元忠，正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臬本名撒离喝「离」原作「里」。今據傳文統一。它卷或有作「里」字者，同名異譯，不復校正。

〔二〕胡魯補山之子 按本書卷五九宗室表作「胡特孛山」。

〔三〕天眷三年「三」原作「二」。按本書卷四熙宗紀，天眷三年「五月丙子，詔元帥府復取河南、

陝西地。己卯……命都元帥宗弼以兵自黎陽趨汴，右監軍撒離合出河中趨陝西」。今據改。

〔四〕魯王幹者「魯」原作「潞」。按本書卷五九宗室表，世祖子「幹者，魯王」。又卷六五始祖以下

諸子傳，「幹者，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，追封魯王」。今據改。

〔五〕思忠因構贊謨 原脫「贊」字，據上文補。

〔六〕天德三年致仕 按本書卷五海陵紀作貞元元年十一月「戊戌，左丞相耨盭溫都思忠致仕」。

〔七〕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……延燒太和神龍殿 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二年閏月「辛卯，太和、厚德殿火」。紀日及殿名與此不同。

〔八〕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「穴」原作「宀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九〕昂恐宋人躡其後「其」原作「兵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一〇〕又納其室而斂其貲「貲」原作「訾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一一〕初名彥恭避顯宗諱改焉「顯」原作「睿」。按本書卷一九世紀補，睿宗名「宗堯」，與「彥恭」無關；顯宗名「允恭」，知作顯宗是。今據改。

金史卷八十五

列傳第二十三

世宗諸子

永中 永蹈 永功 子璫 永德 永成 永升

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、趙王孰輦、越王斜魯。元妃張氏生鄒王允中、越王允功。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、衛紹王允濟、潞王允德。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。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。孰輦、斜魯皆早卒。

鎬王永中〔二〕本名實魯刺，又名萬僧。大定元年，封許王。五年，判大興尹。七年，進封

越王。十一年，進封趙王。十三年，拜樞密使。十九年，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。是歲，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，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。十一月庚申，自磐寧宮發引。永中以元妃柩先發，使執黃傘者前導。俄頃，皇后柩出磐寧宮，顯宗徒跣。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傘者，不應。既葬，僅言欲奏其事，顯宗解之曰：「是何足校哉，或傘人誤耳。」僅言乃止。

二十一年，改判大宗正事。永中不悅，顯宗勸之曰：「宗正之職，自親及疏，自近及遠，此親賢之任也。且皇子之貴，豈以官職閑劇爲計邪？」永中乃喜。二十四年，世宗幸上京，顯宗居守，并留永中。顯宗先遣章宗、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，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。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：「皇太子孝德天成，先遣二子，繼遣此子，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。」

二十五年六月，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，顯宗薨于中都，詔曹王永功視章宗，召永中赴行在。是歲，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。二十六年，復爲樞密使。是歲，世宗賜諸孫名。石古乃曰瑜，神土門曰璋，阿思邁曰玘，阿离合懣曰瑒。二十七年，玘年十五以上，加奉國上將軍。章宗卽位，起復判西京留守，進封漢王，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、銀五千兩、錢二千貫、重幣三百端、絹二千匹。再賜永中修公廨錢三百萬，特加石古乃銀青榮祿大夫，阿离合懣奉國上將軍。

明昌二年正月辛酉，孝懿皇后崩。判眞定府事吳王永成、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，各罰俸一月，杖其長史五十。永中適有寒疾，不能至。上怒，頗意諸王有輕慢心，遣使責永中曰：「已近公除，亦不須來。」二月丙戌，禪祭，永中始至，入臨。辛卯，始克行燒飯禮。壬辰，永中及諸王朝辭，賜遺留物，禮遇雖在，而嫌忌自此始矣。

四月，進封并王。三年，判平陽府事，進封鎬王。初置王傅、府尉官，名爲官屬，實檢制之也。府尉希望風旨，過爲苛細。永中自以世宗長子，且老矣，動有掣制，情思不堪，殊鬱鬱，乃表乞閑居。詔不許。四年，鄭王永蹈以謀逆誅。增置諸王司馬一員，檢察門戶出入，毬獵游宴皆有制限，家人出入皆有禁防。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，杖一百，解職。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，爲石古乃求除官，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，猶坐免。故尙書右丞張汝弼，永中母舅也。汝弼妻高陀幹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，奉之甚謹，挾左道爲永中求福，希覬非望。明昌五年，高陀幹坐詛祝誅。上疑事在永中，未有以發也。

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因防禁嚴密，語涉不道。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臺、御史中丞孫卽康鞠問，「三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。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：「我得天下，子爲大王，以爾爲妃。」詔遣官覆按狀同。再遣禮部尙書張暉、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。上謂宰臣曰：「鎬王祇以語言得罪，與永蹈罪異。」參知政事馬琪曰：

「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，人臣無將，則一也。」上曰：「大王何故輒出此言？」左丞相清臣曰：「素有妄想之心也。」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，五品以下附奏，四品以上入對便殿。皆曰：「請論如律。」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。詔賜永中死，神徒門、阿离合懣等皆棄市。勅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，平陽府監護，官給葬具，妻子威州安置。泰和七年，詔復永中王爵，賜諡曰厲。勅石古乃於威州擇地，以禮改葬，歲時祭奠。貞祐二年，詔徙永中妻、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。

貞祐三年，太康縣人劉全嘗爲盜，亡入衛眞界，詭稱愛王。所謂愛王，指石古乃。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，小人妄以此目之。劉全欲爲亂，因假託以惑衆，誘王氏女爲妻，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。東平人李寧居嵩山，有妖術。全同縣人時溫稱寧可論大事，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。寧至，推爲國師，議僭立。事覺，全、溫、寧皆伏誅。

貞祐四年，潼關破，徙永中子孫于南京。興定二年，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：「愛王終當奮發，今匿跡民間，自號劉二。」衛眞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爲誠然。有劉二者出而當之，遣歐榮輩結構逆黨，市兵仗，大署旌旗，謀僭立。事覺，誅死者五十二人，緣坐者六十餘人。永中子孫禁錮，自明昌至于正大末，幾四十年。天興初，詔弛禁錮。未幾，南京亦不守云。

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，初名石狗兒。大定十一年，封滕王，未期月進封徐王。二十五年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二十六年，爲大興尹。章宗卽位，判彰德軍節度使，進封衛王。明昌二年，徙封鄭王。三年，改判定武軍。

初，崔溫、郭諫、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，畢慶壽以告永蹈：「郭諫頗能相人。」永蹈乃召郭諫相己及妻子。諫說永蹈曰：「大王相貌非常，王妃及二子皆大貴。」又曰：「大王，元妃長子，不與諸王比也。」永蹈召崔溫、馬太初論讖記天象。崔溫曰：「丑年有兵災，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。」郭諫曰：「昨見赤氣犯紫微，白虹貫月，皆注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。」永蹈深信其說，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上起居，以崔溫爲謀主，郭諫、馬太初往來游說。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尙永蹈妹韓國公主，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，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，使駙馬都尉蒲剌覲致書于揆，且先請婚，以觀其意。揆拒不許結婚，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。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，不聽。董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，上變。是時，永蹈在京師，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、參知政事胥持國、戶部尙書楊伯通、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鞠問，連引甚衆，久不能決。上怒，召守貞等問狀。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：「事貴速絕，以安人心。」於是，

賜永蹈及妃卞玉，二子按春、阿辛，公主長樂自盡。蒲刺覲、崔溫、郭諫、馬太初等皆伏誅。僕散揆雖不聞問，猶坐除名。董壽免死，隸監籍。千家奴賞錢二千貫，特遷五官雜班敘使。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。

泰和七年，詔復王封，備禮改葬，賜諡曰刺，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，奉其祭祀。

越王永功本名宋葛，又名廣孫，貞元二年生。沉默寡言笑，勇健絕人，涉書史，好法書名畫。大定四年，封鄭王。七年，進封隋王。十一年，進封曹王。十五年，除刑部尙書。上曰：「侍郎張汝霖，汝外舅行也，可學爲政。」十七年，授活活土世襲猛安。「十八年，改大興尹。世宗幸金蓮川，始出中都，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，詔永功：「蒼頭各杖一百。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，勒停。」上次望京淀，永功奏曰：「親軍人止一蒼頭、兩彈壓服勤，爲日久矣。臣昧死違詔，量決蒼頭，使彈壓待罪，可使償其田直，惟陛下憐察。」上皆從之。

老嫗與男婦憩道傍，婦與所私相從亡去，或告嫗曰：「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。」嫗告伍長蹤跡之。有男子私殺牛，手持血刃，望見伍長，意其捕已，卽走避之。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，捕送縣，不勝楚毒，遂誣服。問尸安在？詭曰：「棄之水中矣。」求之水中，果獲

一尸，已半腐。縣吏以爲是男子真殺若婦矣，卽具獄上。永功疑之曰：「婦死幾何日，而尸遽半腐哉。」頃之，軀得其婦於所私者。永功曰：「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，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。」遂釋之而去。武清黃氏、望雲王氏豪猾不逞，永功發其罪，畿內肅然。

二十三年，判東京留守。是月，改河間尹。閱月，改北京留守。居無何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朕聞永功到北京爲政無良，雖朕子，萬一敗露，法可廢乎。朕已戒勅永功，卿等可諭其長史，俾匡正之。」到北京凡七月，改東京留守。世宗幸上京，過東京，永功從。明年，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川，皇太子薨。詔永功護喪事，尋拜御史大夫。章宗封原王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儀同三司。明年，判大宗正事。

應州僧與永功有舊，將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刺胡刺，求永功手書與胡刺爲地。胡刺得書，奏之。上謂宰臣曰：「永功以書囑事胡刺，此雖細微，不可不懲也。凡人小過不治，遂至大咎。有犯必懲，庶幾能改，是亦教也。」皆曰：「陛下用法無私，臣下敢不敬畏。」於是永功解職。未幾，復判大宗正事。

章宗卽位，除判平陽府事，進封冀王。永功之官，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，當解職。上曰：「朕知此事，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，仍著于令。」家奴王唐犯罪至徒，永功曲庇之。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，笞四十。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。詔永功曰：「所坐

雖細事，法令不得不如此。今已釋矣，後毋復然。濟南先帝舊治，風土甚好，可悉此意也。」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。二年，判廣寧府事，進封魯王。明年，判彰德府事。承安元年，進封郢王。明年，判太原府事。泰和七年，改西京留守。八年，復判平陽府事。大安元年，進封譙王，判中山府事。明年，進封越王。

宣宗卽位，免常參。明年，從遷汴京。久之，詔永功每月朔一朝。興定四年，詔永功無朝。五年，有疾，賜御藥。疾革，賜尙醫診視，一日五遣使候問。是歲，薨。上哭之慟，諡曰忠簡。

子福孫、壽孫、粘沒曷。大定二十六年，詔賜福孫名璐，壽孫名璫，粘沒曷名琳。是年，璐加奉國上將軍。章宗卽位，加銀青榮祿大夫，封蕭國公。初爲興陵崇妃養子，常居京師，奉朝請。泰和五年，卒。章宗輟朝，百官進名奉慰。

璫本名壽孫，世宗賜名，字仲實，一字子瑜。資質簡重，博學有俊才，喜爲詩，工眞草書。大定二十七年，加奉國上將軍。明昌初，加銀青榮祿大夫。衛紹王時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貞祐中，封胙國公。正大初，進封密國公。

璫奉朝請四十年，日以講誦吟詠爲事，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，然不敢明白往來。永功

薨後，稍得出游，與文士趙秉文、楊雲翼、雷淵、元好問、李汾、王飛伯輩交善。初，宣宗南遷，諸王宗室顛沛奔走，疇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，一帙不遺。居汴中，家人口多，俸入少，客至，貧不能具酒肴，蔬飯共食，焚香煮茗，盡出藏書，談大定、明昌以來故事，終日不聽客去，樂而不厭也。

天興初，疇已臥疾，論及時事，嘆曰：「兵勢如此，不能支，止可以降。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，使女直不滅則善矣，餘復何望。」是時，曹王出質，疇見哀宗於隆德殿。上問：「叔父欲何言？」疇奏曰：「聞訛可欲出議和。訛可年幼，不苦諳練，恐不能辦大事。臣請副之，或代其行。」上慰之曰：「南渡後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，然叔父亦未嘗沾溉。無事則置之冷地，無所顧藉，緩急則置于不測，叔父盡忠固可，天下其謂朕何？叔父休矣。」於是君臣相顧泣下。未幾，以疾薨，年六十一。

平生詩文甚多。自刪其詩，存三百首，樂府一百首，號如菴小藁。第五子守禧，字慶之，風神秀徹，疇特鍾愛，嘗曰：「平日所蓄書畫將以付斯子。」及汴城降，守禧病卒，年未三十。

潞王永德本名訛出。大定二十五年，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。二十七年，封薛王。明年，除祕書監。二十九年，進判祕書監，進封瀋王。明昌元年，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刺猛安。二年，進封幽王。五年，遷勸農使。承安二年，進封潞王。承安三年，再任勸農使。泰和元年，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，有詔勿問。衛紹王時，累遷太子太師。宣宗卽位，改同判大陸親府事。興定五年，遷判大陸親府事。子幹論，賜名琰。

豫王永成本名鶴野，又曰婁室。母昭儀梁氏。永成風姿奇偉，博學，善屬文。世宗尤愛重之。大定七年，始封瀋王，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爲府文學，永成師事之。十一年，進封幽。十五年，就外第。十六年，判祕書監。明年，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，判大陸親府事。旣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。二十年，改授翰林學士承旨。二十三年，判定武軍節度使事，尋改判廣寧府。二十五年，世宗幸上京，命留守中都，判吏部尙書，進開府儀同三司，爲御史大夫。

章宗卽位，起復，進封吳，判眞定府事。明昌元年，改山東西路益買必刺猛安。明年，進封亮。坐率軍民圍獵，解職，奉表謝罪。上賜手詔曰：「卿親實肺腑，夙著忠純，侍顯考於

春宮，曲盡友于之愛，洎沖人之繼統，愈明忠赤之心，艱難之中，多所裨益。朕心簡在，毫楮莫窮，用是起之苦塊之中，授以維城之任。自典藩服，歲月荐更，蕞爾趙邦，知驥足之難展，眇哉鎮府，固牛刀之莫施。方思驛召以赴朝，何意遽罹於國憲。偶因時獵，頗擾部民，法所不寬，憲臺聞上。朕尙含容累月，未忍卽行，雖欲遂於私恩，竟莫違於公議，解卿前職，卽乃世封。噫，祖宗立法，非一人之敢私，骨肉至親，豈千里而能間。以此退閑之小誠，欲成終始之洪恩。經云『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』。是以知節慎者修身之本，驕矜者敗德之源。朕每自勵，今以戒卿。昔東平樂善，能成不朽之名，梁孝奢淫，卒致憂疑之悔。前人所行，可爲龜鑑。卿兼資文武，多藝多才，履道而行，何施不可。如能德業日新，無慮牽復之晚。朕素不工詞翰，臨文章草，直寫所懷，冀不以辭害意也。」未幾，授沁南軍節度使。三年，改判咸平府事，未赴，移判太原府事。上以永成誕日，親爲詩以賜，有「美譽自應輝玉牒，忠誠不待啓金滕」之語，當世榮之。

七年，改判平陽府事。承安改元，以覃恩進封豫。明年冬，進馬八十疋，以資守禦之備。上賜詔獎諭曰：「卿夙有雋望，時惟茂親，通達古今，砥礪忠義。方分憂於外服，來輸駿於上閑，欲助邊防，以增武備。惟盡心於體國，乃因物以見誠。載念懇勤，良深嘉獎。」五年，再任。俄召還，以疾不能入見。上親幸其第臨視。泰和四年，薨。訃聞，上爲之震悼，

賻贈甚厚，諡曰忠獻。

永成自幼喜讀書，晚年所學益醇，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，接之以禮，未嘗見驕色。自號曰「樂善居士」，有文集行于世云。

夔王允升，改名永升，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。大定十一年，封徐王，進封虞王。二十六年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明年，判吏部尚書，授山東西路按察使，出虎必刺猛安。〔〕章宗卽位，加恩宗室，徙封隋王，除定武軍節度使。明昌二年，改封曹王。久之，改封宛王。衛紹王卽位，徙今封。貞祐元年九月，宣宗以允升年高，素羸疾，詔宮中聽扶杖。尋薨。旣殯，燒飯，上親臨奠。

贊曰：世宗保全宗室，無所不至，雖矯海陵之失，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。其子永中、永蹈皆死章宗之手，其理蓋有不可詰者。章宗無後，則厥報不爽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鎬王永中 按「鎬」上文作「鄣」。又世宗諸子名皆排「允」字，後章宗避其父允恭諱，遂改「允」爲「永」。參見本書卷一九世紀補校記〔六〕。

〔二〕御史中丞孫卽康鞠問 「問」原作「門」，據永樂大典卷六七六引文改。

〔三〕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 按本書卷六世宗紀作大定十一年十二月，「趙王永中、曹王永功俱授猛安」。

〔四〕子福孫壽孫粘沒曷 「沒」原作「役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五〕二年進封幽王 「二」原作「三」。按本書卷九章宗紀，明昌二年四月「甲午，改封永德幽王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六〕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刺猛安 按本書卷八九移刺慥傳，「大定十九年，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、東平之境」。作「按出虎」，無「必」字。疑此處「必」字涉下「必刺」字衍。

金史卷八十六

列傳第二十四

李石

子獻可

完顏福壽

獨吉義

烏延蒲离黑

烏延蒲轄奴

烏延查刺

李師雄

尼龐古鈔兀

李术魯定方

夾谷胡刺

蒲察幹論

夾谷查刺

李石字子堅，遼陽人，貞懿皇后弟也。先世仕遼，爲宰相。高祖仙壽，嘗脫遼主之舅於難，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，佗物稱是，常以李舅目之。父雛訛只，桂州觀察使，高永昌據東京，率衆攻之，不勝而死。

石敦厚寡言，而器識過人。天會二年，授世襲謀克，爲行軍猛安。睿宗爲右副元帥，引置軍中，屬之宗弼。八年，除禮賓副使，轉洛苑副使。天眷元年，置行臺省於汴，石爲汴京

都巡檢使，歷大名少尹、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，累官景州刺史。海陵營建燕京宮室，石護役皇城端門。海陵遷都燕京，石隨例入見。海陵指石曰：「此非葛王之舅乎？」葛王，謂世宗也。未幾，除興中少尹。

石知海陵忌宗室，頗歎前日之言，秩滿，託疾還鄉里。世宗留守東京，禦契丹括里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。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靜，知軍李蒲速越知存福謀，以告世宗，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，然後舉事，世宗從之。大定元年，以定策功爲戶部尙書。無何，拜參知政事。

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，遣使奉表東京，而羣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。石奏曰：「正隆遠在江、淮，寇盜蠡起，萬姓引領東向，宜因此時直赴中都，據腹心以號令天下，萬世之業也。惟陛下無牽於衆惑。」上意遂決，卽日啓行。世宗納石女後宮，生鄭王永蹈、衛紹王永濟，是爲元妃李氏。

三年，戶部尙書梁錫上言：「大定以前，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眞僞相雜，請一切停罷。」石買革去舊貼，下倉支粟，倉司不敢違，以新粟與之。上聞其事，以問梁錫。梁錫對不以實。上命尙書左丞翟永固鞫之。梁錫削官四階，降知火山軍，石罷爲御史大夫。久之，封道國公。

六年，上幸西京，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守衛中都宮闕。詔曰：「京師巡禦不可不嚴。近都猛安內選士二千人巡警，仍給口象芻粟。」謂宰臣曰：「府庫錢幣非徒聚貨也，若軍士貧弱，百姓困乏，所費雖多，豈可已哉。」故事，凡行幸，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。上以使傳頻煩，命二十日一進表。七年，拜司徒，兼太子太師，御史大夫如故。賜第一區。

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，平章政事合喜之姪也，賊濫不法，石卽劾奏之。方石奏事，宰相下殿立，俟良久。既退，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，石正色曰：「正爲天下姦污未盡誅耳。」聞者悚然。一日，上謂石曰：「御史分別庶官邪、正。卿等惟劾有罪，而未嘗舉善也，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聞。」

石司憲既久，年寢高。御史臺奏，事有在制前斷定，乞依新條改斷者。上曰：「若在制前行者，豈可改也。」上御香閣，召中丞移刺道謂之曰：「李石耄矣，汝等宜盡心。向所奏事甚不當，豈涉於私乎？」他日，又謂石曰：「卿近累奏皆常事。臣下善惡邪正，無語及之。卿年老矣，不能久居此，若能舉一二善事，亦不負此職也。」十年，「石進拜太尉、尙書令。詔曰：「太后兄弟惟卿一人，故命領尙書事。軍國大事，涉於利害，議其可否，細事不煩卿也。」進封平原郡王。」

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事，石神色不懌。世宗察之，謂石曰：「守道所奏，旣非私事，卿當

共議可否。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，順而從之，在下位者所見雖當，則遽不從乎？豈可以與己相違而蓄怒哉。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？」石對曰：「不敢。」上曰：「朕欲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，尙未得人。」石奏曰：「資考未至，不敢擬。」上曰：「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。」海陵時，省令史不用進士，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。大定以來，用進士，亦頗有人矣，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，朕將用之。朝官不歷外任，無以見其才，外官不歷隨朝，無以進其才，中外更試，庶可得人。」他日，上復問曰：「外任五品職事多闕，何也？」石對曰：「資考少有及者。」上曰：「苟有賢能，當不次用之。」對不稱旨，上表乞骸骨，以太保致仕，進封廣平郡王。十六年，薨。上輟朝臨弔，哭之慟，賻錢萬貫，官給葬事。少府監張僅言監護，親王、宰相以下郊送，諡襄簡。

石以勲戚，久處腹心之寄，內廷獻替，外罕得聞。觀其劾奏徒單子溫退答宰臣之間，氣岸宜有不能堪者。時論得失半之，亦豈以是耶。舊史載其少貧，貞懿后周之，不受，曰：「國家方急用人，正宜自勉，何患乎貧。」后感泣曰：「汝苟能此，吾復何憂。」及中年，以冒粟見斥，衆譏貪鄙，如出二人。史又稱其未貴，人有慢之者，及爲相，其人以事見石，惶恐。石曰：「吾豈念舊惡者。」待之彌厚。能爲長者言如是，又與他日氣岸迥殊。

山東、河南軍民交惡，爭田不絕。有司謂兵爲國根本，姑宜假借。石持不可，曰：「兵民

一也，孰輕孰重。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，紀綱不明，故下敢輕冒。惟當明其疆理，示以法禁，使之無爭，是爲長久之術。」趣有司按問，「自是軍民之爭遂息。」北京民曹貴謀反，大理議廷中，謂貴等陰謀久不能發，在法「詞理不能動衆，威力不足率人」，罪止論斬。石是之。又議從坐，久不能決。石曰：「罪疑惟輕。」入，詳奏其狀，上從之，緣坐皆免死。北鄙歲警，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。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：「不可。」古築長城備北，徒耗民力，無益於事。北俗無定居，出沒不常，惟當以德柔之。若徒深塹，必當置戍，而塞北多風沙，曾未期年，塹已平矣。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，爲此無益。」議遂寢。是皆足稱云。

世宗在位幾三十年，尙書令凡四人：張浩以舊官，完顏守道以功，徒單克寧以顧命，石以定策，他無及者。明昌五年，配享世宗廟廷。子獻可、達可。

獻可字仲和，大定十年，中進士第。世宗喜曰：「太后家有子孫舉進士，甚盛事也。」累官戶部員外郎，坐事降清水令，召爲大興少尹，遷戶部侍郎，累遷山東提刑使。卒。衛紹王卽位，以元舅贈特進，追封道國公。子道安，擢符寶郎。

完顏福壽，曷速館人也。父合住，國初來歸，授猛安。天眷二年，福壽襲父合住職，授定遠大將軍，累加金吾衛上將軍。海陵省併猛安謀克，遂停封。

正隆末，海陵伐宋，福壽領婁室、臺答、藹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。既受甲，福壽乃誘將校北還，而高忠建、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京，欲共立世宗。至遼口，世宗遣徒單思忠、府吏張謀魯、瓦等來迎，察其去就。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，見福壽等問曰：「將軍何爲至此？」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：「此人失道，不能保天下。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，我輩欲推戴爲主，以此來耳。」諸軍皆東向拜，呼萬歲。爲書以授思忠。於是督諸軍渡遼水，徑至東京城下，卽諭軍士擐甲入衛宮城，殺高存福等。明日，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衍勸進。世宗卽位，以福壽爲元帥右監軍，賜以銀幣御馬。

初，謀衍之至也，大會諸軍，以福壽之軍居左，高忠建軍居右。忠建曰：「何以我軍爲右軍？」謀衍曰：「樹置在我，爾曷敢言？」福壽曰：「始建大事，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。」遂讓忠建爲左軍。世宗聞而賢之。未幾，從完顏謀衍討白彥敬、紇石烈志寧于北京。是冬，上聞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吾扎忽等與窩斡戰不利，命福壽將兵進討。已敗賊，俘獲生口萬計。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，召還，授興平軍節度使，復其世襲猛安，尋領濟州路諸軍事。大定三年，卒。

獨吉義本名鶻魯補，曷速館人也。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。祖回海，父祕刺。收國二年，曷速館來附，祕刺領戶三百，遂爲謀克。祕刺長子照屋，次子忽史與義同母。祕刺死，忽史欲承謀克。義曰：「長兄雖異母，不可奪也。」忽史乃以謀克歸照屋，人咸義之。

義以質子至上京。善女直、契丹字，爲管勾御前文字。天會十五年，擢右監門衛大將軍，除寧化州刺史。察廉，遷迭剌部族節度使、復州防禦使，改卓魯部族節度使、河南路統軍都監，爲武勝軍節度使。邊郡妄稱寇至，統軍司徙居民於汴，義獨不聽，日與官屬擊毬游宴。統軍司使人責之，義曰：「太師梁王南伐淮南，死者未葬，亡者未復，彼豈敢先發？此城中有權場，若自動，彼將謂我無人。」旣而果無事，統軍謝之，請以沿邊唐州等處諸軍猛安皆隸于義。

貞元元年，改唐古部族節度使，爲彰化軍，改利涉軍節度使。是時，海陵伐宋，諸軍往往逃歸，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。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，欲與共圖世宗。頃之，世宗卽位，義卽日來歸，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。世宗嘉其不欺，以爲參知政事。

上謂義曰：「正隆率諸道兵伐宋，若反旆北指，則計將安出？」義曰：「正隆多行無道，殺

其嫡母，阻兵虐衆，必將自斃。陛下太祖之孫，卽位此其時也。」上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義曰：「陛下此舉若太早，則正隆未渡淮，太遲則窩斡必太熾。今正隆已渡淮，窩斡未至太盛，將士在南，家屬皆在此，惟早幸中都爲便。」上嘉納之。次榛子嶺，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，謂義曰：「信如卿所料。」大定二年，罷爲益都尹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，賜金五十兩、銀五百兩。三年，以疾致仕。四年，薨于家，年七十一。

子和尙，大定初，除應奉翰林文字，佩金牌。陀滿訛里也子撒曷輦充護衛，司吏王得兒加保義校尉，皆佩銀牌。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，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。中道聞海陵遇害，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，乃止。和尙爲奉使，擅廢置州縣官，輒行殺戮，詔尙書省鞫治之。十九年，詔以義孫引壽爲斜魯荅阿世襲謀克。義性辯給，善談論，服玩不尙奢侈，食不兼味云。

贊曰：章宗嘗問羣臣：「世宗初起東京，大臣爲誰？」完顏守貞對曰：「止有李石一人。」章宗歎曰：「苟如此，信有天命也。」完顏謀衍部署諸軍，高忠建爭長，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，其功多矣。當是時，獨吉義最先至，諸將尙未肯附。由是言之，果天也，非人力也。

烏延蒲离黑，速頻路哲特猛安人，改屬合懶路。祖思列，預平烏春、窩謀罕之亂，及伐遼、宋，皆有功，追授猛安，贈銀青光祿大夫。父國也襲猛安。

蒲离黑從太祖伐遼，勇聞軍中。天眷三年，襲猛安，授寧遠大將軍，累官武寧軍節度使，遷京兆尹。海陵伐宋，行武威軍都總管。軍還，爲順義軍節度使。徙單合喜定秦隴，蒲离黑統完顏習尼列、顏蓋門都兵救德順州，改延安、平涼尹。致仕，封任國公。大定十九年卒。

烏延蒲轄奴，速頻路星顯河人也，後改隸曷懶路。父忽撒渾，天輔初，追授猛安，親管謀克。蒲轄奴身長有力，多智略，襲其父猛安謀克，階寧遠大將軍。天德二年，授陳州防禦使。貞元元年，改昌武軍節度使，以善綏撫，再任。海陵南征，改歸德尹，爲神策軍都總管。當屯濟州，比至山東，盜已據其城，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覘之，忽爲其衆所圍，乃與軍士皆下馬，立而射之，殺百餘人。賊衆敗走，迤邐襲之，至暮而還。明日，攻破其城，號令士卒，毋

害居民，郡中獲安。民感其惠，爲立祠以祭。

大定二年，爲慶陽尹。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，剽掠郡邑，請益師。詔益兵七千，與舊兵合爲二萬。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。卒于軍，年六十一。子查刺。

烏延查刺，銀青光祿大夫蒲轄奴子也。力兼數人，勇果無敵。正隆六年伐宋，諸猛安謀克兵皆行，州縣無備。契丹括里陷韓州，圍信州，遠近震駭。查刺道出咸平，遂率本部亟還信州，與戰敗之。已而，賊復整兵環攻，且登其城，查刺下巨木壓之，殺賊甚衆，括里乃解去。查刺左右手持兩大鐵簡，簡重數十斤，人號爲「鐵簡萬戶」。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里許，賊方就平野爲陣，查刺身率銳士，以鐵簡左右揮擊之，無不僵仆。賊不能成列，乃易馬督軍復擊之，賊衆大敗，遂走，東京、咸平、隆州民復帖然。

世宗卽位，查刺謁見，充護衛，爲驍騎副都指揮使，領萬戶。擊窩斡，戰于花道。大軍未集，查刺在左翼，領六百騎與賊戰，殺賊三千餘人。宗亨、蒲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，世傑走查刺軍，賊合圍攻之。查刺圍拒而戰，宗敘軍來援，「三」賊乃引去。西過裊嶺，追及於陷泉。賊先犯右翼，查刺迎擊之，賊退走。窩斡募人刺之。僞護衛阿不沙身長有力，奮大刀

自後斫查刺，查刺回顧，以簡背擊阿不沙，折其右臂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，賊遂大敗。

窩斡平，以爲宿直將軍，賜銀三百兩、重綵二十端。丁父憂，以本官起復，襲其父猛安，除蔡州防禦使，改宿州，遷昌武軍節度使，徙鎮邠州。爲賀宋歲元使，射淮上柳樹，矢入其樹飲羽。宋人素聞其名，甚異之。改鳳翔尹，入爲右副點檢，出爲興中尹，改婆速路總管。高麗憚其威名，凡以事至婆速路者，望見而跪之。二十五年，巴爲興平軍節度使，卒官。

查刺貞慤寡言，平居極和易，及臨戰奮勇，見者無不辟易，雖重圍萬衆，出入若無人之境云。

李師雄字伯威，雁門人也。有材力，喜談兵，慕古之英雄，故名師雄。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，累官大名、清平尉。王師至大名，師雄與府僚出降，攝本路兵馬都監。齊國建，以爲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，知淄州。齊廢，爲汴京馬軍都虞候，歷知寧海軍、曹州刺史。皇統二年，爲武勝軍節度使。正隆末，爲河州防禦使。宋將吳璘軍攻秦、隴，會師雄以事就逮臨洮，宋兵至城下，州人乘城拒守，謀欲出降，師雄止之。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，師雄射之，

墜于橋下，遂擒權儀，宋師退。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，有功。未幾，以疾歸汴，卒。

尼厖古鈔兀，曷速館人。初爲大臬扎也，補元帥府通事。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，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，敗敵兵六千。翌日，宋兵復圍下邳，鈔兀復敗之。宋人攻濟州，奪戰艦略盡。是時，鈔兀往宿州，分蒲魯虎軍，還至大河，與敵遇，力戰敗之，盡復戰艦。王師復河南，宋別將由胡陵夜襲苧布輝營，士卒盡沒。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，却之。元帥府賞以銀幣。鈔兀勇敢，善伺敵虛實，以此屢捷。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，爲蕃部禿里，賜錢萬貫、幣帛三百匹、衣一襲、馬二匹。將之官，河間尹大臬白于元帥，請留鈔兀以給邊事，許之。復賜錢萬貫、銀二百五十兩、重綵三百端、馬三匹。錄功，授慶陽少尹。

海陵將伐宋，而契丹反，召入諭之曰：「汝久在邊陲，屢立戰功。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，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，師久無功，已置諸法。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、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。」因賜具裝廐馬四疋。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，未能進。會世宗卽位遼陽，鈔兀迎謁，遷

輔國上將軍，與都統吾札忽、副統渾坦討窩斡。^{〔六〕}鈔兀行至窩歷，與窩斡遇，左軍小却，鈔兀挺槍馳入其陣，手殺二十餘人，賊乃退。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，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，遂大敗之。事平，遷西北路招討使，改東北路。

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，思敬爲北京留守，^{〔七〕}奉詔至招討司，鈔兀不出餞。世宗聞之，遣使切責之曰：「卿本大臭扎也，起身細微。受國厚恩，累歷重任，乃以私憾，不餞詔使。當內省自訟，後勿復爾。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。」既而思敬爲平章政事，東北路招討使鈔兀^{〔八〕}以私取諸部進馬，事覺被逮，將赴京師。^{〔九〕}鈔兀爲人尙氣，次海濱縣，慨然曰：「吾豈能爲思敬辱哉。」遂縊而死。十九年，^{〔一〇〕}詔以鈔兀舊功，授其子和尙世襲布輝猛安，徒胡眼謀克。

李木魯定方本名阿海，內吉河人也。材勇絕倫。海陵素聞其名。天德初，召授武義將軍，充護衛。數月，轉十人長，遷宿直將軍，賜予甚厚。尋爲殿前右衛將軍，又三月，擢殿前右副點檢，世襲猛安，改左副點檢。出爲河南尹，改彰德軍節度使。

海陵南伐，定方爲神勇軍都總管。大定二年，宋人陷汝州，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

兵四千往取之。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，不可以騎軍戰。是時，宋兵由鵝路出沒，定方至襄城，得敵虛實，遂牒諭汝州屬縣曰：「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，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，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。」既而定方引兵趨鵝路，宋人聞之，果棄城遁去。定方至魯山境，知宋兵已去，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袴叉，擊敗之，遂復汝州。授鳳翔尹。

宋人阻邊，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，率步騎六萬，將由壽州進軍，次亳州。宋李世輔陷宿州，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。時天大暑，定方督戰，馳突敵陣中，出入數四，渴甚，因出陣下馬取水，爲人所害，年四十四。上聞而閔之，詔有司致祭，賻銀五百兩、重綵二十端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。

夾谷胡刺，〔二〕上京宋葛屯猛安人。初在左副元帥撻懶帳下，有戰功，授武德將軍，襲其父謀克。正隆末，山東盜起，胡刺爲行軍猛安討賊，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，敗之。山東路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，胡刺將之，與驍騎軍皆隸點檢司。行至淮南，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，敗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。僕散忠義伐宋，胡刺領萬戶由泗州進戰，遇敵於宿州，歿于陣，贈鎮國上將軍。

蒲察幹論，上京益速河人，徙臨潢。祖忽土華，父馬孫，俱贈金紫光祿大夫。

幹論剛毅有技能。天輔初，以功臣子充護衛，遷左衛將軍、定武軍節度使，召爲右副都點檢。天德初，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呂斜魯猛安，改東平尹，賜錢千萬，累除河南尹。海陵伐宋，以本官爲右領軍都監。大定二年，仍爲河南尹，兼河南路都統軍使。

宋以萬人據壽安縣，嵩州刺史石抹突刺、三押軍萬戶徒單賽補以騎兵三百巡邏，遇于縣東，請師於幹論。幹論使猛安完顏鶻沙虎率七百人助之。宋兵多，突刺使士卒下馬，跪而射之。宋兵不能當，走入縣城。突刺進逼之，宋人棄城去，追及于鐵索口，復大敗之，遂復壽安。改北京留守、大定尹，卒官。

夾谷查刺，隆州失撒古河人也。祖不刺速，國初授世襲曷懶兀主猛安、曷懶路總管。父謝奴，官至工部尙書。

查刺狀貌魁偉，善女直、契丹書。天德初，以功臣子充護衛。二年，授武義將軍。未

幾擢符寶郎，凡再考，出爲灤州刺史，改知平定軍事。海陵南征，爲武威軍副都總管。軍還，大定二年，授景州刺史，遷同知京兆尹。

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宋將吳璘相拒於德順州，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查刺與諸將議破敵策。璋等議曰：「我兵雖屢勝，而敵兵不退者，知我軍少故也。須都監親至，方可破敵。」於是合喜領兵四萬至，遂下德順州。入爲殿前右衛將軍，襲父猛安，改左衛將軍，遷右副點檢。有疾，丞相良弼視之，謂所親曰：「此人國器也。他人有疾，吾未嘗往焉。」九年，出爲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，仍賜金帶。到官，治有勤績，邊境以安。其斷獄公平，道不拾遺。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，蕃部畏服。改西北路招討使。上遣使宣諭曰：「今諸部初附，命汝撫綏，當使治聲達於朕聽。」大定十二年卒。

查刺性忠實，內明敏，每論大事，超越倫輩。太師曷嘗曰：「查刺不學而知，方之古人，如此者鮮矣。」

贊曰：陷泉之捷，震電燁燁。符離之克，我勢攸赫。隴、坻擣擗，三淮、澗鈞鉞成矣。故列敘諸將之功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十年「十」原作「九」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十年正月「甲戌，以司徒、御史大夫李石爲太尉、尙書令」。今據改。

〔二〕趣有司按問「按」原作「拯」，據文義改。

〔三〕宗敘軍來援「敘」原作「亨」。按本書卷一三三移刺窩斡傳，「賊渡河，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，宗亨、世傑七謀克指畫失宜，陣亂敗于賊，宗敘以右翼軍來救，賊乃去」。又卷七一宗敘傳，卷八七僕散忠義傳記載略同。今據改。

〔四〕二十五年按上當有「大定」二字。

〔五〕宋別將由胡陵夜襲李董布輝營「由」原作「田」，據永樂大典卷一〇八八九引文改。

〔六〕副統渾坦討窩斡原脫「坦」字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元年十一月「癸未，遣權元帥左都監吾扎忽、右都監神土懣、廣寧尹僕散渾坦討契丹諸部」。又卷七一吾扎忽傳，「大定初，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懣解臨潢之圍」。今據補。

〔七〕思敬爲北京留守「北」原作「東」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三年五月「乙卯，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復爲右副元帥」。七年十二月「甲辰，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爲平章政事」。卷七〇思敬傳，

大定「三年四月，召還京師，以爲北京留守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八〕東北路招討使鈔兀 原脫「東」字，據上文補。

〔九〕將赴京師 「赴」原作「走」，據永樂大典卷一〇八八九引文改。

〔一〇〕十九年 按上當有「大定」二字。

〔一一〕夾谷胡刺 「谷」原作「古」。按本卷卷目作「谷」。本書卷五五百官志白號之姓所列亦作「夾谷」。今統一。又下文「夾谷查刺」，「谷」亦原作「古」。今并統一。

〔一二〕嵩州刺史石抹突刺 「石抹突刺」，本書卷六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丙辰下作「石抹术突刺」。

〔一三〕隴坻撓撮 「撓撮」原作「撮撓」。按文選張衡西京賦云，「流鏑撓撮」，今據改。

金史卷八十七

列傳第二十五

紇石烈志寧

僕散忠義

徒單合喜

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，上京胡塔安人。自五代祖太尉韓赤以來，與國家世爲甥舅。父撒八，海陵時賜名懷忠，爲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，轉猛安，嘗爲東平尹、開遠軍節度使。

志寧沉毅有大略，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，宗弼於諸壻中，最愛之。皇統間，爲護衛。海陵以爲右宣徽使，出爲汾陽軍節度使，入爲兵部尙書，改左宣徽使、都點檢，遷樞密副使，開封尹。

契丹撒八反，樞密使僕散忽土、北京留守蕭蹟、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，坐誅。於是，志寧爲北面副統，與都統白彥敬，以北京、臨潢、泰州三路軍討之。志寧至北京，而海陵伐宋已渡淮。彥敬、志寧聞世宗有異志，乃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、利涉軍節度使

獨吉義，將攻之。而世宗已卽位，使石抹移迭、移刺曷補來招，彥敬、志寧殺其使者九人。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伐，衆不肯戰，乃與彥敬俱降。世宗問曰：「正隆暴虐，人望旣絕，朕以太祖之孫卽大位。汝殺我使者，又不能爲正隆死節，恐爲人所圖，然後來降。朕今殺汝等，將何辭？」彥敬未有以對，志寧前奏曰：「臣等受正隆厚恩，所以不降，罪當萬死。」上曰：「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所事，自今事朕，宜勉忠節。」

世宗使扎八招窩斡，扎八乃勸之，「遂稱帝。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之，志寧以臨海節度使，都統右翼軍。窩斡敗于長灤，西走，志寧追及于霧霖河。賊已先渡，依岸爲陣，毀橋岸以爲阻。志寧與賊夾河，爲疑兵，與萬戶夾谷清臣、徒單海羅於下流涉渡。已渡，前有支港岸斗絕，其中泥濘，乃束柳填藉，士卒畢濟。行數里，得平地，將士方食，賊奄至。賊據南岡，三馳下志寧陣。陣堅，力戰，流矢中左臂，戰自若。賊據上風縱火，乘煙勢馳擊。志寧步軍繼至，轉戰十餘合，火益熾，風煙突人不可當。會雨作，風煙乃熄，遂奮擊，大破之。於是，元帥謀衍、右監軍福壽不急擊賊，久無功，右丞僕散忠義請自討賊，而志寧擊賊有功，上以忠義代謀衍，志寧代福壽，封定國公，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。賊略懿州界，陷靈山、同昌、惠和三縣，「三」脾睨北京。會土河水漲，賊不得渡，乃西趨三韓縣。志寧方追躡之，元帥忠義與賊遇于花道，軍頗失利，賊見志寧踵其後，不敢乘勝，遂西走。是時，

大軍馬瘦弱，不堪追襲，諸將欲止軍勿追。志寧獲賊候人，知賊自選精銳，與老小輜重分道，期山後會集，可擊其輜重。忠義以爲然，遂過移馬嶺，進及裊嶺西陷泉。賊見左翼據南岡爲陣，不敢犯。右翼萬戶烏延查刺擊賊少却，志寧與夾谷清臣等擊之，賊衆大敗，涉水走。窩幹母徐輦舉營由落括岡西去，志寧追及之，盡獲其輜重，俘五萬餘人，雜畜不可勝計。僞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。窩幹走奚中，至七渡河，志寧復敗之。賊過渾嶺，入于奚中。志寧獲賊將稍合住，釋弗殺，許以官賞，縱之歸，約以捕窩幹自効。稍合住既去，見窩幹，祕不言見獲事，乃反間奚人于窩幹曰：「陷泉失利，奚人有貳志，不可不察。」當是時，窩幹屢敗，其下亦各有心，稍合住乃與賊帥神獨幹執窩幹，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。志寧與萬戶清臣、宗寧、速哥等，追捕餘黨至燕子城，盡得所畜善馬，因至抹拔里達之地，悉獲之。逆黨既平，入朝爲左副元帥，賜以玉帶。

經略宋事，駐軍睢陽，都元帥忠義居南京，節制諸軍。宋將黃觀察據蔡州，楊思據潁昌。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，黃觀察遁去。完顏襄攻潁州，拔之，獲楊思。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，使依皇統以來舊式，浚復書曰：「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。」是時，宋得窩幹黨人括里、扎八，用其謀攻靈璧、虹縣，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，遂陷宿州。括里等謀曰：「北人恃騎射，戰勝攻取。今夏月久雨，膠解，弓不可用。」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。歸德尹 术甲撒

速、宿州防禦使烏林荅刺撒、萬戶溫迪罕速可、裴滿婁室，不守約束，不肯堅壁俟大軍，輒出與戰，由是軍敗，城陷。刺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，交通李世輔，受其賂遺，久之，事覺，伏誅。謀克賽一坐故知不舉，除名。撻不也母幹里懶，緣坐當死，上曰：「撻不也背國棄母，殺之何益？」朕閱其老，遂原其死。詔撒速、刺撒、速可、婁室各杖有差，撒速、刺撒仍解職。世輔自以爲得志，日與括里、扎八置酒高會。志寧以精兵萬人，發自睢陽，趨宿州，中使來督軍，志寧附奏曰：「此役不煩聖慮，臣但恐世輔遁去耳。」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，甚易之，曰：「當令十人執一人也。」括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，知是志寧，謂世輔曰：「此撒合輦監軍也，軍至萬人，慎毋輕之。」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，志寧將至宿州，乃令從軍盡執旗幟，駐州西爲疑兵，三猛安兵駐州南。志寧自以大軍，駐州東南，阨其歸路。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，果謂大軍在州西，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，先擊之。以步騎數萬，皆執盾，背城爲陣，外以行馬捍之。使別將將兵三千，出自東門，欲自陣後攻志寧軍，萬戶蒲查擊敗之。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爲前行，撒毀行馬，短兵接戰，世輔軍亂，諸將乘之，追殺至城下。是夕，世輔盡按敗將，將斬之，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，盡得城中虛實。明日，世輔悉兵出戰，騎兵居前，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。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爲一隊，與清臣遇，清臣踵擊之，宋將不能反旆。志寧麾諸軍力戰，世輔復大敗，走者自相蹈藉，僵尸相枕，爭城門而入，門填塞，人人自阻，

遂緣城而上，我軍自濠外射之，往往墮死於隍間，殺騎士萬五千，步卒三萬餘人。世輔乘夜脫走。明日，夾谷清臣、張師忠追及世輔，斬首四千餘，赴水死者不可勝計，獲甲三萬，他兵仗甚衆。上以御服金線袍、玉吐鵲、寶鐵佩刀，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。凡有功將士，猛安、謀克並如陝西遷賞，蒲輦進官三階、重綵三端、絹六匹，旗鼓笛手、吏人各賜錢十貫。詔志寧曰：「卿雖年少，前征契丹戰功居最，今復破大敵，朕甚嘉之。」

宋人議和不能決，都元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，志寧移軍臨渙，遂渡淮，徒軍克寧取盱眙、濠、廬、和、滁等州。宋人懼，乃決意請和，使者六七往反，議遂定，宋世爲姪國，約歲幣二十萬兩、匹，魏杞奉誓書入見，復通好。志寧還軍睢陽，上以御服、玉佩刀、通犀御帶賜之。詔曰：「靈璧、虹縣、宿州兵士死者，朕實閔焉。宜歸葬鄉里，官爲齎送，人賻錢三十貫。」鳳翔尹李术魯定方以下猛安、謀克，官爲致祭。定方賻銀五百兩、重綵二十端，猛安三百貫，謀克二百貫，蒲里衍一百貫，權猛安二百貫，權謀克一百五十貫，權蒲里衍七十貫。

五年三月，忠義朝京師，志寧駐軍南京。五月，志寧召至京師，拜平章政事，左副元帥如故。志寧復還軍，賜玉束帶，上曰：「卿壯年能立功如此，朕甚嘉之。」南服雖定，日月尙淺，須卿一往規畫。」六年二月，志寧還京師，拜樞密使。七年十一月八日，皇太子生日，宴羣臣於東宮，志寧奉觴上壽，上悅，顧謂太子曰：「天下無事，吾父子今日相樂，皆此人力。」

也。」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，上手飲志寧，卽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。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奴，八年十月，進幣，宴百官于慶和殿。皇女以婦禮謁見，志寧夫婦坐而受之，歡飲終日，夜久乃罷。九年，拜右丞相。十一年，代宗敕北征。旣還，遣使者迎勞，賜以弓矢、玉吐鶻。入見，上慰勞良久。是日，封廣平郡王，復遣使就第慰勞之。皇太子生日，宴羣臣於東宮，以玉帶賜志寧，上曰：「此梁王宗弼所服者，故以賜卿。」郊祀覃恩，從征護衛，皆有賜，進封金源郡王。

十二年，志寧有疾，中使看問，日三四輩，疾亟，賜金丹三十粒，詔曰：「此丹未嘗以賜人也。」使者至，志寧已不能言，但稽首而已。是歲，薨。上輟朝，臨其喪，行哭而入，哀動左右。將葬，上致祭，見陳甲柩前，復慟哭之。賻銀千五百兩、重綵五十端、絹五百匹，葬事祠堂，皆從官給，諡武定。十五年，圖像衍慶宮。

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，嘗殺孕妾，及志寧薨後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，世宗甚惜之，遣使諭永安縣主曰：「丞相有大功三，先朝舊臣，惟秦、宋二王功大，餘不及也。今養其孽子，當如親子視之。」二十二年，上問宰臣：「僕散忠義、紇石烈志寧孰愈？」尙書左丞襄奏曰：「忠義兵權精緻，此其所長也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志寧臨敵，身先士卒，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。」明昌五年，配享世宗廟廷。

僕散忠義本名烏者，上京拔盧古河人，宣獻皇后姪，元妃之兄也。高祖幹魯補。曾祖班觀。祖胡闌。父背魯，國初世襲謀克，婆速路統軍使，致仕。

忠義魁偉，長髯，喜談兵，有大略。年十六，領本謀克兵，從宗輔定陝西，行間射中宋大將，宋兵遂潰，由是知名。帥府錄其功，承制署爲謀克。宗弼再取河南，表薦忠義爲猛安。攻冀州先登，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戰，破其軍十餘萬，賞以奴婢、馬牛、金銀、重綵。從宗弼渡淮攻壽、廬等州，宗弼稱之曰：「此子勇略過人，將帥之器也。」賞馬五匹、牛一百五十頭、羊五百口，領親軍萬戶，超寧遠大將軍，承其父世襲謀克。

皇統四年，除博州防禦使，公餘學女直字，及古算法，閱月，盡能通之。在郡不事田獵、燕游，以職業爲務，郡中翕然稱治。忽一夕陰晦，囚徒謀爲反獄，倉猝間，將校皆惶駭失措，忠義從容，但使守吏撾鼓鳴角，囚徒以爲天且曉，不敢出，自就桎梏。及考，郡民詣闕願留，詔從之。八年，改同知眞定尹，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，遷西北路招討使，入爲兵部尙書。

僕散忽土嘗與海陵篡立，恃勢陵傲同列，忠義因會飲衆辱之，海陵不悅，出爲震武軍節度使。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，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，射殺數人，賊乃退。改臨洮尹，兼

熙秦路兵馬都總管。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：「洮河地接吐蕃、木波，異時剽害良民，州縣不能制。汝宿將，故以命汝。」賜條服、玉具、佩刀。閱再考，徙平陽尹，再徙濟南尹。以本官爲漢南路行營副統制，伐宋，克通化軍。

世宗立，海陵死揚州，罷兵入朝京師，拜尙書右丞。移刺窩斡僭號，兵久不決。右副元帥完顏謀衍旣敗之于霧霧河，乃擁衆，貪鹵掠，不追討，而縱其子斜哥暴橫軍中，士卒不用命。賊得水草善地，官軍踵其遺餘，水草乏，馬益弱，賊軼出山西，久無功。忠義請曰：「契丹小寇，不時殄滅，致煩聖慮。臣聞主憂臣辱，願効死力除之。」世宗大悅。卽召還謀衍，勒歸斜哥本貫。拜忠義平章政事，兼右副元帥，封榮國公，賜以御府貂裘、寶鐵吐鶻弓矢大刀、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、金牌，詔曰：「軍中將士有犯，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，有功者依格遷賞。」詔諸將士曰：「兵久駐邊陲，蠹費財用，百姓不得休息。今以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、右副元帥，宜同心戮力，無或弛慢。」

忠義至軍，賊陷靈山、同昌、惠和等縣，陣而西行。忠義追之，及于花道，宗亨爲左翼，宗敘爲右翼，與賊夾河而陣。賊渡河，先攻左翼，偏敗，右翼救之，賊引去。窩斡乃以精銳自隨，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，期於山後會集。追復及于裊嶺，西陷泉。與賊遇，時昏霧四塞，跬步莫覩物色，忠義禱曰：「狂寇肆暴，殺戮無辜，天不助惡，當爲開霽。」奠已，

昏霧廓然。及戰，忠義左據南岡，爲偃月陣，右迤而北，大敗之，獲其弟裊，俘生口三十萬，獲雜畜十餘萬，車帳金珍以鉅萬計，悉分諸軍。賊走趨奚地，遣將追躡，至七渡河，又敗之。既踰渾嶺，復進軍襲之，望風奔潰，遁入奚中，降者相屬於路。詔忠義曰：「卿材能素著，果能大破賊衆，朕甚嘉之。今遣勞卿，如朕親往。賜卿御衣、及骨睹犀具佩刀、通犀帶等。就以俘獲，均散軍士。」窩幹既敗，遂入于奚中。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，移刺道取抹白諸奚之家，抹白奚乃降，窩幹勢益弱。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稍合住，縱之使歸，約以捕窩幹自贖，仍許以官賞。稍合住與其黨，執窩幹詣完顏思敬降。契丹平。忠義朝京師，拜尙書右丞相，改封沂國公，以玉帶賜之。

自海陵遇弑，大軍北還，而窩幹鴟張，命將徂征。及窩幹敗，其黨括里、扎八奔入于宋，宋人用其謀，侵掠邊鄙，攻取泗、壽、唐、海州。於是，宋主傳位于宗室子昚，是爲宋孝宗，雖嘗遣使來，而欲用敵國禮。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，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，居南京，節制諸將，時大定二年也。

忠義將行，陛辭，上諭之曰：「彼若歸侵疆，貢禮如故，則可罷兵。」既至南京，簡閱士卒，分屯要害，戒諸將嚴守備。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，其略曰：「可還所侵本朝內地，各守自來畫定疆界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，帥府亦當解嚴。如必欲抗衡，請會兵相

見。」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：「疆場之一彼一此，兵家之或勝或負，何常之有，當置勿道。謹遣官僚，敬造麾下議之。」是時，已復泗、壽、鄧州，請隳其城，遷其民于宿、毫、蔡州，上曰：「三州本吾土也，得之則已。」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，且牧馬，俟來歲取淮南。初，世宗詔諸將由泗、壽、唐、鄧三道進發，宋人聞之，即自方城、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，使無所芻牧。忠義命唐、鄧道軍芻牧許、汝間。

三年，忠義入奏事，遂以丞相兼都元帥。無何，還軍中。忠義與宋相持日久，慮夏久雨，弓力易減，宋或乘時見攻，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。及自汴赴闕議事，次濬州，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璧、虹縣，遂陷宿州。忠義使人還汴，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，與宋人戰，遂大捷，竟復宿州。忠義還，以書責宋。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、計議官盧仲賢，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，歸海、泗、唐、鄧州所侵地，約爲叔姪國。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，宋又使人來言，禮物未備，請俟十二月行成。忠義以其事馳奏，請定書式，且言宋書如式，則許其入界，如其不然，勢須遣還本國，復稟其主，若是往復，動經七八十日，恐誤軍馬進取。世宗以詔諭之曰：「若宋人歸疆，歲幣如昔，可免奉表稱臣，許世爲姪國。」忠義乃貽書宋人，前後凡七，宋人他託未從。忠義移大軍壓淮境，遣志寧率偏師渡淮，取盱眙、濠、廬、和、滁等州，宋人懼。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，思與百姓休息，詔忠義度宜以行。

四年正月，忠義使右監軍宗敘入奏，將近暑月，乞俟秋涼進發。詔從之。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，宋稱姪國，不肯加世字。忠義執昉留軍中，答其書，使使以聞。詔曰：「行人何罪，遣胡昉還國。邊事從宜措畫。」八月，詔忠義曰：「前請俟秋涼進發，今已八月，復俟何時？」先是，忠義乞增金、銀牌，上曰：「太師梁王兼數職，未嘗增也。」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、銀牌二十，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、銀牌各十，左右監軍金牌各一、銀牌各六，左右都監金牌各一、銀牌各四，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。乃定南界官員、百姓歸附遷賞格。

元帥府獲宋諜人符忠。忠前嘗至中都，大興府官詰問，忠執文據，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，由是獲免，厚謝德亨，德亨受之。忠具款服，乃奏其事于朝，於是，大興少尹王全解職，德亨除名。和議始于張浚，中更洪遵、湯思退，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，取楚州，世宗下詔進師，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、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，和議始定。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、崇信軍、承宣使康潛，充通問國信使，取到宋主國書式，并國書副本，宋世爲姪國，約歲幣爲二十萬兩、匹，國書仍書名再拜，不稱「大」字。大定五年正月，魏杞、康潛入見，其書曰：「姪宋皇帝脊，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。」魏杞還，復書「叔大金皇帝」不名，不書「謹再拜」，但曰「致書于姪宋皇帝」，不用尊號，不稱闕下。和好已定，罷兵，詔天下。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，太子詹事楊伯雄副之。

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，留馬步軍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。上曰：「今已許宋講好，而屯戍尙多，可除舊軍外，選馬一萬二千，阿里喜稱是，步軍虞候司軍共選一萬五千，及簽軍一萬，與舊軍通留六萬。富強丁多者摘留，貧難者阿里喜官給，富者就用其奴。其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、大名府、速頻、胡里改、會寧、咸平府、濟州、東京、曷速館等路軍內，約量揀取。其西南、西北招討司，臨潢府、泰州、北京、婆速、曷懶、山東東西路，並行放還。」詔近侍局使裴滿子寧佩金牌，護衛醜底、符寶祇候馳滿回海佩銀牌，諭諸路將帥，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、匹，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。曾過界者，人給絹二匹、銀二兩，不曾過界者銀二兩、絹一匹。阿里喜絹一匹。謀克倍軍人，猛安倍謀克。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，量與除授。又詔曰：「其令一路全罷者，先發遣之。」賜忠義玉束帶。三月，詔曰：「如大軍已放還，丞相忠義宜先還，左副元帥志寧、右監軍宗敘留駐南京，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。」

忠義朝京師，上勞之曰：「宋國請和，偃兵息民，皆卿力也。」拜左丞相，兼都元帥。大定初，事多權制，詔有司刪定，上謂宰臣曰：「凡已奏之事，朕嘗再閱，卿等毋懷懼。朕於大臣，豈有不相信者？但軍國事，不敢輕易，恐或有誤也。」忠義對曰：「臣等豈敢竊意陛下，但智力不及耳。陛下留神萬幾，天下之福也。」

大定六年正月，忠義有疾，上遣太醫診視，賜以御用藥物，中使撫問，相繼於道。二月，薨。上親臨哭之慟，輟朝奠祭，賻銀千五百兩、重綵五十端、絹五百匹。世宗將幸西京，復臨奠焉。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，凡葬祭從優厚，官爲給之。大宗正丞竟充勅祭使，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勅葬使，百官送葬，具一品儀物，建大將旗鼓，送至墳域。諡武莊。
忠義動由禮義，謙以接下，敬儒士，與人極和易，侃侃如也。善御將士，能得其死力。及爲宰輔，知無不言。自漢、唐以來，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，又多不克其終，未有兼任將相，功名始終如忠義者。十一年，詔曰：「故左丞相忠義族人，及昭德皇后親族，人材可用者，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以聞。」二十一年，上思忠義功，勒銘墓碑。泰和元年，圖像衍慶宮，配享世宗廟廷。子揆，別有傳。

徒單合喜，上京速蘇海水人也。父蒲涅，世襲猛安。合喜魁偉，膂力過人，一經聞見，終身不忘。天輔間，從金源郡王婁室爲扎也，甚愛之。天會六年，以功爲謀克，尋領婁室親管猛安。元帥府聞其才，命權左翼軍事。皇統二年，爲隴州防禦使。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，以兵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，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五百於鳳翔。以二謀克拒饒風關，宋兵二千來奪其關口，奮擊敗之，諸軍乃得過險。遷平涼尹，再徙臨洮、延安

尹。是時，關、陝以西，初去兵革，百姓多失業，合喜守之以靜，民多還歸者。天德二年，爲元帥左都監，陝西統軍使。貞元二年，以本官兼河中尹。正隆六年，爲西蜀道兵馬都統。

世宗卽位，以手詔賜合喜曰：「岐國失道，殺其母后，橫虐兄弟，流毒兆庶。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，勉膺大位。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，卿國家舊臣，豈不知天道人事？卿軍不多，未宜深入，當領軍屯境上。陝右重地，非卿無能措畫者。俟兵革既定，卽當召卿，宜自勉之。」大定二年，復爲陝西路統軍使。未幾，改元帥右都監。表陳伐宋方略，詔許以便宜從事。轉左都監。破宋兵于華州。

是時，宋吳璘侵古鎮，分據散關、和尚原、神叉口、玉女潭、大蟲嶺、石壁寨、寶雞縣，兵十餘萬，陷河州、鎮戎軍。合喜乞濟師，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。合喜遣丹州刺史赤蓋胡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，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。統軍都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，破宋兵于河州，還過德順，駐兵平涼，求益兵于合喜，以解德順之圍。合喜遣萬戶完顏習尼列、大良順，寧州刺史顏蓋門都各將本部兵，合二萬人，以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押之，與迭勒會。吳璘聞之，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，前鋒特里失烏也、奚王和尚擊敗之，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，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，烏也等馳擊之，迭勒、蒲离黑繼至，併力戰，日已暮，兩軍不相辨，乃解。已而，璘報云：「宋主遣使至，兩國講和，請各罷兵。」璘遂遁去。蒲离黑亦引軍

還。自宋兵圍城，至是凡四十餘日乃解。

初，德順在圍中，押軍猛安溫敦蒲里海身先士卒，力戰未嘗少挫，及救兵至，圍解，蒲里海之功爲多。頃之，吳璘復來犯陝西州郡，兵十餘萬。詔以兵七千益合喜兵，號二萬人，慶陽尹烏延蒲轄奴、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。彰化軍節度使璋、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、寧州刺史移刺高山奴、京兆少尹宗室泥河、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，皆備軍前任使。宋人驅商、虢及華山、南山之民五萬人，來圍華州。押軍萬戶裴滿按刺欲堅壁守之，猛安移刺沙里刺曰：「宋兵雖多，半是居民，不習戰，不如擊之。」於是按刺以騎兵千人敗宋前鋒，追至其大軍，亦敗之，亡斬首五千餘級。已而，璋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，宋戍軍自寶雞以西，至于大蟲嶺，皆自散關遁去。

頃之，吳璘聞赤蓋胡速魯改、烏延蒲里黑軍已去德順，率兵號二十萬，復據德順，陷鞏州、臨洮府。臨洮少尹紇石烈騷洽死之，詔贈官一階，賜錢五百貫。合喜以璋權都統，習尼列權副統，將兵二萬攻之。連戰，宋兵雖敗，璘恃其衆，不肯去，分其兵之半，守秦州。合喜乃自行，駐水洛城，東自六盤山，西抵石山頭，分兵守之，當德順、秦州之兩間，斷其餉道，璘乃引去。

都統璋、副統習尼列邀擊宋經略使荆臯，自上八節至甘谷城，殺數千人。習尼列擒宋

將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。宋張安撫守德順，亦棄城遁，胡速魯改邀擊之，〔五〕所殺過半，擒將校十餘人，遂復德順州。宋之守秦州者，亦自退。高景山定商、虢，宗室泥河取環州。於是，臨洮、鞏、秦、河、隴、蘭、會、原、洮、積石、鎮戎、德順、商、虢、環、華等州府一十六，盡復之，陝西平。詔書獎諭，賜以玉帶。詔陝西將士，猛安、階昭毅以下遷兩資，昭武以上遷一資。謀克、階六品以下遷兩資，五品以上遷一資。押軍猛安、階昭武以上者遷一資，昭毅以下、武義以上遷兩資，昭信以下，女直人遷宣武，餘人遷奉信，〔六〕無官者，女直人授敦信，〔七〕餘人授忠武。押軍謀克、武功以下，〔八〕忠顯以上遷兩資，忠勇以下，女直人遷昭信，餘人遷忠顯，無官者，女直人授忠顯，餘人授忠翊。正軍，有官者遷一資，無官者授兩資。猛安賞銀五十兩、重綵五端、絹十匹，權、正同之。正軍人給錢三十貫，阿里喜十貫。戰沒軍官、軍士、長行，贈官賜錢有差。

五年，置陝西路統軍使，兼京兆尹。元帥府移治河中府。統軍使璋朝辭，上曰：「合喜年老，以陝西軍事委卿，凡鎮防利害，可訪問合喜也。」七年，入爲樞密副使，改東京留守，賜以衣帶、佩刀，詔曰：「卿年老，以此職優佚，宜勉之。」九年，入爲平章政事，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，上嘉納之，藏之祕府。封定國公。

十一年，薨。〔九〕上方擊毬，聞訃遂罷。有司致祭，備禮以葬。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

重綵幣帛。二十一年，上念其功，遷其孫三合武功將軍，授世襲本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。
泰和元年，配享世宗廟廷。

贊曰：大定之初，兵連於江、淮，難作於契丹，謀衍挾功，窩斡橫噬，有弗戢之畏焉。世宗獨斷，召還謀衍，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。故曰，「兵主於將，將賢則士勇」，其此之謂邪。
紇石烈志寧有言，「受詔征伐，則不敢辭，爲宰相則誠不能」。如知爲相之難，固所謂賢也。
秦、隴之兵，殆哉岌岌乎。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，亦難矣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志寧爲北面副統 「北面」上原衍「西」字。按本書卷五海陵紀，正隆六年八月壬寅，「以樞密副使白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，開封尹紇石烈志寧副之，中都留守完顏穀亨爲西北面兵馬都統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季古的副之，討契丹」。今據刪。

〔三〕扎八乃勸之 據文義，「乃」疑當作「反」。

〔三〕陷靈山同昌惠和三縣 「惠」原作「慶」。按金無慶和縣。本卷僕散忠義傳，「忠義至軍，賊陷靈山、同昌、惠和等縣」。今據改。

〔四〕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 原脫「大定三年」四字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三年五月癸丑，「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復取宿州」。今據補。

〔五〕詔曰靈璧 「璧」原作「壁」。據殿本改。

〔六〕二月薨 「二月」原作「是月」，承上文卽「正月」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六年「二月丁亥……僕散忠義薨」。今據改。

〔七〕追至其大軍亦敗之 原脫「之」字，據文義補。

〔八〕吳璘聞赤盞胡速魯改 原脫「胡」字。按上文「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」。又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二年十月壬辰，「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敗宋兵于德順州」。卷六五幹者孫璋傳記此事亦作「赤盞胡速魯改」。今據補。

〔九〕胡速魯改邀擊之 原脫「胡」字，據上文補。參見前條。

〔一〇〕餘人遷奉信 按本書卷五五百官志，吏部，武散官「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」，「奉信」疑卽「承信」。

〔一一〕女直人授敦信 按本書卷五五百官志，吏部，武散官「正七品下曰昭信校尉」，「敦信」疑卽「昭信」。

〔一二〕武功以下 按本書卷五五百官志，吏部，武散官「從六品下曰武略將軍」，「武功」疑卽「武略」。

〔三〕十一年薨 原脫「一」字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十一年六月「甲子，平章政事徒單合喜薨」。今據補。

金史卷八十八

列傳第二十六

紇石烈良弼

完顏守道

本名習尼列

石琚

唐括安禮

移剌道

本名趙三 子光祖

紇石烈良弼，本名婁室，回怕川人也。曾祖忽懶。祖忒不魯。父太宇，世襲蒲輦，徙宣寧。天會中，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，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，俱在選中。是時，希尹爲丞相，以事如外郡，良弼遇之途中，望見之，嘆曰：「吾輩學丞相文字，千里來京師，固當一見。」乃入傳舍求見，拜於堂下。希尹問曰：「此何兒也？」良弼自贊曰：「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。」希尹大喜，問所學，良弼應對無懼色。希尹曰：「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。」留之數日。年十四，爲北京教授，學徒常二百人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「前有谷神，後有婁室。」其從學

者，後皆成名。年十七，補尙書省令史。簿書過目，輒得其隱奧。雖大文牒，口占立成，詞理皆到。時學希尹之業者，稱爲第一。除吏部主事。

天德初，累官吏部郎中，改右司郎中，借秘書少監爲宋主歲元使。是時，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，薦良弼才出己右，用是爲刑部尙書，賜今名。丁父憂，以本官起復。海陵嘗曰：「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，而頗不實。刑部尙書婁室言行端正，無所阿諂。」因謂椿年曰：「卿可謂舉能矣。常人多嫉勝己者，卿舉勝於己者，賢於人遠矣。」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。良弼音吐清亮，海陵詔諭臣下，必令良弼傳旨，聞者莫不聳動，以故常被召問。不踰年，拜參知政事，進尙書右丞，賜佩刀入宮，轉左丞。海陵伐宋，良弼諫不聽，以爲右領軍大都督。海陵在淮南，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、遼右。旣而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，而世宗卽位于遼陽，良弼乃還汴京。

海陵死，世宗就以良弼爲南京留守兼開封尹，再兼河南都統，召拜尙書右丞。世宗謂良弼曰：「卿嘗諫正隆伐宋，不用卿言，以至廢殞。當時懷祿偷安之人，朕皆黜之矣。今復用卿，凡於國家之事，當盡言，無復顧忌也。」良弼頓首謝。窩幹敗于陷泉，入奚中，詔良弼佩金牌及銀牌四，往北京招撫奚、契丹。還，拜尙書左丞。上言：「祖宗以來未錄功賞者，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，宜差第封賞。」詔曰：「已有五品以上官者，聞奏。六品以下及無官者，

尙書省約量遷除。」自是功勞畢賞矣。進拜平章政事，封宗國公。

初，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，詔良弼度宜易置，使與百姓異聚，與民田互相犬牙者，皆以官田對易之，自是無復爭訴。六年十一月，^{〔三〕}皇太子生日，上置酒于東宮，良弼、志寧同賜酒。上曰：「邊境無事，中外晏然，將相之力也。」良弼奏曰：「臣等不才，備位宰相，敢不竭犬馬之力。」上悅。進拜右丞相，監修國史。世宗謂良弼曰：「海陵時，記注皆不完。人君善惡，爲萬世勸戒，記注遺逸，後世何觀？其令史官旁求書之。」又曰：「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祇候者，才有可用，具名聞奏。其猥冗不足蒞官者，亦聞奏罷去。」左丞完顏守道奏：「近都兩猛安，父子兄弟往往析居，其所得之地不能贍，日益困乏。」上以問宰臣，良弼對曰：「必欲父兄聚居，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。雖暫擾，然經久甚便。」右丞石琚曰：「百姓各安其業，不若依舊便。」上竟從良弼議。太宗實錄成，賜良弼金帶、重綵二十端，同修國史張景仁、曹望之、劉仲淵以下賜有差。

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，因謂宰相曰：「皇統、正隆多殺臣僚，往往死非其罪。朕委卿等以大政，毋違道以自陷，毋曲從以誤朕。惟忠惟孝，匡救輔益，期致太平。」良弼對曰：「臣等過蒙嘉惠，雖譴薄，敢不盡心。聖諭諄諄，臣等不勝萬幸。」良弼請於權場市馬，毋拘牝牡。今官馬甚少，一旦邊境有警，乃調於民，不亦晚乎。上從之。八年，選侍衛親軍，

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，詔使習射。頃之，問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：「女直人習射尙未行耶？」良弼對曰：「已行之矣。」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：「吏部格法，止敘年勞，雖有材能，拘滯下位。刺史、縣令，多不得人。乞密加訪察，然後廉問。今酒稅使尙選能吏，縣令可不擇人才，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，任親民之職。」上是其言，謂宰相曰：「朕思庶職多不得人，中夜而寤，或達旦不能寐。卿等注意選擇，朕亦密加體察。」良弼對曰：「女直、契丹人，須是會習漢人文字，然後可。方今大率多爲黨與，或稱譽於此，或見毀於彼，所以難也。」上曰：「朕所以密令體察也。」上謂良弼曰：「猛安謀克牛頭稅粟，本以備凶年，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。」進拜左丞相，監修國史如故。

良弼爲相既久，練達朝政，上所詢訪盡誠開奏，垂紳正笏不動聲氣，議政多稱上意。以母憂去，起復舊職。是時，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，以封其臣任得敬。上以問羣臣，羣臣多言此外國事，從之可也。上曰：「此非是仁孝本心，不可從。」良弼議與上意合。既而，夏國果誅任得敬，上表來謝。參知政事宗敘請置沿邊壕塹，良弼曰：「敵國果來伐，此豈可禦哉？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高麗國王王暉表讓國於其弟皓，上疑之，以問宰相良弼。良弼策以爲讓國非王暉本心。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，其表果言王皓弑其兄暉，如良弼策，語在高麗傳中。

世宗罷採訪官，謂宰臣曰：「官吏之善惡，何由知之？」良弼對曰：「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之。」以進睿宗實錄，賜通犀帶、重綵二十端。是年，有事南郊，良弼爲大禮使。自收國以來，未嘗講行是禮，歷代典故又多不同，良弼討論損益，各合其宜，人服其能。上與良弼、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，不習教訓，無長幼之禮。曩時，鄉里老者輒教導之。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，或謂事不在己而不問，或非其職而人不從。可依漢制置鄉老，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，使教導之。良弼奏曰：「聖慮及此，億兆之福也。」他日，上問曰：「朕觀前史，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，直言爲民者。今無其人，何也？」良弼曰：「今豈無其人哉。蓋以直道而行，反被謗毀，禍及其身，是以不爲也。」

大定十四年，歲在甲午，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，宋人就館奪其國書，詔梁肅詳問。衆議紛紛，謂凡午年必用兵，上以問良弼，對曰：「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，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，今茲宋人奪我國書，而適在午年，故有此語，未必然也。」旣而，梁肅至宋，宋主起立授受國書，如舊儀。梁肅旣還，宋主遣工部尙書張子顏、知閣門事劉密來祈請，其書曰：「言念眇躬，夙承大統。荷上國照臨之惠，尋盟遂閱於十年。修兩朝聘問之勤，繼好靡忘于一日。惟是函書之受，當新賓接之儀。嘗空臆以屢陳，飭行人而再請。仰祈眷顧，俯賜矜從。」上與大臣議，良弼奏曰：「宋國免稱臣爲姪，免奉表爲書，恩賜亦已多矣。今又乞免親接國書，

是無厭也，必不可從。」平章政事完顏守道、參知政事移刺道與良弼議合。左丞石琚、右丞唐括安禮以爲不從所請，必至于用兵。上謂琚等曰：「卿等所言，非也。所請有大於此者，更欲從之乎？」遂從良弼議，答其書，略曰：「弗循定分之常，復有授書之請。謂承大統，愈見自尊。奈何以若所爲，尙求其欲。」矧曰已行之禮，靡得而更。」其授受禮儀，終不復改。

上問宰臣：「嘗求內外官舉賢能，未聞有舉者，何也？」參政魏子平請，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，視其當不，以爲賞罰。上曰：「宋制薦舉，其人犯私罪者，舉主雖至宰執，亦坐降罰。人心有恒者鮮，財利怵于前，或喪其所守。宰臣任大責重，豈坐是以爲升黜邪？」良弼曰：「前詔朝官六品以上，外官五品以上，各舉所知。盍申明前詔？」從之。上曰：「朕欲周知官吏善惡，若尋常遣官采訪，恐用非其人。然則，官吏善惡何以知之？」良弼曰：「臣等當爲陛下訪察。」上曰：「然，但勿使名實混淆耳。」上欲徙窩幹逆黨，分散置之遼東。良弼奏：「此輩已經赦宥，徙之生怨望。」上曰：「此目前利害，朕爲子孫後世慮耳。」良弼曰：「非臣等所及也。」於是，以嘗預亂者，徙居烏古里石壘部。上問宰臣曰：「堯有九年之水，湯有七年之旱，而民不病飢。今一二歲不登，而人民乏食，何也？」良弼對曰：「古者地廣人淳，崇尚節儉，而又惟農是務，故蓄積多，而無饑饉之患也。今地狹民衆，又多棄本逐末，耕之者少，食之者衆，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。」上深然之，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。

十七年，以疾辭相位，不許。告滿百日，詔賜告，遣太醫診視，屢使中使問疾。良弼在告既久，省多滯事，上以問宰相、參政，張汝弼對曰：「無之。」上曰：「豈曰無之。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，當具以聞。」

十八年，表乞致仕歸田里，上遣使慰諭之曰：「卿比以疾在告，朕甚憂之。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，彼中風土，非老疾所宜。京師中倦於人事，若就近都佳郡居處，待疾少間，速令朕知之。」良弼奏曰：「臣遭遇聖明，濫膺大任，夙夜憂懼，以至成疾。比蒙聖恩，數遣使存問，賜以醫藥，臣之苟活至今，皆陛下之賜也。臣豈敢望到鄉里，便可愈疾。臣去鄉歲久，親識多已亡沒，惟老臣獨在，鄉土之戀，誠不能忘。臣竊惟自來人臣受人主，無逾臣者，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。若使一還鄉社，得見親舊，則死無恨矣。」上問宰相曰：「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曷荅，俾之侍行，何如？」右丞相完顏守道曰：「不若以猛安授良弼，使其子攝事。」上從之。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，給丞相俸僚，良弼乃致仕歸。上謂宰相曰：「卿等非不盡心，但才力不及良弼，所以惜其去也。」其後，尙書省奏差除，上曰：「丞相良弼擬注差除，未嘗苟與不當得者，而薦舉往往得人。粘割幹特刺、移刺慥、裴滿餘慶，皆其所舉。至于私門請託，絕然無之。」嘗問良弼：「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？」良弼曰：「旦而色赤應在東，高麗當之。暮而色赤應在西，夏國當之。願陛下修德以應天，則災變自

弭矣。」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，高麗有趙位寵之難，其言皆驗云。是歲，薨。年六十。上悼惜之，遣太府監移刺慥、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爲勅葬祭奠使，賻白金、綵幣加等，喪葬皆從官給。追封金源郡王，命翰林待制移刺履勒銘墓碑，諡誠敏。

良弼性聰敏忠正，善斷決，言論器識出人意表。雖起寒素，致位宰相，朝夕惕惕盡心於國，謀慮深遠，薦舉人材，常若不及。居家清儉，親舊貧乏者周給之，與人交久而愈敬。居位幾二十年，以成太平之功，號賢相焉。〔一〕明昌五年，配饗世宗廟廷。

守道，本名習尼列，以祖谷神功，擢應奉翰林文字。皇統九年，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，歷獻祁濱、薊四州刺史。〔二〕世宗幸中都，過薊，父老遮道請留再任。平章政事移刺元宜舉以自代，於是遷昭毅大將軍，授左諫議大夫。

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，守道諫曰：「陛下初卽位，天下略定，邊警未息，方大有爲之時，恐晏非其材。必欲親愛，莫若厚與之祿，俾勿事事。」乃授以太尉，致仕。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，欲行賞賚，而帑藏空竭，議貸民財以與之。守道曰：「人罹虐政，方喜更生，今仁恩未及，而徵斂遽出，如羣望何，寧出宮中所有，無取於民。」遂從其言。契丹叛，遼東猛安謀

克在其境者，或附從之，朝議欲徙之內地，守道極陳其不可。右副元帥謀衍將兵討賊，不卽擊，守道力言於朝，詔遣僕散忠義、紇石烈志寧往代之，東方以平。

大定二年，宮中十六位火，方事完葺，時已入夏，頗妨民力，守道諫而罷。未幾，改太子詹事，兼右諫議大夫，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，及賑民饑。守道籍大姓戶口，限以歲儲，使盡輸其贏入官，復給其直，以是軍民皆足。拜參知政事、兼太子少保，守道懇辭，世宗諭之曰：「乃祖勳在王室，朕亦悉卿忠謹，以是擢用，無爲多讓。」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尙衆，北京、臨潢、泰州民不安，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，給羣牧馬千疋，以備軍用。守道招致契丹骨迭、聶合等內附，民以寧息。還進尙書左丞，兼太子少師。嘗從獵近郊，有虎傷獵夫，帝欲親射之，守道叩馬極諫而止。俄拜平章政事。十四年，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，守道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，帝意未決，守道等以爲不可許，帝卒從之，詳在紇石烈良弼傳中。旣而，遷右丞相，監修國史，復遷左丞相，授世襲謀克。

二十年，修熙宗實錄成，帝因謂曰：「卿祖谷神，行事有未當者，尙不爲隱，見卿直筆也。」尋請避賢路，帝不許。進拜太尉、尙書令，改授尙書左丞相，諭之曰：「丞相之位不可虛曠，須用老成人，故復以卿處之，卿宜悉此。」未幾，復乞致仕，帝曰：「以卿先朝勳臣之後，特委以三公重任，自秉政以來，效竭忠勤，朕甚嘉之。今引年求退，甚得宰相體，然未得代卿

者，以是難從，汝勉之哉。」二十五年，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，奪官一階。尋改兼太子太師，特錄其子珪襲謀克，充符寶祇候。章宗爲原王，詔習騎鞠，守道諫曰：「哀制中未可。」帝曰：「此習武備耳，自爲之則不可，從朕之命，庸何傷乎？然亦不可數也。」二十六年，懇求致仕，優詔許之，特賜宴於慶春殿，憲帝手飲以卮酒，錫與甚厚，以其子珪侍行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。明昌四年卒，年七十四。上聞之震悼，遣其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致祭，賻銀千兩、重綵五十端、絹五百疋。太常議諡曰簡憲，上改曰簡靖，蓋重其能全終始云。

石琚，字子美，定州人。沉厚好學。父臯，補郡吏，廉潔自將，稱爲長者。從魯王闍母攻青州，州人堅守不降。闍母怒之，及城破，命臯計州民之數，將使諸軍分掠有之，臯緩其事。闍母讓之，臯曰：「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，當使百姓按堵，無或侵苦之。若取城邑而殘其民，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。」臯之稽緩，安敢逃罪。」闍母感悟，乃下令曰：「敢有犯州人者，以軍法論。」指其坐謂臯曰：「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。」臯隨守定州，唐縣人王八謀爲亂，書其縣人姓名于籍，無慮數千人，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，臯主鞫治。是時冬月，臯抱籍上廳事，佯爲頓仆，覆其籍爐火中，盡焚之，不可復得其姓名，止坐爲首者，餘皆得釋。

琚生七歲，讀書過目卽成誦，旣長博通經史，工詞章。天眷二年，中進士第一，再調弘政、邢臺縣令。邢守貪暴屬縣，掊取民財，以奉所欲，琚獨一物無所與。旣而守以贓敗，他令佐皆坐累，琚以廉辦，改秀容令。復擢行臺禮部主事，召爲左司都事，累遷吏部郎中。貞元三年，以父喪去官，尋起復爲本部侍郎。世宗舊聞其名，大定二年，擢左諫議大夫，侍郎如故。奉命詳定制度，琚上疏六事，大概言正紀綱，明賞罰，近忠直，遠邪佞，省不急之務，罷無名之役。上嘉納之。遷吏部尙書。琚自員外郎至尙書，未嘗去吏部，且十年。典選久，凡宋、齊換授官格，南北通注銓法，能僂指而次第之，當時號爲詳明。頃之，拜參知政事，琚辭讓再三，上曰：「卿之材望無不可者，何以辭爲？」右丞蘇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，詔共典其事，給銀牌二十四，許從宜規畫。上謂琚曰：「此役不欲煩民，丁匠皆給雇直，毋使貪吏夤緣爲姦利，以興民怨。卿等勉力，稱朕意焉。」徒單合喜定陝西，琚請曲赦秦、隴，以安百姓，上從之。丁母憂，尋起復，進拜尙書右丞。天長觀災，詔有司營繕，有司闢民居以廣大之，費錢三十萬貫。蔚州采地蕈，役數百千人。琚奏之，上曰：「自今凡稱御前者，皆稟奏。」琚與孟浩對曰：「聖訓及此，百姓之福也。」是時，議禁網捕狐、兔等野物，累計其獲，或至徒罪，琚奏曰：「捕禽獸而罪至徒，恐非陛下意，杖而釋之可也。」上曰：「然。」久之，進拜左丞，兼太子少師。上問宰相：「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，今何以無之？」琚對曰：「是

豈無之，但未得上達耳。」上曰：「宜盡心采擢之。」

世宗將行郊祀，議配享，琚曰：「配者，侑神作主也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，故推祖考以配天，同尊之也。」孝經曰：「郊祀后稷以配天。」漢、魏、晉皆以一帝配之。唐高宗始以高祖、太宗崇配。垂拱初，以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並配。玄宗開元十一年，罷同配之禮，以高祖配。宋太宗時，以宣祖、太祖配。眞宗時以太祖、太宗配。仁宗時，有司請以三帝並侑，遂以太祖、太宗、眞宗並配。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、神無二主，當以太祖配。此唐、宋變古以三帝配天，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。將來親郊合依古禮，以一祖配之。」上曰：「唐、宋不足爲法，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。」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，或譖之曰：「琚希恩東宮。」世宗察其無他，以此言告之，琚對曰：「臣本孤生，蒙陛下拔擢，備位執政，兼師保之任。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，當使知民事，遂言及之。」因乞解少師。十年二月，祭社，有司奏請御署祝版，上問琚曰：「當署乎？」琚曰：「故事有之。」上曰：「祭祀典禮，卿等慎之，無使後世譏誚。」熙宗尊諡太祖，宇文虛中定禮儀，以常朝服行事。當時朕雖童稚，猶覺其非。」琚曰：「祭祀，大事也，非故事不敢行。」

上謂琚曰：「女直人往往徑居要達，不知閭閻疾苦。卿嘗爲丞簿，民間何事不知，凡利害極陳之。」上與宰臣議鑄錢，或以鑄錢工費數倍，欲采金銀坑冶，上曰：「山澤之利可以與

民，惟錢幣不當私鑄。若財貨流布四方，與在官何異。」琚進曰：「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，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。」上問琚曰：「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？」對曰：「使百姓自鑄，則小人圖厚利，錢愈薄惡，古所以禁也。」

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，相爲黨與謀不軌，事覺伏誅。上問宰臣曰：「南方尙多反側，何也？」琚對曰：「南方無賴之徒，假託釋道，以妖幻惑人。愚民無知，遂至犯法。」上曰：「如僧智究是也。此輩不足卹，但軍士討捕，利取民財，害及良民，不若杜之以漸也。」智究，大名府僧，同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，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，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，汝法名智究，正應經文，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，亦作頌子付汝。智究信其言，遂謀作亂，歷大名、東平州郡，假託抄化，誘惑愚民，潛結姦黨，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，會徒嶧山，以「應天時」三字爲號，分取東平諸州府。及期嚮夜，使逆黨胡智愛等，劫旁近軍寨，掠取甲仗，軍士擊敗之。會傅戩、劉宣亦於陽穀、東平上變。皆伏誅，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。

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，世宗欲授散官，量與廩祿，以贍足之，以問宰臣曰：「於前代何如？」琚對曰：「堯親九族，周家內睦九族，皆帝王盛事也。」琚之將順多此類。

十三年，上表乞致仕。十六年，再表乞致仕。皆不許。參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，出

爲橫海軍節度使，數年不復召。琚對便殿，從容進曰：「唐括安禮忠直，久在外官。」世宗深然之，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尙書右丞。琚嘗舉室紹先以爲右司員外郎，紹先中風暴卒，上甚惜之，謂琚曰：「卿之所舉也」，感歎者再三。

十七年，拜平章政事，封莘國公。明年，拜右丞相。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言「朝奏屏人議事，史官亦不與聞，無由紀錄」。上以問宰相，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：「古者史官，天子言動必書，以儆戒人君，庶幾有畏也。」周成王翦桐葉爲圭，戲封叔虞，史佚曰：「天子不可戲言，言則史書之。」以此知人君言動，史官皆得記錄，不可避也。」上曰：「朕觀貞觀政要，唐太宗與臣下議論，始議如何，後竟如何，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。若恐漏泄幾事，則擇慎密者任之。」朝奏屏人議事，記注官不避自此始。

以年老衰病固辭，上曰：「朕知卿年老，勉爲朕留，俟一二年，朕將思之。」上謂宰臣曰：「朕爲天子，未嘗敢專行獨斷，每事徧問卿等，可行則行之，不可則止也。」琚與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：「好問則裕，自用則小，陛下行之，天下幸甚。」居一年，復表致仕，乃許。詔以一孫爲閣門祇候。卽命駕歸鄉里。久之，世宗謂宰臣：「知人最爲難事，近來左選多不得人。惟石琚爲相時，往往舉能其官，左丞移刺道、參政粘割斡特刺舉右選，頗得之。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爲不足。此宰相事也，左右近侍雖常有言，朕未敢輕信。」又曰：「近日刺史縣

令多闕員，當擇幹濟者除之，資級不到庸何傷。」又曰：「惟石琚最爲知人。」

唐括鼎爲定武軍節度使，上謂鼎曰：「久不見石琚，精力比舊何如？汝到官往視之。」顯宗亦思之，因琚生日，寄詩以見意。二十二年，以疾薨于家，年七十二。諡文憲。泰和元年，圖像衍慶宮，配享世宗廟廷。

唐括安禮，本名幹魯古，字子敬。好學，通經史，工詞章，知爲政大體。貞元中，累官臨海軍節度使，入爲翰林侍讀學士，改瀋州防禦使、彰化軍節度使。大定初，遷益都尹，召爲大興尹，上曰：「京師好訛言。府中姦吏爲民患。卿雖年少，有治才，去其宿弊，毋爲因仍。」安禮入第一等，進階榮祿大夫。

七年五月，大興府獄空，詔錫宴勞之。凡州郡有獄空者，皆賜錢爲錫宴費，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，其餘有差。久之，拜參知政事，罷爲橫海軍節度使，歷河間尹、南京留守。以喪去官，起復尙書右丞。詔曰：「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，漢戶租佃田土，所得無幾，費用不給，不習騎射，不任軍旅。凡成丁者簽入軍籍，月給錢米，山東路沿邊安置。其議以聞。」浹旬，上問曰：「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戶如之何？」奏曰：「未也。」乃問安禮曰：「於卿意如何？」對曰：

「猛安人與漢戶，今皆一家，彼耕此種，皆是國人，卽日簽軍，恐妨農作。」上責安禮曰：「朕謂卿有知識，每事專倣漢人，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，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，國家有事，農作奚暇？卿習漢字，讀詩、書，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。前日宰臣皆女直拜，卿獨漢人拜，是邪非邪，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，女直、漢人，其實則二。朕卽位東京，契丹、漢人皆不往，惟女直人偕來，此可謂一類乎。」又曰：「朕夙夜思念，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，傳及萬世，女直人物力不困。卿等悉之。」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，詔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刺使書之，百官集議于尙書省。

十七年，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覲古速行邊，從行契丹押刺四人，按刺、招得、雅魯、斡列阿，自邊亡歸大石。上聞之，詔曰：「大石在夏國西北。昔窩斡爲亂，契丹等響應，朕釋其罪，俾復舊業，遣使安輯之，反側之心猶未已。若大石使人間誘，必生邊患。遣使徙之，俾與女直人雜居，男婚女聘，漸化成俗，長久之策也。」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、吏部郎中裴滿餘慶、翰林修撰移刺傑，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、濟州、利等路安置。以兵部郎中移刺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監，詔子元曰：「卿可省諭徙上京、濟州契丹人，彼地土肥饒，可以生殖，與女直人相爲婚姻，亦汝等久安之計也。卿與奧也同催發徙之。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，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，脫或有變，卽便討滅。俟其過嶺，卿卽還

鎮。」上已遣奧也、子元等，謂宰臣曰：「海陵時，契丹人尤被信任，終爲叛亂，羣牧使鶴壽、駙馬都尉賽一、昭武大將軍朮魯古、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。賽一等皆功臣之後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，彼之野心，亦足見也。」安禮對曰：「聖主溥愛天下，子育萬國，不宜有分別。」上曰：「朕非有分別，但善善惡惡，所以爲治。異時或有邊釁，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。」他日，上又曰：「薦舉，大臣之職。外官五品猶得舉人，宰相無所舉，何也？」安禮對曰：「孔子稱才難。賢人君子，世不多有。陛下必欲得人，當廣取士之路，區別器使之，斯得人矣。」上曰：「除授格法不倫。奉職皆闕閱子孫，朕所知識，有資考出身月日。親軍不以門第收補，無廕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。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，故出職反在奉職上。天下一家，獨女直有超遷格，何也？」安禮對曰：「祖宗以來立此格，恐難輒改。」

轉左丞，與右丞蒲察通同日拜，上謂之曰：「朕今年五十有五，若過六十，必倦於政事。宜及朕之康強，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，改定法令。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，朕頗習女直舊風，子孫豈能知之，況政事乎，卿等宜悉此意。」上又曰：「大理寺事多留滯，宰執不督責之，何也？」安禮對曰：「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。」上曰：「舊例是邪非邪，今不究其事，輒給以限邪？」參政移刺道曰：「臣在大理時，未嘗有滯事。」上曰：「卿在大理無滯事，爲宰執而不能檢治，何也？」道無以對而退。上問宰臣曰：「御史臺官，亦與親知往來否？」皆曰：「往來殊

少。」上曰：「臺官當盡絕人事。諫官、記注官與聞議論，亦不可與人游從。」安禮對曰：「親知之間，恐不可盡絕也。」上曰：「職任如是，何恤人之言。」

進拜平章政事，封芮國公，授世襲謀克。上諭安禮，前代史書詳備，今祖宗實錄太簡略。對曰：「前代史皆成書，有帝紀、列傳。他日修史時，亦有帝紀、列傳，其詳自見于列傳也。」安禮嘗議科目，言于上曰：「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。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，文理俱優者爲中選，以時務策觀其器識，庶得人也。」上曰：「卿等議之。」上謂宰臣曰：「賞有功不可緩，緩賞無以勸善。」安禮對曰：「古所謂賞不踰時者，正謂此也。」

二十一年，拜右丞相，進封申國公，固辭曰：「臣備位宰相，無補於國家，夙夜憂懼，惟恐得罪，上負陛下，下負百姓。臣實不敢受丞相位，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。」上曰：「朕知卿正直，與左丞相習顯無異。且練習政事，無出卿之右者。其毋多讓。」安禮頓首謝。是歲，泰和元年，配享世宗廟廷。

移刺道，本名趙三，其先乙室部人也，初徙咸平。爲人寬厚，有大志，以薦孝著名。通女直、契丹、漢字。皇統初，補刑部令史，轉尙書省令史，再遷大理司直。丁母憂，起復，遷

戶部員外郎。正隆三年，徙臨潢、咸平路、畢沙河等三猛安，屯戍幹盧速。還奏，海陵謂侍臣曰：「道骨相異常，他日必登公輔。」明年，遷本部郎中。

海陵伐宋，爲都督府長史。海陵死，師還，無復紀律，士卒掠淮南，百姓苦之。有男女二百餘人，自願與道爲奴，道受之，至淮，俟諸軍畢濟，乃悉遣還。大定二年，復爲戶部郎中，與梁鉞安撫山東，招諭盜賊。民或避盜避役者，並令歸業，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，軍人不得並緣虜掠。僕散忠義討窩幹，道參謀幕府事。賊平，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，道悉縱遣之。

還京師，入見，旣退，世宗目送之，曰：「此人有幹才，可大用也。」遷翰林直學士，兼修起居注。頃之，世宗曰：「道清廉有幹局，翰林文雅之職，不足以盡其才。」中都轉運繁劇，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。詔道送河北、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勅，上曰：「卿從討契丹，不貪俘獲，其志可嘉。故命卿爲使。卿其勉之。」是歲，以廉升者，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爲北京副留守，濰州刺史蒲察蒲查爲博州防禦使，威州刺史完顏兀荅補爲磁州刺史。治狀不善下遷者，登州刺史大磐爲嵩州刺史，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爲同知北京轉運事，衛州防禦使完顏阿鄰爲陳州防禦使，眞定尹徒單拔改爲興平軍節度使，安國軍節度使唐括重國爲彰化軍節度使。仍具功過善惡宣諭，毋受饋獻。遷大理卿。五年，宋人請和，罷兵。道往

山東，閱實軍器，振贍戍兵妻子。再除同知大興尹。

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，其夜入左藏庫，殺都監郭良臣，盜取金珠。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，掠笞三人死，五人者自誣，其贓不可得。上疑之，命道參問。道持久其獄，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，伏誅。上曰：「箠楚之下，何求不得。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。」賜掠死者錢，人二百貫周其家，不死者人五十貫。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、五十人長，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。

遷戶部尙書。上曰：「朕初卽位，卿爲戶部員外郎，聞卿孳孳爲善，進卿郎中，果有可稱。及貳京尹，亦能善治。戶部經治國用，卿其勉之。」道頓首謝。改西北路招討使，賜金帶。故事，招討使到官，諸部皆獻駝馬，多至數百，道皆却之，數月皆復貢職。父喪去官，起復參知政事。初，諸部有獄訟，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，往往爲姦利。道請專設一官，上嘉納之，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。上謂宰臣曰：「比聞大理寺斷獄，輒經旬月，何邪？」道奏曰：「在法，決死囚不過七日，徒刑五日，杖刑三日。」上曰：「法有程限，而輒違之，此官吏之責也，嚴戒約以去其弊。」進尙書右丞。乞致仕，上曰：「卿孝於家，忠於朕，通習法令政事，雖踰六十，心力未衰，未可退也。」乃除南京留守，賜通犀帶。上曰：「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爲人少戇，凡邊事須與卿共議。卿以朕意諭思列也。」入拜平章政事。

道弟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，道待罪于家。皇太子生日，宴于慶和殿，上問道何故不在，參知政事粘割幹特刺奏曰：「其弟犯死刑，據制不合入內。」上曰：「此何傷也。」卽詔道起視事。是時，縣令多闕，上以問宰相，道奏曰：「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。」上曰：「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，錄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，縣尉入優等者，皆與縣令。散官至五品，無貪汙曠職之名者，亦可與之。俟縣令不闕，卽如舊制。」

二十三年，罷爲咸平尹，封莘國公。上曰：「卿數年前嘗乞致仕，朕不許卿。卿今老矣。咸平卿故鄉，地涼事少，老者所宜。」賜通犀帶。明日，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：「咸平自窩幹亂後，民業尙未復舊，朕聽卿歸鄉里，所以安輯一境也。」

二十四年，薨。上聞之，悼惜良久。是歲幸上京，道過咸平，遣使致祭，賻贈有加。詔圖像藏祕府，擢其子八狗爲閤門祇候。

光祖字仲禮，幼名八狗。以蔭補閤門祇候，調平晉令、衛州都巡河、內承奉押班，累轉東上閤門使，兼典客署令。大安中，改少府少監。丁母憂，起復儀鸞局使，同知宣徽院使事，祕書監右宣徽使。興定二年十一月，詔集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，光祖等三人議曰：「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，俾人自勸，各保一方。」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，語在「九公」傳。〔七〕

三年，轉左宣徽使。五年，卒。

贊曰：良弼、守道、琚、安禮、道，皆無聞正隆時，及其筮治朝，佐明主，諫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，豈非遇其時邪。官序無闕，上下相安，君享其名，臣終其祿，可謂盛哉。海陵能知移刺道有公輔之器，而不能用，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。人才之顯晦，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，尚矣。金世內燕，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，世宗一日特召琚入，諸王以下竊語，心蓋易之。世宗覺之，卽語之曰：「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，而有今日之樂者，此人力也。」乃歷舉近事數十，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，皆俯伏謝罪。君臣相知如此，有不竭忠者乎。大定末，世宗將立元妃爲后，以問琚，琚屏左右曰：「元妃之立，本無異辭，如東宮何？」世宗愕然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琚曰：「元妃自有子，元妃立，東宮搖矣。」世宗悟而止。且人主家事，人臣之所難言者，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，琚之對，其爲金謀者至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完顏守道本名習尼列「尼」原作「宜」，蓋同音異譯。今與傳文統一。

〔二〕六年十一月 按「六年」上脫「大定」二字。

〔三〕號賢相焉 此下原衍「大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謚武定」十三字。按良弼死於大定十八年，不可能於十五年有賜謚諸事。考本書卷八紇石烈志寧傳，志寧死後「謚武定」，十五年圖像衍慶宮。知此十三字當是志寧傳文，誤抄於此，今刪。

〔四〕歷獻祁濱、薊四州刺史 按本書卷八九梁肅傳，先言「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」，繼書「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夫」。是任濱州在任薊州之後，「濱」當在「薊」下。

〔五〕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 按本卷紇石烈良弼傳有「今又乞免親接國書」之語，「手接」卽「親接」，上脫「免」字，「書」上脫「國」字。

〔六〕特賜宴於慶春殿 按慶春殿在汴京之「太后苑」見本書卷二五地理志 南京路注。非此時所能賜宴之地。金世宗常在慶和殿宴羣臣，紀傳多所記載，疑此當作「慶和殿」。

〔七〕語在九公傳 按本書無「九公」傳之名，所謂「九公」傳，當係卷一一八苗道潤等人傳。

金史卷八十九

列傳第二十七

蘇保衡

翟永固

魏子平

孟浩

田穀附

梁肅

移刺慥

移刺子敬

蘇保衡字宗尹，雲中天成人。父京，遼進士，爲西京留守。宗翰兵至西京，京出降。久之，京病篤，以保衡屬宗翰。京死，宗翰薦之於朝。賜進士出身，補太子洗馬，調解州軍事判官。左監軍撒离喝駐軍陝西，辟幕府，參議軍事，累官同知興中尹。天德間，繕治中都，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。改大興少尹，督諸陵工役。再遷工部尙書。海陵治兵伐宋，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，海陵獵近郊，因至通州視工作。兵興，保衡爲漣東道水軍都統制，率舟師泛海，徑趨臨安。宋兵來襲，敗于海中，副統制鄭家死之。

大定二年，召赴中都。是時，山東盜賊嘯聚，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，百姓困弊。詔保衡安撫山東，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，發倉粟以賑之，無衣者賜以幣帛，或官粟有闕，則收糴以給之，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。還除刑部尚書。與工部尚書宗永、兵部侍郎完顏余里也，往河南、山東、陝西宣問屯田軍人，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，具姓名以聞。或以寡敵衆，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，正軍及擐甲阿里喜補官一階，猛安謀克以功狀上尚書省，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淮上遷賞。

僕散忠義伐宋，保衡行戶部於關中，兼糾察，許以便宜，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。邠守傅愼微忤用事者，被讒構下獄且死，保衡力救之得免，入爲太常卿，遷禮部尚書。三年，拜參知政事。〔宋人請和，詔保衡往南京，與僕散忠義斟酌事宜，行之。入奏，進右丞。四年，宋人請和，師還，保衡朝京師。初，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，延燒諸殿，上以方用兵，國用不足，不復營繕。及宋和，詔保衡監護役事，遣少府監張仲愈取南京宮殿圖本。上聞之，謂保衡曰：「追仲愈還。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。」

六年冬，有疾，求致仕，不許。遣敬嗣暉傳詔曰：「卿以忠直擢居執政，齒髮未衰，遽以小疾求退。善加攝養，以俟疾間視事。」未幾，薨，年五十五。世宗將放鷹近郊，聞之乃還，爲輟朝，賻贈，命有司致祭。

翟永固字仲堅，中都良鄉人。太祖與宋約攻遼，事成以燕歸宋。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，永固中第一，授開德府儀曹參軍。金破宋，永固北歸。中天會六年詞賦科，授懷安丞，遷望雲令，補樞密院令史，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。永固家貧，求外補，宗翰愛其能，不許，以錢三千貫周之，薦於朝，攝左司郎中。除定武軍節度副使，歷同知清州防禦使，入爲工部員外郎。以母憂去官，起復禮部郎中，遷翰林直學士。

海陵篡立，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，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，遣還之。以待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報諭宋使，永固爲副，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。使還，改禮部侍郎。久之，分護燕京宮室役事，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，不納。俄遷太常卿，考試貞元二年進士，三出尊祖配天賦題，海陵以爲猜度己意，召永固問曰：「賦題不稱朕意。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？」對曰：「拜。」海陵曰：「豈有生則致拜，死而同體配食者乎？」對曰：「古有之，載在典禮。」海陵曰：「若桀、紂會行，亦欲我行之乎？」於是永固、張景仁皆杖二十。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韻有曰：「方今將行郊祀。」海陵詰之曰：「汝安知我郊祀乎？」亦杖之三十。頃之，永固遷禮部尚書，賜笏頭毬文金帶。改永定軍節度使。

正隆二年，例降二品以上官爵，永固階光祿大夫不降，以寵異之。遷翰林學士承旨，與

直學士韓汝嘉俱召至內殿，問以將親伐宋事，永固對曰：「宋人事本朝無釁隙，伐之無名。縱使可伐，亦無煩親征，遣將帥可也。」由是大忤海陵意，永固卽請致仕。正隆四年正月丁巳，海陵朝永壽宮，四品以上官賜宴，永固至殿門外，海陵卽以致仕宣命授之，永固歸臥于家。大定二年，起拜尙書左丞，請依舊制廉察官吏，革正隆守令之汙，從之。明年，表乞致仕，詔不許。罷爲眞定尹，賜通犀帶。尙書省奏，永固自執政爲眞定尹，其傘蓋當用何制度，上曰：「用執政制度。」遂著爲令。五年，懇乞致仕，許之。六年，薨。

魏子平字仲均，弘州人。登進士第，調五臺主簿，累除爲尙書省令史，除大理丞，歷左司都事，同知中都轉運使事，太府監。正隆三年，爲賀宋主生日副使。是時，海陵謀伐宋，子平使還，入見，海陵問江左事，且曰：「蘇州與大名孰優？」子平對曰：「江、湖地卑濕，夏服蕉葛猶不堪暑，安得與大名比也。」海陵不悅。世宗卽位，除戶部侍郎。大定二年，丞相僕散忠義伐宋，置元帥府於南京，子平掌餽運，給金牌一、銀牌六，糧道給辦。進戶部尙書。六年，復爲賀宋主生日使，上曰：「使宋無再往者，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，用此優卿耳。」久之，拜參知政事。上問子平曰：「古者稅什一而民足，今百一而民不足，何也？」子平對曰：「什一取其公田之入，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，爲法不同。古有一易再易之田，中田一

年荒而不種，下田二年荒而不種。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，此民所以困也。」上又問曰：「戍卒逋亡物故，今按物力高者補之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富家子弟驍懦不可用，守戍歲時求索無厭，家產隨壞。若按物力多寡賦之，募材勇騎射之士，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，庶幾官收實用，人無失職之患。」上從之。

海州捕賊八十餘人，賊首海州人，其兄今爲宋之軍官。上聞之，謂宰相曰：「宋之和好恐不能久，其宿、泗間漢軍，以女直軍代之。」子平曰：「誓書稱沿邊州城，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，更不得屯軍守戍。」上曰：「此更代之，非增戍也。」

上曰：「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，外任五品以上，並舉所知。未聞有舉之者，豈無其才，蓋知而不舉也。」子平曰：「請令當舉之官，每任須舉一人。」澤州刺史劉德裕、祁州刺史斜哥、滄州同知訛里也、易州同知訛里刺、楚丘縣令劉春哥以贓汙抵罪，上欲詔示中外，丞相守道以爲不可，上以問子平曰：「卿意何如？」子平曰：「臣聞懲一戒百，陛下固宜行之。」上曰：「然。」遂降詔焉。

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，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，上問宰臣曰：「卿等度之，以爲何如？」子平曰：「臣聞襄陽薪芻，皆於江北取之，殆爲此也。」上曰：「朕與卿等治天下，當治其未然。及其有事，然後治之，則亦晚矣。」河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，上使修起居

注粘割斡特刺就問狀。宗敘言：「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，宋國調兵募民，運糧餉，完城郭，造戰船浮橋，兵馬移屯江北。自和議後卽罷制置司，今復置矣。商、虢、海州皆有姦人出沒，此不可不備。嘗報樞密院，彼視以爲文移，故欲入見言之。」斡特刺召凡言邊事者詰問，皆無實狀，行至境上，問知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，如子平策。還奏。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，告人得實，賞錢五百貫。

上問宰臣曰：「祭宗廟用牛。牛盡力稼穡有功於人，殺之何如？」子平對曰：「惟天地宗廟用之，所以異大祀之禮也。」

十一年，罷爲南京留守，未幾致仕。十五年，起爲平陽尹，復致仕。二十六年，薨于家。

孟浩字浩然，灤州人。遼末年登進士第。天會三年，爲樞密院令史，除平州觀察判官。天眷初，選入元帥府備任使，承制除歸德少尹，充行臺吏、禮部郎中，入爲戶部員外郎、郎中。

韓企先爲相，拔擢一時賢能，皆置機要，浩與田穀皆在尙書省，穀爲吏部侍郎，浩爲左司員外郎。旣典選，善銓量人物，分別賢否，所引用皆君子。而蔡松年、曹望之、許霖皆小人，求與穀相結，穀薄其爲人拒之。

松年，蔡靖子。靖將兵不能守燕山，終敗宋國，穀頗以此譏斥松年。松年初事宗弼於行臺省，以微巧得宗弼意，宗弼當國，引爲刑部員外郎。望之爲尙書省都事，霖爲省令史。皆怨穀等，時時毀短之於宗弼，凡與穀善者皆指以爲朋黨。韓企先疾病，宗弼往問之，是日，穀在企先所，聞宗弼至，知其惡己，乃自屏以避。宗弼曰：「丞相年老且疾病，誰可繼丞相者？」企先舉穀，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言，謂企先曰：「此輩可誅。」穀聞流汗浹背。企先薨，穀出爲橫海軍節度使。選人龔夷鑒除名，值赦，赴吏部銓，得預覃恩。穀已除橫海，部吏以夷鑒白穀，穀乃倒用月日署之。許霖在省典覃恩，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穀有怨，以事至京師，微知夷鑒覃恩事，嗾許霖發之，詆以專擅朝政。詔獄鞫之，擬穀與奚毅、邢具瞻、王植、高鳳庭、王儼、趙益興、龔夷鑒死，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，仍不以赦原。天下冤之。

世宗在熙宗時，知田穀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。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還鄉里，多物故，惟浩與穀兄穀、王補、馮煦、王中安在。大定二年，召見，復官爵。浩爲侍御史，穀爲大理丞，補爲工部員外郎，煦爲兵部主事，中安知火山軍事，而浩尋復爲右司員外郎。

浩篤實，遇事輒言，無所隱。上嘉其忠，每對大臣稱之。有疾，求外補，除祁州刺史，致仕，歸。七年，起爲御史中丞，而浩已年老，世宗以不次用之，再閱月，拜參知政事。故事，

無自中丞拜執政者，浩辭曰：「不次之恩，非臣所敢當。」上曰：「卿自刺史致仕，除中丞，國家用人，豈拘階次。卿公正忠勤，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，朕思之久矣。」浩頓首謝。

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，浩諫曰：「皇太子義兼臣子，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伴，恐制度未宜，固宜示以儉德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遂罷其役，因謂太子曰：「朕思漢文純儉，心常慕之，汝亦可以爲則也。」未幾，皇太子生日，上宴羣臣于東宮，以大玉杓、黃金五百兩，賜丞相志寧，顧謂羣臣曰：「卿等能立功，朕亦褒賞如此。」又曰：「參政孟浩公正敢言，自中丞爲執政。卿等能如是，朕亦不次用之。」世宗嘗曰：「女直本尙純朴，今之風俗，日薄一日，朕甚憫焉。」浩對曰：「臣四十年前在會寧，當時風俗與今日不同，誠如聖訓。」上曰：「卿舊人，固知之。」上謂宰臣曰：「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爲『猪王』，食之以牢，納之泥中，以爲戲笑。書于史策，所以勸善而懲惡也。」海陵以近習掌記注，記注不明，當時行事，實錄不載，衆人共知之者求訪書之。」浩對曰：「良史直筆，君舉必書。帝王不自觀史，記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。」浩復奏曰：「歷古以來，不明賞罰而能治者，未之聞也。國家賞善罰惡，蓋亦多矣，而天下莫能知。乞自今凡賞功罰罪，皆具事狀頒告之，使君子知勸以遷善，小人知懼以自警。」從之。

進尙書右丞，兼太子少傅。罷爲眞定尹，上曰：「卿年雖老，精神不衰，善治軍民，毋遽

言退。」以通犀帶賜之。十三年，薨。

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，終于利涉軍節度使。

二十九年，章宗詔尙書省曰：「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士，小人以朋黨陷之，由是得罪。世宗用孟浩爲右丞，當時在者俱已用之，亡者未加追復，其議以聞。」張汝霖奏曰：「穀專權樹黨，先朝已正罪名，莫不稱當。今追贈官爵，恐無懲勸。」汝霖先朝大臣，嘗與顧命，上初卽位，不肯輒逆其意，謂之曰：「卿旣以爲不可，姑置之。」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，故汝霖猶擠之也。汝霖死後，章宗復詔尙書省曰：「蓋自田穀黨事之後，有官者以爲戒，惟務苟且，習以成風。先帝知穀等無罪，錄用生存之人，有擢至宰執者，其次有爲節度、防禦、刺史者。其死者猶未追復，子孫猶在編戶，朕甚憫焉。惟旌賢顯善，無間存沒，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，並加恩卹，以勵風俗。據田穀一起人除已敍用外，但未經任用身死，並與復舊官爵。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，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，亦與追復。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廕敍者，亦皆量與恩例。」

梁肅字孟容，奉聖州人。自幼勤學，夏夜讀書往往達旦，母葛氏常滅燭止之。

天眷二年，擢進士第，調平遙縣主簿，遷望都、絳縣令。以廉，入爲尙書省令史。除定

海軍節度副使，改中都警巡使，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。營治汴宮，肅分護役事。攝大名少尹。正隆末，境內盜起，驅百姓平人陷賊中，不能自辨者數千人，皆繫大名獄。肅到官，考驗得其情讞，出者十八九。

大定二年，宛平趙植上書曰：「頃者，正隆任用閹寺，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，規取民利。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、前中都警巡使梁肅，勤恪清廉，願加進擢。」於是守忠落少監，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夫，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。〔三〕

肅上疏言：「方今用度不足，非但邊兵耗費而已。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，皆年老資高者爲之，類不稱職。臣謂凡軍功、進士諸科、門蔭人，知錢穀利害，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，許上書自言。就擇其可用，授以職事。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，視其增耗而黜陟之。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權酤法，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。宜禁天下酒麴，自京師及州郡官務，仍舊不得酤販出城。其縣鎮鄉村，權行停止。」不報。

三年，坐捕蝗不如期，貶川州刺史，削官一階，解職。上御便殿，召左諫議大夫奚籲、翰林待制劉仲誨、祕書少監移刺子敬，訪問古今事。少間，籲從容請曰：「梁肅材可惜，解職太重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。是時，窩幹亂後，兵食不足，詔肅措置沿邊兵食。移牒肇州、北京、廣寧鹽場，許民以米易鹽，兵民皆得其利。四年，通檢東平、大名

兩路戶籍物力，稱其平允。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功，百姓訴苦之。朝廷勅諸路以東平、大名通檢爲準，於是始定。

七年，父憂去官。起復都水監。河決李固，詔肅視之，還奏「決河水六分，舊河水四分。今障塞決河，復故道爲一，再決而南則南京憂，再決而北則山東、河北皆可憂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隄，使兩河分流，以殺水勢便」。上從之。

改大理卿。尙輦局本把石抹阿里哥，與釘鉸匠陳外兒，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。肅以阿里哥監臨，當首坐。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，抵死。上曰：「罪疑惟輕，各免死，徒五年，除名。」於時，東京久不治，上自擇肅爲同知東京留守事。遷中都都轉運使，轉吏部尙書。上疏論臺諫，其大旨謂「臺官自大夫至監察，諫官自大夫至拾遺，陛下宜親擇，不可委之宰相，恐樹私恩，塞言路也」。上嘉納之。復請奴婢不得服羅，上曰：「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，可漸行之。」肅舉同安主簿高旭，除平陽酒使，肅奏曰：「明君用人，必器使之。旭儒士，優於治民，若使坐列肆，權酒酤，非所能也。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，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改刑部尙書。

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，世宗不從。及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旦使，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，而重賂之。璋還，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以肅爲宋國詳問使，其書略曰：「盟書所載，止於

帝加皇字，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，量減歲幣，便用舊儀，親接國書。茲禮一定，於今十年。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，不依禮例引見，輒令迫取於館，姪國禮體當如是耶？往問其詳，宜以誠報。」肅至宋，宋主一一如約，立接國書。肅還，附書謝，其略曰：「姪宋皇帝謹再拜，致書于叔大金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。惟十載遵盟之久，無一毫成約之違，獨顧禮文，宜存折衷。矧辱函封之貺，尙循躬受之儀，既俯迫于輿情，嘗屢伸于誠請，因歲元之來使，遂商權以從權。敢勞將命之還，先布鄙悰之懇，自餘專使肅控請祈。」肅還至泗州，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駝滿蒲馬入奏。世宗大喜，欲以肅爲執政，左丞相良弼曰：「梁肅可相，但使宋還卽爲之，宋人自此輕我矣。」上乃止。

久之，爲濟南尹，上疏曰：「刑罰世輕世重，自漢文除肉刑，罪至徒者帶鐐居役，歲滿釋之，家無兼丁者，加杖准徒。今取遼季之法，徒一年者杖一百，是一罪二刑也，刑罰之重，於斯爲甚。今太平日久，當用中典，有司猶用重法，臣實痛之。自今徒罪之人，止居作，更不決杖。」不報。

未幾，致仕，起復彰德軍節度使，召拜參知政事。上謂侍臣曰：「梁肅以治入異等，遂至大任，廉吏亦可以勸矣。」肅奏：「漢之羽林，皆通孝經。今之親軍，卽漢之羽林也。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，使之教讀，庶知臣子之道，其出職也，可知政事。」上曰：「善，人之行，莫大

於孝，亦由教而後能。」詔與護衛俱賜焉。復上奏曰：「方今斗米三百，人已困餓，以錢難得故也。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，一歲之用餘千萬。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，通減數百萬。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，折支官兵俸給，使錢布散民間，稍稍易得。」上曰：「懸欠院務，許折納，可也。」

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。一曰，罷隨司通事。二曰，罷酒稅司杓欄人。三曰，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，其餘皆遠族，可罷養濟。四曰，裁減隨司契丹吏員。五曰，罷權醋，以利與民。六曰，量減鹽價，使私鹽不行，民不犯法。七曰，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。八曰，今歲大稔，乞廣糴粟麥，使錢貨流出。上曰：「趙氏養濟一事，乃國家美政，不可罷。其七事，宰相詳議以聞。」上又曰：「朕在位二十餘年，鑒海陵之失，屢有改作，亦不免有繆戾者，卿等悉心奏之。」肅論「正員官被差，權攝官有公罪，及正員還任，皆准去官勿論，往往其人苟且，不事其事。乞于縣令中留十人備差，無差正員官」。上曰：「自今權攝有公罪，正員雖還而本職未替者，勿以去官論之。」肅曰：「誠如聖旨。」肅與宰相奏事，既罷，肅跪而言曰：「四時畋獵，雖古禮，聖人亦以爲戒。陛下春秋高，屬時嚴寒，馳騁於山林之間。法宮燕處，亦足怡神，願爲宗社自重，天下之福也。」上曰：「朕諸子方壯，使之習武，故時一往爾。」

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，其一言外多闕官，及循資擬注不得人，上以問宰

相張汝弼，曰：「循資格行已久，仍舊便。」肅曰：「不然。如亡遼固不足道，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，卽與節度使，豈必循資哉？」上曰：「仕四十年已衰老。察其政蹟，善者升之，後政再察之，善又升之，如此可以得人，亦無曠事。」肅曰：「誠如聖訓。」肅論盜賊不息，請無禁兵器。上曰：「所在有兵器，其利害如何？」肅曰：「他路則已，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，似乎無害。」上曰：「朕將思之。」

凡使宋者，宋人致禮物，大使金二百兩，銀二千兩，副使半之，幣帛雜物稱是。及推排物力，肅自以身爲執政，昔嘗使宋，所得禮物多，當爲庶民率先，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，論者多之。

二十三年，肅請老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梁肅知無不言，正人也。卿等知而不言，朕實鄙之。雖然，肅老矣，宜從其請。」遂再致仕。詔以其子汝翼爲閣門祇候。二十八年，薨。諡正憲。

移刺慥本名移敵列，契丹虞呂部人。通契丹、漢字，尙書省辟契丹令史，攝知除，擢右司都事。正隆南伐，兼領契丹、漢字兩司都事。大定二年，除眞定少尹，入爲侍御史。母憂去官。起復右司員外郎，累官陳州防禦使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致仕，上問誰可代卿者？對曰：「陳州防禦使移刺慥，清幹忠正，臣不及也。」遂召爲太府監。改刑部侍郎。

十九年，以按出虎等八猛安，自河南徙置大名、東平之境。還爲大理卿，被詔典領更定制條。初，皇統間，參酌隋、唐、遼、宋律令，以爲皇統制條。海陵虐法，率意更改，或同罪異罰，或輕重不倫，或共條重出，或虛文贅意，吏不知適從，資緣舞法。撻取皇統舊制及海陵續降，通類校定，通其窒礙，略其繁碎。有例該而條不載者，用例補之。特闕者用律增之。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決者，取旨畫定。凡特旨處分，及權宜條例內有可常行者，收爲永格。其餘未可削去者，別爲一部。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條，爲十二卷。書奏，詔頒行之，賜銀幣有差。

頃之，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，置之酬幹、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，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。攝御史大夫。數月，改御史中丞，兼同修國史，遷刑部尙書，改吏部尙書。尋改大興尹。

駕幸上京，顯宗守國，使人諭之曰：「自大駕東巡，京尹所治甚善。我將有春水之行，當益勤乃事。」還以所獲鵝鴨賜之。有疾在告，遣官醫診視。復爲刑部尙書。上還自上京，以爲西京留守，改臨洮尹，卒。

移刺子敬字同文，本名屋骨朶魯，遼五院人。曾祖霸哥，同平章事。父拔魯，准備任使

官。都統杲克中京，遼主西走，留拔魯督輜重，已而輜重被掠，拔魯乃自髡，逃于山林。

子敬讀書好學，皇統間，特進移刺固修史，辟爲掾屬，遼史成，除同知遼州事。舊本廳自有占地，歲入數百貫，州官歲取其課，地主以爲例，未嘗請辯。子敬曰：「已有公田，何爲更取民田？」竟不取。秩滿，郡人請留于行臺省，不許。天德三年，入爲翰林修撰，遷禮部郎中。

正隆元年，諸將巡邊，詔子敬監戰，軍帥以戰獲分將士，亦以遺子敬，子敬不受。及還，入見，海陵謂之曰：「汝家貧而不苟得，不受俘獲，朕甚嘉之。」凡同行官僚所取者，皆沒入于官。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，諭之曰：「凡受進，例遣宰臣，以汝前能稱職，故特命汝。」使還，遷翰林待制。

大定二年，以待制同修國史。是時，窩斡餘黨散居諸猛安謀克中，詔子敬往撫之，仍宣諭猛安謀克，及州縣漢人，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，挾怨輒害契丹人。使還，改祕書少監，兼修起居注，修史如故。詔曰：「以汝博通古今，故以命汝。」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，或至夜半。子敬有良馬，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，子敬以元宜爲相也，不與。至是，元宜乞致仕，罷爲東京，子敬乃以此馬贖行，識者韙之。

是時，僕散忠義伐宋，宋請和，而書式、疆界未定。子敬與祕書少監石抹頤、修起居注

張汝弼侍便殿，上曰：「宋主求成，反覆無信，喜爲夸大。」子敬對曰：「宋人自來浮辭相欺，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，大軍北歸，按兵不襲，俾全師而還。海陵未嘗敗于采石，其譎詐多此類也。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渡江，宋國境土，必爲我有。」上曰：「彼以詭詐，我以誠實，但當以理折之。」遷右諫議大夫，起居注如故。

上幸西京，州縣官入見，猛安謀克不得隨班。子敬奏軍民一體，合令猛安謀克隨班入見，上嘉納之，於是責讓宣徽院。及端午朝會，詔依子敬奏行之。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，有妨百姓耕墾，上用其言，遂以四外獵地與民。遷祕書監，諫議、起居如故。

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，移刺神獨幹、兵部侍郎移刺按答，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，上不許。子敬與同簽宣徽院事，移刺神獨幹侍，上曰：「亡遼不忘舊俗，朕以爲是。海陵習學漢人風俗，是忘本也。若依國家舊風，四境可以無虞，此長久之計也。」世宗將如涼陁，子敬與右補闕粘割幹特刺、左拾遺楊伯仁奏曰：「車駕至曷里澣，西北招討司圍於行宮之內地矣。乞遷之於界上，以屏蔽環衛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詔尙書省曰：「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，治蕃部事。都監撒八仍於燕子城治猛安謀克事。」

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，子敬奏曰：「陛下凡與宰臣謀議，不可不令史官知之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轉簽書樞密院事，同修國史，出爲河中尹，請老。河中地熱，上恐子敬不耐

暑，改興中尹。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省謁，遇盜途中，剽掠其行李且盡，既而還之，謝曰：「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也，尹有德于民，尙忍侵犯邪。」徙咸平、廣寧尹。二十一年，致仕，卒于家，年七十一。子敬嘗使宋，及受諸部進貢，所受禮物，皆散之親舊。及卒，家無餘財，其子質宅以營葬事。

贊曰：金制，尙書令、左右丞相、平章政事，是謂宰相。左右丞、參知政事，是謂執政。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，因革不同，無足疑者。書曰：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」又曰：「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隳哉。」宰相、執政，豈異道邪。蘇保衡、翟永固、魏子平、孟浩、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。移刺慥、子敬有其才，適其時，而位不及者，亦命也夫。

校勘記

「一」三年拜參知政事 「三年」二字原在「拜參知政事」之下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「大定三年六月，「以刑部尙書蘇保衡爲參知政事」。今據乙正。

「三」考試貞元二年進士 「二」原作「元」。按本書卷八四張景仁傳，「貞元二年，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，以尊祖配天爲賦題，忤海陵旨」。又卷八三張汝霖傳，「貞元二年，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」。

今據改。

〔三〕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 「肅」字下疑脫「自」字。

〔四〕河決李固 按本書卷六世宗紀、卷二三五行志、卷二七河渠志皆作「河決李固渡」。此亦或是簡稱。

〔五〕與釘鉸匠陳外兒 「鉸」原作「校」，據文義改正。

〔六〕無一毫成約之違 「毫」原作「豪」，據殿本改。

金史卷九十

列傳第二十八

趙元

移刺道

本名按

高德基

馬諷

完顏兀不喝

劉徽柔

賈少冲

子益

移刺幹里朶

阿勒根彥忠

張九思

高衍

楊邦基

丁諱仁

趙元字善長，涿州范陽人。遼天慶八年，登進士第，仕至尙書金部員外郎。遼亡，郭藥師爲宋守燕，以元掌機宜文字。王師取燕，藥師降，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。天會間，同知薊州事。有賊殺人橫道，官吏圖視莫知所爲，路人耕夫聚觀甚衆。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：「此賊也。」叱左右縛之，遂伏。僚吏問其故，元曰：「偶得於眉睫間耳。」其後朝廷立磨勘格，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，元在磨勘中。

齊國廢，置行臺省于汴，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，元在選中，授行兵部郎中。行臺徙大名，再徙祁州，及宗弼再取河南，元皆攝戶部事，賦調兵食取辦。天眷三年，爲行臺右司員外郎，因有殺人當死者，行臺欲宥之，元不從，反覆數四，勢不可奪，乃仰天嘆曰：「如殺人者可有，死者復何辜，何欲徼己福而亂天下法乎？」行臺竟不能奪。改左司員外郎，攝吏部事。在行臺凡十年，吏事明敏，宗弼深知之，行臺或有事上相府，宗弼必問「曾經趙元未也」？其見重如此。爲同簽汴京留守事，改同知大名尹，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，歷彰德、武勝等軍節度使，以老致仕，卒于家。

移刺道本名按。宗室移刺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，辟掌軍府簿書，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，右副元帥宗弼愛其才，召爲元帥府令史。補尙書省令史，特除監察御史，再遷大理丞，兼工部員外郎。海陵南伐，使督運芻糧，所在盜起，道路梗澁，問關僅至淮南。上謁，承問，具言四方盜賊狀，海陵惡聞其言，杖之七十，使督戰艦渡江，會海陵死，軍還。

大定二年，除工部郎中。奉詔招撫諸奚。是時，抹白猛安下謀克徐列等皆欲降，制於猛安合住，不敢卽降。道發兵掩襲合住子婦孫男女甥，及謀克留住，及蒲輦白撒妻孥。是

日，適窩幹遣白撒發抹白猛安軍，白撒聞其家人被獲，遂來降。改禮部郎中。從討窩幹，佩金牌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也招降叛奚。

奉使河南，勸課農桑，密訪吏治得失。累遷御史中丞、同修國史，廉問職官殿最，還奏。上曰：「職官貪汙罪廢，其餘因循以苟歲月。今廉能卽與升除，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，可就遷秩，秩滿升除。」於是，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，單州刺史石抹斬家奴、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、寧陵縣令監邦彥、濬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。貪汙官同知濬州防禦使事蒲速越、眞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，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，削四階，非奉旨不得錄用。於是，道改同知大興尹事。詔曰：「京師士民輻湊，犯法者衆，罪狀自實，毋爲文所持，斷之以公可也。朕嘗諭執政矣，必不以小苛譴卿，勉副朕意。」

遷刑部尙書。尙廐局使宗夔、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，事覺。尙廐局隸點檢司，刑部當自問。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使輕其罪，刑部以付大興府鞠治，於是道及天錫、郎中丁暉仁皆坐解職。尋起爲大理卿，兼簽書樞密院事，再遷西京留守，卒。

高德基字元履，遼陽渤海人。皇統二年，登進士第。六年，爲尙書省令史。海陵爲相，

專懷自用，人莫敢拂其意，德基每與之詳辨。及篡位，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：「卿公直果敢，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。」未行，會海陵欲都燕京，命德基攝燕京行臺省都事。改攝右司員外郎，除戶部員外郎，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，遷戶部郎中。

正隆三年，詔左丞相張浩、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。明年，德基與御史中丞李籌、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。海陵使中使謂德基等曰：「汝等欲乘傳往邪？欲乘己馬往邪？」銀牌可於南京尙書省取之。」籌乞先降銀牌，復遣中使謂籌曰：「牌之與否，當出朕意，爾敢輒言，豈以三人中，官獨高邪？」遂杖之三十，遣乘己馬往，德基中一乘傳往。轉同知開封尹。

大定三年，以察廉治狀不善，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。是年秋，土河泛濫，水入京城，德基遽命開長樂門，疏分使入御溝，以殺其勢，水不能爲害。遷刑部侍郎。七年，改中都路都轉運使。九年，轉刑部尙書。有犯罪當死者，宰相欲從末減，德基曰：「法無二門，失出猶失入也。」不從。及奏，上曰：「刑部議，是也。」因召諸尙書諭之曰：「自朕卽位以來，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，德基一人而已。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，卽具以聞。」爲宋主生日使。及還，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，不親封署。德基曰：「姪獻叔，而不署，是無名之物也。」却之。

十一年，改戶部尙書。德基上疏，乞免軍須房稅等錢，減農稅及鹽酒等課，未報。隨朝官俸粟折錢，增高市價與之，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，上使人諭之曰：「卿爲尙書，取悅宰執近臣，濫出官錢。卿之官爵，一出於朕，奈何如此。」於是決杖八十，戶部郎中王佐、員外郎盧彥冲、同知中都轉運使劉兢、副使石抹長壽、支度判官韓鎮、左警巡使李克勤、右警巡使李寶、判官強銳昌、姚宗奭、尼厖古達吉不，皆決杖有差。詔自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赦後，〔二〕尙書省、御史臺、戶部、轉運司、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，皆追還之。德基降蘭州刺史，王佐降大興府推官，盧彥冲河北西路戶籍判官，劉兢東京警巡使，石抹長壽東京留守推官，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官，李克勤通遠縣令，李寶清水縣令，強銳昌、姚宗奭、尼厖古達吉不皆除司候。大定十二年，德基卒，年五十四。子錫。

馬諷字良弼，大興灤陰人。國初以燕與宋，諷游學汴梁，登宣和六年進士第。宗翰克汴京，諷歸朝，復登進士第，調蔚州廣靈丞，遷雄州歸信令。境有河曰八尺口，每秋潦漲溢害民田，諷視地高下，疏決之，其患遂息。召爲尙書省令史，除獻州刺史。

天德初，改寧州，民有告謀不軌者，株連數十百人，諷察其無狀，乃究問告者，告者具伏。

其誣，衆歡呼感泣。再遷南京副留守，入爲大理少卿。是時，高楨爲御史大夫，素貴重，繩治無所避，權貴憚其威嚴，乃以諷及張忠輔爲中丞，欲有以中傷之者。諷、忠輔皆文吏巧法，不能與楨絲髮相假借，楨畏其害己，因訴于海陵，海陵以楨太祖舊臣，每慰安之。諷改大理卿，歲餘出爲順天軍節度使。

大定二年，復爲大理卿，遷刑部尙書，改忠順軍節度使，致仕。卒。

完顏兀不喝，會寧府海姑寨人。年十三，選充女直字學生。補上京女直吏，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。充尙書省令史。天德初，除吏部主事，鞫問押懶路詐襲謀克事，人稱其能，擢右拾遺。海陵謂之曰：「始聞汝名，試以吏部主事。今計其實，優於所聞遠矣。」累遷右司郎中。〔三〕從海陵伐宋，至淮南，聞世宗卽位于遼陽，兀不喝入白其事，海陵沉思良久，曰：「卿等始聞之邪。我已知之，遣人往矣。此大事勿泄于外。」大定二年，秩滿當代，世宗嘉其善敷奏，特詔再任，謂宰臣曰：「兀不喝爲人公忠，後來有如斯人者，卿等宜薦舉之。」其見知如此。

窩斡已平，詔罷契丹猛安謀克，其元管戶口，及從窩斡作亂來降者，皆隸女直猛安謀

克，遣兀不喝於猛安謀克人戶少處分置。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，仍許承襲，賑贍其貧乏者，仍括買契丹馬匹，官員年老之馬不在括限。頃之，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爲亂者與來降者一概隸女直猛安中，非是，未嘗從亂可且仍舊。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，已遷契丹所棄地，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。上以問右丞蘇保衡、參政石琚，皆不能對。上責之曰：「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，有問卽對，豈容不知此。」保衡、琚頓首謝，上曰：「分隸契丹，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，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，願居者聽，其猛安謀克官，選契丹官員不預亂者充之。」改同知大興尹，遷橫海軍節度使。初到官，讞囚能得其情，人以爲不冤。五年，卒官。

劉徽柔字君美，大興安次人。天眷二年，擢進士第。初爲眞定、欒城主簿，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，遷洪洞令。徽柔明敏善聽斷。縣人楊遠者，投牒于縣，以爲夜雨屋壞，壓其姪死，號訴哀切。徽柔熟視而笑曰：「汝利姪財而殺之，乃誣雨耶？」叱付獄，其人立伏曰：「公神明也，不敢延死。」遂置于法。秩滿，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，爲立生祠，刻石頌德。正隆二年，入爲大理評事，遷司直。大定二年，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，以廉第一，改知平定軍，

人爲大理少卿。七年，知磁州，改同知南京留守事。十年，遷中都路轉運使，卒官。

賈少冲字若虛，通州人。勤學，日誦數百千言。家貧甚，嘗道中獲遺金，訪其主歸之。天會中，再伐宋，調及民兵。少冲甫冠，代其叔行，雖行伍間，未嘗釋卷。中天眷二年進士。劉筈欲以妹妻之，少冲辭不就曰：「富貴當自致之。」調營州軍事判官，遷定安令。蔚州刺史恃貴不法，屬吏畏之，每事輒曲從其意，少冲守正不阿。用廉進官一階，再遷吏部主事、定武軍節度副使、河中府判官。海陵寢以失道，少冲謂所親曰：「天下且亂，不可仕也。」秩滿，乃不求仕。

大定二年，調御史臺典事，累遷刑部郎中。往北京決獄，奏誅首惡，誤牽連其中者皆釋不問，全活凡千人。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。嘗執奏刑名甚堅，既退，上謂侍臣曰：「少冲居下位，有守如此。」除同知河間尹。數月，入爲祕書少監，兼起居注、左補闕。

少冲外柔內剛，每從容進諫，世宗稱美之。十四年，爲宋主生日副使，宋國方有所請，上以意諭少冲，少冲對曰：「臣有死無辱。」宋人別致珍異，少冲笑謂其人曰：「行人受賜自有常數，寧敢以賂辱君命乎。」遂不受。使還，世宗嘉之，遷右諫議大夫，祕書、起居注如故。

十七年請老，除衛州防禦使，遷河東南路轉運使，召爲太常卿，兼祕書少監。復請致仕，不許，改順天軍節度使，卒。

少冲性夷簡，不喜言利，嘗教諸子曰：「蔭所以庇身，筭庫不可爲也。」聞者尙之。子益。

益字損之，少穎悟如成人。大定十四年，父少冲爲祕書少監，充宋主生日副使，益侍行。是時，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，少冲問益曰：「卽宋人欲變禮，持議不決，奈何？」益曰：「守死無辱，可謂使矣。」少冲大奇之。中大定十九年進士，調河津主簿。丁父憂去官，察廉起復礬山令，補尙書省令史。丁母憂，服闋，除定海軍節度副使，監察御史，治書侍御史，轉侍御史，知登聞鼓院，兼少府少監。未幾，改禮部郎中，兼知登聞鼓院，看讀陳言文字，遷左司郎中，改吏部侍郎，兼蔡王傅。以病免。除鄭州防禦使，陝西東路轉運使，順天軍節度使。

大安初，召爲吏部尙書，有疾，改安國軍節度使。益調民夫修完城郭，爲戰守備，按察司止之，不聽，曰：「治城，守臣事也，按察何預。」旣而兵至，以有備解去。改橫海、定國軍節度使，道阻不赴。宣宗初爲吏部尙書，益爲侍郎，相得歡甚，貞祐一年至汴京，訪益所在，召爲太常卿。上防秋十三事，與戶部尙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，不報。貞祐三年，致仕。

元光元年，卒。

移刺幹里朶，一名八斤，系出遼五院司，通契丹字。天會三年伐宋，隸軍中，遇戰輒先登，屢獲偵人，有司上其功，補尙書省令史。十五年，籍發諸部兵於山後，將與右丞蕭慶會，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，幹里朶以兵邀擊之，盡獲其輜重財物，悉送有司而去，一毫弗取。以勞遷修武校尉。宗弼復河南，幹里朶督諸路帥臣進討，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。時六部未分，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。未幾，遷右司都事。皇統二年，授大理正，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，以廉陞孟州防禦使。

正隆間，轉同知北京留守事。會遊古河闌子山等猛安契丹謀亂，時方發兵討之，別遣幹里朶押軍南下。至松山縣爲賊黨江哥所執，且欲推爲主盟，要以契約，幹里朶怒曰：「我受國厚恩，豈能從汝反耶，寧殺我，契約不可得也。」賊知不可屈，乃困辱之，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，且欲害之。幹里朶說其監奴，因得脫還。六年九月，改北京路轉運使。

大定初，爲博州防禦使，再遷利涉軍節度使。先是，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，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，賊平索之，鄰人諱不與，訴于縣，縣官以無契驗却之，乃訴于州。幹里朶陽怒械

繫之，捕其鄰人，關以三木，詰之曰：「汝鄰乙坐劫殺人，指汝同盜。」鄰人大懼，始自陳有欺錢之隙，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，郡人駭服。改通遠軍節度使，卒。

阿勒根彥忠本名窠合山，曷速館人也。好學，通吏事。天會十四年，選充尙書兵部孔目官，陞尙書省令史，除右司都事。七年，改大理丞，爲會寧少尹，進同知會寧府事，入爲尙書吏禮部郎中。貞元二年，進本部侍郎。海陵庶人凡有所疑，常使彥忠裁決，彥忠據法以對。間有不合，則召讓之，彥忠執奏如前，終無阿屈，同列咸爲懼，彥忠固執不變，海陵壯之。明年，除御史中丞，歷尙書戶部侍郎、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。海陵南伐，除南京路都轉運使。大定二年，改大名尹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。四年，入爲刑部尙書。詔規措北邊艱食戶口。及泰州、臨潢接境，度宜安置堡戍七十，駐兵萬三千，芻糧之用就經畫之。還朝未及入對，以疾卒，年五十三。

彥忠性孝友，嘗使宋，所得金帛，盡分兄弟親友。贈榮祿大夫，命有司致祭，并以銀絹賜其家。

張九思字全行，錦州人。皇統初，補行臺省女直譯史，除同知易州事，三遷亳州防禦使、歸德尹。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，九思副之。往歲受歲貢者，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，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，九思獨不肯受，仲延從之，自是私饋遂絕。自大理評事，再遷大理少卿。清池令雙申自陳「父虔」，天眷初，知永安軍，遇叛寇孟邦傑，執而脅之，不從，遂被害。乞正班用廕。大理寺議，虔子止合雜班敘，九思曰：「虔奮不顧身，守節以死，其子正班用廕，以勸忠孝。」世宗從九思議。改工部郎中，大興少尹，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，轉刑部侍郎，改工部。

九思所守清約，然急於進取，一切以功利爲務，率意任情不恤百姓。詔檢括官田，凡地名疑似者，如皇后店、太子莊、燕樂城之類，「不問民田契驗，一切籍之，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。」世宗聞其如是，召還戒之曰：「如遼時支撥地土，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指射租田，近歲冒爲己業，此類當拘籍之。其餘民田，一旦奪之則百姓失業，朕意豈如此也。」轉御史中丞。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爲盜徵償，家貧輒賣所種屯地。凡家貧不能徵償者，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，收其租入，估賈與徵償相當，卽以其地還之。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，乞用九思議，詔從之。

遷工部尙書。年高愈自用，上謂左丞張汝弼曰：「九思耄矣，頗執強自用，欲令外補，何如？」於是，九思男若拙爲尙書省令史，冒填詔勅，事覺，亡命。汝弼因奏其事，上曰：「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？可免其官，捕若拙，獲日授職。」九思聞命惶懼，因感疾，卒。

高衍字穆仲，遼陽渤海人。敏而好學，自少有能賦聲，同舍生欲試其才，使一日賦十題戲之，衍執筆怡然，未暮十賦皆就，彬彬然有可觀。年二十六登進士第，乞歸養，逾二年方調鄴陰丞，召爲尙書省令史，除右司都事。母喪去官，起復吏部員外郎，攝左司員外郎。

王彥潛、常大榮、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，吏部擬彥潛、大榮皆進士第一，次當在慶之上，彥潛洺州防禦判官，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，慶之瀋州觀察判官。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，欲與慶之之洺州，詭曰：「洺雖佳郡，防禦幕官在節鎮下。」乃改擬彥潛臨海軍，大榮瀋州，慶之之洺州。慶之初赴選，昌祚以慶之爲會試詮讀官，昌祚而慶之弟慶雲爲尙書省令史，多與權貴游，海陵心惡之，嘗謂左右司「昌祚必與慶之之善闕」。大奉國臣者，遼陽人，永寧太后族人，先爲東京警巡院使，以贓免去，欲因太后求見，海陵不許。衍與奉國臣有鄉里舊，擬爲貴德縣令。海陵大怒，於是昌祚、衍、吏部侍郎馮仲等，各杖之有差，慶雲決杖一百五十，罷去。

未幾，仲昌、祚慶、雲皆死，衍降爲清水縣主簿，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君縣主簿，吏部主事宋全降灤陰縣主簿，尙書省知除楊伯傑，降閭陽縣主簿。

居二年，爲大理司直，遷戶部員外郎，同知中都都轉運使，太常少卿，吏部郎中。大定初，轉左司郎中。世宗孜孜求諫，羣臣承順旨意，無所匡正，上曰：「朕初卽位，庶政多未諳悉，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。百姓且上書言事，或有所補。夫聽斷獄訟，簿書期會，何人不能，如唐虞之聖，猶曰『稽于衆，舍己從人』。正隆專任獨見，不謀臣下，以取敗亂。卿等其體朕意。」使衍傳詔臺省百司曰：「凡上書言事，或爲有司沮遏，許進表以聞。」

遷吏部尙書。每季選人至，吏部託以檢閱舊籍，謂之檢卷，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。衍三爲吏部知其弊，歲餘銓事修理，選人便之。

五年，爲賀宋國生日使，中道得疾去職。大定七年，卒。

楊邦基字德懋，華陰人。父絢，宋末爲易州佐。宗望伐宋，蔡靖以燕山降，易州卽日來附，絢被殺，邦基年十餘歲，匿僧舍中，得免。旣長，好學。

天眷二年，登進士第，調灤州軍事判官，遷太原交城令。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，託名

鑄金佛，命屬縣輸金，邦基獨不與，徒單恭怒，召至府，將以手持鐵拄杖撞邦基面，邦基不動。秉德廉察官吏，尹與九縣令皆免去，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，召爲禮部主事。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，坐銓注李慶之、大奉國臣，與高衍等皆貶官，〔七〕邦基降坊州宜君簿。〔八〕轉高密令。

大定初，尙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，世宗曰：「縣官卽除郎中，如何？」太師張浩對曰：「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，且其人材可用。」上許之。改太府少監，知登聞檢院，爲祕書少監，遷翰林直學士，再遷祕書監兼左諫議大夫，修起居注。

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，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，立馬市門不去傘，衛士訶之，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己者。御史臺劾奏子衍，邦基見臺官爲子衍求解，及入見顯宗，求脫子衍罪。詔削子衍官兩階。邦基坐削官一階，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，徙山東東路轉運使，永定軍節度使，致仕。大定二十一年，卒。邦基能屬文，善畫山水人物，尤以畫名當世云。

丁暉仁字藏用，大興府宛平人。曾祖奭。祖惟壽。父筠，以吏補州縣，所至有治聲，其後致仕，杜門不出，鄉里有鬪訟者，不之官而就筠質焉。

暉仁冲澹寡欲，讀書之外，無他好，遼季避難，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。皇統二年，登進士第，調武清縣丞。縣經兵革後，無學校，暉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，百姓欣然從之。調磁州軍事判官。是時，詔使廉察官吏，暉仁以廉攝守事。遷和川令。前令罷戾不事事，羣小越法干禁無所憚，暉仁申明法禁，皆屏息，或走入他縣以避之。有董祐者最强悍，畏服暉仁，以刀斷指，誓終身不復犯法。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，比他邑先辦。歷北京推官，再遷大理司直，以憂去官，尋起復。

大定三年，除定武軍節度副使，而節度使、同知皆闕，暉仁爲政無留訟。改大理丞，吏部員外郎，轉戶部郎中。於是，賈少冲爲刑部郎中，上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：「少冲爲人柔緩，不稱刑部之職，其議易之。」乃以暉仁爲刑部郎中。坐尙廐局官私用官芻，達格付大興府鞠問，解職。改祁州刺史。祁州爲定武支郡，士民聞暉仁之官，相率歡迎界上，相屬不絕。改同知西京留守事，首興學校，以明養士之法。遷陝西西路轉運使。大定二十一年，卒官。

贊曰：吏之興，其秦之季邪？吏有選試，其遼、金之際邪？其文「從一，從史」，守法不貳

之謂邪？守法不貳，斯真吏矣。巧者舞文以亂法，窒者執一而弗通，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。
高衍、高德基、張九思之徒，皆詭法以自失者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詔自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赦後「十一月」原作「八月」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「大定十一年十一月丁亥，有事于圓丘，大赦」。今據改。

〔二〕累遷右司郎中 按本書卷五海陵紀，正隆六年十一月庚午，「左司郎中兀不喝等聞赦，入白東京卽位改元事」。作「左司郎中」。

〔三〕七年 按天會十四年後，貞元二年前，有七年者惟「皇統」。則此上當脫「皇統」二字。

〔四〕度宜安置堡戍七十 原脫「十」字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五年正月乙卯，詔泰州、臨潢接壤設邊堡七十，駐兵萬三千」。今據補。

〔五〕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 按本書卷四七食貨志，大定二十二年，「上曰：『工部尚書張九思執強不通，向遣刷官田，凡犯秦、漢以來名稱，如長城、燕子城之類者，皆以爲官田。』」疑此「樂」字當作「子」。

〔六〕昌祚以慶之爲會試詮讀官 「詮」原作「銓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七〕坐銓注李慶之大奉國臣與高衍等皆貶官「大奉國臣」原作「大興國奴」。按大興國奴見本書卷六三海陵母大氏傳，「兄興國奴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衛國公」。爵高位尊，不在銓注之列。本卷高衍傳，「大奉國臣者，遼陽人，永寧太后族人，先爲東京警巡院使，以贓免去，……衍與奉國臣有鄉里舊，擬爲貴德縣令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八〕邦基降坊州宜君簿「君」原作「春」。按本書卷二六地理志，鄜延路坊州有「宜君」縣。又本卷高衍傳，「楊邦基降宜君縣主簿」。今據改。

〔九〕改祁州刺史祁州爲定武支郡「祁」原皆作「祈」。按本書卷二五地理志，河北西路，「中山府，天會七年降爲定州博陵郡定武軍節度使，後復爲府」。所屬有「祁州」。今據改。

〔一〇〕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原脫「遷」字，據文義補。

金史卷九十一

列傳第二十九

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刺成

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 蕭懷忠

本名阿撒

移刺按荅 孛術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

完顏撒改，上京納魯渾河人也，其先居於兀冷窟河。身長多力，善用槍。王師南征，睿宗爲右副元帥，置之麾下，佩以金牌，使督軍事。天眷元年，〔一〕授本班祇候郎君詳穩。其後從軍泰州路，軍帥以撒改爲萬戶，領銀朮可等猛安，戍北邊，數有戰功。天德二年正月，〔二〕海陵庶人遣使夏國，諭以卽位事，因令伺彼之意。旣還，稱旨，爲尙書兵部郎中。改同知會寧尹，遷迭剌部族節度使，改甌里本羣牧使，爲曷懶路都總管。海陵伐宋，授衛州防

禦使，爲武震軍都總管。

世宗卽位，遣使召撒改，旣至，除昌武軍節度使。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都統，改安化軍節度使，兼副都統如故。四年，徙鎮安武，仍兼副統。領山東、大名、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，會大軍伐宋。進至楚州，宋遣使奉歲幣。還邳州，卒。

龐迪字仲由，延安人。少倜儻，喜讀兵書，習騎射，學推步孤虛之術，無所効用。應募，隸涇原路第三副將，破賊有功，授保義郎。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，遇夏人數千，衆皆駭懼請避，迪遂躍馬犯陣，敵皆披靡，身被重創，神色自若，完軍以還。自是知名，擢爲正將，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。

齊國建，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，兼沿邊安撫使。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，迪開門待之，夏人不敢入。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，遂破之，斬首五百級，獲軍資羊馬甚衆。復破關師古兵，擢知涇州。未到官，改知鎮戎軍、沿邊安撫使。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，總制沂、密、淮陽，兼權知沂州。丁父憂，去官，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，權知邠州。齊國廢，改華州防禦使。頃之，軍變，被執入山。已而賊衆悔曰：「公爲政素善，豈

宜劫辱。」遂縱之還，復領州事。

天眷元年，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，徙臨洮尹，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。陝右大饑，流亡四集，迪開渠溉田，流民利其食，居民藉其力，各得其所，郡人立碑紀其政績。官制行，吏部以武功大夫、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。七年，「三」除慶陽尹。歷三考不易，以治最聞，詔書褒美，西人榮之。正隆元年，遷鳳翔尹，屢上章求退，不許。

海陵南伐，徵斂煩急，官吏因緣爲姦，富者用賄以免，貧者破產益困。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，不加威督而役力均，人情大悅。五年，徙汾陽軍節度使。大定初，復爲臨洮尹，遷南京路都轉運使，以省事惜費，安靜爲政，河南稱之。徙絳陽軍節度使。卒官，年七十。

迪性純孝，父病，醫藥弗効，迪仰天泣禱，刲股作羹，由是獲安。昆弟析家財，迪盡以與之，一無所取。官爵之廢，率先諸姪。疾革，沐浴朝服而逝。

溫迪罕移室懣，速頻屯懣歡春人，徙上京忽論失懶。兄朮輦，國初有功，授世襲謀克。移室懣性忠正強毅，善騎射，膂力過人。皇統初，襲其兄謀克，積戰功，爲洮州刺史。謂人曰：「謀克，兄職也。兄子幹魯古今已長矣。」遂以謀克讓還兄子。宗弼聞而嘉之曰：「能讓

世襲，可謂難矣。」除貴德州刺史，改移典乂詳穩，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，改德昌軍。

正隆四年，大徵兵南伐，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，移室懣以七謀克執定遠阿補，勒其衆付大軍。契丹反，敗會寧六猛安於緡母嶺，屯於信、韓二州之境。移室懣率數千人殺賊萬餘于伊改河，以功遷臨潢尹。

世宗卽位，賜手詔曰：「南征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、幹魯古、斜普兄弟，具甲仗悉來推戴，朕勉卽大位。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，緣邊事未寧，臨潢劇任，姑仍舊職。聞樞密副使白彥敬、南京留守紇石烈志寧來討契丹，今已遣人往招之。其家皆在南京，恐或遯去，兼起異謀，若至則已，若不至，卿當以計執而獻之。兩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，去人不知彼之所在，久而不還。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卽位，卿可使人諭以朕意。如來降，悉令復舊，邊關之事，可設耳目。」

是時，窩幹已反，領兵數萬來攻臨潢，諸路軍未至，窩幹勢益大。移室懣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幹，凡數接戰，剿殺甚衆，所乘馬中流矢而仆，爲賊所執。賊使移室懣招城中人曰：「爾生死在頃刻，能使城中出降，官爵如故，不然殺汝矣。」移室懣怒罵賊曰：「我受國家爵祿，肯從汝叛賊乎？」賊執之至城下，迫脅之使招城中。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。移室懣厲聲曰：「我恨軍少不能滅賊。人生會有一死耳，汝輩慎勿降賊！一旦開門納賊，城中

百姓皆被殺掠，毋以我故敗國家事，賊無能爲也。」賊怒殺之。城中人皆爲之感激，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，右監軍神土懣、輔國上將軍阿思懣乘城固守。賊不克攻，遂引衆東行。

神土懣本諸宗室，贈銀青光祿大夫胡速魯改子也。年十五，事太宗爲左奉宸。皇統二年，充護衛，除武器署丞，累官肇州防禦使。大定初，除元帥右都監，與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，會臨潢尹移室懣討契丹。契丹犯臨潢，移室懣死，攻之不能克，迺引衆東行。神土懣表乞濟師。十二月甲辰，世宗次海濱縣，得奏，上曰：「神土懣、吾扎忽軍不少，可以從長攻襲矣。」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軍至，神土懣改曷速館節度使，隸右翼，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濼，戰霧霖河，皆有功，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，卒。

移刺成本名落兀，其先遼橫帳人也。沉勇有謀，通契丹、漢字。天會間，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，與宋人戰於楚、泗之間，成以所部先登，大破宋軍，功最諸將。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。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，得宋生口爲鄉導，遂達天長，睿宗嘉之。後從宗弼

將兵廢齊國。及再伐宋，攻濠州，每戰輒先登，多所摧破。宗弼再取河南，成及蕭懷忠等八猛安先渡。河南平，第功授宣武將軍，除威州刺史。用廉，擢同知延安尹，再遷昭義軍節度使。

正隆南伐，爲武毅軍都總管。撒八反，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，成以本軍守磁，卽遣妻子還汴。海陵用是不疑。時人高其有識。改神武軍都總管，與孛術魯定方爲澗東道先鋒，使由淮陰進兵。以所部護糧赴揚州，敵兵乘夜來攻，成整兵奮擊，斬刈甚衆。會海陵庶人死，軍還，復鎮昭義。

大定二年，以廉在優等，改河中尹。再除臨洮尹，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。遷南京留守，召拜樞密副使，封任國公。改北京留守。卒。訃聞，上悼惜之，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，世襲咸平路鈔赤隣猛安，下查不魯謀克。

結什角者，西番旣衰，其苗裔曰董氈，其子曰巴氈。角始附宋，賜姓趙，改名順忠。順忠子永吉，永吉子世昌，皆受宋官，爲左武大夫，遙領萊州防禦使，襲把羊族長。朝廷定陝西，世昌換忠翊校尉。旣而鬼蘆族長京臧殺世昌，朝廷遣兵執京臧，斬之臨洮市，以世昌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。大定四年，宋人破洮州，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。喬

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、厖拜、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，號曰「王子」。其地北接洮州、積石軍。其南隴逋族，南限大山，八百餘里不通人行。東南與疊州羌接。其西丙離族，西與盧甘羌接。其北厖拜族，與西夏容魯族接。地高寒，無絲枲五穀，惟產青稞，與野菜合酥酪食之。其疆境共八千里，合四萬餘戶。其居隨水草畜牧，遷徙不常。結什角念朝廷爲其父報讎，欲棄四族歸朝，四族不許。成至臨洮，使人招結什角，乃率四族來附，進馬百匹，仍請每年貢馬。詔曰：「遠人慕義，朕甚嘉之。其遣能吏往撫其衆，厚其賞賜。」

初，天會中，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，夏人謂之祈安城。有莊浪四族，一曰吹折門，二曰密臧門，三曰隴逋門，四曰厖拜門，雖屬夏國，叛服不常。大定六年，夏人破滅吹折、密臧二門，其隴逋、厖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，遂歸結什角。夏國遣使來告莊浪族違命作亂，欲興兵剪除。朝廷不知隴逋、厖拜二門舊屬夏國，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，毋擅出兵。

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。大定九年，結什角往省其母，夏人伺知之，遂出兵圍結什角，招之使降。結什角不從，率所部力戰，潰圍出，夏人斫斷其臂，虜其母去，部兵亦多亡者。結什角尋亦死，遺言請命朝廷，復立喬家族首領。陝西奏：「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，發兵四萬，役夫三萬，築祈安城，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。屢獲宋諜人，

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。」詔遣大理卿李昌圖、左司員外郎粘割幹特刺往按之，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別立首領。夏國報云：「祈安本積石舊城，久廢，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，所以備盜，非有他也。結什角以兵入境，以是殺之，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。」李昌圖等按視，^{〔五〕}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，築祈安城已畢工，皆罷歸，不得宋、夏交通之狀，乃於熙秦迫近宋、夏衝要量添戍兵。及問喬家等族民戶，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，於是詔以趙師古爲木波喬家、丙離、隴逋、厖拜四族都鈐轄，加宣武將軍。

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。五代祖王五，遼駙馬都尉。父五斤爲羣牧使，從睿宗秋山，卞年十三，已能射，連獲二鹿，睿宗奇之，賜以良馬及金吐鶻。

天會末，宗弼爲右監軍，召卞隸帳下。丁父憂，是時宗弼爲太師，撻懶爲左副元帥，人爭附之，使人召卞，卞不往。宗磐、撻懶皆以罪誅，人多其有識。宗弼復取河南，與宋人戰於潁州，漢軍少却，卞身被七創，率勇士十餘騎奮擊，敗之。及宋稱臣，宗弼選嘗有勞者與俱入朝，授卞忠勇校尉。遷宣武將軍，除河間少尹。察廉，升遂州刺史，改壽州，再改唐州。丁母憂去官，起復唐州刺史。

海陵伐宋，卞爲武毅軍都總管，由別道進兵。遇宋伏兵數百人，以三十騎擊敗之，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。至蔣州，宋守將棄城遁，因取其城。頃之，軍士皆欲逃歸，闌子山猛安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，舍於獎水之曲。卞乃陰約漢軍將吏乘夜掩殺闌子山猛安，復將其軍。

大定二年，除鄭州防禦使，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。遷武勝軍節度使。宋人請和，明年，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，僚佐欲收之充官用，卞不聽，復驅過淮還之。遷河南尹，轉西南路招討使，改大名尹。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，卞請修大名城。奏可。城完葺，盜賊不得發。徙臨洮尹，卒官，年六十三。

楊仲武字德威，保安人。父遇，以勇聞關西，爲宥州團練使。宋末，仲武謁經略使王庶求自効，遂用爲先鋒。婁室入關，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，爲安塞堡。環慶路兵馬都監。皇統初，復陝西，將兵戍鳳翔，屢却宋軍。除知寧州。關中荐饑，境內盜賊縱橫，仲武悉平之。改坊州刺史，復知寧州，遷同知臨洮尹，改同知河中府。

海陵營繕南京，典浮橋工役。臨洮地接西羌，與木波雜居，邊將貪暴，木波苦之，遂相

率爲寇掠。仲武前治臨洮，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：「此皆將校侵漁汝等，以至此爾。今懲治此輩，不復擾害汝也。」并以禍福曉之，羌人喜悅，寇掠遂息。至是，木波復掠熙河，熙河主帥使人諭之，不肯去，曰：「楊總管來，我乃解去。」熙河具奏，詔復遣仲武。當是時，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，及仲武至，與其酋帥相見，責以負約。對曰：「邊將苦我，今之來，求訴於上官耳。今幸見公，願終身不復犯塞。」乃舉酒酹天，折箭爲誓。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：「當更爲汝請，若復背約，必用兵矣。」羌人羅拜而去。

及伐宋，以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，駐兵歸德。大定三年，除武勝軍節度使，改陝西西路轉運使，卒。

蒲察世傑本名阿撒，曷速館斡篤河人，徙遼陽。初在梁王宗弼軍中。爲人多力，每與武士角力賭羊，輒勝之。能以拳擊四歲牛，折脅死之。有糧車陷淖中，七牛挽不能出，世傑手挽出之。宗敏爲東京留守，召置左右。海陵篡立，卽以爲護衛。

海陵謂世傑曰：「汝勇力絕倫，今我兄弟有異志者，期以十日除之，則有非常之賞，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。」世傑受詔而不肯爲。已過十日，海陵怒，面責之。世傑曰：「臣自誓不以

非道害物，雖死不敢奉詔。」海陵愛其勇，不之罪也。正隆四年，調諸路兵伐宋，年二十以上、五十以下皆籍之。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，得數多，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。海陵怪問之，對曰：「曷懶地接高麗，今若多籍其丁，卽有緩急，何以爲備？」海陵喜曰：「他人用心不能及也。」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，賜銀二百五十兩、絹綵六百匹、馬二疋。

是時徵發不已，民不堪命，犯法者衆，邢久無長吏，獄囚積四百餘人。世傑到官月餘，決遣略盡。入爲宿直將軍，以事往胡里改路，還奏：「契丹部族大抵皆叛，百姓驚擾不安。今舉國南伐，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，雖得江、淮，無益也。宜先討平契丹，南伐未晚。」海陵不悅曰：「詔令已出矣。今以三萬兵選將屯中都以北，足以鎮壓。」世傑又曰：「若東土大族附於賊，恐三萬衆未易當也。」海陵不聽。

及發汴京，授鄭州防禦使，領武捷軍副總管。大軍渡淮，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下，敗宋兵數千人，奪其戰船甚衆。至和州境，擊宋兵五萬人走之。明日，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，自領八百騎前戰，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，宋兵遂奔潰。海陵欲觀水戰，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。宋人舟大而多，世傑舟小，乃急進，至中流取勝而還。

大定初，世傑復取陝州，敗宋兵石壕鎮，復敗宋援兵三千人，遂圍陝州。宋兵二千自潼關來，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，射殺十餘人，宋兵敗走。復敗之於土壕山，生擒一將。復

以兵三百至斗門城，遇宋兵萬餘，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，世傑以刀斷其鎗，宋兵乃退。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，復圍陝州。世傑嘗擐甲佩刀，腰箭百隻，持鎗躍馬，往來軍中。敵人見而異之，曰：「真神將也。」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，城遂拔。再破宋軍三萬人，復虢州。

未幾，爲衛州防禦使，改河南路統軍都監。召赴闕，上慰勞良久，除西北路副統，賜廐馬、弓矢、佩刀。從僕散忠義討契丹。賊平，改華州防禦使，與徒單合喜經略隴右。合喜復德順，至東山堡，宋兵捍絕樵路，世傑擊走之，追至城下。城中出兵約二萬餘，敗之，殺傷甚衆。宋經略使荆臯棄德順走，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。改亳州防禦使，四遷通遠軍節度使。宋人輒入鞏州境糶米麵，有司執之，世傑署案作歸附人，縱遣之。譯吏蔡松壽誣府主謀叛，坐斬。十八年，起爲弘州刺史。母憂去職。累遷亳州防禦使，卒。

世傑少貧，然疎財尙氣，每臨陣，敵衆旣敗，必戒士卒毋縱殺掠。平居非忠孝不言，親賢樂善，甚獲當世之譽云。

蕭懷忠本名好胡，奚人也。爲西北路招討使。蕭裕等謀立遼後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

懷忠，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爲助。懷忠與朗有隙，遂執招折并執朗，遣使上變。裕等既誅，懷忠爲樞密副使，賜今名。復爲西北路招討使，西京留守，封王。改南京留守。

契丹撒八反，復以懷忠爲西京留守、西南面兵馬都統，與樞密使僕散思恭、北京留守蕭曠、右衛將軍蕭禿剌、護衛十人長幹盧保往討之。蕭禿剌戰無功，大軍追撒八不及。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，本同謀，逾年乃執招折上變，而撒八亦契丹部族，恐其合，以師恭與太后密語，而禿剌無功，懷忠、曠、師恭逸賊，既殺師恭，族滅其家，使使卽軍中殺曠、懷忠，皆族之。幹盧保、^{〔五〕}禿剌初爲罪首，^{〔二〇〕}但誅之而已。大定三年，追復曠、懷忠、禿剌、幹盧保官爵。曠弟安州刺史頤求襲曠之謀克，上不許謀克而以曠家產付之。

移剌按答，遼橫帳人也。父留幹，與耶律余睹俱來降。西京下，復叛，留幹遇害。按答以死事之子，授左奉宸。熙宗初，充護衛，除安州刺史，累官東京副留守。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，攝咸平路屯軍都統。入爲兵部侍郎，徙西北、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地者于極邊安置，仍與泰州、臨潢邊堡相接。除武定軍節度使，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，改臨潢尹，卒。

按荅騎射絕倫，善相馬，嘗論及善射者，世宗曰：「能如卿乎？」閱馬于市，見良馬，雖羸瘦，輒與善價取之，他日果良馬也。

孛術魯阿魯罕，隆州 琵琶 葛山人。年八歲，選習契丹字，再選習女直字。既壯，爲黃龍府 路萬戶 令史。貞元二年，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，阿魯罕在第一，補宗正府 令史。累擢尚書省令史。僕散忠義討窩幹，辟置幕府，掌邊關文字，甚見信任。窩幹既平，阿魯罕招集散亡，復業者數萬人。

復從忠義伐宋，屢入奏事，論列可否。上謂宰相曰：「阿魯罕所言，可行者卽行之。」宋人請和，忠義使阿魯罕往。和議定，阿魯罕入奏，賜銀百兩、重綵十端。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，可任尚書省都事，詔以爲大理司直。未幾，授尚書省都事，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。紇石烈志寧北巡，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。還朝，除刑部員外郎，再遷侍御史。上問紇石烈良弼曰：「阿魯罕何如人也？」對曰：「有幹材，持心忠正，出言不阿順。」數日，遷勸農副使，兼同修國史，侍御史如故。改右司郎中。奏請徙河南 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，從之。遷吏部侍郎，除山東 統軍都監，徙置河南 八猛安。遷武勝軍節度使。二入爲吏部尚書，改西南路

招討使。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戶所貸官粟，阿魯罕乞俟豐年，從之。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，天德樵場及界外歲采銅礦，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，皆一切禁絕之。上番軍不許用親戚、奴婢及傭雇者，營塹損圯以時葺治，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，故兵民皆畏愛之。

上謂太尉守道曰：「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，阿魯罕爲人沉厚，其賢過之。」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。陝西軍籍有闕，舊例用子弟補充，而材多不堪用，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。軍人以春牧馬，經夏不收飼，瘠弱多死，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，故死損者少。仍春秋督閱軍士騎射，以嚴武備。終南采漆者，節其期限，檢其出入，以防姦細。上謂宰相曰：「阿魯罕所至稱治，陝西政蹟尤著，用之雖遲，亦可得數年力也。」召爲參知政事，命條上天德、陝西行事，上稱善。以疾乞致仕，除北京留守，卒。

贊曰：記曰「君子聽磬聲，則思死封疆之臣」。傳曰「疆場之事，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」。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。

趙興祥，平州盧龍人。六世祖思溫，遼燕京留守，封天水郡王。父瑾，遼靜江軍節度使。興祥以父任閤門祇候，謁告省親于白霽。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，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，不能進，乃自柳城涉砂磧，夜視星斗而行。僅達遼軍，而不知遼主所向，遂還柳城。及婁室獲遼主，興祥乃歸國，從宗望伐宋，爲六宅使。

天眷初，累官同知宣徽院事。母憂去官。熙宗素聞興祥孝行，及英悼太子受冊，以本官起復，護視太子。轉右宣徽使。天德初，改左宣徽使。海陵嘗問興祥，欲使子弟爲官，當自言。興祥辭謝。海陵善之，賜以玉帶，詔曰：「汝官雖未至一品，可佩此侍立。」爲濟南尹，賜車馬、金幣、金銀器皿，改絳陽軍節度使，召爲太子少保，封廣平郡王，改封鉅鹿。正隆初，例奪王爵，遷太子少傅，封申國公，起爲定武軍節度使。海陵伐宋，興祥二子從軍。

世宗卽位，海陵尙在淮南，二子未得還。興祥來見於平州，世宗嘉其誠款，以爲祕書監，復爲左宣徽使。上曰：「尙食庖人猥多，徒費廩祿。朕在藩邸時，家務皆委執事者，自卽位以來，事皆留心。俸祿出於百姓，不可妄費，庖人可約量損減。」近臣獻琵琶，世宗却之，謂興祥曰：「朕憂勞天下，未嘗以聲伎爲心，自今勿復有獻，宜悉諭朕意。」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，恐財用未給，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。上卽日使興祥傳詔罷之。久之，以其孫珣爲閤門祇候。

十五年，三上幸安州，春水，召興祥赴萬春節。上謁于良鄉，賜銀五百兩，感風眩，賜醫藥。未幾，卒官。

石抹榮字昌祖。七世祖仕遼，封順國王。遼主奔天德，榮父惕益挺身赴之。是時，榮方六歲，母忽土特滿攜之流離道路，宗室谷神得之，二納爲次室，榮就養於谷神家。惕益既見遼主，委以軍事。軍敗被執，將殺之，金源郡王銀术可曰：「彼忠於所事，殺之何以勸後。」遂釋之。後從伐宋，卒於軍中。

榮年長，事秦王宗翰，居幕府。天眷二年，充護衛。熙宗宴飲，命胙王元與榮角力，榮勝之，連仆力士六七人。熙宗親飲之酒，賜以金幣，遷宿直將軍。天德初，除開遠軍節度使。入謝，不覺泣下。海陵問其故。對曰：「老母在谷神家，違去膝下，是以感泣。」乃詔其母與之俱行，仍賜錢萬貫。改天德尹，徙泰寧軍，再除延安、東平尹。海陵南征，爲神果軍都總管，留駐泗州，以遏逋卒。

大定初，還鎮東平，與戶部尚書梁鉅按治山東盜賊。二年，以本官充山東東西、大名等路都統。有疾，改太原尹，徙益都尹。丁母憂，起復召爲簽書樞密院事，北京、東京留守，陝

西路統軍使，南京、西京留守。

榮與河南尹婁室、陝州防禦使石抹斡家奴皆坐高賈賣私物、抑賈買民物得罪。斡家奴前爲單州刺史，廉察官行郡，乃劫制民使作虛譽，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，復多取民利。及爲陝州，尙書省奏其事，法當解職削階，上以斡家奴鼓虛聲以誑朝廷，不可恕，特詔除名。榮與婁室削兩階解職。久之，榮除臨潢尹，改臨洮尹。卒，年六十三。

敬嗣暉字唐臣，易州人。登天眷二年進士第，調懷安丞，遷弘政令，補尙書省令史。有才辯，海陵爲宰相，愛之，及篡立，擢起居注，歷諫議大夫、吏部侍郎、左宣徽使。貞元三年八月，尙食烹飪失宜，庖官各杖二百，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烏居仁各杖有差。久之，拜參知政事。正隆六年伐宋，留張浩及嗣暉于南京，治尙書省事。

世宗卽位，惡嗣暉巧佞，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、嗣暉、許霖等六人不可用。嗣暉降通議大夫，放歸田里。嗣暉練習朝儀，進止應對閑雅，由是起爲丹州刺史，戒諭之曰：「卿爲正隆執政，阿順取容，朕甚鄙之。今當竭力奉職，以洗前日之咎。苟或不悛，必罰無赦。」未幾，丁母憂，起復爲左宣徽使。

世宗頗好道術，謂嗣暉曰：「尙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，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。」大定七年，巴蒲察通除肇州防禦使，上責其飾詐，因顧嗣暉曰：「如卿不可謂無才，但純實不足耳。」久之，有榜匿名書于通衢者，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，將圖不軌。上曰：「豈有是哉。」謂嗣暉曰：「正隆時，卿爲執政，今指卿以爲怨望，朕極知其不然。卿性明達能辨，但頗自銜，釣衆人之譽，所以致此媒孽，後當改之。」

十年，將有事南郊，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，復拜參知政事，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。禮成，薨。

贊曰：趙興祥、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，而克有所樹立，固其識之過人，亦其所遭際致然也。迹世宗之却聲伎、減庖人，仁愛若是，而其下孰不興起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天眷元年 「眷」原作「德」。按上文「王師南征，睿宗爲右副元帥」，據本書卷一九睿宗紀是天會五年事。海陵于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元天德，元年僅二十日，不會有「其後從軍泰州路」

及「戍北邊數有戰功」等事。「德」字自是「眷」字之誤，今改正。

〔二〕天德二年正月 原無「天德」二字。按「二年」承上文「天德元年」，今上文「天德」已改「天眷」，因將「天德」二字補于此處。

〔三〕七年 按天眷、正隆之間有「七年」者惟一皇統，疑上脫「皇統」二字。

〔四〕其苗裔曰董氈 按「董氈」宋史卷四九二吐蕃傳中唃廝囉、董氈等傳，皆作「董氈」。

〔五〕李昌圖等按視 「圖」原作「國」。按上文「詔遣大理卿李昌圖、左司員外郎粘割幹特刺往按之」。作「李昌圖」。本書卷九五粘割幹特刺傳記載同。又本書卷六世宗紀、卷一三二徒單貞傳皆有「大理卿李昌圖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六〕至蔣州 「蔣」原作「獎」。按本書卷五海陵紀，正隆六年十月「丁未，漢南道劉萼取通化軍、蔣州、信陽軍」。卽此事。又卷八二海陵諸子光英傳，「宋亦改光州爲蔣州」。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同。今據改。

〔七〕舍於獎水之曲 「獎」疑作「蔣」。參見前條。

〔八〕爲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 「安塞堡」下疑有脫文。

〔九〕幹盧保 「盧」原作「魯」，據上下文改。

〔一〇〕初爲罪首 據文義疑「爲」當作「非」。

〔二〕遷武勝軍節度使 原脫「軍」字。按本書卷二五地理志，南京路，「鄧州，武勝軍節度使」。今據補。

〔三〕十五年 按其上當脫「大定」二字。

〔三〕宗室谷神得之 「谷神」原作「神谷」，據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一三引文乙正。下同。

〔四〕大定七年 原脫「大定」二字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賁蒲察通、敬嗣暉飾詐事在大定七年十二月。故今將下文「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」之「大定」二字移此。

〔五〕十年將有事南郊 「十年」上原有「大定」二字，今移至上文「七年」之前。參見前條。

金史卷九十二

列傳第三十

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

李偲 徒單克寧 本名習顯

毛碩字仲權，甘陵人。宋末，試弓馬子弟，碩中選，調高陽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。尋辟河間尉，再辟兵馬都監。宗望軍至，碩以本部迎降。齊國建，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。劉麟伐宋，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。天眷間，歷汴京路、山東西路兵馬都監。皇統元年，權知拱州。宋將張俊據亳州，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，碩發兵討之。至柘城，躬扣城門，呼耆老以諭意。縣人縛人傑以降。碩徑入縣署，召百姓慰安之，衆皆感悅，刻石紀其事。四年，眞授拱州刺史。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，改知曹州。有書生投書于碩，辭涉謗

訕，僚屬皆不能堪。碩延之上座，謝曰：「使碩常聞斯言，庶乎寡過。」士論以故嘉之。遷鄜州防禦使，尋改通州。

天德二年，充陝西路轉運使。碩以陝右邊荒，種藝不過麻、粟、蕎麥，賦入甚薄，市井交易惟川絹、乾薑，商賈不通，酒稅之入耗減，請視汴京、燕京例給交鈔通行。而鞏、會、德順道路多險，鹽引斤數太重，請一引分作三四，以從輕便。朝廷皆從之。秦州倉粟陳積，而百姓有支移者，止就本州折納其直，公私便之。改河東南路轉運使。上言：「頃者，定立商酒課，不量土產厚薄、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，一概理責之，故監官被繫，失身破家，折傭逃竄。或爲姦吏盜有實錢，而以賒券輸官，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，公私苦之。請自今禁約酒官，不得折准賒貸，惟許收用實錢，則官民俱便。」至今行之。秩滿，除南京路都轉運使。

大定六年，致仕，卒于家。碩文雅好事，性謹飭，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，常書置座右，以爲莅官之戒云。

李上達字達道，曹州濟陰人。在宋時以蔭補官，累東平府司戶參軍。〔一〕撻懶取東平，上達給軍須，號辦治。齊國建，爲吏部員外郎，攝戶部事。劉豫行什一之法，樂歲輸多，歉

歲寡取之，蓋古人助法也。收斂之時，蓄積蓋藏，民或不以實輸官，官亦不肯盡信，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，公私苦之。上達論其弊，豫改定爲五等之制。

齊國廢，以河南與宋人，上達隨地入宋。宗弼復取河南，上達爲同知大名尹，按察陝西、河南。是時，關、陝、蒲、解、汝、蔡民饑，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。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。上達到官再期，比舊增三十餘萬貫。戶部以其法頒之鄰路。上達長於吏事，能治繁劇，猾吏不能欺，所至稱之。卒官，年六十一。

曹望之字景蕭，其先臨潢人，遼季移家宣德。天會間，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。年十四，業成，除西京教授。爲元帥府書令史，補正令史，轉行臺省令史。錄教授資，補修武校尉，除右司都事。吏部侍郎田穀素薄望之，望之願交不肯納，遂與蔡松年、許霖構致黨獄。改行臺吏部員外郎。

海陵爲相，嘗以書致其私，望之不從。天德元年，調同知石州軍州事，坐事免。丁母憂，久之，除絳陽軍節度副使，入爲戶部員外郎。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，望之主給之。撒八反，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。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，饋伐宋諸軍，期以一日。望之如期集事。進本部郎中，特賜進士及第。

大定初，討窩斡，望之主軍食，給與有節，凡省糧三十萬石，省刈草五十萬石。帥府以捷入告，議者欲遂罷轉輸，望之以爲元惡未誅，不可弛備。既而大軍追討，果賴以濟。以勞進一階，兼同修國史。請於大鹽澤設官權鹽，聽民以米貿易，民成聚落，可以固邊圉，其利無窮。從之。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。及東北路歲饑，賴以濟者不可勝數。

三年，上曰：「自正隆兵興，農桑失業，猛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。」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、大興少尹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、禮部侍郎李愿、禮部郎中移刺道、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、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分道勸農，廉問職官臧否。望之還言，乞汰諸路胥吏，可減其半。詔胥吏如故。於是始禁用貼書云。遷本部侍郎，領覆實繕修大內財用，費用大省。復以勞進階，上召見諭勉之。

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，大興府鞠治。望之恐，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，全具其事語公輔，公輔以語望之。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。上曰：「妖妄之言，交相傳說何也？」於是，望之決杖一百，王全杖八十，劉公輔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

頃之，運河堙塞，世宗出郊見之，問其故。主者奏曰：「戶部不肯經畫，歲久以致如此。」上責望之曰：「有水運不濬治，乃用陸運，煩費民力，罪在汝等，其往治之。」尙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。上曰：「方春耕作，不可勞民。以宮籍監戶及摘東宮、諸王人從充役，若不足卽

以五百里內軍夫補之。」

太宗實錄成，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、重綵二十端。同修國史張景仁、劉仲淵、望之皆賜銀幣有差。望之嘆賞薄，謂人曰：「栽花接木乃加爵命，勤勞者不遷官。」無何，張景仁遷翰林學士，望之又曰：「止與他人便遣，獨不及我哉。」世宗聞之，出望之德州防禦使，謂之曰：「汝爲人能幹而心不忠實。朕前往安州春水，人言汝無事君之義。朕勅臣下，有過卽當諫爭。汝但面從，退則謗議，此不忠不孝也。汝自五品起遷四品，太宗皇帝實錄成，優賜銀幣，不思盡心竭力，惟官賞是覬。今出汝於外，宜改心滌慮。不然，則身亦莫保。」望之到德州，有惠政，百姓爲立生祠。改同知西京留守事。上書論便宜事：

其一，論山東、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，民多失業。陳、蔡、汝、潁之間土廣人稀，宜徙百姓以實其處，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。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，閱實其人，使還本貫。或編近縣以爲客戶，或留爲佃戶者，亦籍其姓名。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，庶幾軍民協和，盜賊弭息。

其二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。宰相拔擢及其所識，不及其所不識。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，或指以爲朋黨，遂不敢復舉。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，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，自此以下以品殺爲差等。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，三品者削後任俸三

月。其舉者已改除，吏部以類品第，季而上之。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，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。其待以不次者，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。舉當否罪當如律。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、七考無贓私罪者，准朝官三考勞敘。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，路爲一圖，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，使知畏慎。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，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。年六十以上者，終更赴調，有司察其視聽精力，老疾不堪釐務，給以半祿罷遣。

其三，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，擅興力役，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。邊部有訟，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，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、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，因其風俗，略定科條，務爲簡易。徵斷羊馬入官籍數，如邊部遇饑饉，卽以此賑給之。招討及都監視事，宜限邊部饋送駝馬。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，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，往往鬻妻子、賣耕牛以備之。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，臨時賑濟，費財十倍而無益，早爲之所，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。官給軍箭用盡，則市以補之，皆朽鈍不堪用，可每歲給官箭一分，以補其闕。邊民闕食給米，地遠負重，往往就倉賤賣而去，可計口支錢，則公私兩便。陝西正副，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一員，隊將亦宜參用土人，久居其任。增弓箭田，復其賦役。以廉吏爲提舉，舉察總管

府以下官。農隙校閱，以嚴武備。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。

又論六鹽場用人，宜令戶部公議辟舉。

論漕運，先計河倉見在幾何，通州容受幾何，京師歲費幾何。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，小民有入資之費，富室收轉輸之利，宜計實數以科稅入。

論民間私錢苦惡，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，期以一月易之，過期以銷錢法坐之。

論州府力役錢物，戶部頒印署白簿，使盡書之，以俟審閱，有畏避不書者坐之。

論工部營造調發，妨民生業。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，習武藝，期以三年成，以息

調民。

書奏，多見采納。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，召拜戶部尚書。上數之曰：「汝前爲侍郎以不忠外補，頗能練習錢穀，故任以尚書之重，宜改前非，以圖新効也。」

是時，戶部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，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懲德基也，既出，使人諭之曰：「勿以高德基下粟直，要在平估而已。」十五年新宮成，世宗幸新宮，勅望之曰：「新宮中所須，毋取于民間也。」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京留守完顏穀英家，「期終而不遣，尚書省下東京鞠治。望之言穀英爲留守，其同官必且阿徇，不肯窮竟，當移他州。」

望之久習事，有治錢穀名，性剛愎，頗沾沾自露，希覬執政。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

國使還，世宗嘗欲以爲執政，久而未用，亦頗銜耀求進。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：「曹望之、梁肅急於見知，涉於躁進。」遂出梁肅爲濟南尹。數年，乃召拜參知政事。而望之終於戶部尙書，年五十六。世宗惜其未及用，賜錢三千貫，勅使致祭，賻銀五百兩、重綵二十端、絹二百匹，以其子淵爲奉御，澤爲筆硯承奉。

其後，尙輦局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，世宗曰：「豈爲此輩惜官邪，但此輩專以盜取官錢爲謀生計，不可用也。」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，以問戶部尙書劉瑋。瑋恐監官謗己，不肯實對。世宗因思望之，嘆曰：「不如望之之敢行也。」

望之之初不學，及貴，稍知讀書，遂刻苦自致，有詩集三十卷。

大懷貞字子正，遼陽人。皇統五年，除閣門祇候，三遷東上閣門使。丁母憂，起復符寶郎，累官右宣徽使。正隆伐宋，爲武勝軍都總管。

大定二年，除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，改沂州，再遷彰國、安武軍節度使。縣尉獲盜，得一旗，上圖亢宿。詰之，有謀叛狀，株連幾萬人。懷貞當以亂民之刑，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，餘皆釋之。嘗以私忌飯僧數人，就中一僧異常，懷貞問曰：「汝何許人也？」對曰：「山西人。」復問「曾爲盜殺人否？」對曰：「無之。」後三日詰盜，果引此僧，皆服其明察。改興中

尹。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，匿府少尹家，有司捕不得，懷貞以計取之，置於法。改彰德軍節度使，卒。

盧孝儉，宣德州人。登天眷二年第，調憲州軍事判官，補尚書省令史，累官太原少尹。大定二年，陝西用兵，尚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，期甚嚴迫。孝儉輒易以金帛，馳至平涼，用省而不失期，并人稱之。用廉，進官二階，遷同知廣寧尹。廣寧大饑，民多流亡失業，乃借僧粟，留其一歲之用，使平其價市與貧民，既以救民，僧亦獲利。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。

孝儉素褊躁，與同僚王公謹失歡。其子嘗私用官帑，孝儉不知也。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，公謹乃發其事。孝儉聞被逮，莫測所以，行至章丘，自縊死。

盧庸字子憲，薊州豐潤人。大定二十八年進士，調唐州軍事判官，再調定平縣令。庸治舊堰，引涇水溉田，民賴其利。補尚書省令史，除南京轉運副使，改中都戶籍判官。察廉，遷禮部主事，累官鳳翔治中。大安三年，徵陝西屯田軍衛中都，以庸簽三司事，主兵食。至潞州，放還屯田軍，庸改乾州刺史，入爲吏部郎中。

至寧元年，改陝西按察副使。夏人犯邊，庸繕治平涼城池，積芻粟，團結土兵爲備。十一月，夏人掠鎮戎，陷涇、邠，遂圍平涼。庸矢盡，募人取夏兵射城上，箭以濟急用，出府庫賞有功者，人樂爲死，平涼賴以完。貞祐二年，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，大概謂慶陽、平涼、德順陝西重地，長安以西邠爲隄塞，當重兵屯守。詔賞平涼功，庸進官四階，遷按察轉運使。三年，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，庸陳便宜曰：「自鄜延至積石，雖多溝坂，無長河大山爲之屏蔽，恃弓箭手以禦侮，其人皆剛猛善鬪，熟于地利，夏人畏之。向者徙屯他所，夏人卽時犯邊，此近年深患也。人情樂土，且耕且戰，緩急將自奮。」又曰：「防秋之際，宜先清野。」又曰：「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，兵家所忌，將非其人，屢代何益？」無何，有言庸老不勝任者，卽罷之。

未幾，改定海軍節度使，山東亂，不能赴，按察司劾之，當奪兩官，審理官直之。庸以病請求醫藥，遂致仕。興定三年，卒。

李偁字子友，定州安喜人。中天眷二年進士，調遼山簿，累官戶部主事。丁母憂，起復舊職，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。大定初，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。僕散忠義行省事於汴京，奏偁幕府，世宗曰：「李偁方治京畿漕事，行省可他選也。」三年，權知登聞檢院，再遷

戶部侍郎，上曰：「戶部，財用出入，朕難其人。卿非舊勞，資敍尙淺，勿以秩滿例升三品，因循歲月，若不自勉，必不汝貸。」偁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。上聞而怪之，問右丞石琚曰：「李偁果何如人？」琚曰：「亦幹事吏耳。」改同知北京留守、沂州防禦使。

沂南邊郡，戶部符借民閑田，種禾取藁秸，備警急用度。偁曰：「如此則農民失業。」具奏止之。轉運司牒郡輸粟胸山，調急夫數萬人，是時久雨泥濘，輓運不能前進。偁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廩，見儲糧數可支半歲，卽具其事牒運司，請緩期，毋自困百姓。先是，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廩舍，取其僦直。至是，罷收僦直，廩舍一切撤毀。他郡奉承號令，督百姓必盡撤去，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。偁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，使巷道端正卽已，民便之。改陝西西路轉運使，卒。

贊曰：毛頴、李上達、曹望之、李偁之流，皆金之能吏也。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，君子無取焉。

徒單克寧本名習顯，其先金源縣人，徙居比古土之地，後徙置猛安于山東，遂占籍萊州。父況者，官至汾陽軍節度使。

克寧資質渾厚，寡言笑，善騎射，有勇略，通女直、契丹字。左丞相希尹，克寧母舅。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，希尹奏曰：「習顯可用。」以爲符寶祗候。是時，悼后干政，后弟裴滿忽土侮克寧，克寧毆之。明日，忽土以告悼后，后曰：「習顯剛直，必汝之過也。」已而，充護衛，轉符寶郎，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改忠順軍節度使。

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，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，海陵心忌之，出爲西京留守，搆致其罪誅之，因降克寧知滕陽軍。歷宿州防禦使、胡里改路節度使、曷懶路兵馬都總管。

大定初，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。遷左翼都統。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、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、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，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幹。趨濟州。謀衍用契丹降吏弘者計策襲賊輜重，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爲殿，與賊遇于長灤。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側。賊二萬餘躡吾後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，欲繞出陣後攻我。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。衆曰：「賊衆我寡，不若與伏兵合擊，或與大軍相依，可以萬全。」克寧曰：「不可。若賊出陣後，則前後夾擊，我敗矣，大軍不可俟也。」於是奮擊，賊乃却。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，賊遂敗，追奔十餘里，二年四月一日也。越九日，復追及賊于霧霖河。左翼軍先與賊戰，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里，賊迫澗不得亟渡，殺傷甚衆。賊收軍返旆，大軍尙未至，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，賊遂引而南。

是時，窩幹已再北，元帥謀衍利鹵掠，駐師白灤。世宗訝其持久，遣問之。謀衍曰：「賊騎壯，我騎弱，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。不然，非益萬騎不可勝。」克寧奮然而言曰：「吾馬固不少，但帥不得人耳。其意常利虜掠，賊至則引避，賊去則緩隨之，故賊常得善牧，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，此吾馬所以弱也。今誠能更置良帥，雖不益兵，可以有功。不然，騎雖十倍，未見其利也。」朝廷知其議，召還謀衍，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副元帥。克寧將發，賊聲言乞降。克寧曰：「賊初困蹙，且無降意，所以揚言者，是欲緩吾師期也。不若攻其未備，賊若挫衄，則其降必速。如其不降，乘其怠而急擊之，可一戰而定也。」忠義以爲然，乃與克寧出中路，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。賊奔七渡河，負險爲柵，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，乃潛師夜登，俯射之，大軍自下攻，賊潰，皆遁去。

契丹平，克寧除太原尹。未閱月，宋吳璘侵陝右，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，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。詔合喜曰：「朕遣克寧參議軍事，此其智勇足敵萬人，不必益軍也。」克寧至，下令安輯，未幾，民皆完聚。

治兵伐宋，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，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，克寧改益都尹，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、行軍都統。四年，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，詔曰：「可付都統徒單習顯，仍益兵二千，擇良將副之。」璋可經略山東。於是，克寧出軍楚、

泗之間，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。魏勝取弊舟鑿其底，貫以大木，列植水中，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鑱，沉之水底，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。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、運河之間。克寧使斜卯和尙選善游者沒水，繫大繩植木上，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，皆拔出之，徹去沉船。進至淮口，宋兵來拒，隔水矢石俱發，斜卯和尙以竹編籬捍矢石，復拔去植木沉船，師遂入淮。與宋兵奪渡口，合戰數四，猛安長壽先行薄岸，水淺，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，敗其津口兵五百人，餘衆皆濟。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，鎮國上將軍蒲察阿离合懣以步兵百人禦之。克寧自與扎也銀术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，銀术可先登，奮擊敗之。宋大兵整陣來拒，克寧麾兵前戰，自旦至午，宋兵敗，踰運河爲陣，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。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，盡焚，踰河撤橋，與其大軍相會。隔水射之，宋兵不能爲陣。猛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，不利，少却。克寧以猛安賽刺九十騎橫擊之，宋兵大敗。追至楚州，射殺魏勝，遂取楚州及淮陰縣。是役也，賽刺功居多。是時，宋屢遣使請和，僕散忠義、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，割還海、泗、唐、鄧四州。宋人尙遷延有請，及克寧取楚州，宋人乃大懼，一一如約。

兵罷，改大名尹，歷河間、東平尹，召爲都點檢。十一年，從丞相志寧北伐，還師。十一月，皇太子生日，世宗置酒東宮，賜克寧金帶。明年，遷樞密副使，兼知大興府事，〔志〕改太子

太保，樞密副使如故。拜平章政事，封密國公。

克寧女嫁爲瀋王永成妃，得罪，克寧不悅，求致仕，不許，罷爲東京留守。明年，上將復相克寧，改南京留守，兼河南統軍使。遣使者諭之曰：「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，此朕意也。可過京師入見。」克寧至京師，復拜平章政事，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。

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，主者不知上意，及克寧已受制，上謂克寧曰：「此制朕欲親授與卿，誤授之於外也。」又曰：「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，卿族多，官田少，無以盡給之。」乃選其最親者徙之。十九年，拜右丞相，徙封譚國公。克寧辭曰：「臣無功，不明國家大事，更內外重任，當自愧。乞歸田里，以盡餘年。」上曰：「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，卿慎重得大臣體，毋復多讓。」克寧出朝，上使徒單懷忠諭之曰：「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，卿今日親賓慶會，可一飲，過今日可勿飲也。」克寧頓首謝曰：「陛下念臣及此，臣之福也。」克寧爲相，持正守大體，至於簿書期會，不屑屑然也。世宗嘗曰：「習顯在樞密，未嘗有過舉。」謂克寧曰：「宰相之職，進賢爲上。」克寧謝曰：「臣愚幸得備位宰輔，但不能明於知人，以此爲恨耳。」二十一年，左丞相守道爲尙書令，克寧爲左丞相，徙封定國公，懇求致仕。上曰：「汝立功立事，廼登相位，朝廷是賴，年雖及，未可去也。」後三日，與守道奏事，俱跪而請曰：「臣等齒髮皆衰，幸陛下賜以餘年。」上曰：「上相坐而論道，不惟其官惟其人，豈可屢

改易之邪？頃之，克寧改樞密使，而難其代。復以守道爲左丞相，虛尙書令位者數年，其重如此。未幾，以司徒兼樞密使。二十二年，詔賜今名。二十三年，克寧復以年老爲請。上曰：「卿昔在政府，勤勞夙夜，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。朕念舊臣無幾人，萬一邊隅有警，選將帥，授方略，山川險要，兵道軍謀，舍卿誰可與共者？勉爲朕留！」克寧乃不敢復言。

二十四年，世宗幸上京，皇太子守國，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。上謂克寧曰：「朕巡省之後，萬一有事，卿必躬親之，毋忽細微，圖難於其易可也。」二十五年，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，詔克寧行左丞相事。

是時，世宗自上京還，次天平山清暑，皇太子薨於京師，諸王妃主入宮弔哭，奴婢從入者多，頗喧雜不嚴。克寧遣出之，身護宮門，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，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，從者有數。謂東宮官屬曰：「主上巡幸，未還宮闕，太子不幸至于大故，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？吾亦不敢愛吾生也。」辭色俱厲，聞者肅然敬憚。章宗時爲金源郡王，哀毀過甚，克寧諫曰：「哭泣，常禮也。郡王身居冢嗣，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？」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：「爾侍太子日久，親臣也。郡王哀毀過甚，爾當固諫。謹視郡王，勿去左右。」世宗在天平山，皇太子訃至，哀慟者屢矣。聞克寧嚴飭宮衛，謹護皇孫，嘉其忠誠而愈重之。

九月，世宗還京師。十一月，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，以係天下之望。其略

曰：「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，東宮虛位，此社稷安危之事，陛下明聖超越前古，寧不察此，事貴果斷，不可緩也。緩之則起覬覦之心，來讒佞之言。讒佞之言起，雖欲無疑得乎？茲事深可畏、大可愼，而不畏不愼，豈惟儲位久虛，而骨肉之禍，自此始矣。臣愚不避危身之罪，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，以釋天下之惑，塞覬覦之端，絕構禍之萌，則宗廟獲安，臣民蒙福。臣備位宰相，不敢不盡言，惟陛下裁察。」

踰月，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，封原王。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，其母張玄徽女，玄徽子汝弼爲尙書左丞。二十六年，世宗出汝弼爲廣寧尹。於是，左丞相守道致仕，遂以克寧爲太尉，兼左丞相，原王爲右丞相，因使克寧輔導之。

原王爲丞相方四日，世宗問之曰：「汝治事幾日矣？」對曰：「四日。」京尹與省事同乎？對曰：「不同。」上笑曰：「京尹浩穰，尙書省總大體，所以不同也。」數日，復謂原王曰：「宮中有四方地圖，汝可觀之，知遠近阨塞也。」世宗與宰相論錢幣，上曰：「中外皆患錢少，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，〔七〕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。」克寧曰：「郡縣錢盡入京師，民間錢益少矣。若起運其半，其半變折輕齎，庶幾錢貨流布也。」上嘉納之。

章宗雖封原王，爲丞相，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，屢請於世宗，世宗嘆曰：「克寧，社稷之臣也。」十一月戊午，宰相入見于香閣，既退，原王已出，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，世

宗許之。庚申，詔立原王右丞相爲皇太孫。

明日，徒單公弼尙息國公主納幣，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。上謂諸王大臣曰：「太尉忠實明達，漢之周勃也。」稱嘆再三。克寧進酒，上舉觴爲之釂。有詔給太尉假三日。明年正月，復求解機務。上曰：「卿遽求去邪？豈朕用卿有未盡乎？或因喜怒用刑賞乎？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，宜勉留以輔朕。卿若思念鄉土，可以一往，不必謝政事。三月一日朕之生辰，卿不必到，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。」四月，克寧還朝，入見上。上問曰：「卿往鄉中，百姓皆安業否？」克寧曰：「生業頗安，然初起移至彼，未能滋殖耳。」未幾，以丞相監修國史。上問史事，奏曰：「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，願陛下勿觀。」上曰：「朕豈欲觀此？深知史事不詳，故問之耳。」初，瀘溝河決久不能塞，^{〔二〕}加封安平侯，久之，水復故道。上曰：「鬼神雖不可窺測，卽獲感應如此。」克寧奏曰：「神之所佑者正也，人事乖，則弗享矣。報應之來皆由人事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，故克寧及之。

宋前主殂，宋主遣使進遺留物，上怪其禮物薄。克寧曰：「此非常貢，責之近於好利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乃以其玉器五事、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。

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，上幸克寧第。初，上欲以甲第賜克寧，克寧固辭，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。畢工，上臨幸，賜金器錦繡重綵，克寧亦有獻。上飲歡甚，解御衣以衣之。詔畫

克寧像藏內府。

十二月乙亥，世宗不豫。甲申，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。上曰：「朕疾殆矣。」謂克寧曰：「皇太孫年雖弱冠，生而明達，卿等竭力輔之。」又曰：「尙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。」克寧奏曰：「陛下幸上京時，宣孝太子守國，許除六品以下官，」二「今可權行也。」上曰：「五品以下亦何不可。」乙酉，詔皇太孫攝行政事，注授五品以下官。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。克寧奏曰：「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，正名分，宿止同處，禮有未安。」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。丙戌，詔克寧以太尉兼尙書令，封延安郡王。平章政事襄爲右丞相，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。戊子，詔克寧、襄、汝霖宿於內殿。

二十九年正月癸巳，世宗崩于福安殿。是日，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爲皇帝，是爲章宗。徙封爲東平郡王。詔克寧朝朔望，朝日設坐殿上。克寧固辭，詔近臣勉諭。克寧涕泣謝曰：「憐憫老臣，幸免常朝，豈敢當坐禮。」其後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，克寧侍立益敬。卽位詔文「凡除名開落官吏並量材錄用」，張汝霖奏眞盜枉法不可恕，克寧曰：「陛下初卽位行非常之典，賊吏誤沾恩宥其害小，國之大信不可失也。」章宗深然之。無何，進拜太傅，兼尙書令，賜尙衣玉帶。乞致仕，不許。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。詔尙書省曰：「太傅年高，旬休外四日一居休，大事錄之，細事不須親也。」賜金五百兩、銀五千兩、錢千萬、重綵二百端、絹

二千匹。

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，上曰：「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？」克寧曰：「承平日久，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，萬一有警，使誰禦之？習辭藝，忘武備，於國弗便。」上曰：「太傳言是也。」章宗初卽位，頗好辭章，而疆場方有事，故克寧言及之。

明昌二年，^{〔三〕}克寧屬疾，章宗往視之。克寧頓首謝曰：「臣無似，嘗蒙先帝任使，陛下卽位，屬以上相，今臣老病，將先犬馬填溝壑，無以輔明主綏四方。陛下念臣驚怯，親枉車駕臨幸，死有餘罪矣。」是日，卽榻前拜太師，封淄王，加賜甚厚。

是歲二月，^{〔三〕}薨，遺表，其大概言：「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，輕小人而終昵之。願陛下慎終如始，安不忘危，而言不及私。」詔有司護喪事，歸葬于萊州，諡曰忠烈。明昌五年，配享世宗廟廷，圖像衍慶宮。大安元年，改配享章宗廟廷。

贊曰：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，功高而身愈下，位盛而心愈勞。經曰：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，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」，所以長守富貴。故曰忠信匪懈，不施其功，履盛滿而不忘，德之上也。孜孜勉勉，恪守職業，不居不可成，不事不可行，人主知之，次也。諫期必行，言期必聽，爲其事必有其功者，又其次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累東平府司戶參軍「累」下疑脫「遷」字。

〔二〕禮部郎中移刺道「禮部」原作「工部」。按本書卷九〇移刺道傳，「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，奉詔撫諸奚。……白撒聞其家人被獲，遂來降。改禮部郎中……奉使河南勸課農桑」。今據改。

〔三〕東京留守完顏穀英家「京」原作「宮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四〕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按上文「縣尉獲盜，得一旗，上圖亢宿」，知以二十八宿爲號，疑是二十八人，似脫「二」字。

〔五〕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副元帥「右副元帥」原作「都元帥」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、卷七〇宗亨傳、卷七二謀衍傳、卷一三三窩斡傳記此事皆作「右副元帥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六〕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按「明年」承上「十一年」卽「十二年」。本書卷七世宗紀大定十四年四月「戊子，以樞密副使徒單克寧兼大興尹」。與此不同。

〔七〕十九年拜右丞相按本書卷七世宗紀作大定二十年三月「辛巳，以平章政事徒單克寧爲尙書右丞相」。

〔八〕世宗出汝弼爲廣寧尹「寧」原作「平」。按金之廣平不得有「尹」，本書卷八三張汝弼傳作「乃

罷爲廣寧尹」。今據改。

〔九〕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「止」原作「正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一〇〕瀘溝河決久不能塞「決」原作「法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一一〕許除六品以下官「許」原訛作「詐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一二〕明昌二年按本書卷九章宗紀作明昌元年十二月「甲辰」幸太傅徒單克寧第視疾。

〔一三〕是歲二月按「二月」本書卷九章宗紀作「正月」。

金史卷九十三

列傳第三十一

顯宗諸子

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

章宗諸子

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隣

衛紹王子

從恪

宣宗三子

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

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挖搭 宗浩

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，昭聖皇后生宣宗，諸姬田氏生鄆王琮、瀛王瓌、霍王從彝，劉氏生瀛王從憲，王氏生溫王玠。

鄆王琮本名承慶，母田氏，其後封裕陵充華。琮儀觀豐偉，機警清辯，性寬厚，好學。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，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。及長，輕財好施，無慍色，善吟詠，不喜聞人過，至于騎射繪塑之藝，皆造精妙。大定十八年，封道國公。二十六年，加崇進。章宗卽位，遷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鄆王。明昌元年，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，留京師。五年，薨。上輟朝，親臨奠于殯所。諡曰莊靖，改莊惠。

瀛王瓌本名桓篤，鄆王琮之同母弟也。重厚寡言，內行修飭，工詩，精于騎射、書藝、女直大小字。大定二十二年，封崇國公。二十六年，加崇進。章宗卽位，遷開府儀同三司，封瀛王。明昌三年，薨。勅葬事所須皆從官給，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。比葬，帝三臨

奠，哭之慟。諡曰文敬。其後帝謂輔臣曰：「王性忠孝，兄弟中最爲善人，故朕嘗令在左右。」
溫王雖幼，亦佳。不二旬俱逝，良可哀悼。」

霍王從彝本名阿憐，母田氏早卒，溫妃石抹氏養爲己子。大定二十五年，封宿國公，加崇進。二十六年，賜名瓚。章宗卽位，封沂王。明昌元年，諭旨有司曰：「豐、鄆、瀛、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。」四年，詔追封故魯王執輦爲趙王，「」以從彝爲趙王後。承安元年，爲兵部尙書，改封蔡。四年，除祕書監。泰和五年，賜今名。八年，封霍。貞祐二年，薨。

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，母劉氏，後封裕陵茂儀。大定二十六年，賜名琦。章宗卽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封壽王。承安元年，以郊祀恩進封英。四年，改封瀛。泰和五年，更賜今名。六年，授祕書監。八年，薨。

從憲風儀秀峙，性寬厚，善騎射，待府僚以禮，秩滿去者皆有贐。帝尤愛重，初以病聞，卽臨問之，賜錢五百萬。還宮，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，仍勅門司夜一鼓卽奏，比五更重言之。及薨，上哭之慟，爲輟朝臨奠者再。諭旨判大陸親府事宛王永升曰：「瀛王家事，叔宜規畫。聞其二姬方孕，若生子，卽以付之。」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喪葬，歛以內庫之服，其

餘所須，亦從官給。諡曰敦懿。

溫王玠本名謀良虎，母王氏，後封裕陵婉儀。玠幼穎秀，性溫厚，好學。大定二十九年，章宗卽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封溫王。明昌三年，薨，年十一。訃聞，上爲輟朝，親臨奠哭之。諡曰悼敏。

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，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，諸姬生榮王洪熙、英王洪衍、壽王洪輝。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隣。

洪裕，大定二十六年生。是時顯宗薨逾年，世宗深感，及聞皇曾孫生，喜甚。滿三月，宴于慶和殿，賜曾孫金鼎，金香合，重綵二十端，骨覩犀、吐鶻玉山子、兔兒垂頭一副，名馬二匹。章宗進玉雙駝鎮紙、玉琵琶撥、玉鳳鈎、骨覩犀具佩刀、衣服一襲。世宗御酒歌歡，乙夜方罷。二十八年十月丙寅，薨。明昌三年，追封絳王，賜名。

洪靖本名阿虎懶，明昌三年生。生而警秀，上所鍾愛。四年，薨。承安四年，追封荆王，賜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洪熙本名訛魯不，明昌三年生，未彌月薨。承安四年，追封榮王，賜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洪衍本名撒改，明昌四年生，未幾薨。承安四年，追封英王，賜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洪輝本名訛論，承安二年五月生，彌月，封壽王。閏六月壬午，病急風，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，賜錢五百萬。甲申，疾愈，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，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，無奏刑名，仍禁屠宰。十月丁亥，薨，備禮葬。

忒隣，泰和二年八月生。上久無皇嗣，祈禱于郊、廟、衍慶宮、亳州太清宮，至是喜甚。彌月，將加封，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，念世宗在位最久，年最高，初封葛王，遂封爲葛王。十二月癸酉，生滿百日，放僧道度牒三千道，設醮玄真觀，宴于慶和殿。百官用天壽節禮儀，

進酒稱賀，三品以上進禮物。泰和三年，薨。

衛紹王六子，大定二十六年，賜名猛安曰琚，按出曰瑄，按辰曰璪。

泰和七年，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，詔曰：「朕追惟鄭邸，誤蹈非彝，藁窆原野，多歷歲年，怛然軫懷，有不能已，乃詔追復王爵，備禮改葬。今稽式古典，命汝爲鄭王後，守其祭祀。」

大安元年，封子六人爲王，從恪胙王，有任王、鞏王，餘弗傳。是歲，從恪爲左丞相。二年八月，立從恪爲皇太子。至寧末，胡沙虎殺衛王，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。貞祐二年，徙鄭州。四年，徙居南京。天興元年，崔立以從恪爲梁王，汴京破，死焉。

贊曰：章宗晚年，繼嗣不立，遂屬意衛紹王。衛紹歷年不永，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，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，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。天興初，方弛其禁，金亡祚後可知矣。

莊獻太子名守忠，宣宗長子也。其母未詳，說在王后傳。胡沙虎既廢衛王，時上未至，卽迎守忠入居東宮。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，立爲皇太子，詔曰：「朕以眇躬，嗣服景命，念祖宗之遺統，方夙夜以靡遑，將上以承九廟之靈，而下以係多方之望。皇太子守忠性秉溫良，地居長嫡，以次第言之，則宜升儲嗣，以典禮質之，則足愜羣情，其立爲皇太子。」十月己未，以鎮國上將軍、太子少保阿魯罕爲太子少師。庚申，上遣諭曰：「朕宮中每事裁減，汝亦宜知時難，斟酌撙節也。」又謂曰：「時方多艱，每事當從貶損，吾已放宮人百餘矣，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。汝讀書人，必能知此也。」

二年四月，宣宗遷汴，留守中京。七月，召至汴。三年正月，薨。上臨奠殯所凡四次。四月，葬迎朔門外五里。諡莊獻。五月，立其子鐸爲皇太孫，始二歲。十二月薨，四年正月，賜諡冲懷太孫。

玄齡，或曰莊獻太子母弟，早卒，未封爵。或曰麗妃史氏所生。

荆王守純本名盤都，宣宗第二子也。母曰眞妃龐氏。貞祐元年，封濮王。二年，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權都元帥。上諭帥府曰：「濮王年幼，公事殊未諳，卿等毋

以朕子故不相規戒。凡見將校，令謙和接遇可也。」三年，爲樞密使。四年，拜平章政事。興定元年，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。三年，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瓚，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宣命，奏乞治罪。上曰：「令史有犯，宰臣自當治之，何必關朕耶？」是年三月，進封英王。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，宣宗切責，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。四年九月，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，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刺、令史蒲察胡魯、員外郎王阿里謀之，且屬令勿泄，而石魯刺、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不，奴失不白高琪。及高琪伏誅，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，奴失不免死，除名，「石魯刺、胡魯各杖七十，勒停。

元光二年三月壬子，上戒諭守純曰：「始吾以汝爲相者，庶幾相輔，不至爲人譏病耳。汝乃惟飲酒耽樂，公事漫不加省，何耶？吾常聞人言己過，雖自省無之，亦未敢容易去懷也。」又曰：「吾所以責汝者，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，汝勿過慮，遂至奪權。今諸相皆老臣，每事與之商略，使無貽物議足矣。」

是年十二月庚寅，宣宗病喉痺，危篤，將夕，守純趣入侍。哀宗後至，東華門已閉，聞守純在宮，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。部署定，扣門求見。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，得旨，領符鑰開門。哀宗入，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，不聽入宮，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。是夕，宣宗崩。明日，哀宗卽位。

正大元年正月，進封荆王，罷平章政事、判睦親府，封眞妃龐氏爲荆國太妃。三月，或告守純謀不軌，下獄推問。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，由是獲免，語在皇后傳。守純三子，長曰訛可，封肅國公，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，出質於軍前。次曰某，封戴王。次曰孛德，封鞏王。

天興初，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，高五寸許，色紅鮮可愛，旣而枝葉津流，濡地成血，臭不可聞，剷去復生者再。夜則房榻間羣狐號鳴，秉燭逐捕則失所在。未幾，訛可出質，哀宗遷歸德。明年正月，崔立亂。四月癸巳，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。

贊曰：詩云「天難忱斯，不易維王，天位殷適，使不挾四方」。信哉。守忠立爲太子，未幾而薨，其子鏗立，又薨，哀宗復乏嗣，豈非天乎。正大間，國勢日蹙，本支殆盡，哀宗尙且踈忌骨肉，非明惠之賢，荆王幾不能免，豈「宗子維城」之道哉。

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。明昌六年，爲行省都事，累遷同簽樞密院事。承安三年，除興平軍節度使，改西北路招討使。

初，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，西自坦舌，東至胡烈么，^{〔四〕}幾六百里。中間堡障，工役促迫，雖有牆隍，無女牆副堤。思忠增繕，用工七十五萬，止用屯戍軍卒，役不及民。上嘉其勞，賜詔獎諭曰：「直乾之維，揜邊之要，正資守備，以靖翰藩，垣壘弗完，營屯未固。卿督茲事役，唯用戍兵，民不知勞，時非淹久，已臻休畢，仍底工堅。賴爾忠勤，辦茲心畫，有嘉乃力，式副予懷。」賜銀五百兩、重幣十端。入爲簽樞密院事，轉吏部尙書，拜參知政事。

泰和五年，宋渝盟有端，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。揆奏宋人懦弱，韓侂胄用事，請遣使詰問。上召大臣議。左丞相宗浩曰：「宋久敗之國，必不敢動。」思忠曰：「宋雖羈栖江表，未嘗一日忘中國，但力不足耳。」其後，果如思忠策。六年四月，上召大臣議伐宋事，大臣猶言無足慮者。或曰：「鼠竊狗盜，非用兵也。」思忠執前議曰：「不早爲之所，彼將誤也。」上深然之。

七年正月，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楚州，久不能下，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，及益兵攻之。思忠請行。上曰：「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，克之亦不武。」乃用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，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，持空名宣勅賞立功者。詔大臣宿于祕書監，各具奏帖以聞。明日，詔百官集議于廣仁殿，問對者久之。旣而宋人來請和，議遂寢。

頃之，進拜尙書右丞。大安初，拜平章政事。三年，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，方繕完

烏沙堡，思忠等不設備，大元前兵奄至，取烏月營，思忠不能守，乃退兵，思忠坐解職。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，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。

承裕本名胡沙，頗讀孫、吳書，以宗室子充符寶祇候。除中都左警巡副使，通括戶籍，百姓稱其平。遷殿中侍御史，改右警巡使、彰德軍節度副使、刑部員外郎，轉本部郎中。歷會州、惠州刺史，遷同知臨潢府事，改東北路招討副使。以病免，起爲西南招討副使。

泰和六年，伐宋，遷陝西路統軍副使，俄改通遠軍節度使、陝西兵馬都統副使，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。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、姑蘇等谷襲秦州，承裕、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，追奔四十里，凡六戰，宋兵大敗，斬首四千餘級。詔承裕曰：「昔乃祖乃父，戮力戎旅，汝年尙少，善於其職，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。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，今以石抹仲溫、木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，計可六萬，斯亦足以辦矣。」仲溫、高琪兵道險阻，汝兵道甚易也。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，從長計畫，以副朕意。」詔完顏璘曰：「汝向在北邊，以幹勇見稱，頃以過失，逮問有司。近知與宋人奮戰，故特赦免，仍充副統，如能佐承裕立功業，朕於官賞，豈復吝惜。聞汝臨事頗黠，若復自速罪，且不赦汝矣。」

宋吳曦使其將馮興、楊雄、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，承裕、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。宋步兵保西山，騎兵走赤谷。承裕遣部將唐括按荅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，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，宋步兵大潰，追奔至皂郊城，斬二千餘級。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，殺千餘人，斬楊雄、李珪于陣，馮興僅以身免。承裕進兵克成州。

八年，罷兵，遷河南東路統軍使，兼知歸德府事，俄改知臨潢府事。賜金帶、重幣十端、銀百五十兩。大安初，召爲御史中丞。三年，拜參知政事，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。烏沙堡之役不爲備，失利，朝廷獨坐思忠，詔承裕主兵事。

八月，大元大兵至野狐嶺，承裕喪氣，不敢拒戰，退至宣平。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，以行省兵爲聲援，承裕畏怯不敢用，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。土豪嗤之曰：「溪澗曲折，我輩諳知之。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，但謀走耳，今敗矣。」其夜，承裕率兵南行，大元兵踵擊之。明日，至會河川，承裕兵大潰。承裕僅脫身，走入宣德。大元游兵入居庸關，中都戒嚴。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。衛紹王猶薄其罪，除名而已。

崇慶元年，起爲陝西安撫使。至寧元年，遷元帥右監軍，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，與契丹留可戰，敗績。改同判大陸親府事、遼東宣撫使。貞祐初，改臨海軍節度使，卒。

贊曰：曹劌有言：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」夫兵以氣為主，會河堡之役，獨吉思忠、承裕沮喪不可復振，金之亡國，兆於此焉。

僕散揆本名臨喜，其先上京人，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。少以世胄，選爲近侍奉御。大定十五年，尙韓國大長公主，擢器物局副使，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。歷近侍局副使、尙衣局使、拱衛直副都指揮使，爲殿前左衛將軍。罷職，世宗諭之曰：「以汝宣獻皇后之親，故令尙主，置之宿衛，謂當以忠孝自勵。日者乃與外人竊議，汝腹中事，朕不能測，其罷歸田里。」尋起爲灤州刺史，改蠡州，入爲兵部侍郎、大理卿、刑部尙書。

章宗卽位，出爲泰定軍節度使，改知臨洮府事。以政蹟聞。升河南路統軍使。陝西提刑司舉揆「剛直明斷，獄無冤滯。禁戢家人，百姓莫識其面。」積石、洮二州舊寇皆遁，商旅得通」。於是進官一階，仍詔褒諭。

明昌四年，鄭王永蹈謀逆，事覺，揆坐嘗私品藻諸王，獨稱永蹈性善，靜不好事，「吾乃

免死，除名。未幾，復五品階，起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。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，進官七階，賜金馬盃一、銀二百兩、重綵一十端。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，賜金五十兩、重綵一十端。復出禦邊，嘗轉戰出塞七百里，至赤胡覩地而還。優詔褒諭，遷一官，仍許其子安貞尙邢國長公主，且許揆入謝，禮成，歸鎮。

會韓國大長公主薨，揆來赴，上諭之曰：「北邊之事，非卿不能辦。」乃賜戰馬二，卽日遣還。揆沿徽築壘穿塹，連亙九百里，營柵相望，烽候相應，人得恣田牧，北邊遂寧。復以手詔褒諭，且欲大用，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，勅盡以方略授子仁。旣入，拜參知政事，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。進拜尙書右丞。尋出經略邊事，還拜平章政事，封濟國公。

泰和五年，宋人渝盟，以揆爲宣撫河南軍民使。上諭之曰：「朕卽位以來，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，若非君臣道合，一體同心，何以及此。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，効力先朝，今復委卿，諒無過舉。朕非好大喜功，務要寧靜內外。宋人屈服，無復可議，若恬不改，可整兵渡淮，掃蕩江左，以繼爾先公之功。」卽以尙廐名馬、玉束帶、內府重綵及御藥賜之。揆至汴，蒐練將士，軍聲大振。會天壽節，特遣其子安貞賜宴，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，及上秋獵所親獲鹿尾舌爲賜。宋人服罪，卽罷宣撫使，召揆還。

六年春，宋人復數路來侵，取泗州，取靈璧，圍壽春。命揆爲左副元帥以討之。^{〔七〕}揆至軍前，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，分遣將士禦敵。復取臨淮、蘄縣，而符離、壽春之圍亦解去。敵屢敗衄，悉遁出境。上卽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，仍賜玉具劍一、玉荷蓮盞一、金器一百兩、重綵一十端。尋復以詔褒諭，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、內府重綵、御藥，以旌其功。

宋人旣敗退，上欲進討，乃召揆赴闕，戒以師期，宴于慶和殿，親諭之曰：「朕以趙擴背盟，侵我疆場，命卿措畫。曾未期月，諸處累報大捷。振我國威，挫彼賊鋒，皆卿之力，朕不能忘。」是日寵錫甚厚，特收其次子寧壽爲奉御，乃密授以成算，俾還軍。

十月，揆總大軍南伐，^{〔八〕}分兵爲九路進。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、壽，至淮，宋人旅拒于水南。揆密遣人測淮水，惟八疊灘可涉，卽遣奧屯驤揚兵下蔡，聲言欲渡。宋帥何汝礪、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。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、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，駐南岸。揆麾大軍直壓其陣。敵不虞我卒至，皆潰走，自相蹂踐，死于水者不可勝計。進奪潁口，下安豐軍，遂攻合肥，取滁州，盡獲其軍實。上遣使諭之曰：「前得卿奏，先鋒已奪潁口，偏師又下安豐，斬馘之數，各以萬計。近又西帥奏捷，棗陽、光化旣爲我有，樊城、鄧城亦自潰散。又聞隨州闔城歸順，山東之衆久圍楚州，隴右之師剋期出界。卿提大兵攻合肥，趙

擴聞之，料已破膽，失其神守。度彼之計，乞和爲上。昔嘗畫三事付卿，以今事勢計之，徑渡長江，亦其時矣。淮南旣爲我有，際江爲界，理所宜然。如使趙擴奉表稱臣，歲增貢幣，縛送賊魁，還所俘掠，一如所諭，亦可罷兵。卿宜廣爲渡江之勢，使彼有必死之憂，從其所請而縱之，僅得餘息偷生，豈敢復萌他慮。卿於此時，經營江北，勞徠安集，除其虐政橫賦，以良吏撫字疲民，以精兵分守要害，雖未係趙擴之頸，而朕前所畫三事，上功已成矣。前入見時，已嘗議定，今復諄諄者，欲決卿成功爾。機會難遇，卿其勉之。」

旣而，宋帥丘密果奉書乞和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。復進軍圍和州，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，揆偵知之，卽以右翼掩擊，斬首八千級，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眞、揚諸路之衝。乃整列軍騎，畢張旗幟，沿江上下，皆金兵焉。於是江表震恐。宋眞州兵數萬保河橋，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，分軍涉淺，潛出敵後。敵見之大驚，不戰而潰，斬首二萬餘級，生擒其帥劉挺、常思敬、蕭從德、莫子容，皆宋驍將也。遂下眞州。宋復遣陳壁來告和，揆以乞辭未誠，徒欲緩師，卻之。宋人旣喪敗，不獲請成，乃決巨勝、成公、雷塘渚積水以爲阻，盡焚其廬舍儲積，過江遁去。

揆以方春地濕，不可久留，且欲休養士馬，遂振旅而還。次下蔡，遇疾。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，仍遣中使撫問。泰和七年二月，薨。訃聞，上哀悼之，輟朝，

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。百官會弔，車駕臨奠哭之，賻銀一千五百兩、重幣五十端、絹五百疋，其葬祭物皆從官給。諡曰武肅。

揆體剛內和，與物無忤，臨民有惠政。其爲將也，軍門鎮靜，賞罰必行。初渡淮，卽命撤去浮梁。所至皆因糧于敵，無餽運之勞。未嘗輕用士卒，而與之同甘苦，人亦樂爲之用。故南征北伐，爲一名將云。

抹撚史訖搭，臨潢路人也。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。史訖搭幼襲爵，守邊有勞。泰和六年，南鄙用兵，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。

五月，宋將李爽圍壽州，田俊邁陷蘄縣，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：「符離、彭城、齊魯之蔽，符離不守，是無彭城，彭城陷則齊魯危矣。」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訖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。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，邦烈、史訖搭逆擊，大破之。邦烈中流矢。宋郭倬、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，遂圍城，攻之甚力，城中叢射，敵不能逼。會淫雨潦溢，敵露處勞倦，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。敵亂，史訖搭率騎蹂之，殺傷數千人。敵復聞援軍將至，遂夜遁。邦烈、史訖搭躡其後，黎明合擊，大破之，獲田俊邁。十月，揆以行省

兵三萬出穎、壽，史訖搭爲驍騎將中軍副統，克安豐軍，戰霍丘、花靨，功居多。十二月，從攻和州，中流矢卒。

史訖搭形不過中人，而拳勇善鬪，所用槍長二丈，軍中號爲「長槍副統」。又工用手箭，箭長不盈握，每用百數，散置鎧中，遇敵抽箭，以鞭揮之，或以指鉗取飛擲，數矢齊發，無不中，敵以爲神。其箭皆以智創，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。在北部守厭山營，敵尤畏之，不敢近。及死，將士皆惋惜之。

內族宗浩字師孟，本名老，昭祖四世孫，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。貞元中，爲海陵庶人入殿小底。世宗卽位遼陽，昂遣宗浩馳賀。世宗見之喜，命充符寶祇候。大定二年冬，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，宗浩領萬戶從行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。丁父憂，起復，承襲因閔幹魯渾猛安，授河南府判官。以母喪解，服闋，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。察廉能第一等，進官一階，陞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，累遷同簽樞密院事，改曷蘇館節度使。

世宗謂宰臣曰：「宗浩有才幹，可及者無幾。」二十三年，徵爲大理卿，踰年授山東東路統軍使，兼知益都府事。陛辭，世宗諭之曰：「卿年尙少，以卿近屬，有治迹，故以此授卿，宜體

朕意。」因賜金帶遣之。二十六年，爲賜宋主趙昶生日使。還，授刑部尙書，俄拜參知政事。章宗卽位，出爲北京留守，三轉同判大陸親府事。北方有警，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，便宜從事。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。宗浩以糧儲未備，且度敵未敢動，遂分其軍就食隆、肇間。是冬，果無警。

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，屢脅諸部入塞。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。時阻鞮亦叛，內族襄行省事于北京，詔議其事。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，則阻鞮無東顧憂，不若留之，以牽其勢。宗浩奏：「國家以堂堂之勢，不能掃滅小部，顧欲藉彼爲捍乎？臣請先破廣吉刺，然後提兵北滅阻鞮。」章再上，從之。詔諭宗浩曰：「將征北部，固卿之誠，更宜加意，毋致後悔。」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等相結，廣吉刺之勢必分，彼既畏我見討，而復掣肘仇敵，則理必求降，可呼致也。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，戒之曰：「若廣吉刺降，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，仍偵餘部所在，速使來報，大軍當進，與汝擊破之必矣。」合底忻者，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，恃強中立，無所羈屬，往來阻鞮、廣吉刺間，連歲擾邊，皆二部爲之也。撒入敵境，廣吉刺果降，遂徵其兵萬四千騎，馳報以待。

宗浩北進，命人齎三十日糧，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，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，由是東軍失期。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，遇山只昆所統石魯、渾灘兩部，擊走之，斬首千二百級，俘

生口車畜甚衆。進至呼歇水，敵勢大蹙，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、山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。宗浩承詔，諭而釋之。胡必刺因言，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，乞討之。乃移軍趨移米，與迪列土遇，擊之，斬首三百級，赴水死者十四五，獲牛羊萬二千，車帳稱是。合底忻等恐大軍至，西渡移米，棄輜重遁去。撒與廣吉刺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，^{〔九〕}於窰里不水縱擊大破之。婆速火九部斬首、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，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。軍還，婆速火乞內屬，并請置吏。上優詔褒諭，遷光祿大夫，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。明年，宴賜東北部，尋拜樞密使，封榮國公。

初，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 泰州，去境三百里，每敵入，比出兵追襲，敵已遁去。至是，宗浩奏徙之金山，以據要害，設副招討二員，分置左右，由是敵不敢犯。

會中都、山東、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，官田多爲民所冒占，命宗浩行省事，詣諸道括籍，凡得地三十餘萬頃。還，坐以倡女自隨，爲憲司所糾，出知真定府事。徙西京留守，復爲樞密使，進拜尙書右丞相，超授崇進。時懲北邊不寧，議築壕壘以備守戍，廷臣多異同。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，宗浩獨謂便，乃命宗浩行省事，以督其役。功畢，上賜詔褒賚甚厚。

撒里部長 陀括里入塞，宗浩以兵追躡，與僕散揆軍合擊之，殺獲甚衆，敵遁去。詔徵

還，入見，優詔獎諭，躡遷儀同三司，賜玉束帶一、金器百兩、重幣二十端，進拜左丞相。

宋人畔盟，王師南伐，會平章政事揆病，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。宗浩馳至汴，大張兵勢，親赴襄陽巡師而還。宋人大懼，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。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，仍諭以稱臣、割地、縛送元謀姦臣等事。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藁來，且言擴併發三使，將賀天壽節及通謝，仍報其祖母謝氏殂，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：

方信孺還，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，仰見以生靈休息爲重，曲示包容矜軫之意。聞命踊躍，私竊自喜，卽具奏聞，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，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。旋奉上旨，亟遣信使通謝宸庭，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，以請定議。區區之愚，實恃高明，必蒙洞照，重布本末，幸垂聽焉。

兵端之開，雖本朝失于輕信，然痛罪姦臣之蔽欺，亦不爲不早。自去歲五月，編竄鄧友龍，六月又誅蘇師旦等，是時大國尙未嘗一出兵也，本朝卽捐已得之泗州，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，悔艾之誠，于茲可見。惟是名分之諭，今昔事殊，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，況關繫至重，又豈臣子之所敢言？

江外之地，特爲屏蔽，儻如來諭，何以爲國？大朝所當念察。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，固無所逃，若使執縛以送，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。所有歲幣，前書

已增大定所減之數，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，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。儻上國諒此至情，物之多寡，必不深計。矧惟兵興以來，連歲創殘，賦入屢蠲，若又重取于民，豈基元元無窮之困，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。於通謝禮幣之外，別致微誠，庶幾以此易彼。

其歸投之人，皆雀鼠偷生，一時竄匿，往往不知存亡，本朝旣無所用，豈以去來爲意。當隆興時，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，洎和議之定，亦嘗約各不取索，況茲瑣瑣，誠何足云。儻大朝必欲追求，尙容拘刷。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，悉當護送歸業。

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，成大功者不較小利。欲望力賜開陳，捐棄前過，闊略他事，玉帛交馳，歡好如初，海內寧謐，長無軍兵之事。功烈昭宣，德澤洋溢，鼎彝所紀，方冊所載，垂之萬世，豈有旣乎。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，禮當修賀，兼之本國多故，又言合遣人使，接續津發，已具公移，企望取接。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，亟踐請盟之諾，卽底于成，感戴恩德永永無極。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，就以錄呈。

初，信孺之來，自以和議遂成，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。大定中，宋人乞和，以王抃爲通問使所參議官，信孺援以爲例。宗浩怒其輕妄，囚之以聞。朝廷亦以其爲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，將留之，遣使問宗浩。宗浩曰：「今信孺事旣未集，自知還必得罪，拘之適使他日

有以藉口。不若數其忸易，而釋遣之使歸，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，則擴、侂冑必擇謹厚者來矣。」於是遣之。而復張巖書曰：

方信孺重以書來，詳味其辭，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，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，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。至於責貢幣，則欲以舊數爲增，追叛亡，則欲以橫恩爲例，而稱臣、割地、縛送姦臣三事，則並飾虛說，弗肯如約。豈以爲朝廷過求有不可從，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，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？既不能強，又不能弱，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，徒以不情之語，形于尺牘而勤郵傳，何也？

兵者凶器，佳之不祥，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，故三皇、五帝所不能免。夫豈不以生靈爲念，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。乃者彼國犯盟，侵我疆場，帥府奉命征討，雖未及出師，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，所向摧破，莫之敢當，執俘折馘不可勝計，餘衆震懾靡然奔潰。是以所侵疆土，旋即底平，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。今乃自謂捐其已得，歛軍徹戍，以爲悔過之効，是豈誠實之言！據陝西宣撫司申報，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，並爲我軍擊退，梟斬捕獲，蓋以億計。夫以悔艾罪咎，移書往來丐和之間，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，冀乘其不虞，以徼倖毫末，然則所爲來請和者，理安在哉！

其言名分之諭，今昔事殊者，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。本朝之於宋國，恩深德厚，莫

可殫述，皇統謝章可概見也。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，三十年間恩澤之渥，夫豈可忘。江表舊臣于我，大定之初，以失在正隆，致南服不定，故特施大惠，易爲姪國，以鎮撫之。今以小犯大，曲在於彼，既以絕大定之好，則復舊稱臣，於理爲宜。若爲非臣子所敢言，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，是又誠然乎哉！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，割之則無以爲國。夫藩籬之固，當守信義，如不務此，雖長江之險，亦不可恃，區區兩淮之地，何足屏蔽而爲國哉！昔江左六朝之時，淮南屢嘗屬中國矣。至後周顯德間，南唐李景獻廬、舒、蘄、黃，畫江爲界，是亦皆能爲國。既有如此故實，則割地之事，亦奚不可！

自我師出疆，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，未下者卽當割而獻之。今方信孺齎到誓書，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、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，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，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，豈理也哉！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，別備錢一百萬貫，折金銀各三萬兩，專以塞再增幣之責，又云歲幣添五萬兩正，其言無可准。況和議未定，輒前具載約，擬爲誓書，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，其自專如是，豈協禮體。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，臆度上國，謂如此徑往，則事必可集，輕瀆誑紿，理不可容。

尋具奏聞，欽奉聖訓：「昔宣靖之際，棄信背盟，我師問罪，嘗割三鎮以乞和。今

既無故興兵，蔑棄信誓，雖盡獻江、淮之地，猶不足以自贖。況彼國嘗自言，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，如能依應稱臣，^{（二）}即許以江、淮之間取中爲界。如欲世爲子國，即當盡割淮南，直以大江爲界。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。元謀姦臣必使縛送，緣彼懇欲自致其罰，可令函首以獻。外歲幣雖添五萬兩正，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，安得爲增？可令更添五萬兩正，以表悔謝之實。向汴陽乞和時^{（三）}嘗進賞軍之物，金五百萬兩、銀五十萬、表段裏絹各一百萬、牛馬騾各一萬、駝一千、書五監。今即江表一隅之地，與昔不同，特加矜憫，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。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，如李大性、朱致知、李壁、吳琯輩似乎忠實，可遣詣軍前稟議。據方信孺詭詐之罪，過於胡昉，然自古兵交，使人容在其間，姑放令回報。」

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，天覆地容，包荒宥罪，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！儻猶有所稽違，則和好之事，勿復冀也。夫宋國之安危存亡，將繫于此，更期審慮，無貽後悔！

泰和七年九月，薨于汴。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，增歲幣，備犒軍銀，函姦臣韓侂胄、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。訃聞，上震悼，輟朝，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，仍命葬畢持繪像至都，將親臨奠。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勅祭兼發引使，莒州刺史女奚列李葛速爲

勅葬使，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，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，賻贈甚厚。諡曰通敏。

贊曰：金自宗弼渡江而還，旣而畫淮爲界。厥後海陵拂衆舉兵，國用虛耗，上下離心，內難先作。故世宗之初，章宗之末，有事于南，皆非得已，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。侂冑狂謀誤國，動非其時，取敗宜也。揆、宗浩雖師出輒捷，而行成之使，不拒其來。儀幣書辭，抑揚增損之際，有可藉口，卽許其平矣。函首之事，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。雖然，揆、宗浩常勝之家，史屹搭驍勇之將，三人相繼而死，和議亦成，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？

校勘記

〔一〕詔追封故魯王孰輦爲趙王。「孰輦」原作「永功」。按本書卷八五世宗諸子傳，永功死於興定五年，不能有預在明昌四年「追封」事。又同卷云，「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、趙王孰輦、越王斜魯。孰輦、斜魯皆早卒」。卷五九宗室表亦記世宗子孰輦封趙王。蓋孰輦爲章宗胞叔，故雖已早卒，仍爲立後，今據改。

〔三〕二年四月宣宗遷汴。按本書卷一四宣宗紀，貞祐二年五月，「上決意南遷，詔告國內。」壬午，車駕發中都」。此作「四月」似誤。

〔三〕奴失不免死除名。「免」原作「處」，據文義改。

〔四〕東至胡烈么。按本書卷一一章宗紀，承安五年九月己未，記獨吉思忠言，「各路邊堡牆隍，西自坦舌，東至胡烈公」。「么」、「公」蓋皆「乚」字之誤，見本書卷一一校記〔五〕。

〔五〕獨稱永蹈性善靜不好事。原脫「不」字，據文義補。

〔六〕命揆爲左副元帥以討之。「左」原作「右」。按本書卷一二章宗紀，泰和六年五月「戊子，平章政事僕散揆兼左副元帥」。七年二月「戊辰，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僕散揆薨于軍」。今據改。

〔七〕十月揆總大軍南伐。「十月」原作「十一月」。按本書卷一二章宗紀，泰和六年「冬十月戊申朔，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」。今據刪「一」字。

〔八〕宋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。原脫「宋」字。按本書卷一二章宗紀，泰和六年五月癸巳，「宋田俊邁攻宿州」。宋郭倬李汝翼以衆繼至，遂圍宿州」。今據補。

〔九〕撒與廣吉刺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。「刺」原作「利」，據上文改。

〔一〇〕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。「圍」原作「圍」，據文義改。

〔一一〕如能依應稱臣。「應」殿本作「舊」。

〔三〕向汴陽乞和時「陽」疑當作「州」。按汴州指北宋首都，各傳常見，如本書卷六六勗傳，「宗翰、宗望定汴州，受宋帝降」。又卷七四宗翰傳，「丙辰，銀术可等克汴州。辛酉，宋少帝詣軍前，舍青城。十二月癸亥，少帝奉表降」。此處敘北宋敗降納款史事，似作「汴州」爲是。

金史卷九十四

列傳第三十二

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

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，胡里改路桓篤人也。姿狀雄偉，善騎射。皇統八年，襲祖駁達猛安。大定元年，聞世宗卽位，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，以功遷昭武大將軍。從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爲管押萬戶，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，逐窩斡餘黨，敗之柔遠，至抹拔里達悉獲之。賊平，遷鎮國上將軍，知穎順軍事。

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，殺刺史烏古孫麻發〔一〕及漢軍二千。河南統軍宗尹〔二〕遣萬戶孛術魯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。宋人棄城遁，遂復汝州。三年五月，從志寧復取宿州，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，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，又敗之。捷聞，授宿州防禦使。

移博州，改西北路招討都監，遷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。〔三〕十二年，授右副都點檢，遷左

副都點檢，出爲陝西路統軍使，兼知京兆府事。朝辭，賜以金帶廐馬，仍諭之曰：「卿典禁兵，日侍左右，勤勞久矣，故以是授卿，宜益思勉。」二十六年，改西京留守。閱三歲，遷樞密副使。

明昌元年，初議出師，以本職充東北路兵馬都統制使，旣而詔止之。俄以其女爲昭儀，眷倚益重。二年，拜尙書左丞。頃之，進平章政事，封芮國公，賜同本朝人。四年，遷右丞相，監修國史。

時議簽軍戍邊，上問：「漢人與夏人孰勇？」清臣曰：「漢人勇。」上曰：「昔元昊擾邊，宋終不能制，何也？」清臣曰：「宋馭軍法不可得知，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。」未幾，遷崇進，改封戴。一日，上謂宰臣曰：「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，其圖果何如？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，然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。」清臣曰：「兵書皆定法，難以應變。本朝行兵之術，惟用正奇二軍，臨敵制變，以正爲奇，以奇爲正，故無往不克。」上曰：「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。且學古兵法如學弈碁，未能自得於心，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，亦以疎矣。」

尋上表丐閒，不許。固請，乃賜告省親，諭之曰：「聞卿母老，欲令歸省，故特給假五十日，馳驛以往，至彼可爲一月留也。」五年二月，上御凝和殿，清臣省覲還，謁上。上問：「卿母健否？其壽幾何？」相別幾年矣？」清臣對曰：「臣母年八十三矣，別十年，幸頗強健。」上

曰：「何不來此？」曰：「急於家務，故不欲離耳。」上曰：「老人多如是，所謂『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』也。」復謂清臣：「胡里改路風俗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視舊則稍知禮貌，而勇勁不及矣。」因言西南、西北等路軍人，其閑習弓矢，亦非復曩時。

六年，遷儀同三司，進拜左丞相，改封密。受命出師，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。清臣遣人偵知虛實，以輕騎八千，令宣徽使移剌敏爲都統，左衛將軍充、巴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，分領前隊，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。進至合勒河，前隊敏等於栲栳灤攻營十四，下之，回迎大軍，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。清臣遣人責其賤罰，北阻驪由此叛去，大侵掠。上遣責清臣，命右丞相襄代之。承安五年，降授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。

初，上諭宰臣曰：「清臣舊有勞效，罪狀未甚明，若降授，應須告致仕耳。」初擬知廣寧府，上曰：「姑與滄州。」既而又曰：「與則與之，第恐有人言也。」尋復致仕。泰和二年薨，年七十。子么查刺襲猛安。初議征討，清臣主其事，既而領軍出征，雖屢獲捷而貪小利，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，天下尤之。

丞相襄本名唃，昭祖五世孫也。祖什古廼（吾）從太祖平遼，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，歷東京留守。父阿魯帶，皇統初北伐有功，拜參知政事。

襄幼有志節，善騎射，多勇略，年十八襲世爵。大定初，契丹叛，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，戰于肇州之長濬。襄先登塵擊，足中流矢，裹創以戰，氣愈厲，七戰皆勝。謀衍握其手曰：「今日之捷，皆公力也。」賊走渡霧鬆河，追及之，所駐地多草，賊乘風縱火，襄亦縱火，立空地以俟，戰十餘合，賊益困。襄謂謀衍曰：「今不乘此平殄，後將有悔。」謀衍然之。襄率衆搏戰。大敗之，俘獲萬計。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，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，及之，率右翼身先奮擊，賊大潰，人馬相蹂而死，陷泉幾平。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，卒就擒，論功爲第一。有司擬淄州刺史，詔特授亳州防禦使，時年二十三。

宋人犯南鄙，襄爲潁、壽都統，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，敗敵兵五千，復潁州，生擒宋帥楊思。次濠州，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，襄攻之，伏弩射中其膝，督攻愈急，拔之，獲郭太尉。旣而趨滁州，襄爲先鋒，將至清流關，得宋偵者，知敵欲三道夜出，掩我不備。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。襄曰：「今兵少地隘，儻不得關，敵至，我無所據，必先取之。」曰：「我與若孰往？」襄曰：「元帥國家大臣，詎宜輕動？襄當爲公往取。」志寧聽之。襄率騎二千，分二道，一由衝路，自以千兵間道潛登。旣近，敵始覺。襄攻克之，據其關，志寧履行戰地，顧謂曰：「克敵於不可勝之地，眞天下英傑也。」及宋乞盟，班師，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，改殿前右衛

將軍，轉左衛，出爲東北路招討都監，遷速頻路節度使，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。

左丞相志寧疾甚，世宗臨問之，志寧薦襄「智勇兼濟，有經世才，他人莫及，異時任用，殆勝于臣」。卽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。爲宋生日使，宋方祈免親接國書，襄至，宋人屢來議，皆折之，迄成禮而還。授陝西路統軍使，賜之尙服、廐馬、鞍勒、佩刀。改河南統軍使。

入爲吏部尙書，轉都點檢，賜錢千萬。世宗謂宰執曰：「襄爲人甚蘊藉，非直日，亦入宮規畫諸事，事有所付乃退，其公勤如此。若襄之才豈多得哉！」擢御史大夫，踰月，拜尙書右丞，諭之曰：「卿在河南經制邊事，甚有統紀，及在吏部，至爲點檢，尤奉公守法，朕甚嘉之。近長憲臺，亦以剛直聞，是用委以機政，」其益勉之！未幾，進拜左丞。襄在外任，治有異効，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，列其名以示獎勵。二十三年，進拜平章政事，封蕭國公。

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，將加王爵，詔擇國號。襄曰：「爲天下大計，必先正其本，原者本也，請封原。」從之。故事，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紇人，而頗有私縱不法者，議改用諸色人。襄曰：「北邊雖無事，恒須經略之，若杜此門，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？請如舊。」他日，議及古有監軍之事。襄曰：「漢、唐初無監軍，將得專任，故戰必勝，攻必克。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，動爲所制，故多敗而少功。若將得其人，監軍誠不必置。」並嘉納之。詔受北部進貢。使還，世宗問邊事，具圖以進，因上羈縻屬部、鎮服大石之策，詔悉行之。進

拜右丞相，徙封戴。

世宗不豫，與太尉徒單克寧、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，同受顧命。章宗初卽政，議罷僧道奴婢。太尉克寧奏曰：「此蓋成俗日久，若遽更之，於人情不安。陛下如惡其數多，宜嚴立格法，以防濫度，則自少矣。」襄曰：「出家之人安用僕隸？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，悉放爲良。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，並合除免。」詔從襄言。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。

明昌元年，同知棣州防禦使膏上封事，歷詆宰執。太尉克寧奏，膏所言襄預知之。於是詔膏還本猛安，而襄出知平陽府事。移知鳳翔，歷西京留守，召授同判大陸親府事，進樞密使，復拜右丞相，改封任。

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，措畫乖方，屬邊事急，命襄代將其衆，佩金牌，便宜從事。臨宴慰遣，賜以貂裘、鞍山、細鎧及戰馬二。時胡里乞亦叛，嘯聚北京、臨潢之間。襄至，遣人招之，卽降，遂屯臨潢。頃之，出師大鹽澤，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幹魯速城，欲屯守，俟隙進兵。繪圖以聞，議者異同，卽召面論，厚賜遣還。

未幾，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。密詔進討，乃命支軍出東道，襄由西道。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櫟所圍，三日不得出，求援甚急，或請俟諸軍集乃發。襄曰：「我軍被圍數日，馳救之猶恐不及，豈可後時？」卽鳴鼓夜發。或請先遣人報圍中，使知援至。襄曰：

「所遣者儻爲敵得，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，則吾事敗矣。」乃益疾馳。遲明，距敵近，衆請少憩。襄曰：「吾所以乘夜疾馳者，欲掩其不備爾。緩則不及。」嚮晨壓敵，突擊之，圍中將士亦鼓譟出，大戰，獲輿帳牛羊。衆皆奔幹里札河。遣安國追躡之。衆散走，會大雨，凍死者十八九，降其部長，遂勒勳九峯石壁。捷聞，上遣使厚賜以勞之，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。九月，赴闕，拜左丞相，監修國史，封常山郡王。宴慶和殿，上親舉酒飲，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，俾卽服之。

十月，阻鞮復叛，襄出屯北京，會羣牧契丹德壽、陀鎖等據信州叛，僞建元曰身聖，衆號數十萬，遠近震駭。襄閑暇如平日，人心乃安。初，襄之出鎮也，至石門鎮，密謂僚屬曰：「北部犯塞奚足慮。第恐姦人乘隙而動。北京近地軍少，當預爲之備。」卽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，至是果得其用。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、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，擒德壽等送京師。

契丹之亂，廷臣議罷郊祀，又欲改用正月上辛，上遣使問之，對曰：「郊爲重禮，且先期詔天下，又藩國已報表賀，今若中罷，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？若改用正月上辛，乃祈穀之禮，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。大禮不可輕廢，請決行之，臣乞於祀前滅賊。」旣而賊破，果如所料。郊禮成，進封南陽郡王。始討契丹，自龍虎衛上將軍、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。襄以

爲賞罰之柄，非人臣所預，不敢奉詔。賊平，請委近臣諭旨將士，使知上恩。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、勅百五十，視功給之。

方德壽之叛，諸乂亦剽略爲民患，襄慮其與之合，乃移諸乂居之近京地，撫慰之。或曰：「乂人與北俗無異，今置內地，或生變奈何？」襄笑曰：「乂雖雜類，亦我之邊民，若撫以恩，焉能無感？我在此，必不敢動。」後果無患。尋詔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。入見，賜錢五千萬。明年，以內艱免。翌日，起復視事。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尙衆，乞盡鬻以散其黨，襄以爲非便，奏請量存口數，餘悉官贖爲良，上納之。

北部復叛，裔戰失律，復命襄爲左副元帥莅師，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，屯北京。民方艱食，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。或以兵食方闕爲言，襄曰：「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？」卒行之，民皆悅服。時議北討，襄奏遣同判大陸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，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，出軍西北路以邀阻，而自帥兵出臨潢。上從其策，賜內庫物卽軍中用之。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，上專使問襄，襄以爲受之便。賜寶劍，詔度宜窮討。乃令士自資糧以省輓運，進屯於沔移刺烈、烏滿掃等山以逼之。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，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。言者多異同，詔問方略。襄曰：「今茲之費雖百萬貫，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，歲省三百萬貫，且寬民轉輸之力，實爲永利。」詔可。襄親督視之，軍民並役，又募

飢民以傭卽事，五旬而畢。於是西北、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。無何，泰州軍與敵接戰，宗浩督其後，殺獲過半，諸部相率送款，襄納之。自是北陲遂定。

襄還臨潢，減屯兵四萬、馬二萬疋。上以信符召還，遣近臣迎勞于途。既至，復撫問于第，入獻邊機十事，皆爲施行，仍厚賜之，復拜左丞相。初，襄至自軍，上諭宰臣曰：「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。古來立一城一邑，尙有賞賚，卽欲拜三公，三公非賞功官，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，雖然可特授之。」遣左司郎中阿勒根、阿海降詔褒諭。四年正月，進拜司空，領左丞相如故。

襄重厚寡言，務以鎮靜守法。每掾有所稟，必問曰：「諸相云何？」掾對某相如是，某相如是。襄曰：「從某議。」其事無有異者。識者謂襄誠得相體。時上頗更定制度，初置提刑司，又議設清閑職位，如宋朝宮觀使，以待年高致仕之官。襄言：「年老致仕，朝廷養以俸廩，恩禮至渥。老不爲退，復有省會之法，所以抑貪冒，長廉節。若擬別設，恐涉于濫。」又言：「省事不如省官，今提刑官吏，多無益於治，徒亂有司事。議者以謂斯乃外臺，不宜罷。臣恐混淆之辭，徒煩聖聽。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，正下民冤枉，亦無提點刑獄、舉薦之權。若已設難以遽更，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，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，仍不時選官廉訪。」上皆聽納。俄乞致仕，不許。

時方旱，命有司祈雨，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、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。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、草罪已詔，仍慰諭襄等視事。泰和元年春，承命馳禱于亳州、太清宮及后土方嶽。以其世封遠，特改授河間府路算術海猛安。明年，皇子生，襄復自請報謝。既祀嵩嶽，還次芝田之府店，遂以疾薨，年六十三。訃聞，輟朝，遣使祭于路，葬禮依太師王克寧。諡曰武昭。命張行簡銘其碑。

襄明敏，才武過人，上親待之厚，故所至有功。其駐軍臨潢也，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鑑，欲構以罪。書聞，上以書還界襄，其明信如此。既而果獲爲僞書者。在政府二十年，明練故事，簡重能斷，器局尤寬大，待掾吏盡禮，用人各得所長，爲當世名將相。大安間，配享章宗廟廷。

夾谷衡本名阿里不，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也。大定十三年，創設女直進士舉，衡中第四人，補東平府教授。調范陽簿，選充國史院編修官，改應奉翰林文字。世宗嘗謂宰臣曰：「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，如徒單鑑、夾谷衡、尼龐古鑑皆有材也。」遷修起居注。章宗立，爲侍御史，轉右司員外郎，敷奏稱旨，升左司郎中。明昌二年，擢御史中丞，未幾，拜參知政事。三年八月，以病，表乞致仕，詔撫慰不許。

衡久在告，承詔始出，上見其羸瘠，復賜告一月。四年，詔賜今名，諭之曰：「朕選大臣，俾參機務，必資謀畫，協贊治平。其或得失晦而未形，利害膠而未決，正須識見純直，方能去取合公。比來議事之臣，鮮有一定之論，蓋以內無所守，故臨事而惑，致有中失，朕將何賴？卿忠實公方，審其是則執而不回，見其非則去而能果，度其事勢，有若權衡。汝之所長，衡實似之，可賜名『衡』。古者命名將以責實，汝先有實，可謂稱名，行之克終，乃副朕意。」

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。衡曰：「若苟有利，古已行之，且用功多而所種少，復恐荒廢土田，徒勞民，無益也。」進尚書右丞。舊制，久歷隨朝職任者，得奉使江表。衡未使而拜執政，特賜錢六千貫。六年，遷尚書左丞，尋出行省于撫州。洎還入朝，聞父憂去，上亟召回，起復本職。

承安二年，出爲上京留守，尋改樞密副使，行院規畫邊事。三年，以修完封界，賜詔褒諭。四年正月，就拜平章政事，封英國公。薨，年五十一。上聞之惻然，爲輟朝，命官致祭，賻贈有加。遣使勅葬，諡曰貞獻。

完顏安國字正臣，本名闍母。其先占籍上京，世有戰功。祖斜婆，授西南路世襲合札

謀克。

安國沉雄有謀畫，尤善騎射。正隆元年，從軍爲謀克，常以少擊衆。大定中，爲常山簿，轉虹縣令。會王府新建，選充虞王府掾。再遷儀鸞局副使。明昌元年，改本局使。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，朝廷許其請，詔安國往使之。至則率衆遠迓至帳，望闕羅拜，執禮無愆容。

時北阻麟迫近塞垣，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，議邀安國俱行討之。安國以未奉詔爲辭。強之，不可。或以危言怵之，安國曰：「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。暴骨邊庭，不猶愈於病死牖下。」衆壯其言，餽贐如禮。既還，以奉使稱旨，升武衛軍都指揮使。出爲東北路副招討，未赴，改西北路副招討。

六年，左丞相夾谷清臣用兵，以安國爲先鋒都統。適臨潢、泰州屬部叛，安國先討定之，以功遷本路招討使，兼威遠軍節度使。承安元年，大鹽澤之戰，殺獲甚衆，詔賜金幣。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，安國爲兩路都統，大捷於多泉子。襄遣安國追敵，僉言糧道不繼，不可行也。安國曰：「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，不如驅羊以襲之便。」遂從其計。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，降其部長。捷聞，進官四級，遷左翼都統。

承安二年，以營邊堡功，召簽樞密院事。賜虎符還邊，得以便宜從事。時並塞諸部降，

諭使輸貢如初。進拜樞密副使。泰和元年，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，兼合札謀克。帝幸慶寧宮，命安國嚴飭邊備。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，上是其言。三年，以疾致仕，封道國公。四年，起復前職，卒。上聞之，輟朝。勅有司葬以執政禮，贈特進。

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，號令嚴明，指麾卒伍如左右手。又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，戰必身先士卒，故所向輒克。諸部入貢，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，諸部皆震悚，甚爲隣國所畏服。

瑤里孛迭，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。以軍功歷海濱令，遷徐王府掾，以稱職，再任御史臺。察廉，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。明昌初，爲唐州刺史，尋授西北路招討副使。未幾，改東北路。六年正月，北邊有警，聚兵圍慶州急，孛迭率本路軍往救，敵解去，州竟無患。

承安元年，丞相襄北伐，孛迭爲先鋒副統，進軍至龍駒河，受圍，會襄引大軍至，得解。後授鎮寧軍節度使，以六羣牧人叛，改寧昌軍。孛迭爲都統，領步騎萬次懿州，敵數萬來逆戰，兵勢甚張，孛迭親陷陣，奮力鏖擊却之，身中二創，捷聞，遷一官。

承安二年，弘軍千餘出沒剽掠錦、懿間，孛迭追敗之，復獲所掠，悉還本戶。三年，從同

判大陸親府事宗浩爲左翼都統，戰移密河，勝，戰骨堡子西，殺獲甚衆。五年，授知廣寧府事，俄改東北路招討使。以捍邊有功，賜詔褒諭，三遷爲崇義軍節度使。泰和六年，卒。訃聞，遣官致祭，賜銀五百兩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。

李迭勇決善戰，自幼以軍功顯，任兵鎮十餘年，所向克捷，凡再遷官，賜金幣，甚爲上倚注云。

贊曰：易師之初六：「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」蓋初爲師之始，出師之道，當慎其始。清臣首議出師，遽以貪小利敗。襄雖賢，竭力而後勝其任。衡、安國、李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。然而兵連禍結，以終金世。故兵無常勝，制勝在勢。勢制兵者強，兵制勢者亡。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，其猶元魏、北齊之長城歟？金之勢可知矣。勢屈而兵勝，亡國之道也。金以兵始，亦以兵終。嗚呼！用兵之始，可不慎歟，可不慎歟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殺刺史烏古孫麻潑 按本書卷七三宗尹傳作「殺刺史烏古孫麻潑」。

〔二〕河南統軍宗尹 「尹」原作「正」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二年九月「癸亥，河南統軍使宗尹復

取汝州」。卷七三宗尹傳亦記此事。今據改。

〔三〕遷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。按本書卷二四地理志，「部族節度使」有「烏古里部族節度使、石壘部族節度使」。又卷七三守能傳有「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」。『烏古十壘』當卽「烏古里石壘」。

〔四〕左衛將軍充。按「左衛將軍」本卷內族襄傳作「右衛將軍」。

〔五〕祖什古廼。按本書卷五九宗室表，「什古」兩見，無「廼」字。

〔六〕是用委以機政。「機政」原作「政機」，據文義乙正。

〔七〕時胡里乚亦叛。「里」原作「疋」，草書形近致誤。按本書卷九三獨吉思忠傳，「大定間，修築西北屯戍，西自坦舌，東至胡烈么，幾六百里」。「胡烈么」卽「胡烈乚」，亦卽「胡里乚」，參見本書卷一

一章宗紀校記「一五」。

金史卷九十五

列傳第三十三

移刺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幹特刺 程輝 劉瑋

董師中 王蔚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尼龐古鑑

移刺履字履道，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。父聿魯，早亡。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，以履爲後。方五歲，晚臥廡下，見微雲往來天際，忽謂乳母曰：「此所謂『臥看青天行白雲』者耶？」德元聞之，驚曰：「是子當以文學名世。」及長，博學多藝，善屬文。初舉進士，惡搜檢煩瑣，去之。廕補爲承奉班祇候、國史院書寫。

世宗方興儒術，詔譯經史，擢國史院編修官，兼筆硯直長。一日，世宗召問曰：「朕比讀貞觀政要，見魏徵嘉謀忠節，良可稱歎。近世何故無如徵者？」履曰：「忠嘉之士，何代無之，

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。」世宗曰：「卿不見劉仲誨、張汝霖耶，朕超用二人者，以嘗居諫職，屢有忠言故也。安得謂之不用，第人材難得耳。」履曰：「臣未聞其諫也。且海陵杜塞言路，天下緘口，習以成風。願陛下懲艾前事，開諫諍之門，天下幸甚。」

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，禮部以所學不同，未可概稱進士，詔履定其事，乃上議曰：「進士之科，起于隋大業中，始試以策。唐初因之，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，至文宗始專用賦。且進士之初，本專試策，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，又何疑焉。」世宗大悅，事遂施行。十五年，授應奉翰林文字，兼前職，俄遷修撰。二十年，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，過期，降應奉。踰年，復爲修撰，轉尙書禮部員外郎。

章宗爲金源郡王，喜讀春秋左氏傳，聞履博洽，召質所疑。履曰：「左氏多權詐，駁而不純。尙書、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，願留意焉。」王嘉納之。二十六年，進本部郎中，兼同修國史、翰林修撰，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：「臣竊觀近世，皆以兵刑財賦爲急，而光獨以此進其君。有天下者，取其辭施諸宇內，則元元受賜。」俄以疾，乞補外，世宗曰：「履多病，可與便州。」遂授薊州刺史。無幾，召爲翰林待制，同修國史。明年，擢尙書禮部侍郎，兼翰林直學士。

世宗崩，遺詔移梓宮壽安宮。章宗詔百官議，皆謂當如遺詔，履獨曰：「非禮也。天子

七月而葬，同軌畢至。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？」上曰：「朕日夜思之，捨正殿而奠於別宮，情有所不忍，且於禮未安。」遂殯於大安殿。二十九年三月，進禮部尚書，兼翰林直學士，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及第。七月，拜參知政事，提控刊修遼史。明昌元年，進尚書右丞。

初，河溢曹州，帝問曰：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不言河決，何也？」履曰：「春秋止是魯史，所以鮮及他國事。」二年六月，薨，年六十一。是日，履所生也。諡曰文獻。

履秀峙通悟，精曆算書繪事。先是，舊大明曆舛誤，履上乙未曆，以金受命于乙未也，世服其善。初，德元未有子，以履爲後，既而生子震，德元歿，盡推家貲與之。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爲執政，乃舉前代光院故事，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，學者榮之。

張萬公字良輔，東平東阿人也。幼聰悟，喜讀書。父彌學，夢至一室，榜曰「張萬相公讀書堂」，已而萬公生，因以名焉。登正隆二年進士第，調新鄭簿。以憂去。服闋，除費縣簿。大定四年，爲東京辰淥鹽副使，課增，遷長山令。時土寇未平，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，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，衆感悟相率而去，邑人賴之，爲立生祠。久之，補尚書省令史，擢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，改大理評事，就陞司直，四遷侍御史、尚書右司員外郎。丞相

徒單克寧嘗謂曰：「後代我者必汝也。」俄授郎中，敷奏明敏，世宗嘉之，謂侍臣曰：「張萬公純直人也。」尋遷刑部侍郎。

章宗卽位，初置九路提刑司，選爲南京路提刑使。以治最，遷御史中丞。會北邊屢有警，上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。萬公言：「勞民非便。」詔百官議於尙書省，遂罷兵。尋爲彰國軍節度使。

明昌二年，知大興府事，拜參知政事。踰年，以母老乞就養，詔不許，賜告省親。還，上問山東、河北粟貴賤，今春苗稼，萬公具以實對。上謂宰臣曰：「隨處雖得雨，尙未霑足，奈何？」萬公進曰：「自陛下卽位以來，興利除害，凡益國便民之事，聖心孜孜，無不舉行。至於旱災，皆由臣等，若依漢典故，皆當免官。」上曰：「卿等何罪，殆朕所行有不逮者。」對曰：「天道雖遠，實與人事相通，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。昔成湯引六事自責，周宣遇災而懼，側身修行，莫不修飭人事。」上曰：「方今宜崇節儉，不急之務、無名之費，可俱罷去。」上曰：「災異不可專言天道，蓋必先盡人事耳，故孟子謂王無罪歲。」左丞完顏守貞曰：「陛下引咎自責，社稷之福也。」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。

進士李邦父者上封事，因論世俗侈靡，譏涉先朝，有司議言者罪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昔唐張玄素以桀、紂比文皇。今若方我爲桀、紂，亦不之罪。至於世宗功德，豈容譏毀？」顧問萬公

曰：「卿謂何如？」萬公曰：「譏斥先朝，固當治罪，然舊無此法。今宜定立，使人知之。」乃命免邦父罪，惟殿三舉。其奏對詳敏，多類此。

四年，復申前請，授知東平府事，諭之曰：「卿在政府，非不稱職，以卿母老，乞侍養，特畀鄉郡，以遂孝養。朕心所屬，不汝忘也。」萬公謝，且捧書言曰：「臣狂妄，有一言欲今日以聞，會受除未及耳。夫內外之職，憂責如一，畎畝之臣猶不忘君，芻蕘之言，明主所擇，伏望聖聰省察。」上嘉納之。六年，改知河中府，時軍興，調發叢劇，悉爲寬假，使民力易辦。人爲繪像於薰風樓，又建「去思堂」。

移鎮濟南，以母憂去職。卒哭，詔起復，拜平章政事，躡遷資善大夫，封壽國公。時李淑妃有寵，用事，帝意惑之，欲立爲后，大臣多不可。御史姬端脩上書論之，帝怒，御史大夫張暉削一官，侍御史路鐸削兩官，端脩杖七十，以贖論。淑妃竟進封元妃。又大兵雖罷，而邊事方殷，連歲旱暵，災異數見。又多變更制度，民以爲弗便而又改之，紛紛無定。萬公素沉厚深謹，務安靜少事以爲治，與同列議多不合，然頗嫌畏，不敢犯顏強諫，須帝有問，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，帝雖從而弗行也。萬公於是兩上表以衰病旬間，詔諭曰：「近卿言數事，朕未嘗行，乃朕之過。卿年未老，而遽告病，今特賜告兩月，復起視事。」

初，明昌間，有司建議，自西南、西北路，沿臨潢達泰州，開築壕塹以備大兵，役者三萬

人，連年未就。御史臺言：「所開旋爲風沙所平，無益於禦侮，而徒勞民。」上因旱災，問萬公所由致。萬公對以「勞民之久，恐傷和氣，宜從御史臺所言，罷之爲便」。後丞相襄師還，卒爲開築，民甚苦之。主兵者又言：「比歲征伐，軍多敗衄，蓋屯田地寡，無以養贍，至有不免飢寒者，故無鬪志。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，則戰士氣自倍矣。」朝臣議已定，萬公獨上書，言其不可者五，大略以爲：「軍旅之後，瘡痍未復，百姓拊摩之不暇，何可重擾，一也。通檢未久，田有定籍，括之必不能盡，適足以增猾吏之敝，長告訐之風，二也。浮費侈用，不可勝計，推之以養軍，可斂不及民而足，三也。無待於奪民之田，四也。兵士失於選擇，強弱分別，而使同田共食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，五也。奪民而與軍，得軍心而失天下心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，五也。必不得已，乞以冒地之已括者，召民蒔之，以所入贍軍，則軍有坐獲之利，而民無被奪之怨矣。」皆不報。一日奏事，上謂萬公曰：「卿昨言天久陰晦，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。君子當在內，小人當在外，甚有理也，然孰謂小人？」萬公奏：「張煒、田櫟、張嘉貞等，雖有才幹，無德可稱。」上卽命三人補外。

泰和元年，連章請老，不許，遷榮祿大夫，賜其子進士及第。明年，章再上，有旨：「得非卿有所言，朕有不從者乎？或同列情見不一，而多違卿意邪？不然，何求去如是之數也。」萬公謝無他，第以病言。三年正月，章再上，不允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三月，歷舉朝臣有名

者以自代，求去甚力，上知其不能留，諭曰：「朕初卽位，擢卿執政，繼遷相位，以卿先朝舊人，練習典故，朕甚重之。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，故以機務相勞。爲卿屢求退去，故勉從之，甚非朕意也。」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致仕。

六年，南鄙用兵，上以山東重地，須大臣鎮撫之，先任完顏守貞卒，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、山東路安撫使。山東連歲旱蝗，沂、密、萊、莒、濰五州尤甚。萬公慮民飢盜起，當預備賑濟。時兵興，國用不給，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、師德號、觀院名額并鹽引，付山東行部，於五州給賣，納粟易換。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。上皆從之。宋人請和，復乞致仕，許之，加崇進，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。泰和七年，薨。命依宰臣故事，燒飯，賻葬。贈儀同三司，諡曰文貞。

萬公淳厚剛正，門無雜賓，典章文物，多所裁正。上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，意將有事於春蒐也。顧視萬公，萬公曰：「動何如靜。」上改容而止。輔政八年，其所薦引，多廉讓之士焉。大安元年，配享章宗廟廷。

蒲察通本名蒲魯渾，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也。熙宗選護衛，見通名，以筆識之。通以父老，懇乞就養。衆訝之曰：「得充侍衛，終身榮貴，今乃辭，過人遠矣。」朝廷義而從。

之。後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，以門閥，加昭信校尉，授頓舍。^{〔三〕}改御院通進。

海陵伐宋，隆州諸軍尤精銳，付通總之。兵壓淮，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。及弇中，敵兵躍出，通按兵直前，傍有舞榭來刺者，回身射之，應弦而斃。諸軍併擊，敗之。海陵召見，喜形於色，曰：「兵事定，汝勿憂爵賞。」至揚州，通營別屯。是夜，海陵遇弑，有來告者，通欲執而殺之，續聞其實，哀悶仆地，衆掖而起，徑入營門哭之。

軍還，入見，世宗顧謂近臣曰：「朕素知是人，幼嘗從游，性溫厚，有識慮，又精騎射。」授尙廐局副使。又諭近臣曰：「常令見朕，欲問以事而考其言，朕將用之。」窩幹反，命通佩金符，詣軍前督戰。賊破，以功授世襲謀克。奚人亂，承詔繼往蒞軍。遷本局使，以母喪免，起爲殿前右衛將軍，兼領閑廐。尋命其子蒲速烈尙衛國公主。出爲肇州防禦使，賜以金帶，^{〔四〕}仍諭以補外之意，因戒勅之，語在世宗紀中。尋擢蒲與路節度使，移鎮歸德軍，遷西南路招討，入知大興府事，除殿前都點檢。初，大理卿闕，世宗欲令通爲之，問宰臣，對曰：「通，點檢器也。」上曰：「點檢繁冗，無由顯其能。通明敏才幹，正掌法之官。」又曰：「通之機識，崇尹不及也。」

大定十七年，拜尙書右丞，轉左丞。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，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業，定貧富，依舊科差爲便。通言：「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，則貧富自分。貧富分，則

版籍定，如有緩急，驗籍科差，富者不得隱，貧者不重困。與一例科差者，大不侔矣。」上是通言，謂宰臣曰：「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。」閱三歲，進平章政事，封任國公。

世宗將幸上京，以通朝廷舊人，命爲上京留守，先往鎮撫之。二十五年，除知眞定府事，世宗曰：「朕復欲相卿，惜卿老矣，故以此授卿。」仍賜錢千貫。未幾，改知平陽府事，移鳳翔，致仕。明昌四年，上諭宰臣曰：「通先朝重臣，年雖高而未衰。」因命知廣寧府事。累表請老，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。

承安三年薨。諭旨於其弟曰：「舊制，致仕宰相，無祭葬禮，通舊臣懿戚，故特命勅祭及葬。」初，通在政府，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、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，其後皆爲名臣，世多其知人云。

粘割幹特刺，蓋州別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。貞元初，以習女直字試補戶部令史，轉尙書省令史。大定七年，選授吏部主事，歷右補闕、修起居注。

九年，河南路統軍使宗敘以宋人欲啓兵釁，上言求入見，世宗遣幹特刺就問之，仍究其實。至汴，問宗敘，及召凡嘗言邊事者詰之，皆無狀。還報，世宗喜曰：「朕固知妄也。」授左司員外郎。

十年，以夏國發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，又諜者言夏與宋人通謀犯邊，詔大理卿李昌圖與幹特刺往按其事。夏人報言，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，祁安城本上國所賜舊積石地，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。又察知宋、夏無交通狀，及喬家族民戶願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，具以聞。世宗甚悅，轉右衛將軍，賜衣馬車牛弓矢器仗。十二年，爲夏國生日使，還授右司郎中，遷右副都點檢。久之，出爲河南路統軍都監，賜金帶及具裝馬。

十七年，授昌武軍節度使，兼領前職。明年，入爲刑部尙書，拜參知政事。世宗嘗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：「朕思爲治之道，考擇人材最爲難事，其餘常務各有程式，非此比也。如幹特刺所舉者，頗稱朕意。」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幹特刺與招討哲典朋黨，乞付刑部詰問，世宗曰：「若哲典免死，則可謂朋黨。今已伏誅，乃誣謗耳。」又謂宰臣曰：「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，貌雖柔而心甚剛直，所行不率易也。」二十二年，委提控代州阜通監，召見諭之曰：「朕自任卿以來，悉卿材幹，故擢爲執政。卿亦體朕待遇之意，能勉盡所職，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，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。蓋舊人年老，新人未苦經練，是以委責於卿，但有所見悉心以言，勿持嫌以爲不知也。」二十三年，進尙書右丞，兼樞密副使，表乞解一職，詔許解樞密。世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，責宰臣曰：「此事皆卿輩所當陳舉，乃俟朕言而後行，蓋

卿輩以爲細務非天子所親。朕嘗思之，獄訟簿書有幹特刺在，餘事卿輩略不介意，朕亦安能置而不問邪？」俄坐事削一階，令視事如故。

二十六年，轉尙書左丞，世宗謂曰：「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，卿不在焉。今阿魯罕年老，幹魯也多病，吾欲用宗浩何如？」幹特刺奏曰：「彼二人者恐不得力，獨宗浩幹能可任。」遂用宗浩。又謂曰：「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，一如草創時。」幹特刺曰：「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，有始有終，惟聖人能之。」上曰：「唐太宗至明之主也，然魏徵諫以十事，謂其不能有終，是則有終始者實爲難矣。」二十八年，爲上京留守，賜通犀帶及射生馬一。

明昌二年致仕。承安初，有事北方，朝廷欲得舊臣任之，乃起爲東京留守，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：「知汝精神尙健，故復用也。」明年，改上京留守，又諭之曰：「上京祖先基業之地，卿馳驛之任，到彼便宜行事。邊事稍息，卽召卿還。」二年九月，還朝，拜平章政事，封芮國公。在位數月，薨，年六十九。訃聞，上傷悼久之，遣官致祭，賻贈銀千二百五十兩、重幣四十五端、絹四百五十疋、錢二千貫，諡曰成肅。

幹特刺性溫厚醞藉，嘗爲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，後世宗謂宰臣曰：「良弼善知人，如幹特刺輩其才眞可用也。」在相位十餘年，甚見寵遇，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部令史、及令隨朝吏員得試國史院書寫，世宗以爲非云。

程輝字日新，蔚州靈仙人也。皇統二年，擢進士第，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。久之，爲南京路轉運使，以宮殿火，降授磁州刺史。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，輝督捕之，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。改陝西東路轉運使，再遷戶部尚書。

大定二十三年，拜參知政事。世宗諭之曰：「卿年雖老，猶可宣力。事有當言，毋或隱默。卿其勉之。」一日，輝侍朝，世宗曰：「人嘗謂卿言語荒唐，今遇事輒言，過於王蔚。」顧謂宰臣曰：「卿等以爲何如？」皆曰：「輝議政可否，略無隱情。」輝對曰：「臣年老耳聾，第患聽聞不審，或失奏對。苟有所聞，敢不盡心。」舊廟祭用牛，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，輝奏曰：「凡祭用牛者，以牲之最重，故號太牢。」語曰：「犁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古禮不可廢也。」

二十四年，世宗幸上京，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，世宗曰：「上京地遠天寒，朕甚憫人使勞苦，欲卽南京受宋書，何如？」輝對曰：「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，今半途受書，異時宋人託事效之，何以辭爲？」世宗曰：「朕以誠實，彼若相詐，朕自有處置耳。」輝以爲不可，於是議權免一年。會有司市麵不時酬直，世宗怒監察不舉劾，杖責之。以問輝，輝對曰：「監察，君之耳目。所犯罪輕，不贖而杖，亦一時之怒也。」世宗曰：「職事不舉，是故犯也，杖之何不

可。」輝對曰：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」

二十六年，以老致仕。次年，復起知河南府事，輝辭以衰老不任，召入香閣，諭之曰：「卿年老而精力尙強，雖久歷外，未嘗得嘉郡，河南地勝事簡，故以處卿，卿可優游頤養。」輝曰：「臣猶老馬也，芻豆待養，豈可責以筋力。向者南京宮殿火，非聖恩寬貸，臣死久矣。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，此臣所以憂不任也。」於是特詔不預河事。章宗立，時輝年七十六，復乞致仕，詔許之，仍給參知政事半俸。承安元年卒，諡曰忠簡。輝性倜儻敢言，喜雜學，尤好論醫，從河間劉守真說，率用涼藥。神童嘗添壽者方數歲，輝召之，因書「醫非細事」四字，添壽塗「細」字，改書作「相」，輝頗慚，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。

劉瑋字德玉，咸平人也。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。祖弘，遼季鎮懿州，王師至，弘以州降，太祖俾知咸州，後以同平章政事致仕。父君詔，同知宣徽院事。瑋幼警悟，業進士舉，熙宗錄其舊，特賜及第。調安次丞。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史，歷戶部主事、監察御史，累轉尚書省都事。宰臣奏擬瑋經畫軍民田土，世宗見其名曰：「劉瑋尙淹此乎。」遷戶部員外郎。時將東巡，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，就陞郎中。改同知宣徽院事，爲使宋國信

副使。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，當時榮之。還授戶部侍郎。

初，世宗器瑋材幹，以爲無施不可，及將幸上京，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，欲瑋領其事，嫌其稍下，故移戶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，而以戶部授瑋。上還，謂宰臣曰：「劉瑋極有心力，臨事閑暇，第用心不正耳。若心正當，其人才不可得也。」

明年，擢戶部尙書。時河決于衛，自衛抵清、滄皆被其害，詔兼工部尙書往塞之。或以謂天災流行，非人力所能禦，惟當徙民以避其衝，瑋曰：「不然。天生五材，遞相休王，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。俟秋冬之交，水勢稍殺，以漸興築，庶幾可塞。」明年春，瑋齋戒禱于河，功役齊舉，河乃復故。召還增秩，以爲宋弔祭副使。世宗不豫，拜參知政事，仍領戶部，旣而爲山陵使。尋上表請外，出知濟南府事，移鎮河中。明昌二年，徙知大名府，^{〔九〕}仍領河防事。

三年，入拜尙書右丞。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，右丞相夾谷清臣曰：「行之亦可，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。」瑋曰：「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，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，亦其意也。若別議設法，恐涉太繁。」上問唐代何如，瑋對以「四善、二十七最」。明年六月，卒。是日，上將擊毬於臨武殿，聞瑋卒而止，諡曰安敏。

後上謂宰臣曰：「人爲小官或稱才幹，及其大用則不然。如劉瑋固甚幹，然自世宗朝逮

輔朕，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。若實愚人則不足論，知及之而不肯盡心，可乎？」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：「春秋之法，責備賢者。」上曰：「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，使人人皆稱己是，賢者固若是乎？」

董師中字紹祖，洛州人也。少敏贍，好學強記。擢皇統九年進士第，調澤州軍事判官。改平遙丞。縣有劇賊王乙，素凶悍不可制，師中捕得杖殺之，一境遂安。時大軍後，野多枯槁，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，悉爲葬之。遷綿上令，補尙書省令史，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，撫其座曰：「子議論英發，襟度開朗，他日必居此座。」再考，擢監察御史，遷尙書省都事。初，師中爲監察時，漏察大名總管忽刺不公事，及忽刺以罪誅，世宗怒曰：「監察出使郡縣，職在彈糾，忽刺親貴尤當用意，乃徇不以聞。」削官一階，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。累遷坊州刺史。

明昌元年，初置九路提刑司，師中選爲陝西路副使，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，以贖論。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，召爲大理卿。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，尙書省亦奏其才行，遂擢中丞。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，知大興府事。師中上言：「宗肅近以贓罪鞠于有司，獄未竟，不宜改除。」上納其言，曰：「朕知之矣。有功不賞，有罪不罰，雖唐虞不

能化天下。」命復送有司。

四年，上將幸景明宮，師中及侍御史賈鉉、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，以謂「勞人費財，蓋其小者，變生不虞，所繫非輕。聖人法天地以順動，故萬舉萬全。今邊鄙不馴，反側無定，必里哥孛瓦貪暴强悍，深可爲慮。陛下若問諸左右，必有容悅而言者，謂堂堂大國，何彼之恤。夫蠡蠹有毒，患起所忽。今都邑壯麗，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，近畿山川飛走充牣，足以閱習武事，何必千車萬騎，草居露宿，逼介邊陲，遠煩偵候，以冒不測之悔哉。」上不納。師中等又上疏曰：「近年水旱爲沴，明詔罪己求言，罷不急之役，省無名之費，天下欣幸。今方春東作，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，揆之於事，似爲不急。況西、北二京，臨潢諸路，比歲不登。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，財力大困，流移未復，米價甚貴，若扈從至彼，又必增價。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，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，倘以物貴或不時至，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，殺太尉馬、毀太府瓜果、出忿怨言、起而爲亂者矣。」書曰：「民情大可見，小人難保。」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，今爲必里哥孛瓦誘脅，傾族隨去，邊境蕩搖如此可虞，若忽之而往，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。廼者太白晝見，京師地震，又北方有赤色，遲明始散。天之示象，冀有以警悟聖意，修德銷變。矧夫逸遊，古人所戒，遠自周、秦，近逮隋、唐與遼，皆以是生釁，可不慎哉，可不畏哉。」左補闕許安仁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。是日，上御後

閣，召師中等賜對，卽從其奏，仍遣諭輔臣曰：「朕欲巡幸山後，無他，不禁暑熱故也。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，朕初不盡知，旣已知之，暑雖可畏，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。」廼罷北幸。尋爲宋生日國信使，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。五年，上復如景明宮，師中及臺諫官各上疏極諫，上怒，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尙書省，召師中等諭之曰：「卿等所言，非無可取，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。今命平章諭旨，其往聽焉。」

戶部尙書馬琪表舉自代，擢吏部尙書。初，完顏守貞改爲西京留守，朝京師，上欲復用，監察御史蒲刺都等糾彈數事，師中辨其誣，而舉守貞正人可用，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。及守貞以罪斥，上曰：「向薦守貞者應降黜。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治，路鐸、李敬義亦嘗推舉，可左遷於外。然三人者後俱可用，今姑出之，以正失舉罪。」除陝西西路轉運使。歲餘，徵爲御史大夫，命與禮部尙書張暉看讀陳言文字。踰三月，拜參知政事，進尙書左丞。他日奏事，上語輔臣曰：「御史姬端脩言小人在側，果誰歟？」師中曰：「應謂李喜兒輩。」上默然。

師中通古今，善敷奏，練達典憲，處事精敏，嘗言曰：「宰相不當事細務，要在知人才，振綱紀，但一心正、兩目明，足矣。」承安四年，表乞致仕，詔賜宅一區，留居京師。以寒食，乞過家上冢，許之，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。每節辰朝會，召入侍宴，其眷禮如此。泰和二

年，薨，年七十四。上聞之，甚悼惜，顧謂大臣曰：「凡正人多執方而不通，獨師中正而通。」詔依見任宰執例葬祭，仍賻贈之，諡曰文定。

師中工文，性通達，疏財尚義，平居則樂易真率，其臨事則剛決，挺然不可奪。弟師儉，初業進士，欲籍其資廕。師中保任之，密令人代給堂帖，使之肄業。師儉感其義方，力學後遂登第。方在政府，近侍傳詔，將錄用其子，師中奏曰：「臣有姪孤幼，若蒙恩錄，勝于臣子。」上義之，以其姪爲筆硯承奉。與胥持國同輔政，頗相親附，世以此少之。

王蔚字叔文，香河人也。登皇統二年進士第，調良鄉丞。治績優等，補尚書省令史，知管差除。蔚性通敏，曉析吏事，尋授都事，以喪去，起復，行左司員外郎，遷郎中。大定二年，超授河東北路轉運使，諭旨曰：「汝在海陵時，行事多不法。然朕素知爾才幹，欲授以內除，而憲臺有言，以是補外。如能澡心易行，必當升擢，否則勿望再用。」旣而察廉爲第一，授中都路都轉運使。改吏部尚書，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，奪官一階。頃之，出知河中府事，遷南京留守。

十五年，拜參知政事，蔚懇辭不任負荷，勅諭之曰：「卿但履正奉公，無或阿順，何以辭爲？」十六年，出知眞定府事，累轉知河中府。明昌元年，召拜尚書右丞，致仕，卒。

馬惠迪字吉甫，鄒陰人也。擢天德三年進士第，再調昌邑令，察廉第一，補尚書省令史。大定中，出爲西京留守判官，以治最，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。累遷左司郎中。先是，鄧儼居是職，世宗愛其明敏，惠迪一日奏事退，上謂宰臣曰：「人之聰明多失於浮銜，若惠迪聰明而朴實，甚可喜也。」朕嘗與論事，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。」未幾，超授御史中丞，拜參知政事。

時烏底改叛亡，世宗已遣人討之，又欲益以甲士，毀其船棧。惠迪奏曰：「得其人不可用，有其地不可居，恐不足勞聖慮。」上曰：「朕固知之。」所以毀其船棧，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。」尋以憂去，起爲昭義軍節度使。明昌元年，爲南京留守，致仕，卒。

馬琪字德玉，大興寶坻人。正隆五年擢進士第，調清源主簿，三遷永清令。永清畿縣，號難治，前令要介有能聲，琪繼以治聞。補尚書省令史，以永清治最，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，與中府治中，召爲戶部員外郎，改侍御史。

世宗謂宰臣曰：「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，其於富戶寄錢事皆略不奏。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，所爲乃爾，稱職之才何其難也？古人雖云『罪疑惟輕』，非爲全尙寬縱也。」尋轉左

司員外郎，扈從東巡，遷右司郎中，移左司。時擇使宋國者，世宗欲命琪，宰臣言其資淺，詔特遣之，還授吏部侍郎，改戶部。

章宗卽位，除中都路都轉運使。時戶部闕官，上命宰臣選可任者，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，上曰：「仲和雖有智力，恐不能主錢穀。理財安得如劉晏者，官用足而民不困，唐以來一人而已。」或舉琪，上然之，曰：「琪不肯欺官，亦不肯害民，是可用也。」遂擢爲戶部尙書。久之，削官一階。初，琪病告，近侍傳旨，不具服曳履而出，有司議當徒二年，減外猶追官解任。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琪本荒遽失措，與非病告有違不同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。上從公貞議，任職如故。

明昌四年，拜參知政事，詔諭之曰：「戶部遽難得人，顧無以代卿者，故用卿晚耳。」一日，上謂琪曰：「卿在省久矣，比來事少於往時何也？」琪曰：「昔宰職多有異同，今情見不同者甚少。」上曰：「往多情見爲是耶，今無者爲是耶？」琪曰：「事狀明者不假情見，使用情見，亦要歸之是而已。」五年，河決陽武，灌封丘而東，琪行尙書省事往治之，訖役而還。遷中大夫。承安元年，北邊用兵，而連歲旱暵，表乞致仕，不許。明年，出鎮安武軍，致仕，卒。子師周，閣門祇候，當給假，以聞。上悼之，以不奏聞責諭有司，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，自琪始。

琪性明敏，習吏事，其治錢穀尤長，然性吝好利，頗爲上所少云。

楊伯通字吉甫，弘州人。擢大定三年進士第，由尙書省令史爲吏部主事、順義軍節度副使，以憂去。吏部侍郎馬琪表薦伯通廉幹，尙書省覆察如所舉，召爲尙書省都事，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。明昌元年，擢左司員外郎，轉郎中，累遷吏部尙書，尋移戶部。

承安二年，拜參知政事。監察御史路鐸劾伯通引用鄉人李浩，以公器結私恩。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，不復檢詳，言之臺端，欲加糾劾，大夫張暉輒尼不行。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，伯通居家待罪。鉉奏：「暉言彈劾大臣，須有實跡，所劾不當，徒壞臺綱。」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，不言伯通私枉。」詔責鐸言事輕率，而慰諭伯通治事。伯通再上表辭，不許。四年，進尙書左丞，致仕，卒。

尼厖古鑑本名外留，隆州人也。識女直小字及漢字，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，調隆安教授。改卽墨主簿，召授國子助教，擢近侍局直長。世宗器其材，謂宰臣曰：「新進士中如徒單鑑、夾谷衡、尼厖古鑑，皆可用也。」改太子侍丞。二十六年，遷應奉翰林文字，兼右三部司正。世宗復謂宰臣曰：「鑑嘗近侍，朕知其正直幹治。及爲東宮侍丞，保護太孫，禮節言動

猶有國俗純厚舊風，朕甚嘉之。」

章宗立，累遷尚書戶部侍郎，兼翰林直學士。俄轉同知大興府，用大臣薦，改知大興府事。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，薨，諡曰文肅。

贊曰：移刺履從容進說，信孚於君，至論經純傳駁，以孝行爲治本，其得古人遺學歟。昔臧孫達忠諫於魯，君子知其有後，信矣。張萬公引正守己，質言無華。開壕括地之議，明灼利害，如指諸掌，閉於羣說而不式，致仕而歸，理勢然也。蒲察通之哭海陵，君臣大義死生一之，其志烈矣。程輝、幹特刺之鯁直，劉瑋、董師中之通敏，才皆足以發聞，然師中有附胥之譏，劉瑋見避事之責，其視前人多有愧矣。王蔚、馬惠迪之徒，何足算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卿不見劉仲誨 「誨」原作「晦」，據本書卷七八劉仲誨傳改。

〔二〕莫不修飭人事 「飭」原作「飾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三〕卿謂何如 「謂」原作「爲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四〕可斂不及民而足 原脫「足」字。按元遺山集卷一六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記張萬公上

書大略，詞句相同，此句作「可斂不及民而足」。今據補。

〔五〕授頓舍 按本書卷五六百官志，殿前都點檢司屬官有「頓舍官二員，正八品」。「舍」下疑脫「官」字。

〔六〕賜以金帶 原脫「帶」字。按本書卷六世宗紀，大定七年十二月「戊戌，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，賜通金帶」。今據補。

〔七〕轉右衛將軍 原脫「衛」字。按金制無「右將軍」。本書卷六一交聘表，大定十二年「九月辛巳，以殿前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刺爲夏生日使」。今據補。

〔八〕神童嘗添壽者方數歲 按本書卷一二六麻九疇傳，「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」。疑「嘗」作「常」是。

〔九〕徙知大名府 「名」原作「明」。據本書卷二六地理志改。

〔一〇〕改太子侍丞 按本書卷八世宗紀，大定二十六年十一月「戊辰，以近侍局直長尼厯古鑑純直通敏，擢皇太孫侍丞」。又本卷下文有「及爲東宮侍丞，保護太孫」句，則「太子」當作「太孫」是。

金史卷九十六

列傳第三十四

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賁

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

黃久約字彌大，東平須城人也。曾祖孝綽有隱德，號「潛山先生」。父勝，通判濟州。母劉氏，尚書右丞長言之妹，一夕夢鼠銜明珠，寤而久約生，歲實在子也。

擢進士第，調鄆城主簿，三遷曹州軍事判官。有盜竊民財，訴者以爲強，郡守欲傳以重辟，久約閱實，囚得免死。累擢禮部員外郎，兼翰林修撰，升待制，授磁州刺史。磁並山，素多盜，旣獲而款伏者，審錄官或不時至，繫者多以杖殺，或死獄中。久約惻然曰：「民雖爲盜而不死于法可乎？」乃盡請讞之而後行。

久之，復入翰林爲直學士，尋授左諫議大夫，兼禮部侍郎，爲賀宋生日副使。至臨安，適館伴使病，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事，久約曰：「設副使亦病，又將使都轄、掌儀輩行禮乎？」竟令國信使獨前行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騎如故，乃終禮而還。道經宿泗，見貢新枇杷子者，州縣調民夫遞進，還奏罷之。

時以貧富不均，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，下有司議，久約曰：「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貧富不均，亦理之常。若從或者言，適足以歛怨，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。」章宗時領右丞相，肆其議。尋上章請老，詔諭之曰：「卿忠直敢言，匡益甚多，未可使去左右。」遷太常卿，仍兼諫職。

時郡縣多闕官，久約言：「世豈乏材，闕於資格故也。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，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。」世宗曰：「此事宰相不屬意，而使諫臣言之歟？」卽日授刺史者數人。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職官遞相推舉，世宗曰：「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爲耳，他官品雖高，豈能皆有知人之監。方今縣令最闕，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爲縣令者，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。」又謂久約曰：「近日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，全無進士何也？豈薦舉之法已有姦弊，不可久行乎？」久約曰：「諸科中豈無廉能人，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，此法未可廢也。」上曰：「爾舉孫必福是乎？」久約曰：「臣頃任磁州時，必福爲武安丞，臣見其廉潔向公、無所顧

避，所以保舉。不謂必福既任警巡使，處決凝滯。」上曰：「必福非獨遲緩，亦全不解事，所以罪不及保官者，幸其無贓汙耳。」久約無以對。必福五經出身，蓋諸科人，故上問及之。翌日侍朝，故事，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，久約欲趨出，世宗止之，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。

章宗卽位，久約以國富民貧、本輕末重、任人太雜、吏權太重、官鹽價高、坊場害民、與夫選左右、擇守令八事爲獻，皆嘉納之。再乞致仕，不許，授橫海軍節度使以優佚之。明昌二年致仕，卒。久約雋朗敢言，性友弟，爲文典贍，有外祖之風云。〔二〕

李晏字致美，澤州高平人。性警敏，倜儻尙氣。皇統六年，登經義進士第。調岳陽丞。再轉遼陽府推官，歷中牟令。會海陵方營汴京，運木於河，晏領之。晏以經三門之險，前後失敗者衆，乃馳白行臺，以其木散投之水，使工取於下流，人皆便之。丁內艱，〔三〕服除，召補尙書省令史。辭去，爲衛州防禦判官。世宗素識其才名，尋召爲應奉翰林文字，特令詣閤謝，上顧謂左右曰：「李晏精神如舊，」慰勞甚悉。時方議郊禮，命攝太常博士，俄而眞授。爲高麗讀冊官，五遷祕書少監，兼尙書禮部郎中，除西京副留守。世宗謂侍臣曰：「翰林舊人少，新進士類不學，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，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爲之。」左右舉晏，上人少，新進士類不學，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，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爲之。」左右舉晏，上

曰：「李晏朕所自識。」於是召爲翰林直學士，兼太常少卿。以母老乞歸養，授鄭州防禦使，未赴，母卒。起復爲翰林直學士。

世宗御後閣，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，至「縣令闕員取之何道」，上曰：「朕夙夜思此，未知所出。」晏對曰：「臣伏念久矣，但無路不敢言。今幸待罪侍從，得承大問，願竭所知。」上曰：「然則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，北選百人，南選百五十人，合二百五十人。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，所以縣令未嘗闕員。其後南北通選，止設詞賦一科，每舉限取六七十人。入仕之人既少，縣令闕員蓋由此也。」上以爲然，詔後取人毋限以數。尋擢吏部侍郎，兼前職，諭旨曰：「卿性果敢，有激揚之意，故以授卿，宜加審慎，毋涉荒唐。」俄爲中都路推排使，遷翰林侍講學士，兼御史中丞。

會朝士以病謁告，世宗意其詐，謂晏曰：「卿素剛正，今某詐病，以宰相親故，畏而不糾歟？」晏跪對曰：「臣雖老，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。百官病告，監察當視。臣爲中丞，官吏姦私則當言之。病而在告，此小事臣容有不知，其畏宰相何圖焉。」既出，世宗目送之，曰：「晏年老，氣猶未衰。」一日，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員，上曰：「採察內外官吏，固係監察。然爾等有所聞知，亦當彈劾。況糾正非違，臺官職也，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顧謂晏曰：「幽王年少未練，朕以臺事委卿，當一一用意。」

初，錦州龍宮寺，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，歲久皆以爲奴，有欲訴者害之島中。晏乃具奏：「在律，僧不殺生，況人命乎？遼以良民爲二稅戶，此不道之甚也，今幸遇聖朝，乞盡釋爲良。」世宗納其言，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。故同判大陸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，積其息不能償，因沒爲奴，屢訴有司不能直，至是，投匭自言。事下御史臺，晏檢擿案狀得其情，遂奏免之。尋爲賀宋正旦國信副使。及世宗不豫，命宿禁中，一時詔冊皆晏爲之。

章宗立，晏畫十事以上。一曰，風俗奢僭，宜定制度。二曰，禁游手。三曰，宜停鑄錢。四曰，免上戶管庫。五曰，太平宜興禮樂。六曰，量輕租稅。七曰，減鹽價。八曰，免監官陪納虧欠。九曰，有司尙苟且，乞申明經久遠圖。十曰，禁網差密，宜尙寬大。又奏「乞委待制党懷英、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，以廣視聽」。皆採納之。以年老乞致仕，改禮部尙書，兼翰林學士承旨。越二年，復申前請，授沁南軍節度使，久之，致仕。上念其先朝舊人，復起爲昭義軍節度使。

明昌六年，歸老，得疾，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爲澤州刺史，以便侍養。承安二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諡曰文簡。

仲略字簡之。聰敏力學，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，調代州五臺主簿。以母憂去，服

闕，轉韓州軍事判官，遷澤州晉城令，補尚書省令史。除翰林修撰，兼太常博士。改授左司都事，爲立夏國王讀冊官。還，權領左司。一日，奏事退，上顧謂侍臣曰：「仲略精神明健，如俊鶻脫帽。」又曰：「李仲略健吏也。」未幾，轉員外郎，以親病求侍，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。先是，晏領沁南軍節度使，澤於懷爲支郡，父子相繼，鄉人榮之。以父喪免，起爲戶部郎中。

時上命六品以上官，十日以次轉對，乃進言曰：「凡救其末，不若正其本。所謂本者，厚風俗，去冗食，養財用而已。厚風俗在乎立制度，禁奢僭。去冗食在乎寵力農，抑游墮。養財用在乎廣儲蓄，時斂散。商賈不通難得之貨，工匠不作無用之器，則下知重本。下知重本，則末息矣。」又條陳制度之宜，上嘉納之。俄授翰林直學士，兼前職，因命充經義讀卷官。上問曰：「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，罷之何如？」仲略奏曰：「經乃聖人之書，明經所以適用，非詞賦比。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，庶得碩學之士。」上可其奏。改吏部郎中，遷侍郎，兼翼王傅，俄兼宛王傅。

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賊，上命仲略鞠之，罪當削解。權要競言太重，上頗然之。仲略奏曰：「教化之行，自近者始。京師，四方之則也。郡縣守令無慮數百，此而不懲，何以勵後？況執中兇殘很愎，慢上虐下，豈可宥之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未幾，授山東東西路按

察使。尋以病訪醫京師，泰和五年卒。上聞之，歎曰：「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，何遽止是耶。」贈朝列大夫，諡曰襄獻。

仲略性豪邁有父風，剛介特立，不阿權貴，臨事明敏無留滯，故所任以幹濟稱云。

李愈字景韓，絳之正平人。業儒術，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，調河南澠池主簿。察廉優等爲平陽酒副使，遷冀氏令，累遷解州刺史。章宗卽位，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，改同知濟南府。

明昌二年，授曹王傅，兼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。王奉命宴賜北部，愈從行，還過京師，表言：「諸部所貢之馬，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，量給廻賜，務省費以廣邊儲。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，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，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，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。」上覽其奏，謂宰臣曰：「愈一書生耳，其用心之忠如是。」以表下尙書省議。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，過闕復上言，以爲「前表儻可採，乞斷自宸衷」，上納用焉。自是，命五年一宴賜，人以爲便。改棣州防禦使。未幾，授大興府治中，上諭之曰：「卿資歷應得三品，以是員方闕而卿能幹，故用之，當知朕意。」北京提刑副使范楫，

知歸德府事鄧儼各舉愈以自代，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。上言：「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，餘分部巡按。」又言：「本司見置許州，乞移治南京爲便。」並從之。憲臺廉察，九路提刑司以愈爲最。

五年，入見，尙書省以聞，上問宰執有何議論，平章政事守貞曰：「李愈言河決事。」上曰：「愈嚮陳備禦北邊策。」言甚荒唐。守貞曰：「愈於見職甚幹。」上曰：「蓋以其敢爲耳。」又曰：「李愈論河決事，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，其言良是。」明年，改河平軍節度使。承安二年，徙順義軍，奏陳屯田利害，上遣使宣諭，仍降金牌俾領其事。四年，召爲刑部尙書。先是，刑部尙書闕，上以愈爲可用，令議之，或言愈病，上曰：「愈比陳言，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，卿等定惡此人多言耶。」特召用之。舊制，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，並行科罪，仍給告人賞。愈言：「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。比年以來詔求直言，及命朝臣轉對，又許外路官言事，此皆聖言樂聞忠讜之意，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。」上嘉納焉。尋爲賀宋正旦副使。

泰和二年春，上將幸長樂川，愈切諫曰：「方今戍卒貧弱，百姓騷然，三叉尤近北陲，恒防外患。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，地形狹隘，雨潦遄集，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，優游閑適也。」上不從，夏四月，愈復諫曰：「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，不謀雪恥，復欲北幸，一旦有警，臣恐丞相襄、樞密副使闍母等不足恃也。況皇嗣未立，羣心無定，豈可遠事逸游哉。」上異其言。

未幾，授河平軍節度使，改知河中府事，致仕。泰和六年卒，年七十二。諡曰清獻。自著狂愚集二十卷。

王賁字文孺，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。曾祖土方，正直敢言。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辛之讒，殺其太子，世無敢白其冤者，土方擊義鍾以訴，遼主感悟，卒誅乙辛，厚賞土方，授承奉官。父中安，擢進士第，坐田穀黨事廢。世宗卽位，黨禁解，終沂州防禦使。

賁性孝友，勤敏好學，第進士，由復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，擢右三部檢法司正。侍御史賈鉉舉賁安靜有守，不尙奔競，政府亦言其廉，素善論議。擢河北東西、大名府路提刑判官，選授尚書省都事，以喪去。用薦者多，起復刑部員外郎、侍御史，累遷南京路按察使，卒。賁敦厚尙義，篤於親朋，不營產業，比歿家甚窶，上聞憫惜之，贈朝列大夫，仍厚卹其家。

弟質字敬叔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，累官吏部主事，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。章宗問質臨事若何，張萬公對曰：「勝其兄賁。」章宗曰：「及其兄亦可矣。」後以禮部尚書致仕，終。

許安仁字子靜，獻州交河人。幼孤，能自刻苦讀書，善屬文。登大定七年進士第，調河間縣主簿。累遷太常博士，兼國史院編修官。章宗爲皇太孫，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，轉左補闕、應奉翰林文字。上卽位，改國子監丞，兼補闕，徙翰林修撰，同知制誥，兼職如故。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，薦于朝。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其立己純正，宜加顯任，超授禮部郎中，兼左補闕。適朝議以流人實邊，安仁言：「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，蓋度地營邑，制爲田宅，使至者有所居，作者有所用，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。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，無聊之心靡所顧藉，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，非所宜行。」上然之。

明昌四年春，上將幸景明宮，安仁與同列諫曰：「昔漢、唐雖有甘泉、九成避暑之行，然皆去京師不遠。非如金蓮千里之外，鄰沙漠，隔關嶺，萬一有警，何以應變，此不可不慮也。」疏奏，遂罷幸。

出爲澤州刺史，作無隱論上之，凡十篇，曰本朝、曰情欲、曰養心、曰田獵、曰公道、曰養源、曰冗官、曰育材、曰限田、曰理財。在郡二年，徙同知河南府事，升汾陽軍節度使，致仕。泰和五年卒，年七十七，諡曰文簡。安仁質實無華，澹然有古君子風，故爲時人所

稱云。

梁襄字公贊，絳州人。少孤，養於叔父寧。性穎悟，日記千餘言。登大定三年進士第，調耀州同官主簿。三遷邠州淳化令，有善政。察廉升慶陽府推官，召爲薛王府掾。

世宗將幸金蓮川，有司具辦，襄上疏極諫曰：

金蓮川在重山之北，地積陰冷，五穀不殖，郡縣難建，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。氣候殊異，中夏降霜，一日之間寒暑交至，特與上京、中都不同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。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，越山踰嶮，其費數倍。至於頓舍之處，軍騎闐塞，主客不分，馬牛風逸以難收，臧獲逋逃而莫得，奪攘蹂躪，未易禁止。公卿百官衛士，富者車帳僅容，貧者穴居露處，輿臺皂隸不免困踣，飢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一夫致疾染及衆人，天傷無辜何異刃殺。此特細故耳，更有大於此者。

臣聞高城、峻池、深居、邃禁，帝王之藩籬也，壯士、健馬、堅甲、利兵，帝王之爪牙也。今行宮之所，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，已是廢其藩籬也。掛甲常坐之馬，日暴雨蝕，臣知其必羸瘠矣。禦侮待用之軍，穴居野處，冷啖寒眠，臣知其必疲瘵矣。衛宮周

廬才容數人，一旦霖潦積旬，衣甲弓刀霑濕柔脆，豈堪爲用，是失其爪牙也。秋杪將歸，人已疲矣，馬已弱矣，裹糧已空，楮衣已弊，猶且遠幸松林，以從畋獵，行於不測之地，往來之間動踰旬月，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。

以陛下神武善騎射，舉世莫及，若夫銜檠之變，猛摯之虞，姑置勿論。設於行獵之際，烈風暴至，塵埃漲天，宿霧四塞，跬步不辨，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，襄城之迷，百官狼狽於道途，衛士參錯於隊伍，當此宸衷寧無戒悔。夫神龍不可以失所，人主不可以輕行，良謂此也。所次之宮，草略尤甚，殿宇周垣唯用氊布。押宿之官、上番之士，終日驅馳，加之飢渴，已不勝倦。更使徹曙巡警，露坐不眠，精神有限，何以克堪。雖陛下悅以使人，勞而不怨，豈若不勞之爲愈也。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，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。

燕都地處雄要，北倚山嶮，南壓區夏，若坐堂隍，俯視庭宇，本地所生，人馬勇勁，亡遼雖小，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，坐致宋幣。燕蓋京都之選首也，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，倉府武庫之充實，百官家屬皆處其內，非同曩日之陪京也。居庸、古北、松亭、榆林等關，東西千里，山峻相連，近在都畿，易於據守，皇天本以限中外，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。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，輕不貲之聖躬，愛沙磧之微涼，忽祖宗之大

業，此臣所惜也。又行幸所過，山徑阻修，林谷晦靄，上有懸崖，下多深壑，垂堂之戒，不可不思。

臣聞漢、唐離宮去長安才百許里，然武帝幸甘泉，遂中江充之姦，太宗居九成幾，致結社之變。太康敗於洛汭，后羿拒河而失邦。魏帝拜陵近郊，司馬懿竊權而篡國。隋煬、海陵雖惡德貫盈，人誰敢議，止以離棄宮闕，遠事巡征，其禍遂速，皆可爲殷鑒也。臣嘗論之，安民濟衆，唐、虞猶難之。而今日之民，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，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，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，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斂之繁，可謂能安濟矣。而遊畋納涼之樂，出於富貴之餘，靜而思動，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，罷之至易耳。唐太宗將行關南，畏魏徵而停，漢文帝欲馳霸陵，袁盎諫而遽止。是陛下能行唐、虞之難行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，臣所未諭也。

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，陛下牧濟南日，每遇炎蒸不離府署，今九重之內，臺榭高明，宴安穆清，何暑得到。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，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，今茲再出，寧有遽不可乎。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，西漢崇用外戚，而有王莽之禍，梁武好納叛降，而有侯景之變。今者累歲北幸，狃於無虞，往而不止，臣甚懼焉。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，則有後難必矣。

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，春水、秋山、冬夏捺鉢，舊人猶喜談之，以爲眞得快樂之趣，陛下效之耳。臣愚以謂三代之政，今有不可行者，況遼之過舉哉。且本朝與遼室異，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，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，亦無重山之隔，冬猶處於燕京。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爲業，穹廬爲居，遷徙無常，又壤地褊小，儀物殊簡，輜重不多，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，非歲歲皆如此也。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，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。上京之人棟宇是居，不便遷徙。方今幅員萬里，惟奉一君，承平日久，制度殊異，文物增廣，輜重浩穰，隨駕生聚，殆逾於百萬。如何歲歲而行，以一身之樂，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、傷於財、不得其所，陛下其忍之歟？臣又聞，陛下於合圍之際，麋鹿充牣圍中，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，餘皆縱之，不欲多殺。是陛下恩及於禽獸，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。

議者謂，前世守文之主，生長深宮，畏見風日，彎弧、上馬皆所不能，志氣銷懦，筋力拘柔，臨難戰懼，束手就亡。陛下監其如此，臣愚不憚勤身，遠幸金蓮，至於松漠，名爲坐夏打圍，實欲服勞講武。臣愚以爲戰不可忘，畋獵不可廢，宴安鴆毒亦不可懷，然事貴適中，不可過當。今過防驕惰之患，先蹈萬有一危之途，何異無病而服藥也。況欲習武不必度關，涿、易、雄、保、順、薊之境地廣又平，且在邦域之中，獵田以時，誰曰

不可。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，回北轅之車，塞雞鳴之路，安處中都，不復北幸，則宗社無疆之休，天下莫大之願也。

方今海內安治，朝廷尊嚴，聖人作事，固臣下將順之時，而臣以螻蟻之命，進危切之言，仰犯雷霆之威，陷於吏議，小則名位削除，大則身首分磔，其爲身計豈不愚謬。惟陛下深思博慮，不以人廢言，以宗廟天下爲心，俯垂聽納，則小臣素願遂獲，雖死猶生，他非所覬望也。

世宗納之，遂爲罷行，仍諭輔臣曰：「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，朕以其言可取，故罷其行。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游敗國，不亦過乎。如煬帝者蓋由失道虐民，自取滅亡。民心既叛，雖不巡幸國將安保？爲人上者但能盡君道，則雖時或巡幸，庸何傷乎？治亂無常，顧所行何如耳。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，巡游以時卽兆禍亂者哉？」

襄由是以直聲聞。擢禮部主事、太子司經。選爲監察御史，坐失察宗室弈事，罰俸一月。世宗責之曰：「監察，人君耳目，風聲彈事可也。至朕親發其事，何以監察爲？」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，未幾，遷通遠軍節度副使，以喪去。服闋，授安國軍節度副使，同知定武軍節度事，避父諱改震武軍。太常卿張暉、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該博，練習典故，可任禮官。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、東勝州刺史。坐簸揚俸粟責倉典使償，爲按察司所劾，以贖

論。歷陝州刺史，累遷保大軍節度使，卒。

襄長于春秋左氏傳，至于地理、氏族，無不該貫。自蚤達至晚貴，膳服常淡薄，然議者譏其太儉云。

贊曰：金起東海，始立國卽設科取士，蓋亦知有文治也。漸摩培養，至大定間人材輩出，文義蔚然。加以世宗之聽納，人各盡其所能，論議書疏有可傳者。惜史無全文，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，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，故備載之，以見當時君明臣直，不以言爲忌。金之致治於斯爲盛，嗚呼休哉。

路伯達字仲顯，冀州人也。性沉厚，有遠識，博學能詩，登正隆五年進士第，調諸城主簿。由泗州榷場使補尙書省掾，除興平軍節度副使，入爲大理司直。大定二十四年，世宗將幸上京，伯達上書諫曰：「人君以四海爲家，豈獨舊邦是思，空京師而事遠巡，非重慎之道也。」書奏，不報。閱歲，改祕書郎，兼太子司經。時章宗初嚮學，伯達以文行知名，選爲侍讀，居無何以憂去。會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義，起爲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，召

爲尙書禮部員外郎，兼翰林修撰，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。

先是，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，伯達論列以其非時，平章政事張汝霖、右丞劉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，下尙書省議。伯達曰：「上始卽政，當行正、信之道，今易生辰非正，以紿四方非信。且賀非其時，是輕禮重物也。」因陳正名從諫之道。升尙書刑部郎中。上問羣臣曰：「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、廣儲蓄？」伯達對曰：「布德流化，必自近始。請罷畿內採獵之禁，廣農郊以示敦本，輕幣重穀，去奢長儉，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，如是而農不勸、粟不廣者未之有也。」是時，採捕禁嚴，自京畿至眞定、滄、冀，北及飛狐，數百里內皆爲禁地，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，故伯達及之。累遷刑部侍郎、太常卿，拜安國軍節度使，未幾，改鎮安武。

嘗使宋回，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、銀一千兩以助邊，表乞致仕，未及上而卒。其妻傅氏言之，上嘉其誠，贈太中大夫，仍以金銀還之。傅泣請，弗許。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，乃市信都、棗強田以贍學，有司具以聞，上賢之，賜號「成德夫人」。

子鐸、鈞。鈞字和叔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，終萊州觀察判官。鐸最知名，別有傳。

贊曰：金詘宋稱臣稱姪，受其歲幣，禮也。使聘於其國，燕享禮也，納其重賂其可乎

哉？時人貪利忘禮，習以爲常，莫有知其爲非者。故去則云酬勞効，還則戶增物力，上下交征，惟利是事，此何誼耶？伯達獨能明其非禮，回獻所饋，齎志未畢，傅氏又能成之，及歸所獻，竟以買田贍學。婦人秉心之烈，制事之宜，乃能如是，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。賜號成德，不亦宜乎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有外祖之風云 按中州集卷九劉長言傳，「父蹟，年三十五終於儀真令，工詩能文，有南榮集」。
「外祖」下當有「劉蹟」二字，文義方完。

〔二〕丁內艱 按下文有「以母老乞歸養，授鄭州防禦使，未赴，母卒」。則是時其母未卒，疑此是「外艱」之誤。

〔三〕愈嚮陳備禦北邊策 按上文云，「上覽其奏，謂宰臣曰：『愈一書生耳，其用心之忠如是。』」并皆「納用焉」。與下文「言甚荒唐」殊相矛盾。本書卷二七河渠志，明昌五年「八月，以河決陽武故堤，灌封丘而東，上曰：『李愈不得爲無罪，徒能張皇水勢而無經畫，問王村河口開導之月，則對以四月終，其實六月也，月日尙不知，提刑司官當如是乎！』」其「言甚荒唐」似指此而言。疑此處有脫文。

〔四〕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「非」原作「亦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五〕陛下監其如此「其」原作「某」，據殿本改。

〔六〕會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義原脫「武」字。按本書卷八世宗紀，大定二十八年「九月甲午朔，以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溫等爲賀宋生日使」。今據補。

〔七〕右丞劉瑋按本書卷八張汝霖傳記此事作「參知政事劉瑋」。卷九章宗紀，大定二十九年八月「甲辰，參知政事劉瑋罷」。又明昌三年六月乙丑，以知大名府事劉瑋爲尙書右丞。此議移賀天壽節事在章宗卽位之初，劉瑋之官當是參知政事。

